“一本让您更加相信并理解灵魂、轮回以及另一个世界真实存在的书。”
——读者赵浩淞

“无关学术，纯粹纪实，调查细致，案例惊人，证据凿凿。”——豆瓣读者铁旦

“再生人这本书对我最大的触动应该是，死亡自有定律的发现让人更平静，心态更平和。”
——豆瓣读者十一

“《坪阳再生人》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另一种思路 。 ”——豆瓣读者林挽风

“人害怕死亡，害怕的是未知，是分别。如果知道此生终结还有来生，并且会由于因缘和前世的亲友成为朋友家人，那么人对死亡的恐惧就会极大减轻。而对死亡的看法又会影响对生命的看法，使这一生少很多执念、也会多做好事帮助他人，做有意义的事使生命更加丰富。聪明人很容易被聪明所误，因为这些人将生命的知识当作一般的知识看待，从来不实际去付诸行动，那么这无异于智力游戏，知道再多也无非是镜花水月。”
——豆瓣读者仟仟

ISBN: 978-1-304-87756-7
Imprint: Lulu.com
9 781304 877567

坪阳再生人 中国侗族100个转世投胎案例实访记录 李常珍

Imprint
lulu

100 Cases of Reincarnation Among Dong People

坪阳再生人

中国侗族100个转世投胎案例实访记录

李常珍 著

坪阳再生人

中国侗族100个转世投胎案例实访记录

李常珍 著



坪阳村

坪阳再生人
中国侗族 100 个转世投胎案例实访记录

李常珍 著

Author's email: risingstar2008@hotmail.com

规格：正文字体字号宋-小四号；6x9 英寸（15.2 cm × 22.9 cm）
314 页；总字数 20 万；不重复汉字 2751；图片：251 张

本书禁止用于网络下载。

本书作者不隶属任何宗教，采访和写作完全忠实于当事人讲述，力求客观真实，故本书绝非宗教类读物，而是一般性非小说类客观纪实作品。

Imprint:Lulu.com

ISBN: 9781304877567

欢迎国内外企业家通过Paypal（RisingStar2008@hotmail.com）赞助，或微信赞助。赞助金额达到等值100美元，作者将赠送彩色纸质版一本快递到府留念（简体，繁体，英文任选一）。欢迎赞助本书出版，启迪众生。

鸣谢.....viii
第 1 章 有胎记或出生缺陷的再生人.....3
1. 杨玉纯，前世吴奄兰：爬乌梅树摔下被树叉刺死，有入口出口胎记.....3
2. 吴军好，前世同村吴氏：前臂胎记来自前世用锅底灰和桐油做的记号.....9
3.姚正波：前世 42 日夭折，死后被鬼差用秤钩钩出唇裂.....13
4. 雷永光，前世是邻村陆松海：胳膊上带前世汉字记号型胎记.....15
5. 吴祥云，前世是外公石庆忠：死于胃癌，喜欢被别人背.....17
6. 吴文松，前世龙连生：两岁夭折，出生时耳后带前世父亲的印章胎记.....23
7. 何悦淑，前世是奶奶吴家焕：背部有烫伤胎记.....25
8.石宁乐，前世是曾祖父石玉燕：带前世烟头烫伤形成的胎记.....28
9. 阳兴婷，前世蒙秀岭：是爷爷的姨丈，带记号胎记.....30
10. 粟腰，前世是外公的母亲吴艳芳：连续多世都有前世记忆.....32
11. 姚润雪，前世是邻居龙献花：上山采药摔死，显灵一分钟，多处胎记.....35
第 2 章 出生后灵魂可离体飞行的再生人.....38
12/13. 吴师彩/吴师航，前世石念戌/姚意春：前世同死，今生双胞胎同生.....39
14. 吴喻媛，前世是同村吴素言：30 岁酒驾死于摩托车车祸.....52
15/16. 姚柳青/姚江帆：前世同村，埋河两岸成鬼友，躲伞下同来坪阳投胎.....57
第 3 章 前世有双灵魂的再生人.....60
17/18. 石俊，死后分离出两个灵魂，分别投胎为石军、陆小旅.....60
19. 吴永娥，前世伍凤琴：与妻梁婄红在运动中被害，今生各认出仇人 20. 坪坦男（前世伍凤琴）21. 吴雄民（前世梁婄红）.....68
22. 杨秋灿，前世驼背女，投胎友邻前托梦.....77

23.吴会凤，前世姑柳：36岁猝死，分离出6个灵魂，地灵村阴间通.....78
24.吴彩媛，前世是奶奶的母亲荣原，副魂与已形象相同.....89
25.吴琪琪：双灵魂，前世是曾爷爷吴佳文.....94
26.杨秀意，前世姚秀意：出生即记事，前生埋宝，额有胎记.....95
27.姚乐元，前世本村姚氏：街上多次撞见前世姚氏的另一个灵魂.....98
28.吴师科，前世杨圣贤：败血症死，幼年灵魂多次离体飞去前世家捣乱.....101
29.杨红保，前世是母亲的哥哥的儿子吴举章.....108
30.杨梦，前世石成良：死于破伤风，亡魂回家被妻多次看见.....108
第4章 前世是动物的转世.....115
31.吴永菊，前世雌鹰：吃死鸟中毒亡，鹰魂显灵为小女孩，次日投胎.....115
32.荣永阳，前世白猪：可听懂人语.....118
33.黄秀英，记前生三世：蚂蚱、母猪与11岁少女.....120
34.吴晓：前前世是曾爷爷吴素德；前世是牛，记三生110年事...121
35/36.杨思与吴全军：前世两牛山上斗，摔死山下同投一村.....125
第5章 前世死于意外事故、阵亡或被害的再生人.....126
37.吴赵，前世杨世门：前世与妹妹死于日寇，两魂踏云飞东江同日出生.....126
38.杨进宏，前世肖再文：带前世弹孔胎记，首次认亲.....130
39.蒙永合，前世杨通文：阵亡于1979年中越战争，出生时“红头”.....137
40.石爽人，前世姚家安：24岁中毒亡，与前世儿女成同学.....140
41.吴雨周，前世姚昆兰：死于难产，阴间通，当“男外婆”.....146
附：瞿春林先生采写的本案例.....151
42.石润革，前世李全章：24岁摔死，住父亲书包，头有胎记.....156
43.杨时域，前世是爷爷杨良祖：修房子不慎摔伤不治.....159
44.吴念兰，前世杨浓引：被丈夫陆松田强抱跳山崖.....161

45.丁生谋，前世杨秘：上吊亡，今生遭下毒，两世均32岁亡....163
46.何姿娜，前世是小姑何红美：12岁溺亡，投胎嫂子再生.....164
47.姚现恒，前世吴方满：3岁死于骨头卡喉.....166
48.杨科妹：前世同村杨霞，10岁溺亡.....168
第6章 前世急病死亡或猝死.....170
49.吴婄小，前世吴婄红：28岁怀胎5月发烧亡，投继母重返家园
.....170
50.石天花：3岁病亡，投胎邻居家.....172
51.杨孝月，前世姚真又：做鬼时无法看见自己，7岁才恢复前世记忆.....173
52.吴农古：小时候每晚睡前哭闹，要找前世老婆.....175
53.吴显标，前世是双江“石太秀”：寻亲不遇.....176
54.吴昌善，前世是本村林惠：亡魂可穿门而过.....177
55.吴王艳：前世腹痛猝死，副魂附体多次，两世母女.....178
56.伍乐佳，前世是外公吴胜：瞬间倒地猝死，认出前世所编竹器
.....183
第7章 阴司安排投胎的再生人.....184
57.吴干岳，前世是外祖母石婄令：死前发愿投女儿，阎王默许 184
58.吴妮斯，前世是奶奶的母亲吴树枝：82岁猝死，鬼差押送投胎
.....187
59.吴克，前世是母亲的姑丈：阴间过独木桥，吃绿苔.....189
60.吴慕云，前世吴绩娥：灵魂先走两天，被生人看见.....192
第8章 前世未成年病死者.....195
61.石社丞，前世雷前泽：14岁病亡，投胎救难邻居石家.....196
62.吴恒峰，哥哥吴恒果转世：“爸爸，你看桃花又开了！”.....201
63.吴可夫，前世3岁女孩病亡：同来投胎者无前世记忆.....203
64.杨圣忠，前世是桐木村金兵卫：12岁死于痘疹.....206
65.吴钱忠，前世姚全茂：8岁死于肺结核，跟爸爸的竹筐投胎..207
66.杨通能，前世是吴权利：父亲的弟弟，15岁死于肠梗.....209
67.蒙昌贵，前世蒙云开：18岁病死，带桐油记号型胎记.....210

68. 韦秀琼：前世是邻居三岁男孩，有三处记号胎记.....211
69. 伍雄峰，前世是出生 11 天夭折的哥哥.....213
70. 吴凤銮，前世包婿尿：两岁亡，前世记忆已大部分忘记.....214
71. 蒙永善，前世荣平妹：八岁生痘死，今生头顶胎记与前世相同
.....215
第 9 章 前世寿终正寝的再生人.....216
72. 杨圣槐，是父亲的堂祖父杨通树转世：前世埋宝今生挖.....216
73. 吴云凤：前世是母亲的友邻姚氏，可开启电视机.....220
74. 石静瑶，前世石建唐：父亲的大伯转世.....223
75. 吴万里，前世是母亲的堂外公粟正杨.....224
76. 姚艳福，前世石新嘎：是姨妈的公公转世.....226
77. 何立川，前世是母亲的外婆石梅小.....227
78. 石子龙，前世是曾爷爷石玉球：不学就会用前世木匠工具.....229
79. 姚含科，前世吴钱帮是母亲之继父：预知后世 7 年.....232
80. 杨思田，前世同村姚水娇：发愿投干部家庭.....233
81. 吴康宁，前世是奶奶吴梅花：背有艾灸胎记.....235
82. 杨爱石与杨乐涛：父子前世分别是各自曾祖母，吴浓花的灵魂
住门后等待 42 年.....236
83. 吴鸽，前世是曾奶奶杨天最：84 岁善终，魂被唤回又活 1 年.237
84. 杨兴旺，前世杨浓开：死前选定投胎之家.....239
85. 吴杭贵，前世吴金兆：92 岁善终.....240
86. 吴望专，前世是爷爷吴明才.....242
87. 杨庆红，前世是父亲的堂爷爷杨贵酉：投最喜爱的堂孙.....244
88. 吴万峰，前世黄土乡五保户欧桥端：投朋友吴和瑜家.....246
89. 杨旭日，前世是奶奶的父亲石万杰：死后 3 小时投胎.....247
90. 吴嵘涛，前世何能军：是姨外公的哥哥，死于眼癌.....249
91. 吴明慧，前世是同村吴宝田：灵魂因儿子争遗产掐死猪.....251
第 10 章 投胎已出生婴儿者.....252
92. 吴李纯，出生 90 天才有吴人口的亡魂投胎：投胎后婴儿才会笑
并有表情.....252

93.石诗雷，前世外地人：用高压线电鱼时电死自己，投胎已出生的婴儿 254
94.姚最元，记前世两生：详述做鬼情形，投刚出生的婴儿 256
第 11 章 天赋来自前世灵魂 261
95.姚佳璨，唱侗歌天分来自其前世灵魂 262
96.杨鸿满，生而识字 265
97.石立春，前世是母亲的叔叔姚兴贵：两生都爱唱侗戏 266
第 12 章 未亲访案例 268
98.吴忠日，前世为侵华日军 268
99.杨日春，前世杨品锤：13 岁病亡，做鬼时头部受伤，今生形成胎记 268
100.三江花脸女，前世被害，投胎仇家做女儿 269
第 13 章 侗族的阴差 270
丁生活，广西西腰村阴差队长 270
吴玉华，湖南坪坦村阴差：灵魂随时奉召外出抓魂 273
广西平等乡庖田村阴差某甲 279
吴昌仪的祖母死后三日复活 280
历百花复活记 281
同名者被误捉 281
睡酒壶 282
2012 年三名少年误闯冥府事件 283
第 14 章 增补案例 285
101 甘肃“再生人”华先生访问记 285
七例“借尸还魂”案例 296
102 唐江山，前世陈明道，死于邻村械斗，带刀伤胎记和前世方言 298
103 河南唐河县李某自述前世投胎细节 301
104 配阴婚被女鬼看上，生魂去阴间被关押 1 年 303
105 广西退休教师投胎痴呆儿疑似案例 304

鸣 谢

衷心感谢湖南、广西侗族再生人及其前世今生亲友接受采访！

感谢丁鹏滨先生首次考察时陪同七日。

感谢坪阳村何彬先生、杨树桃女士、石爱丽女士及其母亲姚庆芬、石合芝女士、石立春女士、老寨吴依桐女士及其母亲、西腰村蒙永光先生、地灵村粟志勇先生、坪坦村吴先生、坪阳饭店老板姚先生等侗族向导的大力协助。

感谢坪阳司机石先生与何先生。

感谢以下文字校对员的辛勤工作：潘义凤小姐、于静小姐、郝美荣小姐、张羽华小姐、莫娇小姐、王嘉慧小姐、孙慧敏小姐、李春雨先生、李成龙先生、王琳小姐、张超小姐等。特别鸣谢二版审订者孔小米小姐，赵浩淞先生！

扉页中所用坪阳村照片一张由吴可周授权使用。牛犁田照片由姚勇标授权使用。姚润雪与吴庆山合影和老式纺织机照片由何斌授权使用。本书其余照片大部分由作者本人拍摄。其他再生人照片由再生人本人或亲属授权在本书使用，在此亦深表感谢！

杨献花、吴王艳、吴慕云及石社丞所写文字版权已转让本书作者，且他们允许用于本书出版。在此亦深表感谢！

感谢瞿春林先生授权本人使用他早年采访的吴雨周文章。

感谢李懿桐先生，高耀峰先生，陈崇跃先生许可本人使用他们采访的甘肃再生人华先生案例。

感谢海南省唐江山，河南省唐河县李先生，山西大同苏安娜分别提供案例给我使用。

感谢以下三位先生翻译本书成英文版。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book was translated by the following three people:Juniper Tale: 1-11; 22; 31-105 Kilian O'Donnell: 14; 15/16; 17/18; 19/20/21; 25;26;27;28;29;30 Timothy McKeon: 12/13;23;24; part of Conclusion

自序

灵魂转世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人类对死后世界的好奇和探索从未停止。

近年来，“坪阳再生人现象”引起全球广泛关注。“再生人”特指那些自称通过灵魂转世来到人间并且拥有自发前世记忆的人。记住前世的再生人在全球均有零星发现，但在坪阳及周边地区如此高密度地出现却极为罕见。湖南省通道县坪阳乡地处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侗族聚住区，如今因为在这里发现了 100 多名再生人，正吸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游客前往考察。本书 100 侗族案例，并不局限于坪阳乡，而是散布于两省三县 30 多个村寨。华人圈报纸电视等媒体也曾多次报导。大陆的中央电视台在经过多次采访之后，把它认定为一种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民俗文化现象。

笔者了解到坪阳再生人现象之后，深受震撼，2016 年前后两次前往湖南、广西、贵州交界处的侗族居住区，在当地居住半年以上，融入当地生活，逐个山寨深入采访当地再生人。笔者随机共计采访到一百名再生人，积累了约 300 小时的采访录像，搜集和拍摄了几千张前世今生的照片和大量的笔记数据。本书是笔者采访后写出的纪实文学，忠于再生人讲述，与采访视频可以互相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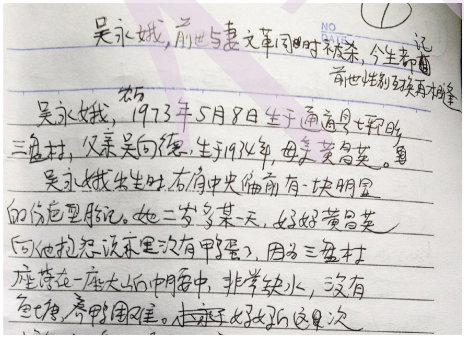
本书对再生人的前世今生，尤其死后世界进行了翔实记录。死亡会终结一切的观念给人极大的幻灭感，使老年人晚年倍感人生凄凉，患绝症的人更加感到绝望与恐惧，失去亲人的人更加痛苦与遗憾。读者通过了解这一百位再生人的一段段灵魂旅程，得知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另 一段生命旅程的开始。灵魂不灭这个事实或可降低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并缓解人们失去亲人的伤痛。

当了解到灵魂不会随肉体死去，灵魂可以通过一次次的转世重返人间，再续未了之缘，人们或可活得更加从容，以全新的态度看待和体验人生。

本书作者不隶属任何宗教，采访和写作完全忠实于当事人讲述，力求客观真实，故本书绝非宗教类读物，而是一般性非小说类客观纪实作品。

作者

2023-5-2


吴永娥，前世与妻文革同时被杀，今生都记
前世性别互换再相逢
吴永娥，农历1973年5月8日生于通道县城郊的三盘村，父亲吴向德，生于1934年，母亲黄昌英。
吴永娥出生时，右肩中央偏前有一块明显的仿疤型胎记。她二岁多某一天，好好黄昌英向他抱怨说家里没有鸭蛋了，因为三盘村座落在一座大山的中腰中，非常缺水，没有鱼塘，离鸭围难。~~[illegible]~~好好的这里次

2016 年 4 月 13 日，本人在通道县城采访再生人吴永娥（#19）后，连夜完成的手稿局部。

第 1 章 有胎记或出生缺陷的再生人

有些再生人出生时带有明显的胎记或出生缺陷。在确定他们的前世身份后，发现这些胎记或出生缺陷与其前世身体或前世灵魂所受伤害或所做记号一致。这些案例因此便有了物理证据，除了用前世因素来解释，用医学或偶然性都很难解释。

1. 杨玉纯，前世吴奄兰：爬乌梅树摔下被树叉刺死，有入口出口胎记



杨玉纯

杨玉纯，1963 年 10 月*日生于广西三江县林溪乡冠洞村。父亲杨金界，母亲吴永銮，均已过世。杨玉纯成年后嫁林溪乡亮寨吴银书，有两子。

杨玉纯的前世吴奄兰约 1951 年生于 50 公里外的同乐乡孟寨。其前世父母仍健在，已 80 余岁。其前世的四个姐妹和三个兄弟亦住孟寨。

吴奄兰 12 岁时有一天，母亲让她去给在田里用水牛犁地的父亲送早餐。吴奄兰提着早餐桶在村外找到父亲，招呼父亲趁热吃，而父亲却坚持要犁一会地再吃。她把早餐桶放在地头，转头一望，发现不远处有一棵巨大的老乌梅树，便盘算着上树摘些乌梅吃。但树上容易摘的果子早被人摘了，她便攀到约四米以上别人不易攀到的高度。她攀到一根碗口粗的树枝上，边摘乌梅吃，边小心移动。突然“咔嚓”一声，这根老树枝突然折断！吴奄兰应声坠落，重重地摔在下方的泥巴地上。她落地后还没回过神来，那根碗口粗的树枝即刻朝她迎面扑下来。虽然坠落的大树枝的主干没有击中她，但它的一根拇指粗的分叉却从她的右鼻孔刺入，穿透了脖子。她的颈椎被贯穿，树枝从脖子后面刺出。吴奄兰感

到一股剧烈的刺痛，很快便呼吸困难，浑身抽搐，不能动弹了。此时正在附近犁地的父亲冲了过来。吴奄兰的灵魂离开了身体，站在一边，看着父亲把刺入她脖子的树枝拔出来，然后用清澈的溪水给她洗去血污和泥巴，但她右肩后面粘的泥巴没有洗干净，留有拇指大小的一块泥巴污渍。

孟寨是侗寨，与湖南坪阳相隔不远，风土人情类似。当地对这种意外死亡十分忌讳，所以埋葬时不用棺材，仅用杉树皮包裹遗体，也不立碑。

吴奄兰的亡魂看见母亲十分悲伤。母亲给她煮了红糯米，用竹叶包好，装进她的口袋，让她在阴间的路上吃。

家人抬着吴奄兰的遗体上山掩埋，她的亡魂跟在后面，注视着他们在山上埋葬自己的遗体。埋完后，她跟着家人回了村里。但她不好意思回家，觉得自己是从树上摔下来死的，怕丢人。

吴奄兰的亡魂在村子里徘徊了几天，她觉得白天的日光很像月光。她有时碰见认识的村民，会感到非常羞愧，于是她想找个远离本村的地方投胎。但她一个12岁的小女鬼觉得孤身一“人”长途跋涉去投胎，既害怕又孤单，她便想找个伴一起上路。她突然想起，几天前她看见有个堂叔在村里砍树把脚砍伤了，正在家里养伤，何不叫上他呢？其实他的脚伤本无大碍，涂些刀口药几天就会康复。这个堂叔 24 岁，是家中独子，已订了亲，不久就要结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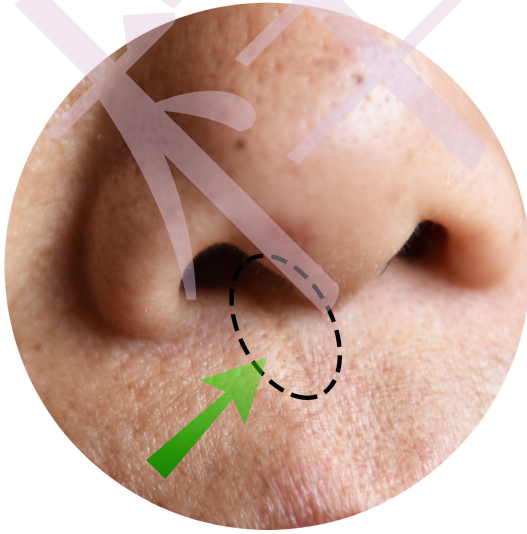
当晚半夜，吴奄兰的亡魂来到这位堂叔的二楼房间下方（侗寨吊脚楼没有院子），她清清嗓子喊道：“某叔，你在家里养伤也做不了事，不如我们一起走吧！”没想到，熟睡中的堂叔竟然应了一句：“哎，好的。你叫我走，我就走。”这个堂叔的灵魂便从屋里走出来，果真和她的亡魂一起“上路”了。依侗族风俗，凡晚上听见有人喊叫自己的名字，除非看见对方的脸，否则不要答应，免得被鬼叫走。

叔侄两魂行至同乐乡与林溪乡的边界，碰见吴奄兰来生的母亲吴永銮和姑妈到同乐乡买完米，正各挑着两个箩筐往家赶路。吴奄兰的亡魂觉得吴永銮这个年轻妇女不错，便有了做她女儿的

心愿，于是便尾随其后。两魂走累了，便一前一后跳进吴永銮的箩筐。他们不进稍年长的姑妈的箩筐，担心她挑不动。两魂进箩筐后，吴永銮便感到担子有些重了。她招呼大姑子，说到前方风雨桥休息一下再走。叔侄两魂听见后，觉得不好意思，赶紧跳出来。剩下的路，两魂走累时才跳进吴永銮的两个筐，稍做休息便很快跳出来自己行走。快到风雨桥的凉亭了，叔侄两魂本想入亭休息，但猛然看见有土地公立在亭中。两魂大惊，赶紧绕到桥下，涉水过河，远远地在下一个路口等候吴永銮。

他们在一个下坡途中看见一个小水塘。吴奄兰的亡魂用手拨开红色的浮萍，发现水很脏，她提醒堂叔说水不洁不要喝。但堂叔却说没有看见浮萍，并坚持说水不脏，双手掬起就喝。（注：两魂投胎后，吴奄兰的后身对其前世记忆清晰，而其堂叔的后身却完全不能忆起前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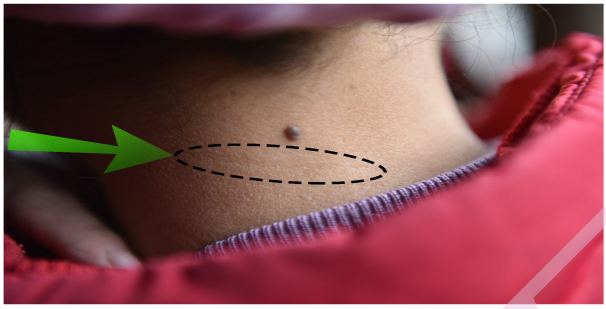
叔侄两魂尾随吴永銮，一起走了十几公里山路，来到吴永銮的村庄即林溪乡冠洞村。吴永銮和大姑子一起进了大姑子家，叔侄两魂没有进去。这时他俩似乎被一只狗发现了，这狗便狂吠起来，其他狗也开始向他们聚拢。叔侄两魂害怕了，赶紧把自己变小，钻进屋前一堆木头的缝隙中。狗钻不进去，又找不到他们，便散去了。



前世树叉刺入形成的入口胎记。

过了一会，吴永銮只身一人出来，挑起两个箩筐向自己家走去。两魂便从木头缝隙中爬了出来，尾随吴永銮。在村口，他们又被狗发现。吴奄兰的魂胆小，慌不择路，跑进村口鱼塘边上的厕所躲狗。而堂叔的灵魂直接跟着吴永銮进村找了一户人家投胎了。

吴奄兰的亡魂在厕所躲了一会儿，便独自进村找到了未来的妈妈吴永銮，不久后投胎成杨玉纯。同来的堂叔的亡魂在同一排房子的另一端投了同一个家族，但男变女，成了杨玉纯的堂姐，比她早出生一个月。



树叉贯穿脖子后在今生后颈形成伤疤型出口胎记。入口和出口胎记附近各有一个小痣子。

杨玉纯出生时带着三处明显胎记。首先是右鼻孔处粘着一大块白色胶状物，抹去这块胶状物，一条 1.5 厘米长的伤疤十分醒目。第二，脖子后方有一条两厘米长的伤疤与鼻孔处的伤疤对应，似乎是被什么柱状物贯穿过。第三，右后肩有一块泥巴污渍样胎记。杨玉纯的父亲杨金界看到新生女儿的三处胎记，对妻子吴永銮感慨道：“这是哪里的人受伤死了，来我们家投胎。”



后背有泥巴污渍胎记

小玉纯三岁时的某一天，看着母亲吴永銮正在用织布机织布（注：当时中国农村很多地方的妇女仍然在用简易的手动木制工具纺纱织土布）。小玉纯对妈妈说：“我的妈妈不是这样织布的。”吴永銮感到很惊讶,就问她：“你的妈妈？我难道不是你的妈妈吗？你还有其他的妈妈？”小玉纯说：“我还有一个妈妈，她不是这样织布的，她在孟寨。”吴永銮知道本县同乐乡有个孟寨，结合小玉纯的出生胎记，她终于明白她女儿的前世是孟寨的。织布机让小玉纯恢复了前世记忆。之后，她陆续讲起她的前世死



杨玉纯在亮寨的家

亡经历及其前世的家人情况，但两地路途较远，交通不便，两家音信一直不通。

小玉纯这一生仍然喜欢爬树。六七岁时，她又从一棵大树上摔了下来，恰巧被妈妈看到，她被狠狠训斥了一顿："上辈子爬树摔死了，这辈子还不吸取教训，真是死不悔改！"

杨玉纯 16 岁初中毕业时，有个同乐乡的小贩来本寨卖东西。杨玉纯觉得机会来了，赶紧跑回家写了一封书信委托小贩带给她上一世的父母。信的大意是：

亲爱的爸爸某某妈妈某某：

你们好！

我上一辈子是吴奄兰。如果你们还在世，请到林溪乡冠洞村找我。我这辈子投胎到这里了，名叫杨玉纯。我上辈子的父亲还当生产队队长吗？

此致，

敬礼！

想念你们的女儿

吴奄兰

信是 1979 年 5 月交付小贩的。在春节前某天，村里来了三个孟寨人要找杨玉纯。杨玉纯一见到这三个人，立刻认了出来。他们正是她上辈子的母亲、小舅和姐夫。在杨玉纯看来，他们虽然经历了 16 年的岁月苍老了许多，但不难辨认。杨玉纯立马上前喊："妈妈！"杨玉纯的前世母亲虽然已无法从面貌上辨认女儿，

但本能感觉强烈，母女二人抱头痛哭。杨玉纯向其前世家人展示了三处胎记，又谈了前世的一些情况，孟寨来认亲的三人听完深信不疑。杨玉纯把前世的三个亲人接到今生家里住了三天，便跟着其前世母亲一同去孟寨的前世家过春节了。

杨玉纯回到其前世的故乡孟寨，立即引起巨大轰动，村民奔走相告，蜂拥而来。当年的小学同学也来了一大群。杨玉纯今生虽然是第一次来到群山层层相隔，50 公里之外的孟寨，但她的前世记忆清晰准确，现场叫出了几十个人的名字。但她因重新投胎而外貌大变，已无法被前世的同学亲友辨认。

她上了木楼，指着围廊说："咦，以前围廊有窗户的，现在怎么没有了！"一旁的前世奶奶听了，老泪纵横，拉住她的手对大家说："这真是我孙女奄兰啊！"

杨玉纯把死后的投胎经历对团团围住自己的人群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听众一个个都伸长了脖子。听完之后，有人嘻嘻哈哈，有人唏嘘不已。但听众中有一对老人却越听越出奇地愤怒，原来这对老人就是被杨玉纯的上一世叫走灵魂的那个堂叔的父母。老人家一直不明白儿子当年年纪轻轻，为何因为一处脚伤一睡不起，如今终于真相大白。老人家听完杨玉纯的讲述，当面责备她上一世不该拉堂叔"上路"。杨玉纯十分愧疚，解释说："我也不知道后果这么严重。我一个人很害怕，想叫上堂叔壮壮胆。"

此后，杨玉纯每年都与孟寨的家往来。杨玉纯今生的父母过世后，她便年年春节都去孟寨看望年迈的前世父母。其前世母亲前年曾拉着她的手说："想当年，八个孩子中最疼爱的就是你了。"其前世母亲还悄悄拿出500元钱给她，她没要。杨玉纯对其前世的堂叔因为陪自己"上路"而年轻枉死，十分歉意。有一次她拉上今生的堂姐一起去孟寨，但其堂姐面对其前世父母茫然一无所忆，但其前世父母认为她的长相和他们死去的儿子有相似之处。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Yuchun Yang; Location:Yuchun'shome; InterviewDate: 17-Mar-2016;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2. 吴军好，前世同村吴氏：前臂胎记来自前世用锅底灰和桐油做的记号



吴军好

吴军好，1976 年 6 月*日生于通道县坪阳乡横溪村四组，母亲杨光明，父亲吴盛彪。

吴军好的前世是横溪村一组的吴氏。吴氏生于 1910 年代，去世时 60 余岁，与丈夫尤全军育有三子两女。

吴军好一出生，母亲就发现他的左前臂上有一颗又大又黑的胎记。母亲便对他说：“你从哪里来的，怎么还带着一个记号？”

小军好两岁左右开始陆续讲他的前世。逢年过节，他都要求去他的前世家送东西。他说：“我要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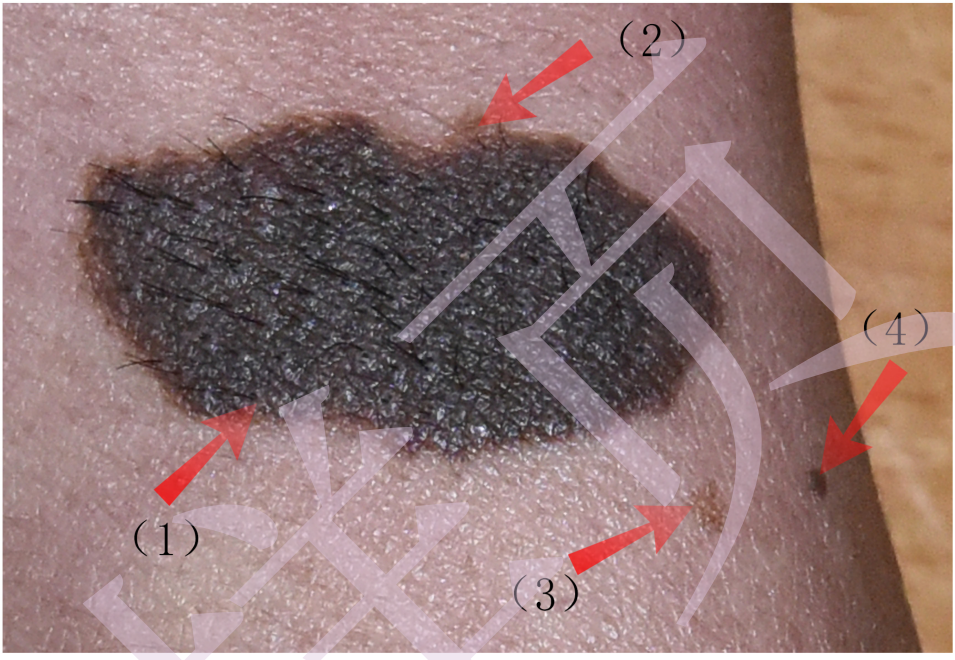
在三岁时，小军好的母亲第一次背着他去找他的前世家。在路上，小军好谈到他有个“儿子”在村里一组教书，及村里谁好谁不好等。到了一组（注：横溪村一组和四组相距数公里，一个组相当于一个自然小村落），小军好竟然领妈妈找到了其上一世的家门。

小军好进了其前世家，果然认出了其前世儿子、儿媳及其他家人，还认出了他上一世睡过的房间和用过的东西。小军好的前世孙子热情地称呼他“奶奶”，虽然这一生他由女变男。两家自此常有往来。

吴军好的前世吴氏为全家辛劳一生，突然死亡，其二儿媳李来福有些不舍，她用锅底灰搀桐油在她左前臂的正面做了记号。她先是用食指在锅底沾上一些黑灰，接着又用这个沾灰的指头蘸

了一些粘稠的桐油，然后在婆婆的遗体的左前臂正面用力涂上了一个黑斑记号。

这个记号以胎记的方式在吴军好的左前臂的背面出现，尺寸与李来福的食指指肚相同。（注：桐油是油桐果榨出的油，用于木器防腐。当时年代桐油因为密封不好，放久后往往又稠又黄。）吴军好左前臂上的胎记几乎 100%保持了前世记号的物理外观。



（1）主胎记 （2）边缘桐油的渗出效果极为明显 （3）/(4) 意外落下的油滴形成的小胎记 这个罕见胎记保留了前世记号材料本身的物理外观。主胎记保留了锅底灰和粘稠桐油的混合物的纹理，它是用食指先沾了灰又蘸桐油，用指肚用力涂压而成。胎记高出周边皮肤一毫米，触摸时有既光滑又坚硬的感觉，和前世记号材料干结后的物理特征相同。

仔细观察这个胎记就会发现，它不是简单的色素沉淀。它凸起于皮肤一毫米，保存了前世桐油和锅底灰混合物的色泽和纹理。再看边缘，颜色渐变明显，由黑色变棕色，棕色正是放久的桐油颜色。这个边缘的“颜色渐变”很明显是桐油从混合物中央向周围边缘渗出的效果。食指先粘灰后蘸桐油，桐油在外层，涂压在皮肤上油会沿皮肤外渗。细看主胎记一侧，竟然还有两个小的桐油斑胎记，可能是涂记号之前瞬间从李来福手指上滴下的小油滴形成的。用手指触摸这个胎记表面，感觉又滑又硬，与凝固的桐油类

似。吴氏死后若灵魂立即离体，即使吴氏的灵魂看见了李来福做这个记号，但她能否看清这个记号的纹理？为什么有些同样也是用桐油和锅灰做的记号只是形成简单的色素沉淀，没有突起于皮肤也没有任何纹理？本人推测，这个记号本身的对象灵魂粘在从肉身分离出来的吴氏的灵魂上。形象地说就是灵魂投胎时带了个“小对象”一同入了胎，入胎后这个“小对象”有时会因某种原因而移动位置。例如吴军好的上一世吴氏遗体上的记号本是做在手臂正面，但转世后却移动到了背面。

吴军好说，这个醒目的胎记，一方面给他带来了烦恼，例如他当年去深圳找工作，各工厂都拒收。因为他的这个醒目胎记常被误会成刺青，招聘者怀疑他有黑社会背景。他反复解释，说是上辈子的儿媳用桐油和锅底灰做的记号，在今生形成了胎记，但招聘者大都把他的话当成了笑话。另一方面这个胎记也为他在前世的家庭成员中赢得了特殊的威望。尤其是当年做那个记号的二媳妇李来福，今年已 67 岁，比吴军好大 27 岁。在认亲后，她一直恭恭敬敬地称呼吴军好“娘”，且逢年过节，或平时杀鸡宰鹅，都喊他去吃。

吴军好回到其前世家里，在众多比自己年长的前世子孙及儿媳面前一贯以“老祖宗”自居。有时儿子们之间闹矛盾，他便自告奋勇，以“母亲”的身份前往调解。例如有一年他前世的几个儿子因为林场边界闹起纠纷。其实这个家族林场在吴氏死前为防止以后闹矛盾已经析产，并划好边界。但南方林木长得又快又茂盛，几十年后，边界便完全看不清了。吴军好一到，把带胎记的左臂一挥，说：“这点事兄弟之间有什么好争的。我上辈子早有安排！我当时怕你们将来认不出我划的边界，就在边界下埋了木炭！”吴军好到现场四下打量一番，很快找到了当时在边界埋木炭的关键位置。于是他喝令几个前世儿子一起向下挖，果然挖出了当年埋下的木炭。一场前世儿子间的争产纠纷迅速平息了。

吴军好回忆说，他的上一世吴氏和其丈夫尤全军的日子过得又苦又累，儿女多只是次要原因，他上一世的家所在的位置才是主因。吴氏与尤全军家在横溪一组，这个组海拔最高，几乎就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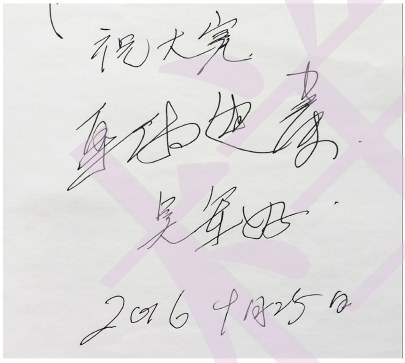
山顶上。谷物、木柴及猪粪等都要用扁担挑上挑下，极其辛苦和不便。

吴军好说，他上一世吴氏死后，葬礼一结束，她就去投胎了。摆在她眼前的是个三叉路口，上方一条山路通向山顶，中间一条通往山腰，下方一条通向山底。通向山底的路连着横溪四组，生产生活最轻松，还直接有公路经过，进出村也方便快捷，吴氏的亡魂立即果断选了通向山底的那条路。

傍晚时分，吴氏的灵魂在下山途中看见一个人，此人即吴军好今生的四伯吴圣勇。吴圣勇虽然看不见吴氏的亡魂，但他却感知到背后有鬼相随，事后说当时吓得头皮发麻。

吴氏的灵魂来到今生家后，住在门后，吃喝拉撒，和生人类似，只是生人看不见她而已。她发现吴圣勇有兄弟六人。她仔细观察，反复斟酌，觉得吴盛彪不错，并且他的妻子很快就要生了。一个月后，吴军好出生。

吴军好说他这一生具备一项特殊能力，可以提前数天预知本村村民的死亡。近三十年来，他预知了本村十几位村民的死亡。虽然能提前知道却不敢声张，怕得罪人。通常是晚上睡一觉，早上起来就知道了。



吴军好用左手为读者写的赠言：祝大家身体健康

吴军好说他 25 岁以前性格脾气很差，和其前世吴氏相同，但之后脾气好了很多，和今生父母有些类似了。

吴军好还提到，他上一世的丈夫尤全军晚吴氏数年死后，其亡魂也在横溪投胎。尤全军的转世者小他数岁，也姓吴，男，目前在县城干活，但我未去核实。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Junhao Wu/Junhao's mother - Guangming Yang Location: Junhao's home; Interview Date: 06-Mar-2016/24-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3.姚正波：前世 42 日夭折，死后被鬼差用秤钩钩出唇裂



这是姚正波童年未做修复手术前的照片，唇裂形状和他幼年的解释非常吻合。

姚正波，1979 年 2 月* 日生于通道县坪阳村。父亲姚奉山，母亲杨利英，哥哥姚正义，姐姐姚意春。

姚正波出生时带有明显的出生缺陷：两处严重唇裂。对于唇裂这种出生缺陷的形成，医学界尚无统一解释，但姚正波两岁时自己却给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说法。

因为有严重的唇裂，小正波自小口齿不清，陌生人要听懂他讲话有相当大的难度。他两三岁时用仅家里人才能听懂的话解释了他的唇唇裂形成原由。用大人语言改述如下：

“我的前世名叫『嫔尿』，前世的父亲是吴勇祥，前世的母亲是姚膝英。因前世是名只活了 42 天的女婴，所以还没有正式取名。（注：『嫔尿』是当时年代称呼女婴的通用乳名。）我不知道得了什么病，上午发病，下午就死了。侗族都是在死者的腰上用带子扎一圈，方便去阎王殿时鬼差称重。可我的前世妈妈却忘记给我前世小小的遗体扎这根『称重带』，也许觉得我太小吧。”

“我死后被带到阎王殿，看见鬼差正在用带钩的杆秤给一个个鬼魂称重。每次称重时都是用锐利的铁秤钩钩住众鬼腰间的带子。轮到我时，鬼差却在我身上找不到一个下钩的地方，于是就用秤钩勾住我的上唇提了起来。可还没称好，我的上唇的中间偏右一侧就被秤钩撕裂了。鬼差不顾我的疼痛，又用秤钩子钩在我

的上唇中间偏左一侧，提了起来。这次称出了重量，可是这侧也被钩裂了。”



姚正波演示他上一世死后做鬼时，鬼差是用这种杆秤的秤钩把他钩出两个唇裂。现在相应位置已做了修复手术。

严重的唇裂给小正波的童年造成很大的不便与屈辱。他小时候讲话口齿不清，上小学时还经常受到同学们的嘲弄。小正波懂事以后，曾找其前世的妈妈抱怨，说当时为什么忘记绑这根“称重带”，害他这一生吃尽苦头。

小正波虽有唇腭裂，但仍受到两世父母的疼爱。他两岁时，每天早上一起床便跑到 30 米远的前世父母家门口，用非常不标准的侗话吆喝:“爸妈开门呀！”其前世的父母便会下楼开门，热情欢迎小正波的到来。去年春节姚正波还给他的前世父母每人包了一个 100 元的红包表示孝敬。

据姚膝英回忆，1976 年 11 月，某个早上她把婄尿放床上，发现她脸色不好，赶紧去找村医来看病。返回时婄尿已咽气，母亲给她换上了新衣服，但却忘记按当地风俗在她的腰上扎一条带子。

姚正波回忆，“婄尿”的灵魂在阴间被钩裂了唇腭，流了血且很痛，却没有鬼神过问。她自己走回村子，走进了其生前的家，住在门后。当时她有两个哥哥，一个六岁，另一个三岁。她在家里住了三年，每天和家人一起吃饭、喝水。

到了第三年某天，妈妈扫地时扫到了门后。她的小腿被扫到，痛极了，只好跳到门外，可谓被“扫地出门”。

她站在街上，碰见来生的妈妈杨利英，觉得她不错，就跟她去了她家。进门一看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还每天吃白米饭，

心想这个家也不错，就住下不走了。之后投胎成一个男孩即姚正波。

因为在学校不堪同学嘲笑，姚正波上完小学就辍学了。父亲姚奉山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他便充当正式劳动力帮家里干农活。

如今姚正波经济困顿，父母年迈凄凉。他的大哥婚后在广东定居，很少回老家。其姐姐姚意春 13 岁时因为被父亲批评而服毒自杀，死后转世为吴师航。2014 年春节，姚正波领女友回老家过年，也许女友难以面对家中的穷困和养老的重担，不久其女友提出分手。如今姚正波已 37 岁，父母为他的婚事十分着急。既然姚正波的不幸由阴间神灵的失误导致，希望有关神灵给这个已经经历诸多不幸的人以“神助”。



姚正波与前世父亲吴勇祥、母亲姚膝英合影



姚正波与今生父亲姚奉山、母亲杨利英合影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s: Zhengbo Yao; Zhengbo’s past parents; Zhengbo’s current parents; Location: Zhengbo’s home; Interview Date: 24-Mar-2016/26-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4. 雷永光，前世是邻村陆松海：胳膊上带前世汉字记号型胎记

雷永光 1946 年 1 月 16 日生于通道县坪阳村。母亲吴兰英，父亲雷昌蛙。其父在他出生前死亡，年仅 32 岁。



「小时候我记得前世很多事情，但现在只记得很少了。」雷永光在家里接受采访时说。

雷永光两岁起开始谈及他前世生平，详细具体，可惜当时无人记录。雷永光的母亲初次听到儿子谈及其前世是邻村马安村某户人家的独子，且臂上有文字胎记，她非常害怕儿子被认走。于是她让儿子喝红鲤鱼汤，并严禁他谈及前世，也不让他露出这个胎记。或许鲤鱼汤有作用，雷永光几年后忘记了关于前世的大部分细节。

2016 年春季某日，坪阳村的一位老太吴胜偶然看到了雷永光胳膊上的胎记，她十分吃惊。原来吴胜生于马安村，成年后嫁到坪阳村，她知道一些关于雷永光的前世情况，于是她把知道的相关情况告诉了已淡忘前世的雷永光。

雷永光的前世叫陆松海，1927 年生于马安村，是家中独子，18 岁死亡。父母悲痛难舍，让陆松海的姨妈在他的遗体右前臂的正面用毛笔写了一行字。雷永光的胎记现在的样子很像是汉字变模糊的效果，每一“坨”长宽约三厘米，可见当时写字的人写得又大又清晰，字数约五个。写字位置也是精心考虑，选右前臂，容易被发现。另外选



雷永光右前臂的醒目胎记。根据他本人和马安村村民回忆，他这个胎记对应他的上一世陆松海 18 岁死时由其姨妈用毛笔写的一行字。猜测这行字可能有「馬鞍陸松海」字样。本书龙连生（#6）的转世者也出现了汉字胎记。

择写字而不是做简单记号，因为字比记号的证明力更大。这样做说明他们找回他的来生转世者的愿望极为强烈。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Yongguang Lei;Sheng Wu Location: Yongguang's home; Interview Date: 31-Mar-2016; 5.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5. 吴祥云，前世是外公石庆忠：死于胃癌，喜欢被别人背



吴祥云的前世石庆忠（右1）与妻子（左1）及孙辈

吴祥云，2000 年 9 月*日生于坪阳村，采访时 16 岁。父亲吴社革，母亲石艳群，妹妹吴云凤。

吴祥云的前世是其已故外公石庆忠，住邻镇陇城，农民。石庆忠，1999 年死于胃癌，终年 69 岁。其灵魂八个月后投胎做了新婚不久的小女儿石艳群的儿子。

石庆忠生前非常喜欢喝自家酿的米酒，有客人来时他一个人可以喝一公斤。有时他早上起来，饭还没吃，先喝一碗米酒，再出去干几个小时农活。石庆忠每天的日子就是这样：上山砍柴、下田干活、喝米酒。因为是文盲，不读书。去世那年有段时间，他胃疼得厉害。他大儿子和一个老哥陪他去医院检查，查出是胃癌晚期。他知道后，坚决要求回家等死，因为他觉得家里很穷，癌又治不好，不必浪费钱。

当时石庆忠的小女儿石艳群与坪阳村的青年吴社革刚结婚一个月。他们本来在广东打工，听说石庆忠得了癌，就一起回到陇城照顾他。石庆忠最后一个月卧床不起。其长子怕臭，不愿靠近床，主要由小儿子石根和新女婿吴社革负责照顾他。

最后几天，石庆忠无论吃什么都会呕吐，喝水也吐，胃疼得在床上直打滚。至去世那天，他已数日没吃没喝，上午脚开始变凉，至下午，已凉到头顶。小儿子摸了一会儿说："都凉透了，没救了。"而此时石庆忠仍有意识，但因喉咙痛，说不出话。很快石庆忠便咽气身亡。此时石庆忠的灵魂还没有离体，他感觉到有人抓着他的手开始哭。又过了一会儿，本来平躺的石庆忠感觉"自己"直挺挺地站了起来，然后飘到门后。他的灵魂离开肉身后，他感觉像解脱了一样，胃也不痛了。他的灵魂注视着亲属擦洗他的遗体，然后穿寿衣。但此时站在门后的石庆忠的灵魂身上的衣服仍然是死亡时的衣服，不是遗体上新换的寿衣。这时有人拿着一炷点燃的香在换好寿衣的遗体上方划过，然后把香插在客厅"天地君亲师位"神龛前的香炉中。此时，门后注视着这一切的石庆忠的亡魂发现自己穿的衣服已变成与遗体上新穿的寿衣一模一样了。

石庆忠死后，他的妻子韦月花哭得很厉害。葬礼期间，石庆忠的灵魂呆在家里，看着家人为自己的葬礼忙里忙外，哭哭啼啼。他们叫来了很多亲朋好友，同时有两个"陌生人"不叫自来。这两个"陌生人"告诉石庆忠的灵魂："你去坪阳找你小女儿投胎吧！"石庆忠本来就对小女儿放心不下，就顺心同意了。

出殡日到了。韦月花看见丈夫的遗体被放入棺材时，她因悲伤过度晕倒在地。八个村民抬起棺材，后面跟着一群孝子孝孙及送殡的亲朋好友开始上坟山。这时，石庆忠的灵魂坐到了棺材上方，一同上了坟山。到了已挖好的墓穴，他看见有个阴师双手握住一只大公鸡的双腿，口中念诵了一大段祭词，之后杀了鸡并在墓穴中把鸡埋了，最后又在墓穴中燃放了鞭炮。刚要把棺材放入墓穴时，石庆忠的灵魂跳下了棺材，因为他不想被埋入土中。埋完之后，他跟在送殡队伍后面回了家。

石庆忠死后第七天，家人做了一大桌子他生前爱吃的饭菜，还有他生前每天不离口的米酒，但他似乎对此没有胃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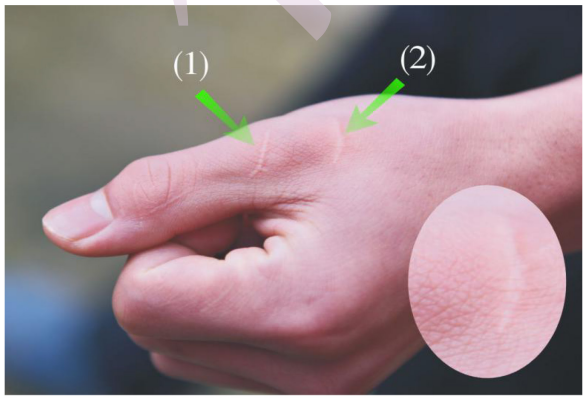
吴祥云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做鬼时曾尝试用自己一只手穿过另外一只手心，感觉不到痛。”鬼虽自己伤不到自己，但可能会被生人伤害到。如本书杨品锤的灵魂被表姐不慎踩伤头部，不但很痛，还在其来生杨日春头部相应位置留下胎记。

头七后，石艳群坐巴士从陇城返回婆家坪阳，石庆忠的灵魂也尾随到车前。他看到女儿上了车，但他没有跟进车厢，而是跳上了车顶。这样，他便与小女儿石艳群同车回到坪阳。

石庆忠去世后一个月，曾托梦给他的小女儿石艳群：“我对你放心不下，我来和你一起生活了！”她在梦中看见其亡父挑着鸡从陇城来了坪阳，奇怪的是同日她陇城的堂婶也梦见石庆忠挑着鸡去坪阳了。吴祥云回忆自己的上一世死后住在今生家门后，每天都悬浮在那里，昼夜不睡。他看见自己几乎是透明的。他曾将一只手的手指穿刺进另一只手掌，竟然感觉不到痛。八个月后他投胎再生，即吴祥云。

吴祥云出生时，左手大拇指靠近手腕处有一条外观像疤痕的胎记。外婆仔细察看后，猜想他可能是石庆忠转世。因为石庆忠当年喜欢用刀剥竹子条编竹器。有一次不小心割伤了手，出了不少血，留下的伤疤形状和位置与小祥云的胎记一致。

小祥云两岁左右时有一天，妈妈因为他淘气打他的屁股。小祥云被打急了，便哭着对妈妈说：“你在打你老爸呢。以前我对



吴祥云手上已模糊的“伤疤型”胎记，与上一世伤疤对应一致。前面伤疤是上初中时在石头上磕伤后留下的。(1)今生伤疤 (2)前世伤疤在今生形成的胎记

你多好，你现在还打我！”妈妈不信，没有收手。小祥云便一口气说出一大串其母亲娘家人的名字。他说自己有两个名字，石庆忠和石安斗，还说了其外婆的名字。小祥云的妈妈对此十分震惊，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不应该知道这些没有接触过的长辈的名字。于是她就带小祥云去陇城找母亲韦月花核实。去了一问母亲，父亲果然有两个名字，其中“石安斗”是父亲的乳名，极少有人知道。韦月花对女儿石艳群说：“我早就猜到他是你爸转世的。”

有一次小祥云的妈妈带他坐车去看望外婆，下车后他站在路边不走了。小祥云对妈妈说：“你去叫韦月花出来背我回家！”妈妈生气地说：“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乱喊外婆的名字，再喊打你屁股。非要背，我来背。”而小祥云却执意要他的前世妻子出来背他。石艳群无奈只好去喊母亲出来背他。小祥云在外婆背上和外婆一路上说了不少话。

因为他的前世儿子们和其他人不相信他是石庆忠转世，小祥云对此很生气。他说：“你们若不相信，我领你们去看看“我”的坟墓吧。”于是小祥云领着前世的儿子等人上坟山指示他的前世坟墓。山路比较平坦，沿途经过的坟很多。他的同行者故意误导小祥云，问他：“你看这座坟是你的吗？”但都被小祥云一一否定。走了近半个小时，小祥云突然快步冲到一座坟前，说：“这就是我的坟！“这下大家惊呆了，因为这是小祥云第一次来到石庆忠的坟前！大家终于相信吴祥云是石庆忠的转世。



吴祥云与舅舅石根（前世小儿子）在石庆忠墓前。他两岁时曾自己上山找到这个墓。

小祥云数岁时有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他的前世的堂哥过来跟他说：“你来陇城送我一程吧！你不用害怕，我不会害你。”梦刚醒，祥云发现自己浑身是汗。这时有电话打来说石庆忠的堂哥去世了。那个堂哥的家人派车来把祥云的父母和祥云接

去陇城送葬。出殡时，大人不愿让小祥云上坟山，就把他骗到某个房间。过了一会，小祥云发现上当了，因为出门一看送殡的人都不见了。他一溜烟独自跑上了山。大人们看见他十分惊讶，而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够独立找到这个埋葬地点（与自己前世的坟位置不同）。

今年已16岁的吴祥云仍然记得上一辈子的许多有趣往事。

他说他的前世非常喜欢捉弄别人。石庆忠十几岁时有一次和一个外号叫布鸽的少年一起上山砍竹子。临近中午，他对同伴说："我口渴了，想喝水。"布鸽就说："没问题，我去打水。"当地山清水秀，山上的溪流、泉水都能直饮。一会儿，布鸽用竹筒提水过来递给他喝。他正浑身大汗，仰起脖子咕咚咕咚灌了几大口。突然感觉味道不对，刚想发作，却又不动声色地把竹筒还给了布鸽。他转身从鼻孔里挖出一些东西，迅速地揉成一个球，然后假装在吃东西。当时是贫困岁月，孩子普遍缺肚子。布鸽发现石庆忠在吃东西就问他："你在吃什么？"石庆忠漫不经心地回答："在吃"仙丹"呢，你要尝尝吗？"布鸽伸手过来从他手中抓起那个又黑又黄的球就吞下了肚。石庆忠见布鸽吃了自己的"仙丹"，大笑着说："你刚才吃了我的鼻屎！"布鸽这才发现上了当，他说："你刚才还喝了我的尿呢！"于是两人都哈哈大笑。

石庆忠似乎很享受让女孩子背着的感觉。有一次，石庆忠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三人结伴上山砍柴。柴砍好了，但他不愿挑着下山，便心生一计。他转到一个僻静处，找了一根藤条，在脚脖上勒出一道红色的印痕，然后把藤条向草丛一扔，大喊："不好了，我被毒蛇咬了！"另外两个同伴听到他的喊声赶紧冲过来，一看石庆忠正躺在草丛中呻吟，再看他的脚脖子发红，一时全慌了。石庆忠说他被蛇咬了，走不了路了。同行男孩无奈，只好一人挑起三个人的柴下山，而石庆忠让小姑娘背自己下山。

还有一次，陇城闹土匪，家家户户挑起家中值钱的东西上山躲藏。石庆忠的女友韦月花的闺蜜也整理了两个大箩筐，但自己却挑不动。石庆忠已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自告奋勇出手相助，挑起韦月花闺蜜的担子与大家一起上山。到了山上，他把担子撂一边，找个僻静处假装拉肚子。他让女友的闺蜜帮自己用稻草做

成团子，他用来擦屁股。又过了一会，他对女友的闺蜜说:“估计现在土匪已离开了，可我肚子疼得厉害，挑不了担子了，也走不了路了。你背我下山吧，你的担子放在山里丢不了。”女友的闺蜜只好背他下山。

吴祥云这辈子有两样特点和其上一世很相似：一是喝酒，二是身高。祥云很爱喝酒，三岁多就开始喝，一直没醉过。今年在深圳某茶楼打工时，有一次和几个成年同乡比赛喝高度白酒，一桌子人被他放倒好几个，可他却没事。石庆忠 1.6 米，吴祥云也是 1.6 米，而吴祥云的父亲吴社革有 1.7 米以上。

吴祥云本人和其父母都认为，他自小到大在性格、天分、爱好及身高等诸多方面和他的前世石庆忠非常相似。吴祥云坦承，现在的社会环境比他上一世更加复杂，更难适应，日子也远不如其上一世逍遥。他感叹道：“这辈子压力好大，什么都需要钱。哪像我的上一世就干三件事：砍柴、种田、喝米酒。”

吴家世代做村里的“阴师”。但因吴祥云和父亲都不愿学习，祥云的爷爷石珠昆 90 岁时将技艺传给了其邻居吴正良。



石庆忠当年编的竹箕和鸡笼。吴祥云左手持他前世用过的锄头，外婆（前世妻子）坐他右侧。他的前世用图中右手所持的柴刀剖竹子时割伤了拇指，在今生相同位置形成了胎记。

吴祥云刚从深圳一茶楼辞工回到故乡，他抱怨说该茶楼的伙食太差。他目前打算跟父亲学泥瓦匠谋生。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 Interviewee: Xiangyun Wu; Xiangyun’s parents and his family in past life Location: Xiangyun’s home; Interview Date: 13-Mar-2016/18-Mar-2016/25-Mar-2016; 5.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6．吴文松，前世龙连生：两岁夭折，出生时耳后带前世父亲的印章胎记

吴文松（化名），1965 年 9 月*日生于通道县杉木桥乡小水村高村寨，父亲吴有德（化名）。

吴文松的前世龙连生，1963 年生于杉木桥村定溪寨。父亲龙章贵，母亲共生育十名子女。龙连生 1965 年 2 月某日因发烧很快死亡，年仅两岁。

据龙连生的父亲龙章贵回忆：三子连生聪明可爱，两岁多就几乎什么话都会说了。他早上发烧，晚上就没了。小连生深得奶奶喜爱，奶奶十分舍不得。她拿起儿子龙章贵的章，在小连生遗体的臀部盖了印。据龙连生的弟弟龙开明讲，他亲眼见过父亲的章，式样是长方形，章内含三字：龙章贵。

吴文松小时候曾说自己前世的灵魂与另一个小女孩的灵魂一起上路去投胎。他们在定溪寨附近的岔路口分手，龙连生的灵魂南下赴高村投胎，其同伴北上赴隔壁绥宁县乐安乡投胎。

吴文松出生时，接生婆发现新生儿有个非同寻常的耳后胎记：一个带字的四方印。更神奇的是胎记中“龙章贵”三字清晰可辨！接生婆告知了婴儿的父母。据吴有德回忆，当日他看到的胎记是正方形不是长方形，胎记上有清晰的汉字纹路，但因自己不识字，不能辨认是什么字。据龙开明说，吴文松这个耳后的胎记中的文字只在出生后三天内是清晰可辨的，之后便模糊不清。

出生带印，这件奇闻对人们冲击巨大。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政治氛围是反迷信，大家只敢私下说说。龙吴两家相隔较远，山路崎岖，无亲戚关系，也素无其他瓜葛（注：吴文松的妈妈在怀孕期间曾多次前往定溪寨的河里捞虾）。但定溪和高村当时同属一个“公社”，不久有个高村人打听到本村吴文松出生那年在定溪死了一个小孩，死者的父亲叫龙章贵。消息便四处传播，不久两家都有所耳闻。

大约 1973 年有个叫郭世英的 16 岁高中生，毕业后分配到小水村高村寨做小学教师。她来自杉木桥村，与龙连生的姐姐是同

学。那个时期因为教师和教室极为短缺，全村一至四年级就只配置一个教室和一名教师。这年村里小学唯一一名老师就是这位新分来的女教师郭世英。

高村寨是纯侗寨，交通闭塞，当时当地居民大多不会讲汉话。那年一年级新生共八人。入学第一天有个叫吴文松的学生突然用汉话问老师："老师，你是从杉木桥来的吗？你说的是杉木桥话。"郭世英说："你怎么会说汉话？"吴文松说："因为我以前是杉木桥定溪的，死后就来这里投胎了。"郭世英听后感到很震惊，便到吴文松说的前世家及他今生父母家分别做了调查（周边仅在杉木桥有少量汉人居住）。调查结果显示小书桂所说都是事实。

侗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不但发音与汉语差异巨大，语法也有很多区别。例如侗语中修饰名词的形容词是在名词后面的，如侗语"布（音）"意思是父，"老"意思是年龄更大的，"布老"指伯父。

吴文松七岁前一直住在闭塞的纯侗族山寨，没有接触汉话的机会，却能说流利的汉话，这是吴文松的前世是汉人的另一证据。

据吴有德说，小书桂两岁左右开始讲他是来自定溪龙章贵家的小孩。

在小书桂七岁时，龙连生的姐姐受龙家之托前来高村吴家认亲。一见面小书桂便认出她，并叫她姐姐。经对证，两家对小书桂是龙连生的转世均无疑问。经小书桂和他前世姐姐的请求，小书桂的父母同意由其前世姐姐带小书桂回前世家"探亲"。之前小书桂已强烈要求去探望其前世父母和其他亲人。

"我现在感觉自己有两个家，前世的记忆就像做梦一样。"吴文松说，"现在我们两家就像亲戚一样在走动。"

吴文松前世的父亲龙章贵过世时，吴文松亲往送葬，执孝子礼。吴文松的前世在世兄弟共五人，其前世父亲去世后，他也被视作兄弟之一，六人平分遗产。

思考：带前世父亲的印章投胎，真是千古奇闻。美国史蒂文森（Ian Stevenson）教授调查过一些缅甸记住前世的再生人，他们也有带记号型胎记的。比如有前世亲人在死者肘关节处抹了锅

底灰，也有在脚底抹食用油的，投胎后出现的胎记与前世遗体的“记号”吻合。这种胎记的形成，史蒂文森教授解释为是其前世死前感觉到，或亡魂在现场“看见”相应记号，形成了“心像（mental image）”，这个心像在投胎后的身体相应部分展现出来。龙连生奶奶盖印时，也许他的灵魂在旁边注视。本人解释为投胎的灵魂入胎时带进了这个臀部印记的灵魂，它跟随投胎后令胎儿的皮肤快速生长出这个相应胎记。臀部盖印后形成的四个“小部件”，分别是三个汉字“龙、”，“章”，“贵”和一个“方框”。这四个“小部件”的魂粘在龙连生的灵魂上。投胎后，“小部件”有些滑动，在耳后重组成新样式的印章型胎记。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 Interviewee: Wensong Wu’s father and brother,and one of his brothers in past life; Location:Wensong’s home; Interview Date: 24-Jan-2016;

7. 何悦淑，前世是奶奶吴家焕：背部有烫伤胎记



何悦淑小时候与父亲

何悦淑（化名），1993 年 11 月*日生于坪阳村。父亲何念康，母亲石坎菊。

何悦淑的前世是奶奶吴家焕，生于 1928 年，卒于 1980 年。

小悦淑说她的前世吴家焕去世后，有人用火钳夹着毛巾给她清洁遗体，不小心烫伤了背。小悦淑还把给她清洁遗体的人的名字也正确地说出来了。何悦淑这一生出生时背上有个胎记，和其上一世遗体背部被火钳烫伤的位置及形状相符。

小悦淑还提到，她前世死后，灵魂走到“奈何桥”，桥头有两个白胡子老者守着，拿尺子测量要过桥者。量完她之后，让她回去，不让过桥。她从奈何桥回来后，就住在家里。这一住就是13年，直到儿媳妇快生产时她才投胎再生。



吴家焕用过的腌菜罐

吴家焕去世之后，有一个腌菜的罐子闲置了。这个罐子是吴家焕在世时一直用的，是她生前的心爱之物。何念康的大姐何念淑刚好缺个罐子，就把它搬到十公里外的自己家里去了。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罐子明明好好的，腌制方法也对，但腌出来的菜却都坏了，没法吃。没想到，小悦淑会说话后也谈到了这件事情。她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念淑回来不经我同意就拿走了我的腌菜罐，我很生气！她不知道我还要用这个罐子腌菜吗？我（灵魂）就跟她去了她家，把她腌的菜破坏了！”问她如何破坏，她说把手伸进罐里，把菜搅烂。看来腌的菜也有魂，菜魂坏了，菜也就很快烂了。

小悦淑11个月大就会说简单的汉话了，而且无需人教。原来何家焕未出嫁时在娘家经常和汉人做生意，汉话说得很流利，而她那个年代的妇女基本都只会说侗话，不会说汉话。

一岁七个月的某天夜里，小悦淑醒了三次。三次醒了都说：“我看见有四个人要来偷咱家的电视机！”但直到天亮，妈妈也没有看见任何小偷，电视机也没丢。不过奇怪的是邻居家一位老奶奶当夜也醒了三次，还听见楼下的脚步声。这个事件之后，小悦淑若去外婆家做客，天黑之前一定要回自己家过夜，说是怕有人偷她家的东西。

不到两岁时，若看见妈妈洗碗，她也要洗。如果不让她洗，她就生气地说“我也是个大人呢，怎么不让我动手。”

小悦淑两岁时有一次在楼下玩，碰见父亲的叔叔。小悦淑本应喊他爷爷，但她没喊，却说：“你要喊我嫂子呢！”父亲的叔叔很惊诧，就故意问她：“那你是谁呢？”小悦淑说：“我是念康的娘。”

两岁时她还有疑似看见鬼的能力。有一次下午五点天刚黑，妈妈让她关上大门，她说她看见外面有个老人。妈妈拿手电筒寻找却没有发现任何人。那时期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

小悦淑还有一次在楼下玩，看见一个小女孩正在哭，她说了一句：“和我女儿一样爱哭！”她的前世的确有个女儿很爱哭，可惜年龄不大就夭折了。

她两三岁时，家人从地里收获了一批生姜。她看见后对妈妈说：“我『大儿子』特喜欢吃腌姜杆，但『小儿子』光爱吃好吃的东西。”小悦淑便让妈妈给她“大儿子”多腌些姜杆。（注：她提到的大儿子就是她今生的父亲，小儿子指今生的叔叔。）

小悦淑四岁时，某次在村里街上玩，刚好碰见从外地打工回家的父亲何念康和叔叔何念礼。小悦淑抬头望了爸爸和叔叔一眼，没打招呼，却对身旁的妈妈说：“我的两个崽回来了！“

吴家焕去世前有段时间生活不能自理，由于大小便处理不及时，房间很臭。小悦淑儿时告诉妈妈：“我喜欢大儿子。”妈妈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大儿子给我送饭时，没有捂着鼻子，还说妈妈请吃饭。而小儿子给我送饭进门就捂着鼻子，也不叫妈，放下就走。”

小悦淑六岁的一天，家人正在晒谷子，父亲抱怨场地不够用。小悦淑说：“我妹妹从咱家拉走了两拖拉机木板和 80 斤生姜，让她还我们木板，我们就可以在木板上晒谷子了。”小悦淑提到的妹妹指的是其上一世新寨村一个姓周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妈妈去核实，竟果真有此事。原来吴家焕死后第二年（1981 年），周姓妹妹家盖房子缺木材，就来拉了木板。而此时吴家焕已去世一年，看到这个场景的只能是居住在家里的吴家焕的灵魂。

小悦淑曾对一个邻居奶奶说：“我们当年一起得了病，你现在还活着，我却死了一回了！”她见了大人都是不打招呼，可能这些人在她看来都是晚辈。



吴家焕生前用的背篓（右）和鱼篓（左）

12 岁以后，何悦淑很少再谈及前世。

何悦淑今年 23 岁，在上海一家商店当会计。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Lexun He’s parents; Location: Lexun’s home; Interview Date: 04-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8.石宁乐，前世是曾祖父石玉燕：带前世烟头烫伤形成的胎记



石玉燕

石宁乐，2009 年 9 月*日生于坪阳乡*寨村。母亲杨春霞。父亲石润利是石家长孙，深受其爷爷石玉燕的喜爱。



石宁乐与妈妈杨春霞

石宁乐的前世是他的曾祖父石玉燕。石玉燕是当地著名的侗戏编剧，他编的剧本至今还在当地传唱。他还热爱公益，时常捐钱修桥修路，深受乡民好评。



石宁乐大腿上的两个胎记，和其前世石玉燕被吴居良用烟头不慎在肩膀上烫出的‘火泡’相关，只是在这一生迁移了位置

小宁乐平时并不讲前世，但偶然被大人发觉的几起事件却证实了他的前世是其曾爷爷石玉燕。

小宁乐四岁时，有一天和姐姐石宁曼一起在床上玩耍。姐姐突然注意到弟弟的左臀下方内侧有个胎记，她对弟弟惊呼：“老弟，你屁股上有个胎记呢！”弟弟随口回应：“是吴居良给我烫出来的！”吴居良是石玉燕的二儿子石成良 27 岁死后，其寡妻给自己招的上门丈夫。石玉燕 81 岁时，病得卧床不起，不能言语，吴居良负责日常照料。那天吴居良刚喝了不少米酒，有些醉了。他扶石玉燕下床洗澡时，左手指上还夹着没有熄灭的烟头，结果不慎把老人家的肩膀烫出一大一小两个泡。

还有一次他陪父母上街买东西，回家后父母发现忘记买某个东西了。小宁乐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写个单子呢？”原来石宁乐的上一世石玉燕是个干部，当过坪阳乡长，他和老伴一起生活时，外出买东西或赶集，都是写一张购物单。（注：拿购物单上街买东西在当地山区是极罕见现象，普通人一般没有这个习惯。）

还有一年春节，父亲石润利在墙上贴了一个“福”字，是正着贴的。这被小宁乐看见了，他语气像长辈一样批评父亲：“错了！谁让你这样贴的！福字要倒过来贴！”原来石玉燕当年是个文化人，每年贴福字都是倒着贴，谐音“福到”。

小宁乐除了称呼爸爸时带称呼，对其他长辈比如爷爷、姑奶奶等都不带称呼，这和其他再生人类似。

石玉燕去世后第六年，其长子石成合率家人为父亲的坟墓立碑，他朗声祷告：“爸爸，今天给您老人家安新门了！”而旁边有个小男孩蹲在地上，捂着脸不好意思地小声回了一句：“我知道了！”这个小男孩就是石宁乐，当时五岁。

小宁乐五岁时，爸爸已外出打工，母亲打算把小宁乐委托给公婆看管，自己也到外地打工。但小宁乐不愿意，他对妈妈说：“妈妈，你不要去打工。我有钱，你可以花我的钱，你不用还。

但如果爸爸花我的钱，他要还我的。”妈妈问：“你的钱在哪里？”小宁乐说：“在我存折上。”同龄孩子基本不懂得存折是什么。据石宁乐的家人讲，石宁乐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与其前世极为相似，例如他吃饭都是一次夹很多，先放自己碗里，然后慢慢吃。

据石宁乐的姑奶奶石合芝讲，石宁乐刚出生至三岁，有数根白眉毛，和他的前世一致。



石宁乐（穿黄衣男孩）；石宁乐的曾奶奶（前世妻子，左 2 坐者）；石宁乐的爷爷（前世长子，右 2 坐者）；胎记制造者吴居良（左 1 坐者）；石宁乐的父亲（前世长孙，最后排右 1）。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Ningle Shi;his mother,his son and daughter in past life Location: Ningle's home; Interview Date: 14-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9．阳兴婷，前世蒙秀岭：是爷爷的姨丈，带记号胎记

阳兴婷，2008 年 2 月*日生于广西龙胜县西*村。父亲阳勇波，母亲蒙菊美。

阳兴婷的前世是她的爷爷阳彦的姨丈蒙秀岭。蒙秀岭生于 1931 年，亡于 2007 年 11 月。三个月后转世为阳兴婷。

蒙秀岭生前很喜欢阳彦家的氛围。阳彦是一名退休教师，热衷村里的公益事业，喜欢拉二胡。蒙秀岭去世半年前有一次在阳

彦家就餐时当众表示：“如果有可能，我死之后就到你们家投胎，我喜欢这里！”

蒙秀岭咽气后，他的妻子吴引梅十分不舍，便在他刚咽气的遗体上做了个记号。她用指头蘸了墨水在他左臂压了指印，然后又涂上桐油（可能是为了防水）。但阳兴婷出生时，胎记却出现



一年级的阳兴婷与爷爷阳彦在家中合影。阳兴婷的前世蒙秀岭是阳彦的姨丈，生前与阳彦交好，曾向阳彦表达过死后来阳彦家投胎的愿望。前方特写是墨水型胎记。

在右臂上。

阳彦的姨母吴引梅也知道丈夫的投生愿望，听说阳兴婷带胎记，便赶来查看。她撸起阳兴婷的左胳膊的袖子，但却没有找到任何胎记。她又撸起其右胳膊的袖子，发现这个胎记的形状及颜

色与她当时做的记号极为相似。胎记现在依然清晰可辨，但据阳彦讲已大不如出生时清晰。结合蒙秀岭生前的发愿和阳兴婷的胎记，阳兴婷出生不久被众亲戚认定是蒙秀岭的转世。

但阳兴婷从会说话起到现在对前世的记忆一直极为模糊，她仅有几次谈及前世。阳兴婷两岁时有一次在路上行走，突然看见其前世的房子，她指着房子说："这是我家！"还有一次到其前世家里走亲戚，她指着她上一世住过的房间说："这是我的房间！"

蒙秀岭生前常来阳彦家做客，两人很谈得来。如今成了爷孙，仍相处得很融洽。

阳彦说阳兴婷的性格和蒙秀岭非常相似，例如为人和善，很合群等。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Xingting Yang and her grandpa Location: Xingting's home; Interview Date: 09-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和外公的父亲粟皮仙（前世丈夫）一起玩耍的小粟腰

10. 粟腰，前世是外公的母亲吴艳芳：连续多世都有前世记忆

粟腰，2014 年 9 月*日生于龙胜县地*村。母亲粟周*，父亲蒙*。

粟腰的前世是其外公粟志勇的母亲吴艳芳。吴艳芳生于 1927 年，2009 年 82 岁时去世。她丈夫粟皮仙仍健在。

吴艳芳记得自己的前世是本村石某，而石某又记得自己的前面三世都是两三岁夭折，且

能说出前三世分别出自哪三个不同家庭。石某还说，她的前世死后，父母舍不得，就在她身上用桐油做了记号，于是石某的后背就有大块红色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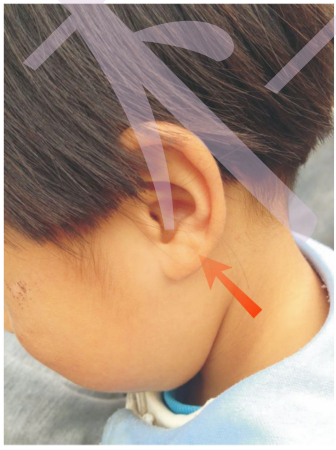
粟腰平时经常端详自己上一世的照片，说：“我现在脸不红了，漂亮了!”

石某死后，转成吴艳芳。石某后背的大块胎记却转移到吴艳芳的脸上，其整个脸部被红色突起的胎记覆盖多达三分之一。吴艳芳一生因此很怕照相。她转世成儿子的外孙女粟腰后，也是很怕照相，一看到有人对她拍摄就很紧张，或者溜走或者找地方躲藏。



粟腰脚脖子上的一圈红色胎记。吴艳芳做鬼时曾托梦给女儿说留此胎记做验证

有一天小粟腰在楼上看见了她上一世的照片。她喃喃自语说：“我以前真难看，脸红红的。但现在不吓人了，变漂亮了。”



粟腰的耳垂上有因前世带过耳环有穿孔而形成的“窝型”胎记

吴艳芳死后五年才转世成儿子粟志勇的外孙女。五年期间她大量频繁地给其三女一子托梦。粟周玲怀孕三个月时，吴艳芳的灵魂给女儿粟惠纯托了一个梦。她在梦中对女儿说：“我就在家里，不去其他地方了。我继续做女的不做男的。原来脸上的胎记太难看，下辈子没有了，但会在脚脖子上做个记号，让你们能认出是我就行。”

粟腰出生时，脚脖子上果然有明显的一圈红色胎记，但之后慢慢褪色，

现在只剩下一圈浅红色条纹。小粟腰一岁还不会说话时就时常指着自己脚脖子上的胎记给外公粟志勇看，仿佛想要告诉他什么。另外，粟腰的前世吴艳芳戴过耳环，每个耳朵都有两个穿孔。今生粟腰的耳朵在相应位置有明显的“窝形”胎记。

除了托梦预告自己投胎情况外，吴艳芳的灵魂还曾把赚钱机会托梦给自己的儿子。2013 年清明节，粟志勇依例到母亲的坟前“挂青”，烧了十厘米厚的一沓纸钱。之后不久他就收到亡母的托梦：“我现在有一大把钱，具体有多少，我也数不清。这么多钱，我用不了，就送你一些用吧。因为你要盖房子，又要供孩子上学，还要赡养你老爸，脱不开身，没法外出打工赚钱。”

此后过了几日，粟志勇又在晚上梦见自己在房子外面的路上和母亲坐在一起。母亲像生前那样慈祥地对他说：“孩子，后天你去三江县城卖茶叶吧，你会卖个好价钱的。”粟志勇对已故母亲提供“商机”的托梦半信半疑，因为此前有不少托梦都很灵验，但与赚钱相关的托梦这是第一次。

粟志勇按照托梦中指定的日子备好 20 公斤自己炒的春茶，去了三江县城茶叶市场。但他发现自己的茶叶非常缺乏竞争力，因为别人的茶叶大多是机械加工的，色泽比自己手工大锅炒制的茶叶好看很多。最好的茶叶才 110 元每公斤，心想自己的今天恐怕 100 元每公斤也卖不出去。但没过多久，突然过来一个安徽的收茶老板，以 160 元每公斤的价格一次性全要了他的茶。粟志勇至今也不明白母亲的灵魂是如何提前两天预知自己去隔壁县城卖茶能卖出这么好的价钱。

自粟腰出生后，粟志勇及他三个姐姐便不再收到亡母吴艳芳的托梦了。

小粟腰性格温和。据粟志勇说，小粟腰和他母亲生前的性格脾气几乎完全一样。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Yao Su, her grandparents and her great grandpa; Location: Yao Su’s home; Interview Date: 15-Apr-2016/19-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11. 姚润雪，前世是邻居龙献花：上山采药摔死，显灵一分钟，多处胎记



姚润雪下唇中间有白条胎记，下巴有红斑胎记，均与上一世从山上摔下受伤一致

姚润雪，2011 年 2 月*日生于通道县坪*村，采访时五岁。因出生当日降雪，故得其名。父姚革川，母杨三春。

姚润雪的前世龙献花，2010 年 6 月 23 日她与村民石天河一同在阳洞滩附近险峻的山中采中草药。上午 10 时许，她不慎失足，滚落山下，污血遍脸，背伤九处，重伤但气息尚存。当日死于送往县人民医院途中。

龙献花死后，尸车停在坪阳村鼓楼一侧。当日下午五时许姚革川回家途经此处，瞥了一眼车内尸体。当晚半夜，姚革川突然醒来，往床边一看，大吃一惊。有一人面无血色，立于床前三米，朝自己微笑，细看正是当天死者龙献花。夜间侗楼卧室光线暗淡，但龙献花的显灵却十分明亮清晰。姚革川十分惊异，欲起身却浑身不能动弹。龙献花显灵约一分钟后，消失不见，他才得以起身。再看身旁妻子仍在酣睡，此时她已怀孕五个月。



姚润雪的后背有九处青色胎记，其位置与前世伤口位置一致

润雪出生时下巴及脖子处有红斑胎记，后背更有青斑胎记多达九处，父母猜测其前世或有不幸遭遇。她一岁后口中经常咿咿呀呀，似谈论某事，但口齿不清，无人知晓。至一岁半，表达渐渐清晰。一日，奶奶为之洗澡，润雪见水而首次自陈身世：“我是龙献花，娘家在恩科村，老公是吴庆山。”其后

她陆陆续续准确讲出其前世子女姓名、死亡经过及坟墓位置。

此事传到润雪前世的丈夫吴庆山耳中。润雪满两岁时，庆山赴姚家验证。两人初次见面，润雪略显羞涩，相视不语。邻人众多，鼓噪庆山："润雪就是你前世老婆，快相认吧！"庆山却深表怀疑，说："我妻子自山崖滚下，伤重不治而亡，其背后有九处伤，再生当有相应九处胎记！"润雪的父亲听后，当场掀起了她后背的衬衫，言道："几处没有细数，胎记真不少！"庆山与众乡邻仔细一数，确有瘀青样胎记九处清晰可辨！庆山当众说:"她真是我老婆的转世！"

润雪两岁起，时常思念前世之家。因姚吴两家相距仅百米，故小润雪时常强拉奶奶前去，意愿强烈。有时甚至一人自行前往，前世家门前有台阶十余级，润雪往往手脚并用。入门见饭便吃，或直入其前世卧室，似是主人回家，悠然自在。

润雪的前世儿子每见她便抱之怀中，直呼娘。润雪虽未答应，但难掩脸上欣喜之情。润雪的母亲曾提及，润雪岁余某日曾连续呼喊"庆山"，像是找一个熟人。因自己是外村嫁来，不知女儿所喊"庆山"为何人，问丈夫后才知"庆山"就是润雪的前世丈夫吴庆山。

两岁某日，润雪与父亲姚革川行走于街上，小手牵大手。润雪突然说："爸爸，我现在带你去看个地方！"行至村外，爬过几个小山坡，满目荒草丛生，不辨道路。行至一土堆旁，润雪对父亲说："这就是我的坟！"依侗俗，意外死亡者不立碑，一般草草埋于野坟山。两岁幼儿若不是记得前世，如何能在乱石草莽中寻得自己前世无碑之坟冢。

据润雪的父亲说，润雪方方面面甚像龙献花。龙献花常年吃腌制的萝卜，这也是润雪之最爱。更有奇者，龙献花生前平时上牙外露，而润雪平时上牙虽不外露，但一睡着上牙必露，一如前世。不同的是今生的润雪似乎心事重重，见了陌生人往往沉默不言，但与前世的老相好，即今生奶奶却是长时间絮絮叨叨。

探坟



姚润雪领大家来到她前世的坟墓前直言：“我很难过。”

2016年1月22日上午，五岁的姚润雪领我们一行上山查看她前世的坟冢。一路之上，她的表情十分凝重。在坟前三米处，她用手一指，低头不语，不肯再近一步。但一会听说要去访其前世家，她立即满脸是笑，似雨过天晴。下山行走在稻田田垄小路上，她蹦蹦跳跳如小鸟。当被问及是否仍然想念其前世的儿子、女儿和丈夫时，她毫不犹豫地点头确定。

当其父母被问：“你家润雪小小年纪，心中满载前世记忆，这会不会影响你们对她的感情？”其父母争先恐后地表示：“无论她前世是谁，她今生是我们的女儿。我们对自己女儿的爱不会因为她是再生人而少一分一毫。”



龙献花 90 年代与丈夫吴庆山合影。

访吴庆山

姚润雪的前世丈夫吴庆山，生于1947年，今年59岁。

龙献花出事时，吴庆山在外地打工。他得到通知后连夜赶回家中，到家后妻子已离世。吴庆山在凌晨一点将亡妻的遗体移至家中二楼客厅，凌晨两点放入棺材。但第二天他发现，遗体的多个部位流出血水，量较大，有些还从棺材中漏出。他清理血水时发现其后背有九处明显

出血伤口，下嘴唇和下巴、手臂都有伤口（细看姚润雪的下唇，中间果然有伤疤型胎记）。

吴庆山说，他妻子生前很和气，虽然没读过书，但却很爱唱侗歌。

据吴庆山讲，妻子死后不久曾托梦给他，说要到路对面去投胎了，让家人不必挂念。



姚润雪和吴庆山在前世家的阳台

备注：龙献花出嫁前在娘家恩科村是个“赤脚医生”，这可能是她这一生乐于上山采中草药的原因。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 Interviewee: Runxue Yao; her parents,her grandma and her husband in last life Location: Runxue's home; Interview Date: 22-Jan-2016/25-Feb-2016/07-Mar-2016/08-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 Pengbin Ding

第 2 章 出生后灵魂可离体飞行的再生人

本章介绍的五名再生人，他们幼年期无论白天、黑夜，睡后灵魂都可以自由离开身体，飞行到其前世家访问。但年龄略大后他们的灵魂便失去自由离体的能力。如吴师彩与吴师航到八岁、吴喻媛在两岁，而姚江帆直到十三岁才失去这个能力。

12/13. 吴师彩/吴师航，前世石念戍/姚意春：前世同死，今生双胞胎同生



吴师彩（#12）的前世石念戍（右 1），其余人是她父母（后排）及两个姐姐

石念戍 1970 年生于坪阳村。母亲吴浓书，父亲石金明是村里有名的木匠，主持修建了多座桥梁。她有三哥两姐。石念戍天性好动，不爱读书，后来自己坚决退学。她自小就是个十足的假小子，爱穿哥哥的衣服，而且头发有时剪得和男孩子一样短，陌生人经常会误认为她是个男孩子。

姚意春 1974 年生于坪阳村，父亲姚奉山，母亲杨利英，哥哥姚正义，弟弟姚正波（#3）。

姚意春的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很贫穷，家境不及石念戍家。姚意春小学读到三年级就因家庭贫困被迫辍学。

10 岁的姚意春和 14 岁的假小子石念戍成了特别要好的朋友。她俩一起上山放牛、摘野果、割猪草和鱼草，谈天说地，形影不离。



双胞胎再生人吴师彩（右）与吴师航（左）

姚意春 13 岁那年，刚好在清明节的前两天，她上山捡了一整天猪菜，衣服弄

得很脏。因为当时没有自来水，用水得去河里挑，于是她把脱下没来得及洗的脏衣服暂放木桶里。清明节这天（1987 年 4 月 5 日），父亲姚奉山也要用这个木桶，一看女儿竟然用没洗的衣服占着水桶，一时大发雷霆，把女儿叫过来横加斥责一番。他还不解怒，气头上竟提起水桶，走到街上，把女儿的衣服倒进村里的臭水沟。正值青春期的姚意春实在无法接受父亲如此羞辱自己，她哭着跑去找自己的闺蜜石念戍寻求安慰。（注：杨利英的说法是姚奉山一直身体不佳，干不了重活，但如果看见家里乱七八糟就会发火。他那天看见意春用脏衣服占着木桶却不洗，很是生气。他去提桶时，桶却破了。于是姚奉山更加生气，就连破木桶加女儿的脏衣服一起扔进门前沟里了。）



当年卖敌敌畏的国营坪阳乡供销社的原址仍在，现在已改成私人商店。

姚意春很快找到了石念戍，把委屈说完之后表示自己不想活了。很讲义气的石念戍向姚意春表态：“你要死我可以陪你一起死。”石念戍又问姚意春：“你打算怎么死？”姚意春说：“喝农药吧。可我没钱。”石念戍立刻说：“我有零用钱，我们一起去乡供销社买农药吧！”

坪阳乡供销社在坪阳街上，几分钟后两人出现在供销社。供销社售货员见两个女孩要买杀虫剂“敌敌畏”，有些疑惑。她们中的一个就说：“家里种地用，是我爸让我来买的。”

石念戍付完钱后，两人一人带着一瓶“敌敌畏”，爬上石念戍家后面的一座小山，来到一片茶油地。石念戍说：“我们开始喝吧。”姚意春说：“姐，我有些害怕。”而石念戍却说：“意春别怕，姐姐先喝！”石念戍打开“敌敌畏”的瓶盖，仰起脖子咕咚咕咚一

鼓作气喝了个精光。喝完，扔下瓶子，小声说了句：“好苦！”，便倒地身亡了。

姚意春看着倒地的石念戍，十分慌乱和悲痛。她脱下外套盖在姐姐身上，然后打开瓶子，开始喝药。可味道实在太苦，姚意春喝了一半便放下了瓶子。毒性很快发作，她也倒了下去，抱着石念戍死在一起。



念戍的姐姐石爽人在指示当年石念戍与姚意春服毒自杀的位置。

两个花季少女自杀的这个季节，山上茶油树正值落花。村里有几个男孩子上山捡这种花吃，发现一对“男女”死在一起。他们吓坏了，赶紧下山叫了几个村里的老太太上山察看。几个老太太察看后得出的初步结论是：这对“男女”可能是从临省广西来自杀的。

之后更多村民上山，发现了她俩的真实身份。村民们把她俩的遗体拖到山的另一边，点火焚烧后就地掩埋了。村民之所以焚烧自杀者的遗体，据说一是因为痛恨自杀行为，二是防止他们死后变恶鬼。

石念戍和姚意春死后，两个灵魂便结伴去十五里外的新寨投胎，出发时有个男鬼同行。这个男鬼生前是坪阳村姚意秋的爷爷，几十年前在焚烧她们两个的地方上吊自杀了。他们一行三鬼走到新寨村口的一棵古树下，她俩对同行的男鬼说：“我俩是女孩子，你是个老男人。别再跟我们了，你自己进村吧。”她俩一路走来凡是碰上桥都不敢从桥上过，都是涉水过河，因为桥上一般都有土地公守卫。



在村口，她们选定了一户觉得好的投胎目标人家，但只是用心感受，具体怎么知道的也说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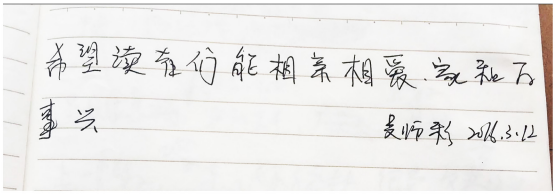
当地侗族土地庙的对联：公公十分公道，婆婆一片婆心

村口有个土地庙，里面的土地公安排她俩住庙里，等待投生。从土地公出现可以推测，她们从坪阳来新寨投胎，一下子就找到双胞胎来投，如此巧合，似有神灵安排。她们死后一个月，1987 年 5 月 8 日半夜，吴师彩、吴师航双胞胎姐妹俩出生，父亲吴举爱，母亲杨献花。同日，当时同来新寨的那个男鬼也在本村投胎成杨宝优，但他不记得前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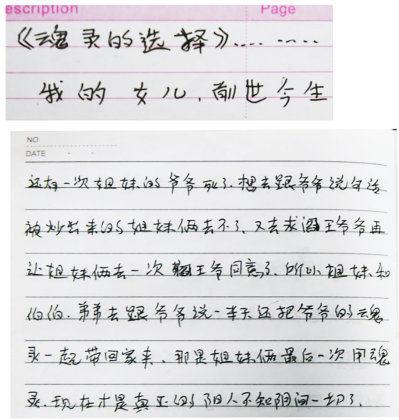
吴师彩、吴师航作为双胞胎再生人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她俩八岁以前，无论白天黑夜，入睡后常常双双灵魂离体，一起飞回前世的村庄，逐家拜访前世的家，进去里里外外看个遍。她俩的灵魂在离地两米左右的高度以高速飞行的方式出行。

吴师彩、吴师航小时候对任何药都有恐惧症，任何药都不敢吃。有一次吴师航的前世母亲杨利英在家杀了一只乌鸡，做熟了带去新寨看她姐妹俩。没想到小姐妹俩看见黑色的鸡肉自己一点都不敢吃，还说："这鸡肉怎么是黑的，谁放药进去了，是要害死我妈吗？"

吴师彩、吴师航今年已 29 岁。对当年的那场悲剧，虽然她们都充分肯定两人前世不渝的友情，两人的认识却有所区别。姚意春的后身吴师航给本书读者的留言是："希望读者们珍惜生命，珍惜生活，好幸福地过好每一天！"而那个前世大姚意春四岁，今生仍做姐姐的石念戍的后身吴师彩给本书读者的留言是："希望读者们相亲相爱，家和万事兴。"



魂灵的选择：我女儿的前世今生


《魂灵的选择》……
我的女儿，前世今生

杨献花《魂灵的选择》手稿局部

1987 年五月初，我怀着她俩就要生了，已联系好村里的接生婆。这时我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有两个年轻女孩站在一个牛栏边。我走过去问：“你们在做什么？”她们说：“我们在等你呀！”听完我害怕起来，赶紧走开了。我走了几步猛一回头却发现她俩跟在后面。我驻足又仔细打量了一下她俩，发现一个提着篮子，另一个提着书包。再细看，年龄小的头发长，年龄大的头发短，穿的都是帆布胶鞋。我看见她俩跟过来就叫旁边的接生婆走快点，想甩开她俩。但我们走快她俩也走快，我们走慢她俩也走慢。我走了一段路再回头看，见她俩和我们保持大概有两米远的距离。这一段路我们走走停停，走到村口的桥中间时，我迅速回头一看，发现她俩没有跟过来。心中暗喜，终于甩开她俩了。我刚过完桥又回头看，发现她俩不知为什么没有从桥上走，却趟水过河也快上岸了。我又害怕了，快速地往前走，走了一段路经过村口土地庙时再回头看她俩又不见了，这下我终于松了一口气。那个梦很清晰逼真，我以为是真的，所以醒来马上就去问接生婆，她却说没有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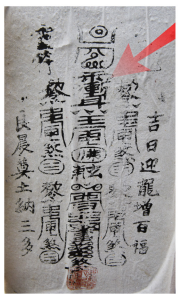
这之后不久我就临产了，其实生出她俩之前我自己并不知道怀的是双胞胎。我自己把两个小孩都生下来之后，接生婆还没赶到。那时候家乡医疗条件差，孕妇一般都是在家里生产。两个小孩都好小，估计每个只有一公斤多。我母亲担心她俩可能活不下来，她拿了一条干净的破裤子小心地包裹她们。不过幸好她俩长得小，要是都大的话我可能会难产。接生婆一进屋，看了看连忙说：“还是双胞胎呢！”她帮我剪了脐带。又说：“两个女儿一大

一小，先处理小的，再处理大的！”两个都弄好了，放在火塘边烘。两个娃娃生下来不哭不闹，只是打饱嗝。细看小的婴儿一边脸上有块黑斑，很不好看。那一晚我母亲和家里的一些老人们在火塘边说笑了一个通宵。

过了三天，为她俩办庆生宴。亲朋好友都来看她俩，大家听说我生了一对双胞胎都很惊讶。大家看到她俩小得像个“布娃娃”，都很担心，怕活不下来。但大家嘴上没说，怕得罪人，所以人人都只说“好”。一周后那小的婴儿脸上的黑斑不见了，变成漂亮的“布娃娃”了。生了一对，我自己没觉得自豪反倒感觉很害羞，不好意思出门。

两个小家伙出生时重量过轻，开始说话和走路也晚。到两岁七个月大时，她们却突然开始说话了。她俩开始说话就说些什么“一条藤子拖下山”，“咕咚，咕咚”，又说“买毒药”的事，我当时不明白有何含义（注：“一条藤子拖下山”意为前世死后尸体被村民用藤条拖下山）。要我拿野果吃，可我不知道她俩要什么野果。她俩又哭又闹要我去坛子里拿，我都被她俩彻底搞胡涂了，因为我家坛子里没有野果。我直到如今仍不知道她俩当时究竟要什么样的野果。我经常不明白她俩在说什么。妹妹有时正要说些什么时，姐姐不让她说，使眼色给她，她因为害怕姐姐，也就不敢说了。类似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多次。





坪阳村大多数村民大门上都贴有道士画的“灵符”，上带咒语。据吴师彩回忆，鬼很怕这“灵符”，看到后不敢进门，但可以绕道从后门进去。据说鬼死后变成“鄣”，鬼之怕“鄣”犹如人之怕鬼

她俩从能讲清楚话开始，不管白天晚上，睡觉醒来都会讲一些似乎是她们刚刚外出经历的新闻。如果你不耐心听完她俩刚刚探测到的新闻，那可就辜负了她俩的热情，她俩不会把刚才的“外出经历”说第二遍的。所以再忙再累我也要先听她俩说完再去做其他事。

三岁那年元旦，她俩睡了一天一夜。醒来说前世家有很多好

吃的，诸如鱼、豆腐、猪肉、腌鱼等，还有其他菜。她俩说只是在窗户外看，没进去吃。还说前世家吃剩下的菜放在菜盆里，还说这个菜放这边，那个菜放那边，腌鱼放中间。

但有时候前世家人还没吃，她俩的灵魂就先吃了。灵魂回家后人醒了，我叫她俩吃饭，她俩却都说已吃过了。我说："我没看见你们吃呀，你们什么时候吃的呀？"她俩就说："在前世家吃过了，还吃了鸡腿呢。"那几年她们经常去前世家吃饭，人没去，只是灵魂去吃的。姚意春家里人吃什么，做什么，大事小事，她俩都是人不去也能知道。

师彩前世的哥哥的女儿办周岁宴时，本来想安排她俩去，可是出发时雨下得很大，不方便带她俩去。只有她俩的爷爷去了。爷爷前脚刚走，她俩上床就睡，一直睡到爷爷回家之前。爷爷还没进家门，她俩就醒了。我问她俩："爷爷赴宴结束了吗？"她俩说："已经上路了，应该快回来了。"她俩还说两桌拼成一长桌，有一位老太太坐在爷爷旁边吃饭。爷爷放鞭炮时，她俩就在楼上观看。爷爷衣服湿了，坐在火塘边烤，她俩就跟那个过一周岁生日的女孩玩。开饭时大人们都入席吃饭，但没人招呼她俩吃饭，只有过周岁生日的女孩叫她俩吃（注：某些幼童能看见鬼魂，本书多个案例有此情节，如吴彩媛、姚乐元）。一会后爷爷进了家门，我核实后发现她俩说的竟然都是真的。这下全家都完全相信她俩不但真记得前世的事，而且她俩的灵魂去前世家也是真的。她们睡后出游的灵魂有时还会打扰到前世家的生活，有时甚至把前世家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却也让人无可奈何，因为她俩"神出鬼没"。

师航的前世大哥要结婚，请帖还没送到，她俩已经先知道了。说"哥哥"今天会派人来送请帖，定于 12 月 7 日结婚。还说今天前世家有人来不要外出，要我在家等。临近中午，果然有一个坪阳男人进门，自我介绍说是来送请帖的，结果真是师航的前世大哥姚正义 1990 年 12 月 7 日结婚，请我们全家去喝喜酒。到了那天她俩却非要抬家里养的一头猪去。按侗俗，亲哥结婚亲妹才会送一头猪这么重的礼。因为家里穷，我舍不得，况且家里养的那猪还小，只有 50 公斤。而她俩偏要送去，说如果不送去就要把猪

掐死，最后没办法只好照她俩要求送去。之后她俩各自前世家有喜事或白事都依她俩，要拿什么就拿什么，如果我舍不得给，她俩就会骂我。

那天我和老公照她俩说的办了，带上猪做贺礼去参加师航的前世大哥的婚礼。她姐妹俩走在前面，一路上兴高采烈。那是她俩第一次去她俩前世所在的坪阳村，几乎整个村子里的人都出来好奇地围观。她俩走在前面也不害羞，径直走进姚奉山家里。围观我们的男女老少里三层外三层，就连新娘子也出来看我们，那时她俩仅有三岁。场面之轰动，村里多年罕有。那一天婚礼都不像喜事了，特别是小师航的前世爸妈哭得流泪满面，对她俩又是亲，又是抱。许多围观村民也跟着哭，她俩却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注视着小师航的前世父母的表情。小师航不想让前世妈妈太难过，很快扑进前世妈妈怀里让她抱了一会。对前世爸爸呢，是正眼不看，一句话也没有。吴师航的前世爸爸对三年前因自己行为粗暴导致她俩上一世服毒自杀深感内疚和羞愧，现场诚恳道歉并请求她俩原谅。但她俩仍然很生气，不为所动，不肯原谅他。她俩吃了中午饭就要回家，小师航的前世妈妈想留她俩住一夜她俩都不肯，因为她俩不想看见姚奉山，见到就会很生气。那时只有恨没有爱，因为前世爸爸当年太粗暴了。小师航对前世妈妈就不同，对她说上辈子欠下的养育之恩这辈子还，结果她做到了。

有一次小师航的前世妈妈带了两个前世姨妈来看她俩，她俩看见前世妈妈进门就过去叫“妈妈”，还扑进了“妈妈”怀里，然后就一步也不肯离开了。中午连吃饭都要前世妈妈抱着，喝水要前世妈妈倒，吃饭也要前世妈妈喂。若我想帮忙，她俩却一概不要，可把她前世妈妈累坏了。那天今生的父母都不是她俩的亲人了，她俩只认前世家的人，一齐说我这个亲妈不是她俩的妈。前世妈妈要走时她俩不让走，说要走就带她俩一起走。我和丈夫不同意，她俩就跪在楼梯上哭着要前世妈妈带她俩走。这之后三天，她俩气得都不叫我妈妈。我们这里的大人就跟她俩说：“那个不是你们的妈妈，这个才是你们的妈妈。”她俩却说：“这个不是妈妈，那个才是我们的妈妈，你们不要骗我们了，我们认识自己的妈

妈。”连续三天就这样闹着过，饭也不吃，睡觉醒来就哭着要妈妈，还骂我们夫妻俩。

前世的家人常来看她俩，这让我们很难带。她俩经常要这种野果那种野果，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野果，只有她俩的前世父母知道。逼得我没办法只好天天带着她们上山找野果吃。这才让她们慢慢回心转意认我是妈妈了。

不久师航的前世老爸姚奉山来看她俩了，但她俩理都不理。不管怎么哄都一样，就是不理，跟她俩道歉还是一样不理，好像没看见一样。之后每一次来都一样，没办法。但她前世老爸并没有因此灰心，他深刻忏悔自己以前的罪过，即使她俩不理不睬也继续来看她们，直到被原谅为止。结果又过了三年，她俩终于原谅了他。师航的前世老爸走了，我问：“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肯原谅他？”她俩说：“谁叫他当年那么凶，那么的霸道，还理他个屁！如果他不那么凶我们当年也不想去死。他现在才忏悔，晚喽！”这样让她的前世老爸一生都很内疚自责，恨自己不会做人。漫长的三年，一般人很难坚持，可是她前世的老爸总是很有耐心地等待。他的悔恨让他拥有了一颗善良的心，激发了她俩的同情心，最终才得到她俩的原谅，才肯叫他“爸爸”。



吴师彩（后排右）手扶前世母亲吴浓书，吴师航（后排左）手扶前世母亲杨利英，左为师彩前世姐姐石爽人。

她俩很怕陌生人，一般不肯和不熟的人说话。有一次有人拿出一千元钱，想让她俩说说前世为什么要喝农药，但她俩却不肯说。有时我要她俩说她俩也不说，但有时候她俩又会主动说半天。

她俩三岁时，九月的某天，那时稻谷差不多快熟了。师航的前世家从水稻田中收了好多鱼，晚上杀了鱼把内脏拿出来祭拜祖先。前世妈妈在祭拜时喊：“男女老少都来吃喽！”结果很多鬼都去抢着吃，她俩的

灵魂刚好也在。后来她俩睡醒了，说鱼没吃到只吃到黑色的鱼心。之后不久我去赶坪阳集，碰到师航前世的妈妈就向她核实，结果还真是有那么回事。

以下是她俩四岁那年端午节期间发生的事情。我们侗族包粽子是在节日前一天煮。师航的前世老妈正在引火烧木柴煮粽子，可怎么也燃不起来，于是就用竹子做的吹筒吹，仍燃不起。她一气之下就把那竹筒一扔，结果砸到了旁边的鸡。但谁也想不到这鸡竟然是她俩的灵魂所化。睡了一天的姐妹俩醒来就哭着骂前世老妈太凶了。我感到莫名其妙，就问："睡了这么久，是不是你们去前世家吃了粽子呀！"她俩就说粽子没吃到反倒挨了竹筒打，很晦气。于是那年的端午节就在家里吃晚饭了。

她俩没吃到前世家的东西很不服气。那一晚她俩睡得很晚，大约十二点才睡。我突然发现在床上睡着了的她俩瞪着大大的眼睛，头也变得很大！我吓得大叫一声"啊！"当时我老公不在家，孩子的爷爷听到我的惊叫声跑进来。他问我怎么啦，我说看见鬼了。他说哪里有，我指着姐妹俩说："你看她俩瞪着大眼睛，还有头也变得很大，已不像个人样了！"那一夜我好害怕。第二天她俩突然跟我说："妈妈，你昨晚看到什么啦？"我怕吓着她们就说没看到什么呀！她俩同时说："看见我们变鬼怪了吧！我们不是故意的，是那位老人逼我们吓你的。"她们提到的那位老人是新寨石念龙的祖先，他是很久以前上吊死的，他的鬼魂来纠缠俩姐妹整整八年。他常来我家捣乱，打扰姐妹俩的生活。有时晚上睡觉时过来把她俩搞得不得安宁。若我在房间里他就趴在窗户外吓唬她俩；我离开房间他就进来捣乱，在床头逗她们。她俩睡前或半夜醒来时要喝水，房间里没有水，要下楼去倒，因为我们睡楼上。我想下楼去倒水，她们俩又不让离开，但又要水喝，令我左右为难。我要下楼取水了，她俩说那个鬼还站在门口，有时又说站在柱子边。我刚开始很担心，特别怕，久了反倒胆子大了，反正我看不见那鬼长什么样子。那时家里穷得连手电筒都没有，我每次都是摸黑下楼去取水，每去一次就被吓一次。我曾有五次被那个捣乱鬼推下楼梯，那时我已有身孕。她俩就说："叫你不要下楼，你偏要去，被推了吧？"

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把我吓得半死的事情！那年坪阳村合并搞学校庆典和凉亭落成庆典，活动持续了三天。偏僻山村难有令孩子们感兴趣的娱乐活动，因为她俩八岁以前灵魂几乎每天都要飞去坪阳前世家，这样的盛大活动她俩的灵魂当然不会错过。戏台上挂了彩灯，一闪一闪的。那时她俩还小，不知道什么是彩灯，只会说一闪一闪的。人家在唱戏，她俩的灵魂就在戏台上看。人家唱到什么时候，她俩就一起看到什么时候，有时也骑在前世老妈的肩上看。人家放鞭炮时，她俩就跑到台下离戏台老远的地方哈哈大笑。她俩的前世死前经常在戏台上玩，那次还说起前世伙伴的名字，可我现在都忘记了。她俩的灵魂去坪阳玩了三天三夜，身体在家里深睡三天三夜。不醒、不吃、不喝、也不拉，那几天我担心死了。我时不时去床上看她俩，也曾尝试叫醒她俩，但只眯开了一只眼很快又睡了。三天后她俩终于醒来，很兴奋地把三天里的一切见闻都告诉了我们。还告诉我们夜晚戏唱完后大家都散去了，她俩就睡在凉亭里；人家吃“百家宴”（全村集体用餐），她俩就在旁边看热闹。她俩一直很舍不得离开，直到庆典完全结束，她俩的灵魂才飞回新寨家里。

她俩说起过很多灵魂飞去坪阳村两个家的活动情况。她们前世妈妈进屋去，她俩也跟着进去，如果不进去就在窗户外面看。有时她们在乡政府办公楼旁边的桥上休息，听说还在那里吓唬过路人，直到狗叫起来，两人才离开。还有一次她俩曾经要抱一个前世哥哥的小孩子，姐姐师彩抢着抱，妹妹师航也抢着抱。两姐妹抢来抢去，小孩子就哭得很厉害，两姐妹却哈哈大笑。她前世家人哄不好，最后前世妈妈明白原因了，心想肯定又是俩姐妹的灵魂来闹腾，就说：“不要你们来哄



童年吴师彩（右）、吴师航（左）与父亲及弟弟吴师科

他，你们快走吧！”那一句话真的很灵，小孩子很快不哭了。她俩的灵魂返回，醒来跟我说很想抱小孩子，也很喜欢那小孩子，讨厌前世妈妈不让抱。她俩因为这件事还恨了前世妈妈一段时间。其实生人是受不了鬼魂的过分关心和喜爱的，生人并不喜欢跟鬼魂相处。

她俩的灵魂一起来我家投胎时，坪阳一个上吊死的男鬼也一同跟来新寨投胎。在村口大树下与两姐妹分开后，那男鬼继续往前走，进新寨村里投胎成一名男孩叫杨宝优。神奇的是他们三个同一天出生，那男孩是早上生的，她俩是晚上生的。那男孩的家人不害怕，因为他不记得前世。还说没必要拿红鲤鱼给她俩吃，吃了也照样会说，还不如随她俩说去。

在本村上小学一年级时，和她俩同班的杨宝优叫同学们不要跟她俩说话，还污蔑她俩是鬼。姐妹俩也不甘示弱说他也是鬼，还是吊死鬼。同学们都害怕了，同样也不敢跟他说话了。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天早上，她俩起床就呼喊前世妈妈：“妈妈，快带我们回去吧，这里的人骂我们，受不了了。”傍晚时，我丈夫不知何故骂她俩骂得很凶。她俩的灵魂受到刺激又发威了，把头变得又不像人了。我害怕了，立即叫老公不要再骂了。后来我把她俩以前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他明白后就不敢再骂了。我们坐下来一人抱一个，一直等到她俩的灵魂回来，头也复原才松了一口气。

在那几年里，我们经常感觉到她俩人在身边，但魂已飞走。有时即使抱在怀里，她们的魂也一样可以飞去前世家。有时我们大声说话，她俩的灵魂也出走。所以带她俩要非常小心，不能委屈或惊吓她俩，直到上小学读书后才好一些。

在学校里同学有时问她们的前世或阴间见闻，她俩有时也说一点。她们上坪阳中心小学后我才听说她俩会帮别人看病，另外还能知道失踪的人是死是活。如果要找的人死了她俩就说死了，如果还活着，按她俩说的方向去找，有好几次真找到了。

1994 年我在广东打工。我哪天做什么具体工作，哪天发了多少工资，连我加不加班她俩竟然也知道。她俩经常把我在广东打

工的这些情况告诉爸爸，还说爸爸不要担心，妈妈在广东一切都好。

有一次她俩去一个小学同学家玩，见有位妇女病得很厉害，似乎快要死了。她俩回家睡了一夜，第二天醒来就说要赶快让病人的家人去找某个医生，还说那个医生有点难找。同学的家人按照她俩指示去找，结果真的找到了那个医生，并把病治好了。后来那妇女能下地干重活了，还专程来致谢，说她俩给了她第二次生命。

又有一次陇城水泥厂丢了一件东西。估计那东西很重要，丢了之后工厂人员马上报了警。警方查找了一个星期都没结果，就慕名来找她俩协助。结果第二天按她俩的提示真找到了，水泥厂还派人送来礼物，感谢姐妹俩帮了大忙。

我还听她俩说了一些阴间的秘密，听了让人毛骨悚然，此处我不敢写出来。她俩还常常说一些不想让我们知道的事情。有时去屋外跟土地公说了些什么，有时又去跟阎王爷说完话回来很生气的样子。还说她俩是阎王爷的红人，阎王爷不让说出秘密，俩姐妹违背阎王爷的旨意所以被赶出来了。

八岁前后她俩的爷爷死了。她俩想去再跟爷爷说几句话，但被阎王赶出来的姐妹俩已没有神通可以灵魂离身，不能下阴间了。她俩又去求阎王爷再让她俩去一次，阎王爷同意了。所以她俩和伯伯一齐灵魂离体下阴间去跟爷爷的亡魂说了半天话，说完话还把爷爷的灵魂一起带回家来。那次是姐妹俩最后一次灵魂离体，现在是真正的阳间人不知阴间的一切了。

特别说明：吴师彩、吴师航姐妹俩早已为人妻人母，且她俩在八岁后灵魂已完全失去了离体外游的能力。她俩在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以前幼年时期诸如找人、找东西等“特异功能”，完全靠灵魂离体飞出去探查，现在早已飞不出去了，所以也完全不具备这个能力了。请大家务必不要再求助她们用“神通”办事，她们既办不了，也不接待。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 Interviewee: Shicai Wu, Shihang Wu,Shicai’s sister in last life,Shihang’s mother in last life; Location: Shicai’s home; Interview Date: 12-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14. 吴喻媛，前世是同村吴素言：30 岁酒驾死于摩托车车祸



吴喻媛在地灵村口“风雨桥”前

吴喻媛，2011 年 12 月*日生于广西龙胜县地*村。父吴邓文，母陈海*。她出生时臀部有一块青色胎记。

她自会说话起，便开始谈及前世生平。根据她的言行，她的前世很快被确认为不久前死于摩托车车祸的吴素言（离吴喻媛今生家约 700 米）。

四岁的小喻媛采访时非常完整地讲出了她的上一世吴素言的死亡经过、死后见闻，以及出生后灵魂以飞行方式出游的情景。

这年春节期间，即吴喻媛出生前十个月，吴素言与本村另两名男性村民应西腰村某村民邀请各骑一辆摩托车一同前往赴晚宴，据说是去商谈节后外出打工事宜。当地青壮年大多以外出到广东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春节期间多数会返乡过年。地灵到西腰骑摩托车需两小时，两地之间的山路有很多急转弯，晚上车辆较少，很容易放松警惕。

吴素言一行三人到了西腰村朋友家，主人的太太炒了三盘菜肴，有鱼有肉，大家开始喝酒吃肴，边喝边聊。四个男人共喝了三斤当地自酿的米酒！吴素言喝醉了，并当场呕吐。虽然已是深

夜，但吴素言和另两名村民不顾酒驾危险，也没戴头盔，乘着浓浓的酒兴和夜色，骑上摩托车飞奔回家。



“地灵桥”中的木雕土地公神像

三辆摩托车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从西腰奔向地灵，吴素言骑在最后面。他们一开始还比较谨慎，后来发现一路驶来并无他车，就开始大胆飞奔。但不久，灾祸就降临到吴素言头上！吴素言刚转出一个弯道，对面就冲下一辆摩托车，两车相撞。吴素言被撞的头破血流，当场死亡。肇事摩托车司机却只受轻伤，并无大碍。吴素言的灵魂从遗体中站起来，走到路边，看着自己还在流血的遗体。

据小喻媛回忆，她上辈子死后，除了自己的灵魂外，还分离出另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灵魂，也站在同一具遗体旁。此处把先分离出来的，后来投胎为吴喻媛的灵魂称为主魂，另一个灵魂称为副魂。主魂在现场发现了一位白胡子老者和三个鬼差，三个鬼差长相非常奇怪。他们押送吴素言的两个灵魂过了三座桥，还让他俩各喝了一碗汤。主魂记得自己喝了四口，味道是苦的。之后他们又去了一些阴间地方，但小喻媛因为年龄小，表达不出来。之后两魂又被三个鬼差送回了故乡地灵村。送到村口风



吴喻媛在采访中谈到前世死后被鬼差带去见阎王的情景：我被白胡子老头和两个鬼带到一所大房子里，里面有很多人，有一个人坐在大椅子上问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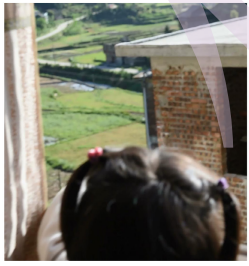
雨桥，鬼差回去了。两魂在风雨桥上看见有另外一个白胡子老者，他当时正坐在桥头吸烟，注视着他俩。两魂到家一看，好多人在忙活吴素言的葬礼，众亲属在哭泣。出殡时，两魂也跟着棺材上了坟山，下葬时他们两个就进了棺材，之后一起住在里面。

不久吴素言的尸体在棺材里开始腐烂发臭，虫子到处乱爬。住了四个月的主魂就对副魂说："这里面环境太糟糕，我先出去，你继续守着。"说完主魂便钻出了坟，到现在也没有再回去过。小喻媛说："里面太臭，不想回去了。"小喻媛还说，她当时住坟里期间，经常有过路人朝她的坟墓吐口水，她在里面看见后很生气，也朝对方吐口水（当地某些人对意外死亡者有偏见，故经常有人朝他们的坟墓吐口水）。

主魂离开棺材便想找人家投胎了。不久他看见今生的曾奶奶从附近走过，便跟了上去，跳上她的背，回了今生家。

主魂进今生家后就住在门后，家中有今生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及已怀孕数月在家待产的未来妈妈陈海燕，未来爸爸吴邓文外出打工去了。主魂一日三餐就和家人一起吃，想吃什么就直接用手抓到嘴里，不用餐具；想喝水或喝汤，就把头靠上去，伸长脖子直接从别人碗里或盆里喝。发现家里无人时，他有时也会自己打开电视机看会电视节目。如果发现有人回来了，则立即关闭电视机，继续躲到门后。另外，他也能轻而易举地打开没有上锁的门。

小喻媛两岁时，有一天站在二楼窗边，远眺她前世的家时，突然问："那棵大枫树怎么没有了？"原来她前世的房子附近有棵数百年的高大古枫树，在吴素言去世那年夏天下暴雨倒掉了。





吴喻媛采访现场向我们指示了她睡后灵魂离体如何从这扇窗户飞去前世家看望前世妻子和女儿。右图箭头指示处即前世家房子

某天，小喻媛听见大人谈猪，就说："我家有四头猪，两头大的，两头小的。"爷爷反驳她说："咱们家一头猪也没有啊。"小喻媛指了指对面前世家的方

向说：“我说的是我那个家。”几日后爷爷碰见她前世的家人核实此事，她前世家果真有两大两小四头猪。这件事验证了她出生后灵魂具备离开肉身外出的能力。

小喻媛说，虽然今生家人不让她去前世家，但她的灵魂经常晚上飞去前世家里看看。问她怎么飞，她伸开双臂做出了一个鸟飞行的动作。她说她飞进前世家里，经常看见前世妻子抱着女儿吴礼为。自己没有抱她，也没有摸她的头，只是默默地站在旁边注视着她们。她一般去呆两个小时，不过夜，但有时会和她们一起吃晚餐。她注意到其前世妻子十分不开心，她站在旁边也同样难过。她说她也不是每晚都去，想她们时就去。

小喻媛至今对其前世父母、妻子、女儿都表现出浓浓的亲情。当问她是否爱这个家的人时，她说爱；又问她是否爱那个家的人，她也毫不犹豫地予以肯定。

两岁多时有一天，小喻媛说她上一世的姐姐生了个女儿，让今生家人去送一只鸡。家人一打听果然如此，她曾奶奶便送去了一只鸡做贺礼并喝了喜酒。

还有一次，小喻媛吵着要去前世家看看。奶奶不想让她去，便随口编了一个谎吓唬她说：“你前世家有猫，猫会咬小孩。”次日，奶奶背着她上街玩，遇见了她的前世母亲，小喻媛问：“妈妈，咱家有猫吗？”她的前世母亲不知前因后果，就如实说：“咱家没猫啊。”小喻媛听后在奶奶背上不满地摇晃了几下，又大声嚷嚷：“奶奶骗我，奶奶骗我！”这年春节，前世家人来邀请小喻媛去做客，但被小喻媛的家人婉拒。

小喻媛三岁时，奶奶背着她走过村口风雨桥时，呆在奶奶背上的小喻媛突然要求下来自己走，这让奶奶十分纳闷。原来是小喻媛发现了在前方的前世母亲。小喻媛下地后一溜烟小跑，很快冲向了去前世家的小路，奶奶恍然大悟，赶紧跑过去把她抓了回来。

又有一次，奶奶背着她在风雨桥遇见了她前世母亲，她故伎重演，说：“我要下来自己走路。”这次她没跑，从奶奶背上下来就牵着前世妈妈的手，把她领进了今生的家。她的前世妈妈略坐了一会，说家里忙要回去。于是小喻媛便请求爷爷剥了个大柚子

给其前世妈妈吃，其前世妈妈吃了一瓣柚子。临走时，小喻媛抱起了一个大柚子，送给其前世妈妈带回家吃。

吴素言少年时外出打工，往往一两个月就回来了。他不但一分钱也带不回家，而且连回家的车费都没有，往往是欠着车费坐车回家，一到家门口就跑进屋向母亲要钱交给司机。



文中所提及的亭子

有一天，三岁的小喻媛和奶奶及她前世婶婶，还有众多乡邻，在村里的一个亭子里聊天。她的前世婶婶当众抖出了她上一世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所有人对她哈哈大笑。小喻媛怒不可遏，离开奶奶的怀抱一个箭步冲向前世婶婶，狠狠地当众给了她一个巴掌，打在她的脸上。打完又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你好坏，我不要你说！"

小喻媛见到其前世母亲一直都叫妈妈。第一次叫时，她的前世母亲大哭了一场。她见到其前世父亲却光看不叫，似乎是有点怕他，但这并不影响她对前世父亲的亲情。有次她在路上碰见前世父亲，便想拉他来今生家。她说："进我家吃个饭！"其前世父亲被小喻媛拉回家坐了一会，以忙为由没吃饭就回去了。其前世父亲每年都会给她发红包。

小喻媛的爷爷一开始不太相信她讲的事情，直到她两岁某天，她突然神秘兮兮地凑到爷爷耳朵边小声说："你和我去西腰拿钱吧！"爷爷很惊诧，问她："去西腰拿什么钱？"她又说："一大些钱呢，还有三万块！"后来才知道西腰肇事司机撞死吴素言，同意赔吴素言家人五万元，吴素言家人已拿到两万元，尚欠三万元。这些事爷爷自己不知道，当时也不曾听说，而小喻媛却十分清楚。此后，爷爷对她说的话深信不疑。

小喻媛的家人对她谈及前世的经历有些担忧和害怕，家人坦言一直不敢问她的前世。她自己以前主动说很多，但今年以来明显减少。

小喻媛这一生有极严重的摩托车恐惧症，不但自己怕坐摩托车，还阻止其他小朋友乘坐。有一天她看见和自己常在一起玩的另一个同龄小女孩坐上了摩托车，她惊恐地喊叫："快把她抱下来！你们不知道骑摩托车会摔死人吗？"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Yuyuan Wu and her grandparents; Location: Yuyuan's home; Interview Date: 16-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15/16. 姚柳青/姚江帆：前世同村，埋河两岸成鬼友，躲伞下同来坪阳投胎

姚柳青（化名）（#15），1994 年 1 月*日生于坪阳村，出生时左手缺四指。她的前世是坪坦河岸边红香村的小青年杨某。

姚柳青出生前，其爷爷梦见有一小伙子进了家门，左手缺四个手指。

姚柳青出生后大概十天，同村另一个男孩出生，即姚江帆（化名）（#16）。他的前世是红香村的小青年殷向敏。

两个小孩自两岁时开始说起各自的前世，柳青不愿多讲，而江帆比较愿意说。两人的前世各有一段惊人的隐情。

杨姓少年，生前有盗窃恶习，有时会把本村某些村民刚打下的稻谷偷了卖掉。屡教不改，全村人人痛恨，也为家人所不容。某日被父母及哥哥预谋殴毙，死时仅 18 岁，当夜被埋在坪坦河边的沙滩，时间约在 1992 年夏秋之间。次年约五月，山洪暴发，尸体部分暴露，被村民发现并报警。警方赴现场掘尸时，不慎用锄头斩断遗体左手的四指。令人惊讶的是杨某的遗体历经八个月不腐。案情大白，杨某的父母及哥哥均以杀人罪被判刑，入狱八年。后来其哥哥死在狱中，父母已刑满释放。

江帆的前世殷向敏，住本县双江镇红香村，离今生家坪阳村约 35 公里。殷向敏的父母为他物色了一名女友名叫平仪，来自附近的烂阳村，已花礼金 1000 元，时间约是 1980 年代末。但他后来不愿意了，私下和来自杆子村的另一位姑娘谈起了恋爱。父母为此严厉训斥他多次，他一时气恼，喝农药自杀身亡，年仅 19 岁，时间约是 1992 年。

杨某的遗体可能被埋在坪坦河东岸河滩，而殷某的遗体可能被埋在河西岸河滩。两鬼年龄相仿，隔河相望，成了鬼友。两鬼一起在河边玩水，也相互诉说各自的不幸遭遇。做鬼友期间，殷向敏的亡魂揶揄杨某尸身不腐不臭，给他起了个外号“无臭”。

江帆的今生父亲做贩猪生意，早年认识江帆的前世父亲殷昌贵。1993 年某日，江帆的父亲姚某来到红香村（即江帆与柳青的前世村，离埋两个年轻人遗体的河滩很近）贩猪。姚某返回时，天下起雨。两魂便双双和姚某共享一把伞来到今生的投胎地坪阳村。前世两人都是男生，这一世殷向敏转世后还是男孩，而杨某转世后成了女孩。江帆小时候便和柳青天然认识，并继续称呼她做鬼友时之外号“无臭”。

江帆自小由外公外婆带大。据他的外婆说，小江帆一岁零八个月就透露出他的前世是双江人（红香村属双江镇）。那天外婆给他洗澡，他突然用不同于坪阳的双江口音讲了几句话，令外婆大为惊讶。外婆问他：“你从哪里来的？”小江帆说：“我是红香的！”这是他今生第一次描述他上一世的来历。

小江帆三岁时，每次看到外婆做饭，都会提醒外婆少放油，说他“红香”家里没有油，他的外婆听了很纳闷。

有一次外公想买猪仔，但市场紧缺，赶坪阳集三次都没有买到。小江帆说：“到我红香家里抓啊，我那个家里有一头大黑母猪生了 12 只白色小猪仔呢！”联想到小江帆讲的一系列前世红香家的情形，家人便想去红香村探个究竟。没想到才三岁没出过远门的小江帆竟然知道去 35 公里外前世红香家的路线。因为他太小，大人没让他去。江帆的父亲和外公到了红香村殷家，进去一看，果然有一头黑母猪和 12 只白色小猪仔。两家人十分惊叹。

江帆的父亲和外公在殷家详谈了来买猪的缘由和小江帆所说的前世情节。双方对证后，都认为小江帆是殷向敏之转世。

虽然小江帆人没去其前世家，但其灵魂去了。大人前脚刚走，小江帆立即上床睡了。在大人出发当日的半夜，小江帆却突然醒来了。外婆一看，小江帆浑身是汗，好像跑了很多路一样。小江帆对外婆说："我刚从我家里回来呢！"外婆问他是怎么回来的，小江帆比划着说他是飞回来的。小江帆详述了其父亲与外公在他的前世家里的活动情况，例如他们住在哪个房间。他还特别提到，他的外公晚上睡觉没有关灯。次日与返回的大人一对证果然都是实情。

当年春节刚过，殷向敏的父母、姑妈、姐弟等六人一齐来坪阳看望小江帆。小江帆把所有来的人都辨认出来了，称呼也和前世相同。在用餐时，小江帆特别提醒外婆说："我弟的腌肉不要烤，他爱吃生的。"隔了一世，他竟然还能记住他前世的弟弟殷敏跃的饮食爱好。

殷向敏生前在县水泥厂工作，工作内容是用钢钎在石灰岩上打孔装炸药。这一生，小江帆特喜欢用木棒当钢钎，再拿个石块放下面，用棍子敲木棒，向大家演示他前世的工作内容。

小江帆人不去却能远程知道异地前世家里的景物，这是本书中部分再生人特有的"神通"。据柳青的父亲讲，两个小孩有时睡得很深，无论如何都叫不醒。第二日两人就会告诉大人，说昨晚他俩的灵魂又去当鬼友时呆过的河滩游玩了。

江帆 13 岁以前灵魂在夜里经常离体出游，一旦半夜出游回来，身体就马上流汗。但他 13 岁以后灵魂就无法离体外游了。

现在姚江帆已长大成人。有次外婆问他："你前世那些事还记得吗，宝贝？"他回答："外婆，我现在长大了，不想再去讲那些事了。外婆，老去讲那些事做什么，那不过是场梦而已。"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 Interviewee: Liuqing Yao's father / Jiangfan Yao's grandpa; Location: Liuqing' home; Interview Date: 23-Jan-2016/29-Feb-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第 3 章 前世有双灵魂的再生人

据吴会凤讲，她上一世在地灵村的坟山做鬼时，看见坟山中一模一样的成双成对的鬼占到一半以上。实际采访地灵再生人 16 人，确认前世有双灵魂者 5 人，比例明显高于坪阳、马田。

据当地人讲，人死之后一个主魂去投胎，另外一个副魂守坟。这个说法世界首次由石俊死后分离出的两个灵魂的去向予以证实。但两个灵魂如何同时驱动一个身体，机理有待更进一步研究。本人猜想这主魂是外来的成熟灵魂，而胎儿本有的灵魂（副魂）起始于受精卵的灵魂。副魂只历一生，不够成熟，故守坟自养，之后成熟了亦可独立投胎，如陆小旅。此类案例属古今中外首次发现。

17/18. 石俊，死后分离出两个灵魂，分别投胎为石军、陆小旅



石俊与儿子建中

石俊，1936 年 9 月 29 日生于坪阳乡城旋村，1972 年 8 月 5 日病亡于怀化市红江医院，年仅 36 岁。其妻吴国艳特意提到她丈夫生于鼠年死于鼠年。石俊死时遗有比自己小九岁的妻子吴国艳，四岁的儿子石景松，及一岁的女儿石梅丽。

石俊早年是预备役军人，随后又当了工程兵。他退伍后转业成通道县电影队放映员，工作是和同事到各村寨巡回放电影，属有编制的国家工作人员。

石俊有个同事叫石世生，其老家是陇城镇南地村的。端午节后石俊和石世生在那里一起放电影并在他家小住了几日，不料就在那里开始发病。这稍早之前的端午节石俊还回城旋村和妻子等家人一起吃了粽子。那次回家，他告诉妻子说自己身体状态不佳。

石俊生病后，被石世生送往陇城镇卫生院治疗，因病情迅速恶化，又被送到县医院治疗。在县医院病情继续恶化，又被转至更专业的怀化市红江医院，治疗七日后死亡。

石俊死前两天，已有病危症状，妻子吴国艳被紧急召来接受嘱托。吴国艳陪伴了丈夫最后的两天两夜。石俊死前一天，感到自己已朝不保夕，他从床头枕头下拿出 90 元钱和 90 斤粮票交给妻子。然后交代妻子说："我快不行了，你要照顾好两个孩子，守好家。你不要改嫁，要是改嫁，儿子会吃亏。"

石俊交代完后事，次日就断气了。红江医院对他年龄不大，发病后仅治疗一个月便快速死亡，感到十分疑惑，向吴国艳提出能否允许医院进行尸检。吴国艳立即反对，说："人都死了，再开刀破肚有何必要？"

石俊的工作单位县电影队为他购置了棺材。因为是夏天，在棺材里放了石灰和木炭。吴国艳用毛巾给亡夫擦了擦脸，把毛巾扎在他嘴上，防止因路上颠簸，嘴里吐出东西来。然后盖上棺盖，七年的夫妻就此永别。

石俊的遗体被拉回通道县城后，就地葬于县城一个叫土岩的地方，没有拉回老家安葬。

丈夫死后，吴国艳回到城旋婆家，遵亡夫遗嘱，开始了其至今 44 年的守寡生活。而那年她才 27 岁，正是一个女人风华正茂的年龄。城旋村坐落在高高的山坡上，是当地非常贫困的村寨。全村没有一亩平地，当时交通极为不便，一切全靠肩挑。吴国艳家中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外面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养家。家中没有男人，养家的重担全压在吴国艳身上。

石俊死后不到三个月，生病期间曾照顾过他并料理过他丧事的生前同事石世生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后来起名为石军（#17）。小石军幼年时和别人讲："我常到城旋的家里去，我一进去，不知为什么，我的两个孩子就哭。"吴国艳清楚地记得，当年她外出干活，有时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孩子们经常莫名其妙地哭。

吴国艳得知石俊的灵魂在陇城石世生家投胎后，曾去陇城看望小石军数次。

吴国艳 1975 年第一次去看小石军时，他才三岁。她是带女儿石梅丽（乳名“建书”）一起去的，石梅丽仅比小石军大一岁。小石军今生第一次看见前世妻子，没说话，但眼泪却哗哗地流下来，情感反应特别强烈。吴国艳跟石世生的妻子在屋里聊天时，小石军去了门外，他看见了比自己大一岁多的“建书”（即前世女儿），立刻进屋跟妈妈说：“建书怎么不进屋呢？”

小石军五岁那年，他家所在的南地村很多房子因火灾被烧了，小石军家也未能幸免。吴国艳听说之后就带了被子和其他东西送给小石军。进门后，小石军看了一眼被子说：“为什么拿建中的被子来？”“建中”是他前世儿子的乳名，外人极少知道。虽然被子里面的被芯是石俊的，但被表却不是，所以小石军认为这不是他前世的被子。

小时候有人问小石军：“你回前世家是怎么进去的？”小石军就说：“我从门缝钻进去的。”虽然小石军的灵魂多次回过前世家，但他本人这一生从小到大都没有去过前世城旋家去看望妻子、儿女及母亲。



石俊与妻子的新婚真丝被子，上绣双燕，寓意夫妻“比翼齐飞”

石俊死后，吴国艳每年清明节都去县城祭扫亡夫的坟墓。1988 年 4 月 4 日是当年清明节。她和往年一样前往祭扫，但这次祭扫却把墓内已守坟 15 年的石俊的另一个灵魂引了出来，并跟她一起走了一程。

原来石俊生前体内有两个灵魂，死后三个月投胎为小石军的是主魂，守坟 15 年的是副魂。

陆小旅（#18），1988 年 5 月*日生于比较靠近城旋村的东*村，母亲吴祥*，父亲陆右东。

陆小旅两岁刚会说话起就开始讲，他前世是石俊。石俊被埋葬后，他这个副魂在石俊的坟中守坟 15 年。至第 15 个年头的清明节，他在坟墓中看见妻子又来扫墓，就从坟中出来不想再守坟了，他想跟妻子回城旋老家。他和妻子一起从县城坐巴士到了坪阳乡驻地下车，然后一起步行。走了约七公里到了东江村，他看见妻子进了村里一家商店买木薯种子，这时他发现一个怀孕七个月的孕妇，即陆右东的妻子吴祥校。他便进屋住下，不再继续跟妻子回城旋老家了。吴国艳买完木薯种子后，又走了五公里才到家。

这个由石俊的守坟灵魂投胎成的陆小旅对待前世妻子儿女，比主魂投胎的石军，似乎表现出更多的依恋和柔情。

陆小旅四岁时强烈要求家人带他去城旋的家，并说自己是“建中爸”，还大量讲他的前生往事。那年的某一天，他和奶奶第一次来到城旋前世的家。进了村，他声称要找他儿子“建中”。其前世妻子出来迎接他们，他看见后一步也不走了，坚持要让前世妻子背他“回家”。

小旅进屋后和前世妻子谈了很多，小旅对前世妻子说，他现在有两个名字，一个叫“建中爸”，另一个叫“小旅”。小旅还对前世妻子说：“你现在怎么穿那么不好看的衣服？我上次看到你时还穿得挺不错的。”但这是他们今生第一次见面，小旅所称的上次不知是指何时。他找出并要走了他前世的几件东西：一支钢笔、几本书及一个毛像章。他也认出了他上一世的棉被等物品。临走他又要他前世当兵时的领章，但吴国艳说没看见过，陆小旅便径直走进“建中”的房间从抽屉里找出来并拿走了两个。



石俊的工程兵领章/毛章

不久，小旅又来城旋一次，这次来的原因是上一次拿走的领章不是一对，这次来调换，原来石俊在家里保留了两对领章。

后来小旅又来一次，主要是看望他的前世老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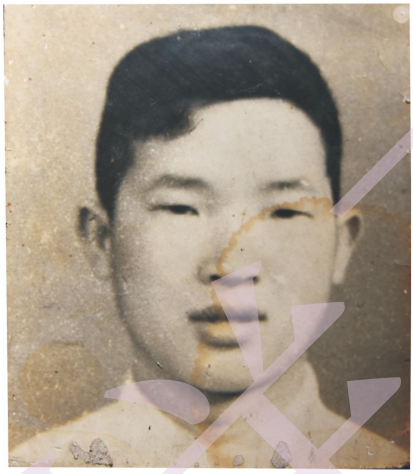
陆小旅长大后，没有再来过。

吴国艳说：“他现在已娶妻生子，就更不来了。”

石俊的儿子抱怨说：“父亲死后转世成两个人，小时候对方都承认。如今他们俩不但不来了，而且似乎也不大想承认了。”

以下是陆小旅传记，可能和吴国艳所讲述的版本有某些区别。

陆小旅前世也是石俊：由石俊死后分离出的副魂守坟 15 年后投胎陆小旅



石俊



陆小旅

石俊生于 1936 年，亡于 1972 年。他死后分离出主副两个灵魂，主魂三个月后转世为石军，而副魂 15 年后转世为陆小旅（#18）。

陆小旅长相不怎么像父母，但他和石俊面相相似度极高。

陆小旅 1988 年 5 月*日生于坪阳乡东江村，父亲陆右*，母亲吴祥校。

吴祥校虽然快要生了，但她仍然每天外出忙农活，一直忙碌到小旅出生那天。陆右东的家就在从东江村前往城旋村必经的一条小路边。

1988 年 4 月 4 日是当年的清明节。这天，石俊的寡妻吴国艳，上午去县城为亡夫祭扫，下午从县城乘车到坪阳乡驻地下车后徒

步回城旋，路程大概有十几公里，中途必经东江村陆右东家门前。从坪阳乡驻地到东江村约有七公里。

小旅幼年时说他前世的灵魂在县城石俊的墓中看见吴国艳从老家来祭扫，就决定跟她一起回老家城旋。他看见妻子上了车，就从车窗爬了进去。在坪阳乡驻地下车后，他就跟在妻子吴国艳后面走，走到东江村时感到走累了不想再走了，就到陆右东家里住下了。小旅幼年的这个说法与吴国艳证实的她在 1988 年 4 月 4 日的行程相符。

小旅从刚会说话起，就说他有个儿子叫“建中”，还有个女儿叫“婄尿”。他用手比划他儿子和女儿的身高，从比划的高度看，似乎他对前世儿女的记忆仍停留在他前世死亡之时。

小旅称呼自己的前世儿子为“建中”，是非常准确的。因为石俊在世时，村里人称石俊为“建中爸”，但对当时一岁多的女儿的的称呼却不够准确。“婄尿”是侗族对所有尚未起乳名的小女孩的通用称呼，他前世女儿实际有乳名为“建书”。不过依侗俗，即使一岁多的小女孩有自己专门的乳名，当时年代称她为“婄尿”仍然合乎习惯。小旅小时候从未表示他的灵魂曾去过城旋的家。石俊死后三个月其主魂去陇城生前的同事石世生家投胎成石军。石军刚会说话时提到自己也是“建中爸”，但他用乳名“建书”称呼自己前世的女儿，而不是小旅所用的“婄尿”。虽然吴国艳去陇城看望小石军多次，小石军见到她也泪流满面，但小石军似乎并未要求去城旋的前世家。而小旅小时候要去前世家看望家人的意愿非常强烈，共去看了三次。陇城距离城旋 20 公里，石俊转世成石军的主魂来往自如，没有抱怨累。而石俊转世成陆小旅的副魂走了七公里就走不动了，说累。这些区别表明石俊体内的两个灵魂在行动能力和情感方面差异明显。

小旅在幼年时去城旋认亲之前曾讲：“大的建中爸在南地，我是小的建中爸。”由此可以看出，小旅不但知道石俊有两个灵魂，还知道另一个灵魂的投胎去向。

小旅两三岁时要去前世城旋家的愿望十分强烈，但遭到母亲吴祥校的反对，理由一是不相信他的说辞，二是害怕。最后奶奶拗不过就同意带他前去，同行的有邻居数人，但妈妈吴祥校没有

同行。奶奶背小旅步行五公里到了城旋村，很快打听到石俊的家。但到的是他家的老房子，此时吴国艳及子女已搬至附近新房子居住了。小旅似乎认识这座老房子。他在老房子前蹲下就不肯走了，原来他在看一只老母鸡带小鸡，据说他的前世就喜欢看这个

很快，吴国艳过来迎接由丈夫的“副魂”投胎成的另一个转世者。她遵亡夫遗训已守寡 18 年，如今已 45 岁。艰辛的农村生活，让她干瘦憔悴，穿着也破破烂烂。小旅带来的一群人，再加上城旋闻风而来的看热闹的村民，把小旅和吴国艳团团围在中间。当地虽然几乎每个寨子都有再生人，但石俊一人死后投胎出两个再生人闻所未闻。

小旅打量了一下前世妻子，竟然当众大谈她的着装问题。小旅说：“今天这么多人，你穿的衣服怎么这么不好看，里面那件更不好看。你还是换一件吧！”吴国艳对小旅一行来客说：“请大家到我的新房子坐坐吧！”奶奶想继续背小旅，而小旅却不肯再让奶奶背，他提出必须让前世妻子吴国艳背他回家，吴国艳便背起他回了家。小旅与奶奶在吴国艳家住了一晚。次日一早，小旅跟前世妻子一起去放牛，但坚决不让奶奶背，一定要前世妻子背。他还悄悄地跟吴国艳说：“路上碰见人你就把我放下来，没有人你就继续背我。”



陆小旅（右 1）小学 2 年级

1992 年，小旅四岁时，与妈妈吴祥校又去了一次前世城旋家。这次吴祥校想找吴国艳要些竹子做西瓜棚。他俩在城旋住了一晚，小旅见儿子建中在家，但女儿婄尿却不在家，就叫建中去把外出的婄尿叫回家。晚上吃完团圆饭，小旅选择和妈妈吴祥校一起睡一个房间。次日他向前世妻子吴国艳要他前世的钢笔和军服上的领章。吴国艳给他找出了他前世用过的钢笔，但是说领章很多年没有看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小旅便径直走进了建中的房间，拉开抽屉，自己拿走了两只领章。吴国艳也许想验证一下亡夫的这另一个后身，她从各个房间取出五套被子迭放在一起，问小旅："你看看哪个是你的？"小旅看了一下说："我的被子被你送人了。"小旅没有解释他如何知道 1977 年吴国艳送他前世的被子给陇城石军之事。



守寡 44 年的吴国艳与 48 岁的儿子石景松及孙子。儿媳生下孙子仅三天即离家未归，孙子只好再由吴国艳抚养。身后的祖宗神位本是红纸书写，岁月荏苒褪成白底。神位上下联:光前裕后须生产，耀祖荣宗要勤劳；横批：佑我后人。

石俊的妻子吴国艳的娘家本是东江村的。1993 年小旅五岁时，吴国艳的哥哥的儿子结婚，在东江村摆酒。吴国艳及儿子石景松、女儿石梅丽都在场。石梅丽便去同村小旅家邀请小旅也去参加婚

宴，但小旅望见前世女儿石梅丽来了，就躲到柴垛后面去了。当时 22 岁已婚，已有孩子的石梅丽就隔着柴垛喊小旅去吃婚宴，而小旅却在柴垛后气呼呼地说："你不称呼我爸爸，也不称呼我孩子他外公，我不去！"但他最终还是去了。

小旅也专程去城旋看过他的前世母亲，据说她早已哭瞎了眼。

据其母亲及邻居讲，陆小旅性情善良温和。

小旅在学驾车方面天分惊人。他只是在老家跟叔叔随便练了一下就会了，完全没有到驾校学习，很快就考取了驾照。不知道这是否和他前世当工程兵期间多年驾驶拖拉机的经验有关。

小旅长大后在长沙学了计算机模具制作，目前在浙江温州某工厂工作。

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核实的一人两魂分别投胎的案例，一年后该乡镇又出了一个，即伍凤琴一人两魂分投吴永娥和坪坦男。据吴会凤讲，在当地阴间坟山，两个外观相同的鬼魂共居一坟比比皆是，但两魂各自投胎后都有前世记忆概率剧降，故不易找到。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 Interviewee: elder Jun Shi's wife and Xiaolyu Lu's mother; Location: Jun Shi's home; Interview Date: 06-Apr-2016/03-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吴永娥

19. 吴永娥，前世伍凤琴：与妻梁培红死于运动，今生各认出仇人 20. 坪坦男（前世伍凤琴）21. 吴雄民（前世梁培红）

吴永娥，1973 年 6 月*日生于通道县坪阳乡三盘村，父亲吴向德，母亲黄昌英。吴永娥出生时，右肩中央偏前有一块明显的伤疤型胎记，胸背有子弹入口出口胎记。

她两岁多的某一天，妈妈黄昌英向她抱怨说家里没有鸭蛋了。三盘村坐落在一座大山的山腰中，缺少鱼塘养鸭子。妈妈的这次抱怨却激发了吴永娥对前世的记忆，她立即回答妈妈："没有鸭蛋，到我地灵那个家拿啊。地灵的鸭子可多了。"这次事件以后，小永娥很快恢复了对其前世的大部分记忆。两岁多的小永娥不仅能大量地讲述她的前世生平，她甚至将前世的学识和技艺也带到了今生。例如她两岁多就能背诵《三字经》等国学经典，也会完整地唱许多老歌。在全家其他人都是文盲，无人教的前提下"生而知之"。非但如此，小永娥还能给人治病疗伤。有一次她和妈妈在山上干活，妈妈不小心割伤了手，鲜血直流。小小的她很从容地从附近摘了些山月袍（当地植物）叶子，放进口里嚼了一会，再吐出涂在妈妈的伤口上。她还知道发高烧用山上的某种草药退烧。妈妈由此推测她上一辈子是医生。

两岁多的小永娥强烈要求妈妈带她去广西地灵村的家，妈妈拗不过只好答应。三盘村在湖南广西交界湖南一侧，离地灵有十几公里山路。地灵是当地一个特大型侗寨，有五百多户人家。小永娥和妈妈到地灵后，凭她精确的记忆很快找到上辈子住过 66 年的房子的位置。周围景物依旧，房子却荡然无存。小永娥疑惑不解地说："我原来的家就在这儿，现在怎么没有了？"很快几名当地村民围上来，小永娥认出几位老者，并叫出了他们的名字，然后报出自己前世的名字。于是几个老者告诉小永娥，说她前世的儿子搬家到村子另一边去了。老者便领她们母女去她前世的儿子家，但这时，小永娥却莫名其妙地发起高烧，她到达前世儿子家时已有些昏迷了。因她发高烧，所以顾不上与其前世儿子相认。但其前世儿子见到遭难父亲的转世来访，当晚就向小永娥的妈妈黄昌英诉说了他的父母在 1967 年运动初期所遭受的不幸。

吴永娥的前世叫伍凤琴，生于 1901 年。他在民国时期是广西龙胜县地灵村的村长，也是一名医生，还兼做裁缝。家境殷实，是村里的中产乡绅。他与妻子梁婄红育有一儿一女，儿子伍云岫在本县中学教书，女儿在身边。



伍凤琴（前中）1953 年参加省首届扫盲积极分子会议，与龙胜县其他代表合影，其中儿子伍云岫（后排右 1）也在其中

1950 年当地政权更迭后，因为本地识字的文化人极度缺乏，伍凤琴便充任脱盲教员。他对这份新工作十分投入，因为成绩特别突出，他作为龙胜县六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广西 1953 年“全省脱盲积极分子表彰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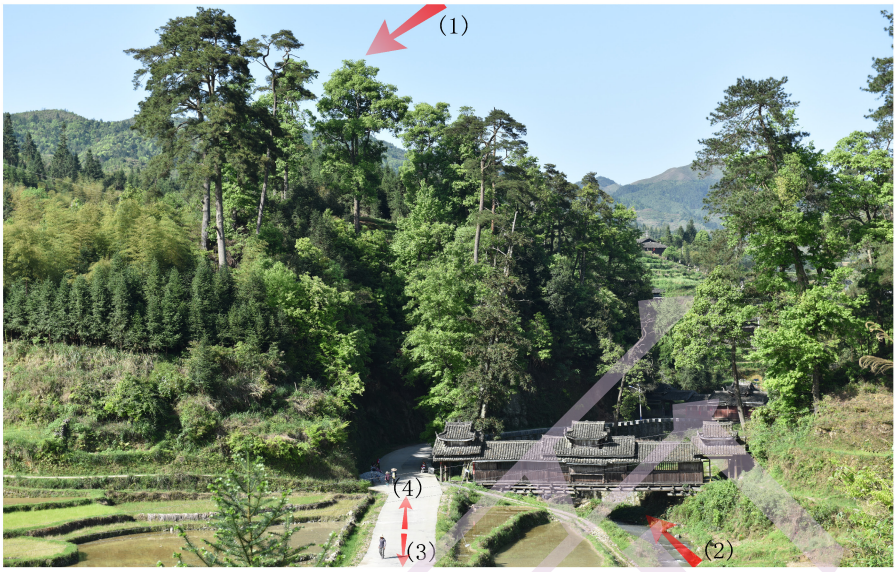
1966 年，运动爆发。伍凤琴日感形势紧迫，他把家里仅有的十几枚银元装入一个小罐子，埋进了菜园。

1967 年村里几个运动积极分子决定开他的群众批斗大会。在批斗会上，有个吴姓积极分子挥起镰刀，一刀劈掉了伍凤琴的右耳。由于用力过猛，刀尖刺进了他的右肩，在今生吴永娥肩上还留下了胎记。伍凤琴不敢在家居住，便连夜躲到某个桥底，其妻冒险每日送饭。积极分子们四处搜捕伍凤琴不得，把其妻抓去暴打一顿，限期让她说出丈夫的藏身之所。妻子把情况告诉已住在桥底 17 天的伍凤琴。伍凤琴更加恐惧，又钻进山里，爬到一棵巨大的古树上躲藏。妻子回家后又被拖去拷打，因拒绝交代丈夫下落，被枪毙。伍凤琴在古树上无人送饭，于是被迫下树自首。积极分子们一看，伍凤琴不愧是医生，靠自己吃草药伤口都已长好了。

伍凤琴被五花大绑，押到梯田上执行了枪决。整个事件最积极的人叫吴某，开枪杀人的也是他。(注：处决其妻梁婄红的是村里另一名姓吴的。）吴永娥说，前世正面挨枪时没有感到很疼。他的亡魂看见了对着自己嚎啕大哭的女儿，感觉她不是在哭，而是在笑自己，当时为什么那么想现在也不明白。当时他们的儿子伍云岫仍在龙胜县中学教书，对于父母在老家遭难尚一无所知。

伍凤琴的亡魂看着自己的遗体被埋葬后，很快找到了三天前因忠于自己而被枪杀的妻子梁婄红的亡魂。两魂飘到地灵村村口风雨桥入口处最高的那棵“河母树”的树顶住下了。吴永娥说住在这棵百年古树顶上，可以俯瞰整个地灵村。因为树下就是进出村子的主干道，所以能看清进出村子的每一个人。夫妻两魂在树上讨论来生的投胎去向。伍凤琴的亡魂说：“这个地方的人不好，我不想在这里投胎了，我想去个远的地方。”伍凤琴又补充说：“另外，做男人的责任太多，有事就被拖出去打，下辈子我要做女的。”而妻子梁婄红却说：“我不去其他地方，就在这里投个男胎，我下辈子要报仇！”后来两魂皆如愿以偿。

1970 年 5 月，与妻子同住在村口古树上的伍凤琴的亡魂看见村口来了一位中年妇女，她背着一个背篓，个子高挑，身材匀称，长相端庄。他对身边的妻子说：“我觉得这个人不错，我要跟她去投胎了。”于是两魂从此分别。



1.两个灵魂居住此树树顶 2. 躲藏的桥底 3. 湖南三盘村方向 4. 地灵村

原来这个妇人就是伍凤琴的来生外婆黄氏，她女儿黄昌英刚生了孩子，她从不远处的湖南三盘村来广西地灵村买鸭蛋给女儿坐月子滋补身体。伍凤琴的亡魂从树上跳下来，跟着未来外婆去买鸭蛋，然后又一起去投胎的新家。一路上，凡是上坡路，他便跳进未来外婆的背篓，下坡或平地再跳出来。吴永娥回忆说，当时不知什么原因没力气走上坡路，所以才跳进外婆的背篓。黄氏当天背着地灵鸭蛋回到家后对黄昌英说："今天真奇怪，一走上坡路背篓就重了，但东西还是那些东西呀。"

伍凤琴的灵魂进了三盘村今生父母家，住在屋里门后。两年后黄昌英又怀孕了。但他未来的妈妈没有遵守当地侗族风俗，即"家有孕妇，不扫门后"，结果住在门后的他经常被妈妈用扫帚扫得腿脚痛。他自言自语："与其老被扫得腿脚疼，还不如出来投胎算了。"于是他从门后出来，投胎做了未来母亲的第四个孩子。

小永娥属记忆无损型再生人，从两岁到四岁大量讲述前世各种生活细节，这令今生母亲非常担忧。尤其两岁多那次她去地灵前世家曾发高烧，令母亲心有余悸。自那次回家后，母亲严禁她

讲前世。但又禁不住，于是就开始在全村寻求红鲤鱼，做汤让她喝，目的是让她尽快忘记自己的前世。

小永娥三岁时有一天在街上玩，有个从地灵来三盘村拉木材的人被她认出。此人正是九年前枪杀自己前世的仇人吴某。小永娥怒火中烧，立即跟在仇人后面破口大骂："我是伍凤琴。就是你杀死我的，我要打死你！"吴某听明白后大惊失色，回地灵不久就精神失常，没过几年就死了。

吴永娥说她五岁之前对前世的记忆十分清晰，就像人没死只是从 66 岁变成几岁的孩子似的。但喝了大量红鲤鱼汤之后，自六岁起前世记忆开始模糊。小永娥七岁时，其前世的儿子从地灵来三盘看望"父亲"，小永娥的母亲如临大敌，赶紧让小永娥去邻居家暂住。伍云岫在小永娥家住了两夜也没见到"父亲"的影子，悻悻地回去了。

小永娥九岁时要去坪阳乡驻地住校读小学了。伍云岫又送来了纸、笔、书及一个旧箱子，这个旧箱子是永娥前世的遗物。这次永娥的母亲允许他们见面，但不准永娥讲任何话，因为母亲一直担心若谈及前世，女儿的灵魂可能会被勾走。伍云岫这次在三盘村见到父亲的转世者，已九岁的吴永娥，他激动地痛哭一场。

母亲在她两三岁时曾问她如何过的鬼门关，小永娥当时笑呵呵地说："我呀，上一辈子尸体腰上的过秤带被人打了个活扣，所以到鬼门关过秤时，带子松开，我就乘机从鬼门关跑出来了。"她当时还煞有其事地建议妈妈，以后绑这个过秤带不要打死扣，打个活扣可以像她那样逃跑。这样说来，伍凤琴的亡魂在死后的某一时间也去过阴曹地府。他的投胎应该也有阴司干预因素，不是完全自由投胎，只是安排投胎的这个神灵认真地考虑了他的愿望，令他的投胎地域和性别都如愿以偿。

吴永娥 15 岁小学毕业后，开始读夜校。她前世的儿子开始频繁给她写信，提醒她人没文化长大后前途大受影响，鼓励她好好学习。

1990 年吴永娥 17 岁时，母亲在得到她去地灵不谈前世的保证之后，允许她由同村两名年龄相仿的闺蜜陪同一起二次去地灵探亲。吴永娥一行三人步行到了地灵前世儿子伍云岫家，受到热

烈的欢迎。伍云岫对吴永娥以“爸爸”相称，但立即被吴永娥制止。吴永娥解释说：“你这样称呼我，我下次就不敢来了。我向母亲保证过不谈前世她才允许我来看望你的。”但吴永娥的前世孙辈称她爷爷，她没有反对，所以孙辈称呼她爷爷一直到现在。

吴永娥回忆说，她这次去前世儿子家，地灵来看她的村民多得就像看新娘子一样，每天络绎不绝。这可能与她的前世伍凤琴本来就知名度很高有关。多名地灵老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伍凤琴人品正派。来看她的村民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以前玩得很好的，你还认得我吗？”遗憾的是已是 17 岁的她对前世的记忆已大不如前，对这些故旧虽然大多感到很面熟，但却回忆不起名字；有几个记得名字但母命在身又不敢讲。于是她就一律回答：“认得认得，可我妈妈不让讲前世。”故旧们也就很高兴：“认得就好，不讲也没关系。”大家坐一会便开心地回去了，很快另一批人又进了屋。

因为地灵是个千人大寨，各户居住分散，吴永娥来地灵的消息第二天晚上才传到另一个重要相关人的耳中，即吴永娥上一世早他三日遇难的妻子梁婄红的转世者吴雄民。

伍凤琴与妻子的灵魂 1970 年在地灵村村口大树上分手后，伍凤琴的灵魂在 1973 年在三盘村投胎为吴永娥。而妻子的灵魂 1971 年在本村转世成一个男孩，名叫吴雄民。

小雄民两岁多开始大量谈及前世，前世身份很快被确定为本村六年前被冤杀的伍凤琴的妻子梁婄红。

有一天小雄民与母亲一起偶然经过本村一户人家，有个男子在门口磨刀。小雄民立即认出此人正是迫害及杀害他上一世的仇人：另一个吴某。小雄民一个箭步上前，毫不畏惧地盯着磨刀人大声说：“就是你杀了我！我是梁婄红！”他连续不断地盯着对方重复着同一句话。磨刀人立即明白了，脸霎时吓得惨白，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起身离开了。而小雄民不依不饶，跟在后面继续高声喊同一句话：“就是你杀了我！我是梁婄红！”之后没多久，吴某就精神失常，成了疯子，疯了几十年直到前几年才悲惨死去。

吴永娥在第三天早上得到某位热心村民的通知，说是吴雄民计划早上来看望她。不仅如此，这位热心村民还想做媒，让吴永

娥嫁给吴雄民。说什么年龄相仿，郎才女貌，再续前缘之类，这令传统保守的乡村年轻姑娘吴永娥羞得红透了脖子。她和两个同来的姑娘匆匆吃过早餐，向前世的儿子、儿媳匆忙道别，然后一路小跑离开了地灵村。临走，其前世儿媳给三个姑娘一人一个红包，各装 50 元钱，这在 1990 年是十分慷慨的。

在吴永娥 23 岁嫁甘溪乡恩科村杨某时，前世儿子为其准备了精致的嫁妆。随着前世儿子伍云岫年事渐高，吴永娥便年年去龙胜县城看望他。2009 年 1 月 17 日，龙胜县下了多年不遇的大雪，这天吴永娥又来看望已是 80 多岁高龄的伍云岫，他当时在县敬老院已居住了好几年。伍云岫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吴永娥说："我老得不能动了，要是有个人照顾我就好了。"在吴永娥离开之前，伍云岫又恋恋不舍地拉着"父亲"的手说："离我正月初八生日还有半个月，到时候你们全家一定要来啊！"不想这一别，成了阴阳相隔，伍云岫在吴永娥看望他离开后的当天晚上便去世了。

前世 1967 年相隔三天遇难的一对夫妻伍凤琴和梁婠红，这一生，他们各自的转世者吴永娥和吴雄民在龙胜县一个餐馆第一次见面了，时间是 2010 年 7 月。吴永娥时年 37 岁，由丈夫和女儿陪同。吴雄民 39 岁，由妻子陪同。他们聊了许多当下轻松的话题，关于前世却谈得很少。吴雄民的妻子是个非常幽默诙谐的人，她在酒桌上临场发挥，开了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她说："你俩前世本是好夫妻，今生原来男的变女的，原来女的变男的。咱们四个能不能重新组合，你俩再做一世夫妻，我跟永娥老公走，大家意下如何？"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吴永娥坦言当前生活压力大，房贷十几万还没还清，女儿上学花钱也不少。女儿所在年级 400 多人名列前 20 名，成绩相当不错，以后上大学费用高昂但又不能不培养她。可是在通道这个小县城，普通人工资 1500 就到顶了，她干两份工作收入才 2000 多一点。她晚上兼职在一家 KTV 打扫卫生，从晚七点工作到凌晨一点，而白天在另一地方还有白班工作，每天睡眠不足，十分辛苦。其夫做当地人常见的建筑工作，收入也不高。其前世妻子的转世者吴雄民先是参军多年，退伍后转业到垄断国企中国移动上班，收入不错。

吴永娥说，她前世儿子多次对她讲，她的性格脾气及为人处世酷肖其父，尤其两道浓眉与其父生前一致。伍云岫对她情感深厚，他在客厅挂了八个大相框，吴永娥的两幅年轻时的照片被放置在最显眼的那个相框的中间位置。

伍云岫不仅深深喜爱父亲冤死之后转成的三盘村的这个美丽少女，他还发现了父亲另一个灵魂的转世者。原来，伍凤琴有两个灵魂，一个去三盘村投胎成了吴永娥，另一个去更远的坪坦乡投胎成了一个男孩。吴永娥两岁多时也曾说起此事，她当时告诉母亲："我（伍凤琴）还有一个灵魂，他去高团投胎了。"

据伍云岫之子伍光闪说其父在坪坦乡偶遇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在街上突然拉住伍云岫说："云岫，我是你的父亲伍凤琴！"伍云岫大吃一惊，因为他已见过他父亲在三盘村的转世者吴永娥，怎么这里又有一个父亲的转世者？经仔细交谈，这个也是真的。原来父亲身体里住过两个灵魂，每个都投了胎，还都能记住前世！这个七八岁的男孩，对杀他前世的吴某特别气愤，要求"儿子"伍云岫带他回地灵报仇。伍云岫吓坏了，没敢带他回去，问好他的家庭住址后就分手了。

伍云岫返回地灵后，仍然后怕，担心他回地灵惹出乱子，所以之后好几年也没敢再去坪坦乡见那个男孩。

这之后又过了十几年，他去坪坦乡阳烂村住了两天寻找父亲另一个灵魂的转世者，即当年见过面的那个男孩，但却不知所踪。



伍凤琴的儿子伍云岫将父亲的转世者之一，吴永娥的照片放在像框中心位置（已脱落）。两人交往频繁，情感深厚。

遗憾的是当事人伍云岫于2009年去世了。我从伍云岫的儿子伍光闪那儿得知此事，又从地灵村几个老人处得到证实。吴永娥也证实确有此事，但吴永娥小时候说的是在高团。其实高团村、坪坦村及阳烂村按坐标相当于一个正三角形，各相距不过两公里。我得知此事后，立刻请上熟悉当地的多名向导，专

程去寻访两次，却没有找到这个人。如果他仍在世，应是 1973 年前后出生，今年（2016）有 40-50 岁了。

吴永娥的女儿杨秋灿（#22），生于 2003 年，也是再生人，她的前世是恩科村某个女孩。巧合的是，吴雄民也有一个是再生人的女儿，但细节不详。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Yong'er Wu and Fengqin's grandson Location: Single Rock Park; Interview Date: 13-Apr-2016/23-Apr-2016; 5.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22. 杨秋灿，前世驼背女，投胎友邻前托梦



杨秋灿，2003 年生于恩科村，母亲是吴永娥。

杨秋灿 1 岁 8 个月时开始说起自己的前世是同村杨姓驼背女，并谈及前世家中父母及其前世三个兄妹情况。杨某与吴永娥同村同组，两家相距不远。杨某先天脊柱后突畸形，故身高不足 1 米。杨某生前与吴永娥关系十分亲近。吴永娥因老公经常外出打工，她一个人在家带儿子有些害怕，于是杨某便经常去与吴永娥同住，有时一住十几天。

杨某 1980 年生，在 21 岁时生病，卧床半年去世。在这段时间，吴永娥非常频繁地去杨家照顾生病的杨某。

杨某病故后一年，吴永娥怀孕。

吴永娥在生产前做了一个梦，梦中她看见驼背的杨某站在自家门前晒谷子的水泥场中。她问：“杨，你在这里做什么？”杨微笑着回答她：“我还要再等一下就要到你家去了。”吴永娥这个梦刚一醒，就开始肚子痛，女儿随之出生。

杨秋灿逢年过节都会让父母准备一些礼物，自己送到其前世父母那儿，而前世父母春节也会送她一个红包。

杨秋灿今年上初二，学习成绩优秀，且很擅长舞蹈。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Qiucan Yang's mother; Location: Single Rock Park; Interview Date: 13-Apr-2016/23-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23. 吴会凤，前世姑柳：36 岁猝死，分离出 6 个灵魂，地灵村阴间通



吴会凤夫家坐落在龙胜县地灵村山腰上。

吴会凤，1972 年 11 月 22 日生于地灵村，父吴正，母吴氏。吴会凤有一姐两哥。她儿时深得父母和哥哥姐姐的疼爱。

吴会凤是极罕见的可以详尽描述阴间鬼魂生活细节及灵魂投胎过程的再生人。虽然她自己说已忘记大部分，但和其他再生人相比，她对短短八个月的阴间经历的描述，仍然是本书 100 个案例中最生动具体的。

吴会凤记得她前世名叫姑柳，也是地灵人，1972 年因急病猝死，年仅 36 岁。姑柳可能由于身高过矮，导致婚后十多年一直没有怀孕，且干农活也极为不便，比如挑水就会因为水桶擦着地面而摔倒。

今年已 44 岁的吴会凤说，现在只能回忆起前世较少的一些细节了，小时候讲阴间和前世可以讲十天十夜。

1972 年 3 月 30 日上午，姑柳突然莫名其妙地肚子疼。当时正值运动时期，农村缺医少药，村民生活困苦不堪，生病能不能好全靠天意。姑柳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到下午疼痛加剧，她感觉自己快要死了。这时她看见一个白胡子老者带着五个鬼差来到自己身边。鬼差两男三女，穿着当时的侗族服装，年龄都在 30 岁左右。

姑柳的灵魂在阴间做了八个月的鬼，她看鬼都是类似生人看生人那样生动细腻。姑柳的灵魂上路时，前后左右有阴差押送，她在中间。这似乎是要带她去某个地方，却无人和她说明情况。她一路跟着他们走，白胡子老者走在最前面。走过三座陌生的石桥后，她仔细看了一下周围景物，下有河水，河岸有树，四周云雾缭绕，好像在山上，又好像在天上。过了桥，有个鬼差递给她一个用小葫芦做成的水罐，让她喝汤，但她没有看见传说中的孟婆。姑柳接过小葫芦，一仰脖子全喝光了。她觉得蛮好喝的，只是有点苦。喝完之后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尤其对记忆没有任何影响。

白胡子老者和五个阴差押着她继续前行，沿途不断有新鬼加入到队伍中。他们共走了五天五夜。在地灵出发地周边一共抓了七个鬼，沿途增加到 30 多个。男女老少都有，但 40-60 岁的居多，还有些是头破血流，断臂伤腿的。白胡子老者就地从岩石上采一种治疗伤口的草药，然后从自己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替流血的鬼包扎伤口。另外，还有几个老者拄着拐杖走。一路上除了有新

的人的鬼魂加入队伍，也有 30 多个动物的鬼魂加入，如牛、猪、鸡和鸭，还有一条被人用鸟枪打死的蛇。蛇的亡魂就在队伍上空飞，但飞得很慢。

他们一路上翻山越岭，时常经过一些村寨，看到一些土房子和草屋，也看见一些生人在田间种玉米或者干其他农活，还见过耕牛。走累了，白胡子老者会招呼大家休息，姑柳就找些水喝，或者摘一些野果吃。鬼差可以吃到沿途各土地庙里的供品，比如米饭，但被押送的鬼是没有人管饭的。他们中途有休息，但无论白天夜晚都不允许睡觉，日夜赶路。群鬼之间可以边走边聊，谈的话题大多是想去哪里投胎，下辈子想不想换性别之类。大家都讲侗话，似乎都是当地不远之处的新鬼，但姑柳只认识地灵附近那七个鬼中的两个。她当时对找什么样的人家投胎十分茫然，也没想到要找富贵人家投生，因为她居住的地灵村，“富贵”的阶层比如乡绅地主，知识分子之类都被一场又一场的革命运动消灭殆尽了。当时家家赤贫，人人缺衣少食，已没有富贵的概念。有些比较年轻的新鬼，一路上哭哭啼啼，有担忧年迈父母无人奉养的，有担忧年幼子女无人照顾的，也有思念配偶的。

姑柳很思念自己的丈夫，丈夫从未因她个子矮小或者没有生育而嫌弃她，与她十分恩爱。姑柳的丈夫失去相伴十几年的妻子十分悲伤，每餐都在她原来坐的地方摆好筷子，盛好饭菜，放好小板凳，然后呼喊她的名字让她回家吃饭。姑柳的灵魂虽已走出上百公里，却仍能知道丈夫在老家叫她吃饭的事，这令她感到既难过又欣慰。最终这群鬼魂去了什么地方办了什么事，吴会凤已无法回忆起来。

吴会凤回忆说，她上一世咽气后，她是第一个分离出来的灵魂，之后她看见从姑柳这具新死的遗体中又接连飘出来五个和自己的外观一模一样的灵魂。大家互相之间还说了几句话，其中的四个灵魂告诉她，她们要分头各自去投胎了，唯独自己被白胡子老者押走。这次分手后，其他四个同住姑柳体内的灵魂已不知去向，她返回后只见到一个守坟的还在。

姑柳的灵魂之后的记忆是从吃饭开始。她听见丈夫喊她吃饭，就一下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回了地灵老家。她回家后坐在丈夫对面和丈夫一起吃饭，当然她对生人来说是完全看不见的。

饭后很快来了一大群人，原来尸体已停了五天，要出殡了。她看见许多人抬着自己的棺材上了坟山。这时，她注意到人群中还有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灵魂。这两个原来同住一个身体的灵魂来到姑柳的坟坑前。她俩注视着装有姑柳遗体的棺材入了坟坑，站在身旁的那个魂跳进了棺材，而她没有跳下去，因为她想去投胎。

埋葬完毕，送丧的众亲友和看热闹的一些孩子开始往回走了。这时姑柳注意到一个叫吴雨浓的 16 岁小姑娘，她不是送殡的，而是和其他小孩子来看热闹的。姑柳觉得这个小姑娘不错，如果做她妹妹岂不是很幸福！于是姑柳就跟她回到了今生的家。

进门一看，真的很理想，除了刚才的大姐姐还有两个小哥哥，更惊喜的是未来的妈妈已经怀孕两个多月。姑柳觉得十分满意，便住到门后不走了。

吴会凤又谈到姑柳和家人一起一日吃三餐，喜欢吃什么就用手抓，不用筷子。当然她最喜欢吃的是肉，但饭桌上很少出现。直到有一次家里死了一头猪，父亲找人屠了，做了一盆肉，她和家人都美餐了一顿。

她还谈到，她在门后做鬼期间不仅有吃有喝，还有拉有尿。拉、尿情形在她的灵魂看来与生人无异，即鬼屎有屎形和臭味，鬼尿有骚味。我问她生人屎和鬼屎在鬼闻起来哪个更臭，她想了想说都差不多。

吴会凤对前世当鬼期间在今生家里吃喝的细节描述，有极大的科研价值，解开了本人自采访以来萦绕在心头数月之久的谜团。吴会凤说，她前世做鬼时每抓起一块肉塞进嘴里，盆里的肉在她看来就少了一块，但在生人看来，肉并没有任何减少。当然生人夹走一块，在生人和鬼看来都减少一块。如果这盆肉让鬼先吃，鬼每抓走一块盆里便少一块，都吃完，鬼也就没得再吃了。但此时这盆子肉在生人看来一块也没有减少。

从这个事件可以推导不仅生命有灵魂，任何非生命也同样有灵魂。生命的灵魂在肉身死亡时可以分离出来继续自由行动，再次投胎轮回，而非生命的灵魂只能被动分离，比如被鬼移动，被生人用火焚烧等。生人是灵魂和肉身的阴阳结合体，所以生人可以操作物质和灵魂结合在一起的完整对象。若生人吃盆里的肉，是把肉和肉中包含的肉魂一起吃下去了，这个动作可理解为人的肉身吃了肉的物质部分，而人身体中的灵魂吃了相应肉的灵魂。每个实物都和它的灵魂结合在一起。举例来说，生人推开一扇门，意味着同时推开了门的物质部分和灵魂部分。也许是生人的肉体推开门的物质部分，而生人体中的灵魂推开门的灵魂。少部分再生人反应只要门锁不复杂，他们做鬼时也能把门打开，比如吴会凤与吴云凤。这些鬼魂神通较大，他们具备像生人那样，拥有同时作用于物质和物质中包含的灵魂的能力，即此类鬼有类似生人的力量（吴会凤，吴云凤及吴喻媛前世做鬼时能开启电视机就是证据）。

据吴会凤讲，清明节，是鬼的狂欢日，无论是常住坟中的鬼，还是住在生人家里等候投胎的鬼都早早候在坟山。无论多么贫穷，人们总是买些平时可能整年都不舍得吃的鸡鸭鱼肉，水果点心等美味佳肴，在清明节这天上午供奉在祖宗坟前，以表达对祖先的追思和敬意。不管谁家坟前的贡品，一旦摆好，男女老少群鬼一哄而上，伸出整年或几十年没洗的黑手争抢供品。吴会凤做鬼时曾看见有的鬼抢到了猪头，兴高采烈地抱着回到自己的坟中，而有些小鬼一无所获则垂头丧气，十分懊恼。因此吴会凤强烈建议大家清明节把供品切成小块，这样方便群鬼分享。

清明节烧的纸钱各鬼也是可以抢的。比如一迭纸草，生人点火，开始烧时，各鬼看不见钱，全部烧完时，就会化作一堆阴间纸币在灰中，于是群鬼就会冲上去抢钱。阴间纸币面额也有大有小。阳间用的钞票上面有什么头像，阴间用的纸钞也会有相同的头像。有人烧纸元宝之类的就会变成阴间银元。

众鬼在清明节拿到阳间人烧的纸钱就可以在阴间的商店买东西了。阳间和阴间是同一个空间，两个世界。

吴会凤记得 44 年前在地灵村阴间有数家商店，店内有鬼老板和鬼伙计。这些阴店是独立的房子，大多在村子周边空地上。店内衣帽鞋袜，米面鱼肉都有，但品种比人间商店少很多。吴会凤还记得当年的物价是鞋 20 冥元一双，鸡 8 冥元一只，但没有活的动物卖。吴会凤回忆说，阴店老板搭生人的汽车外出进货，有些远至贵州，但细节她不清楚。

吴会凤还说，她上一世死后做鬼期间看鬼和生人是同样细腻的，在她眼里都是不透明的。她说鬼从不梳洗打扮，一个个蓬头垢面。若阳间后人烧的纸钱够用，则先人的亡魂可以到鬼店买些新衣服穿，但多数属“穷鬼”，衣衫褴褛，没有“人样”。吴会凤提到成年男鬼的胡子在阴间是可以继续生长的，故阴间成年男鬼时间久了往往是胡子长长的。

关于入胎和出生过程。吴会凤说，在她出生那天中午，她发觉母亲有宫缩现象，她判断母亲快要生了。于是姑柳的亡魂就对着妈妈凸起的肚子扑进去入了胎。入宫后，她感到周围全是水，里面很温暖，很舒服。她很想吃点阳间的东西，于是迫不及待地在子宫里吞了几口羊水。她还听见了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做鬼是不用呼吸的，她现在很想出去呼吸人间的空气，看看人间的光景。可是在羊水里即使睁开眼，什么都看不到，四周全是黑的。于是她就使劲往外钻，刚钻出一个小脑袋，就感受到了久违八个月的阳间的温暖阳光！她先是看见了姨妈的脸，听见姨妈笑呵呵地用惊讶的语气说：“这个孩子，睁眼睛怎么这么快！才出来个头，身子还在里面就知道找人看了。”吴会凤记得向外钻时不太费劲，但肚子还是被挤压得有些疼。

吴会凤入胎、出生以及出生之后的记忆都是连贯的，这极为罕见。她看见姨妈给她擦了小身体，又用温水洗澡，然后用干净的破烂衣服包起来，放在妈妈床上。脐带是妈妈自己用剪刀剪断的。妈妈让人去用开水烫剪刀消毒她也听见了。妈妈当时说了一句“是个女孩！”她也记得。

吴会凤说，从鬼变成人，重返阳间，充满了开心喜悦之情，因为阴间和阳间的阳光是不一样的。很快吴会凤就被 16 岁的大姐姐，12 岁及 9 岁的小哥哥围了起来。大家轮流着抱自己，充满

了对新生妹妹的怜爱之情，她投胎之前的预期实现了。之后的童年岁月，一姐两哥对小会凤的确照顾得很好。小时候妈妈曾对她说："你真会找地方投胎，一出生就有一大群人疼爱，什么事都不用做，所有的事你上面的哥哥姐姐都替你做好了。"

小会凤也是从两岁会说话起就谈起前世及阴间的经历。因为她记忆力极好，讲得过于具体，把妈妈吓坏了。为让小会凤尽快忘记前世，妈妈四处找红鲤鱼给她吃，但效果似乎不明显。

前世丈夫听说后很快就来看她，但妈妈不欢迎他来。

吴会凤的前世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出，仅会认几个阿拉伯数字。这一生自两岁会说话起，有几个数字不用重新学就会认。

她两岁多的某天突然想起她上一世有一把经常用的小刀，是在菜园割菜用的。她想让妈妈背她去前世家取回来，妈妈不同意，她哭了整整一个早上。后来打听到其前世丈夫说小刀已丢失，她才停止哭闹。

吴会凤是少见的前世记忆无损型再生人，小时候对前世的记忆清晰且极为连贯，就像人没死过，只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她说，这辈子性格脾气比上辈子更温柔一些，也许是因为这辈子童年备受宠爱。她的身高今生约 1.5 米，比前世高了 10 厘米。更大的差别是前世没有孩子，这世有一儿一女。

吴会凤上小学后继续讲前世，在班上屡受小伙伴嘲弄，所以读到三年级就退学了。如今她能认识的字不多，平时不读书，即使读个简单的手机短信也有困难。

吴会凤的女儿读书成绩不错，目前就读于南宁科技大学。

吴会凤家的房子在一座僻静的大山山腰上，周围五公里只有一户邻居。山区资源匮乏，靠务农根本赚不足学费，于是她丈夫整年在广东打工，往往一年仅春节回来一次。

二访吴会凤

吴会凤说坟山住着很多鬼，其中的一个鬼当坟山的鬼官。但也无多少事可管，因为几乎每个鬼都想着如何找人家投胎，无意在此地久居。鬼官一般由在坟山做鬼时间久的担任。

吴会凤还谈到其他动物死后也变成鬼，且一旦变成鬼，无论死前是何种动物，它立即就会听说人语了。比如一头猪死了，从这头猪身上分离出的灵魂，可以继续保持猪的形象，但也可以从猪鬼变化成人鬼，样子变得丑俊皆由自己愿望决定。吴会凤做鬼期间曾碰见一个死前是猪的鬼，这个鬼已变为人鬼模样。她到处苦诉自己上一世当猪时吃得很差，环境很脏，活了没多久就被人杀了吃肉，所以发誓下辈子投胎做人不做猪了。

吴会凤说她做鬼时有时去棺材里居住，感觉里面很宽敞，因为她入了棺材可以变得很小。她当时在坟中还有个鬼伴。虽然她上一世死时一共分离出六个长相一样的灵魂，但除了一个长住在坟里，其他四个都到其他地方投胎了，之后没有再见过。据吴会凤说，原来同住一个身体的这六个灵魂，虽然长相一样，但都各自独立，性格脾气也各不相同。

吴会凤说，众鬼白天一般在山里活动，他们时常在晚上回原来家看看，与活着的家人一齐吃饭，但鸡叫前必须返回坟里。鬼其实把坟墓和生前的家都当做家。她还说鬼更愿意住以前的家里而不是坟里。



姑柳的亡魂在下葬后跟今生姐姐回家时，姐姐当时走正门入屋，但她还没走到门口，远远望见正门门口站着一个老公公和一个老太婆（两鬼魂）。这两个守门的“老人”正是当地侗族几乎每家每户都供奉的“兴隆土地”与“瑞庆夫人”（也称“家仙”或“堂神”）。他们其实不是地方上的“土地公”或“土地婆”，而是本宅的一对先祖的灵魂，不愿去投胎，暂且在家守宅保护子孙。

之后若有家族其他灵魂接班，他们就可以光荣卸任，分头去投胎了。这“兴隆土地”与“瑞庆夫人”不但认识自家生人，也认识自家的鬼魂，如果不是本家之鬼，他俩守在门口是不让进门的。如果你是一个陌生人，去别人家做客，在门口按侗俗应该默念一句：“老人家打扰了。”，以此表示对“守门人”的礼貌和尊敬。倘若“守门人”不欢迎你入门，可能会捉弄你，甚至用某种方式驱离你，比如让你头疼等。

姑柳的灵魂不敢走正门，她悄悄绕到房子后面，从后门进了屋。同村四岁的吴彩媛也谈到她上一世之魂来今生家时正门开着她却不走，偏要爬窗户，之后六天也是爬窗出入。

吴会凤说，她当时进屋后大部分时间也是躲在门后。之所以大多数再生人都谈到前世之魂在今生家等待入胎期间都躲在门后，原来是怕家里守门“家仙”驱赶。

吴会凤还说，她当时看见的守门人正是她今生父亲吴正的已故祖父母的灵魂。她有一天还看见守门人领吴正的已故父亲之魂回家吃饭。吴正的父亲 40 岁就病死了。

吴会凤回忆说，她六岁以前，每当晚上睡着了，灵魂就从身体离开，出去游玩，例如去以前做鬼期间常去的山上游玩。

她两岁以前，原来同住坟中的那个魂几乎每晚都会来找她。有时和她一起说说话，有时约她一起出去玩。但她晚上 12 点前一定会返回，返回后看见自己的身体正躺在床上睡觉，就一下子扑上去。扑上去之后有时会突然惊醒，之后浑身冒汗，感觉又累又饿，于是便找妈妈喝奶或要吃的。她出生后灵魂出游回家是可以正大光明地走正门了，因为看门人已经知道她是家里的正式成员，而另一个来看望自己的魂仍保持姑柳死时的形象，所以还得走后门。

两岁时有一天晚上，那个守坟的魂又来找她一起出去玩。两魂去了前世父母的红薯地，挖了不少红薯（魂）出来，分给坟山的相识鬼友吃。



吴会凤在家门口站照

吴会凤记得她最远的一次灵魂出游是两岁时被一个坟山鬼友带着同游广州。从地灵到广州有两百多公里。另一个曾去过广州的鬼友拉着她的手腾空而起到了云端之上，然后开始高速飞行。真正的风驰电掣，脚下群山一闪而过，耳边风声如雷。仅大约五秒之后，降落广州火车站（由此测算飞行速度约50km/秒）。带她去的鬼友是识字的，指着火车站上方“广州站”三个大字告诉她：“你看，这就是广州站。”她记得当时广州街上灯光明亮，行人很多，他们的穿著和地灵也不一样。12点之前她们又飞回了地灵。这次广州之行令她十分疲劳，回家后她一扑进身体，人就惊叫起来。母亲发现她有些异常，尤其她的脸色很难看，便找了些油在她头上及手脚各处擦了。此后，她灵魂就很难离体出去了。

吴会凤说她在坟山看见成双成对的鬼魂占近一半比例。这里的成双成对指两个鬼魂外观完全一样，他们来自同一个死去的身体。三个相同的一组也偶有见到。吴会凤坚持认为她上一世虽然可能去过阴间的某个机构，但投胎哪家是自主行为，不是神灵安排。但她解释不了鬼大都不愿投胎动物为什么仍有如此多的灵魂投成动物。另外她缺失做鬼时和众多同行灵魂，走了五天五夜，最后去了哪里和做了什么的记忆。一群鬼长途跋涉去的地方应该意义重大。

吴会凤坦承，这两次采访，她所讲都是亲身经历。

有类似情节的历史案例：吴会凤刚出生出一个脑袋就能观察周围事物并能听懂周围大人的谈话，但她似乎不具备出生就能说

话的能力。以下案例和吴会凤类似但多了生而能言的能力。摘录如下（牟乃竑 口述）：

陕西邠县百姓田三牛，家住在窑洞里。有一次遇到大风雨，洞窟倒塌，田三牛被活埋在里面。闷绝中，田三牛自觉爬出了土堆，对着妻儿问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亲人哭成一团，没有一个人理会他的询问。他一气之下，愤而离家出走，漫步走到鸣玉池，看到一扇窄门，便挤身进去。耳边听到嘈杂的人声说：‘恭喜，恭喜！是个白胖的壮丁哟！’ 田三牛不经意之间，投生为张氏人家的子弟，取名张生有。哇哇一坠地，看到接生婆四处找剪刀，便开口说： ‘剪刀不是挂在墙壁上吗？’ 这一句把众人都惊吓得目瞪口呆，有人以为妖孽降生，主张把他溺死丢弃。还是母亲怜惜，总算保住了一条小命。从此张生有七载缄口不言，但是前生往事却一一了然于心。 田三牛转世的事情不迳而走，传到了田家人的耳中。有一次田家与邻居发生土地纷纭，却不知道田契藏在何处，不得已，只好请转世的张生有到田家寻找。说也奇怪，孩童的张生有对田家的事情彷佛了若指掌，很快就找到了田契，解决了困难。吴军好小时候也帮前世儿子们解决了土地边界纠纷。

另附我出生村“鬼官”故事一则：

李炳文死后当鬼官

生产队时期，李泽满是地主子弟，当时在村里很不吃香，其父是地主李炳文，死于一九七 0 年代。炳文死后数年，其灵魂附着炳文妻以炳文口吻说：“我在西树行村里也当上官了。”这西树行当时是本村唯一的坟场。看来每个村都有两个，阳间一个阴间一个，这阴间村就是村子的墓场。当时阳间地主没地位当不上官，但阴间似乎不受影响（摘自《一百个小人物的故事》ISBN：1312789018）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Huifeng Wu; Location: Huifeng’s home; Interview Date: 17-Apr-2016; 5.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

24. 吴彩媛，前世是奶奶的母亲荣原，副魂与已形象相同



吴彩媛、奶奶（前世女儿）和妈妈

吴彩媛，2012 年 1 月*日在县医院出生，采访时四岁。家住广西龙胜县地*村，父亲吴建*，母亲粟爱*。

小彩媛自两岁会说话起，开始谈及她的前世。结合她后背和耳朵上的胎记，她的前世很快被家人确定为奶奶吴正香的母亲荣原。

荣原病亡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时间刚好是吴彩媛出生前五天。荣原住在与今生家相距数公里远的另一个山村同乐组，有四子两女。她晚年住第四个儿子家。

荣原于 2009 年摔倒一次，结果摔伤左手手腕，留下一个花生粒大小的黑色伤疤。这个伤疤形成的胎记在今生移到小彩媛后背上，但这个胎记的颜色、形状、大小与前世相应伤疤十分匹配。另外小彩媛的右耳廓顶部有一个凹下的黑色胎记，极像荣原戴耳环在耳朵上磨黑的耳洞。

吴彩媛对前世记忆尚处于清晰阶段，她较详细地描述了从死亡到两岁多这段时期的灵魂活动经历。

小彩媛回忆说，她前世死后，灵魂从身体中跳了出来。当时她只看见自己一个灵魂，身高只有原来的一半。她发现桌上有酒有肉，便用手抓肉吃，还自己用杯子倒酒喝。直到把一盘肉都吃光，酒喝了一斤，才独自上路，步行去五公里外的外孙吴建民（荣原的女儿之子）家投胎。

原来荣原生前很爱喝酒，但与她同住的四儿媳妇不让她喝，于是荣原便时常自己拄着拐杖去外孙吴建民家做客，并顺便讨些

酒喝。吴建民觉得外婆年事已高，也不想让她喝，但他的妻子粟爱莉却持不同意见。她说：“老人家都 80 多了，想喝就让她喝个痛快，有什么关系呢？”粟爱莉对荣原十分友好，并且每次都让她痛快地喝上一斤米酒，所以荣原对这个外孙媳妇十分喜爱和感激。据小彩媛说，她死前就已决定要找粟爱丽投胎。

小彩媛说，她前世的灵魂走山路来到粟爱莉家时天色已晚。当时门还没关，奇怪的是她却没有从正门进屋子，而是从窗户爬进去。当时外孙媳妇粟爱莉已经怀孕且快要生了，她死之前就已知道，所以从容坚决地来投胎。她爬进屋子后，发现大家还没睡，但没人向自己打招呼。她走累了，于是就在客厅的长椅上睡着了。

之后的几天，荣原的亡魂和外孙家人一起吃三餐。小彩媛说这五天没有喝到米酒，因为外孙媳妇没有给她倒酒，她又不敢偷喝。吃饭是用手抓，想喝水喝汤就端起碗来喝。据她所说这几天自己虽有吃有喝，但没有拉尿。



荣原的灵魂来投胎时曾睡在这间客厅的木沙发上

这几天里，有时家人看电视，荣原的亡魂也站在后面跟着一起看，她既能看见图像，也能听见声音，和活着时看到的一样。她最喜欢看毛泽东打仗的题材，也爱看抗日剧，唱侗歌的节目她也喜欢，她今生还是爱看同样的节目。荣原上辈子会唱一些侗歌，这辈子没人教她，但妈妈放侗歌盘片时，她也会跟着唱几句，但唱不了整首。

小彩媛回忆说她有时会爬窗出去到山路上走走，返回还是爬窗户。有一次她在房子外面的草丛中看见一个老年女鬼，但她不认识。

在第六日早上六点，荣原的亡魂发现外孙媳妇粟爱莉肚子痛，有临产迹象。很快门口来了一辆面包车，车上有五个人，除了今生的妈妈爸爸之外其他人她都不认识。她看见未来妈妈上了车，她立刻跟着也上了车。

中午在医院待产的粟爱莉宫缩频率越来越高，荣原的亡魂觉得该投胎了。小彩媛说：“我爬到妈妈的肚子上，用手使劲撕开妈妈的肚皮，看见流血了，但没有看见里面有胎儿。我先把自己变得很小，然后从撕开的肚皮缝中钻了进去。钻进去以后，我觉得里面很温暖。过了一会，我就从妈妈的肚子里钻了出来。我睁开眼睛，看见了妈妈，我认出了我妈妈，我还看见房间里有些穿白衣服的陌生人。”

她还记得出生后只会哭，讲不了话。她刚出生时就听见妈妈讲话，但只能听懂一小部分，不像投胎前什么都能听懂。

两岁多有一天，小彩媛早上醒来，妈妈过来掀她的被子帮她穿衣服。她却阻止妈妈动她的被子，很怪异地说：“别动我的棺材！”妈妈反驳她：“明明是被子，你怎么说成是棺材？”小彩媛却继续坚持说：“这被子就是我的棺材。”她接着描述她死后如何被装进棺材，如何被埋进土里，坟在哪里。她还谈到她独自在棺材里呆了两年，这期间儿子在清明节到她坟前挂青她也看见了。投胎小彩媛的灵魂，在荣原死后当晚就到五公里外的外孙媳妇家了。荣原的遗体入棺下葬时，投胎为小彩媛的灵魂正在紧张入胎。一个灵魂如何同时经历两件不同位置的独立事件？投胎为小彩媛的灵魂又怎么会有在坟中居住两年的记忆？



三岁的彩媛

我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奇特的双灵魂案例，便问小彩媛：“你上一辈子有几个灵魂？”她不假思索地说：“有两个！”这个回答令坐在她两旁的妈妈和奶奶惊讶不已。她们之前并不知道她前世有双灵魂。

小彩媛说，她两岁多以前，在家里经常看见她上一世荣原的另一个灵魂（以下称副魂）。守坟的副魂应该是荣原死亡时的形象，但小彩媛却十分肯定是和自己的外观一模一样，也穿同样的衣服。那段时间那个副魂几乎每晚都来，

也是从窗户爬进来。她说那个副魂是从同乐组她第四个儿子那里来的，来和她一起睡觉，有时也和她说说话。比如坟中那些事情就是另外一个灵魂告诉她的。小彩媛又补充说："我晚上睡觉后灵魂可以出来，出来后可以看见那个灵魂，但灵魂不出来也能看见那个灵魂。"

小彩媛还说，她两岁多以前，晚上灵魂可以自由离开身体，有时会去同乐组第四个儿子吴正标家看看，因为上一世她的晚年是在那里度过的。她说只是看看就回来，不在那里过夜。小彩媛还说她那时候也不经常去，因为走路累。

有一天早上，两岁多的小彩媛突然说："我昨晚去同乐家里了，怎么没有看到以前养的那只狗？"妈妈觉得奇怪，她人没去同乐如何知道同乐她前世的第四个儿子家已不养狗了。

小彩媛说还有一次她的灵魂离身去同乐组第四个儿子吴正标家把她的老拐杖拿回来了，放在门后。可她妈妈没有见过这根老拐杖，只看见门后有一根木棍，当柴烧了。但小彩媛坚持说她当时灵魂夜间去同乐组取回她前世用过的老拐杖就放在新拐杖（妈妈烧的那根木棍）的旁边，后来让妈妈都一齐当柴烧了。（注：这个事件证明人能非自觉移动物件的灵魂。）



吴彩媛站在自家房子旁边

小彩媛还说她当时在老拐杖上写了她的名字。但她妈妈说她前世是文盲，可能仅会认几个数字。于是我让她重写当时写在拐杖上的"名字"。她便很认真也很快"画"出一个"吴"字，但却是倒着写的。在一旁的妈妈对于她画出这个"吴"字很惊讶，因为这一生没人教过她写汉字（注：她上一世的丈夫姓吴，今生本人也姓吴）。我又让她写数字，她只写对了三个。

由此可见，灵魂只生活在灵魂世界里。她当时的灵魂离身去取回的应是老拐杖的灵魂而非老拐杖本身，即非生物物质部分和对应灵魂可以被动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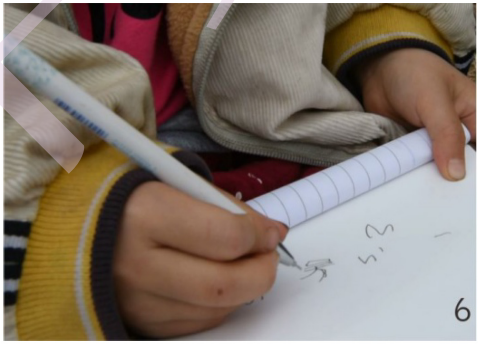
小彩媛两岁多以后，她的灵魂已不能像以前那样离开身体外出游玩了，此后她也没有再看到那个和自己外观一样的副魂。

吴彩媛家在一处大山顶上，方圆数公里内没有村庄，几百米内仅有一两户人家。她没有上幼儿园，与人交往也很少，平时说侗语。父亲外出打工，妈妈和祖父母整天在山上务农。



吴彩媛的曾爷爷为了耕作方便把家安在大山顶上。





吴彩媛两岁时灵魂离体后曾在老拐杖的灵魂上写过的汉字“吴”。她前世是文盲，但这一世仍记住了前世唯一会写的汉字“吴”和几个阿拉伯数字 123 的写法。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Caiyuan Wu,her mother and her daughter in past life; Location: Caiyuan’s home; Interview Date: 19-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25. 吴琪琪：双灵魂，前世是曾爷爷吴佳文

吴琪琪，2005 年 4 月*日在龙胜县*村的家里出生，爷爷吴皮胜，奶奶粟惠芳。

吴琪琪的前世是曾爷爷吴佳文。吴佳文生于 1919 年，1991 年去世，终年 72 岁。

两岁时吴琪琪就开始说他的前世生平。吴琪琪提到，他当年曾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不过只当了三个月兵就偷偷跑回老家地灵了。

吴琪琪仍记得上辈子死后的细节。他说："我死后尸体停在床上七天才装入棺材，可怜你们这些守夜人好苦。男女老少哭哭啼啼，有什么好哭的，人到了寿限不是都会死吗？"

吴琪琪记得死后亡魂过了一座桥，经过一个大水缸。经过的鬼都要喝一碗水，但他没有喝，因为他觉得，喝了这种水，来生就不能记住前世了。

吴琪琪还曾说过："我们两个在坟里一起住了十多年，一直等到孙子娶了媳妇，我才回来投胎。我俩也常一起离开坟墓回家看看，回家仍住以前的房间，和你们一起吃饭。看着儿子干活那么累，我都心痛地流眼泪。"吴佳文这段话说明他前世死后，身体一共分离出两个灵魂，他们同住坟墓，也经常一起回家看看或吃饭，其中一魂投胎成吴琪琪，另一魂不知去向。

两岁多的一天，他看见前世儿子（即今生爷爷）在喝酒，他很关切地对他说："不要喝多了，喝多了会不舒服的。"原来，他上辈子经常喝醉酒，对此深有感悟。

他那时经常像父亲招呼儿子那样对爷爷说："儿子过来吃饭！"他虽然是个小孩子，但对上一世的儿子即今生爷爷吴皮胜十分关心，充满"父爱"。他如果看见吴皮胜出门干活穿的衣服不多，就会很关切地对他说："儿子，衣服穿少了会感冒的，你要多穿点。"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QiqiWu's grandma; Location: Qiqi's home; Interview Date: 20-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26. 杨秀意，前世姚秀意：出生即记事，前生埋宝，额有胎记



杨秀意

杨秀意，1958 年 11 月*日生于通道县陇城镇**村*地组，有一兄两妹。

杨秀意的前世是姚秀意，1883 年（清光绪九年）生于双江镇（今通道县城驻地）。姚秀意识字，做了大半辈子木材生意，积攒下一笔不小的财富。1940 年代，当地匪患猖獗，为防止抢劫，也为了自己能来生享用，他独自一人将数千枚银元连同一些金银装入缸中，秘密埋于双江河岸。岸上有一块巨大的铜岩裸露出地面。双江河和铜岩是两个关键的参考物，藏宝地点就在这两者中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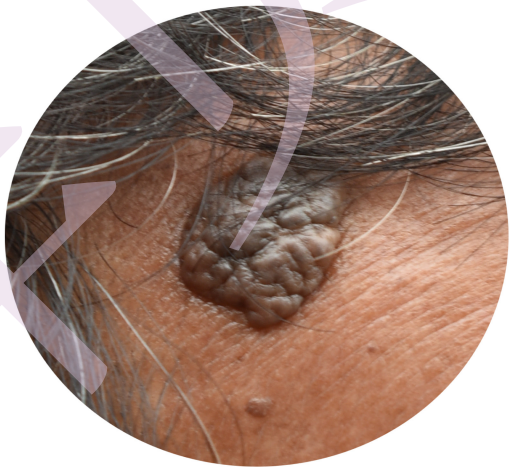
姚秀意因富得祸。1952 年后，他被划为富农成份，屡遭批斗殴打。古稀残年经不住这番折磨，于是某次被打后一病不起。一个月后，他于 1958 年 10 月 2 日含恨去世。姚秀意死时有一子一女，一妻一姐，但他藏宝的秘密没有告诉任何人。

姚秀意死后，看到自己的灵魂从身体中飘出，站在墙角。但很快，他发现除了自己这个灵魂站在墙角注视自己的遗体外，还有一个与自己几乎完全一样的灵魂也在注视这具遗体。这另一个灵魂据杨秀意讲是副魂，死后负责守坟守家，但主灵魂会去投胎。姚秀意的主魂觉得有副魂看守遗体，自己便上街转悠了一圈，看了一眼自己，发现和生前并无二致。他可以看见别人，也能听见别人说话，但他自己却无法被生人看见，而且他即便大声说话，生人也听不见。于是他感到非常沮丧和羞愧，开始怕见生人，就回家了。

出殡的日子到了，跟在棺材后面的除了送葬的亲朋好友外，还有杨秀意的两魂。在棺材入土时，两魂都站在坟边看着他们填土。待棺材埋好后，那个副魂就扑进坟中不见了。

杨秀意的主魂跟着送葬队伍回家了，住了一个多月后，他便想找地方投胎。同年 11 月 20 日这天，是双江赶集日。杨秀意来到集上游荡，不一会儿他突然注意到一个青年，挑着两个竹筐，似乎是来双江赶集置备年货的。杨秀意走到他跟前，仔细打量了他一番觉得此人不错，又听他口音是竹塘村*地组的，就更加喜欢了。因为*地这个地方他去过，是陇城聚宝盆，土地平坦肥沃。于是杨秀意便跳进了这个青年后面的竹筐，跟着未来的爸爸回了家。

他到未来父亲家一看，未来妈妈已足月马上就要分娩了，他便扑进妈妈肚子里入了胎。杨秀意是本书再生人中为数不多的入胎至出生记忆不中断的再生人（另有吴会凤和姚最元）。他入胎之后，虽然周围一片漆黑，但感觉子宫里十分温暖。他在妈妈肚子中待了不到一天，次日就出生了。



前世在姚秀意同一位置做的记号，用的是保存状态不佳，氧化变粘稠的桐油加了一点锅底灰。当地人看了以后都说这哪里是胎记，简直就是用粘稠桐油加灰刚甩上去的嘛！这个胎记竟然保存了上一世记号的色泽、纹理等几乎全部物理特征，世界罕见！杨秀意前世的儿子选头部做这个醒目的记号是为了将来更容易找出父亲的转世者。

他还能记得刚出生时睁开眼睛看见了阳间的阳光后的感受：他感到很开心，庆幸自己又“复活”了。他刚出生就能听明白妈妈和周围人说的话，自己也想开口讲话，但嘴却不听使唤。因为前世到今生的记忆没有任何中断，他说感觉前世像是没有死，似乎像是出了趟远门又回家一样。

杨秀意出生时右上额有一个花生粒大小凸起的极特别胎记。据杨秀意小时候会

说话后讲，这个胎记源自他上一世姚秀意死后其儿子用粘稠的桐油掺了一点锅底的黑灰，抹在他右额上做的记号。这个凸起物胎记，今天看起来仍然纹理细腻逼真，黄中带黑，像是刚刚用在瓶中因长期密封不良而变黄变稠的桐油掺了锅底灰新涂的一般。

杨秀意的转世与一般记住前世的再生人大为不同，一般再生人入胎之后至会说话之前的这段时间的记忆往往是缺失的，但他的前世记忆连同技能几乎是无损地迁移到今生。

杨秀意从会说话起，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一样，讲话方式、行为方式都是姚秀意模式。杨秀意两岁多时，父亲对他说："儿啊，我给你起个名字吧！"小秀意听到后立刻告诉父亲："我不需要，我有名字的，我叫姚秀意啊！"爸爸就随便说了句："那你能写出你的名字吗？"令父亲万般惊奇的是，今生没有学过任何汉字年仅两岁多的小秀意，竟然真的用笔写出了他前世的名字"姚秀意"。因为年纪太小，字有些歪歪扭扭，但完全可以辨认。于是父亲便允许他继续用原来的名字"秀意"，只是把姓氏从"姚"改成了"杨"。父亲又让他辨认其他字，他仍能认出。

据杨秀意讲，在他换牙之前（约七～八岁），他对前世记忆不是一点点，而是就像前世姚秀意没死持续活下来一样，记忆是完整无损的。八岁以前你若问他前世任何一个生活细节他都可以讲出。但换牙之后，关于前世的记忆开始大量遗忘，现在就只能记住经常说的那些情节。

他小时候很想带今生父亲去挖出他前世秘藏的那一缸财宝，但前世因为富有而被殴打致死的惨痛记忆，加上他小时候正值运动，使他不敢贸然行动。到了他二十几岁时，才动身去寻宝。但因为 1958 年通道县城从县溪镇迁到双江镇，导致双江镇地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寻宝已无可能。

杨秀意想到了在前世家守坟的那个魂。于是他烧香祷告，希望他的那个在前世身体中同住的副灵魂能以托梦方式指示藏宝位置，但遗憾的是直到如今他也没有收到任何相关托梦。

县城建设规模越来越大，杨秀意感到这一生已无任何希望找到上一世埋藏的那笔财宝，于是再无顾忌，向世人讲出了保守多年的藏宝秘密。

这个藏宝的传奇在周边传开了，不久便传到了他前世儿媳妇的耳中，此时杨秀意的前世儿子已过世好几年了。

在杨秀意三十多岁的某一天，有个 60 多岁的妇人登门造访，自称是姚秀意的儿媳。情况一对证，很快就相互认了亲。杨秀意前世儿媳认亲之后向他表达了真实来意："公爹，听说你前世死前在双江埋了一坛银子，你能否带我们去挖出来。挖出后两家各分一半，改善一下生活，也为儿孙在县城置点房产。"杨秀意听完，哭笑不得地摇摇头，对前世儿媳说："可惜你来晚了，要是在我小时候你来认亲，接我去双江把这缸银子挖出来并不难。可现在双江由一个千人的小镇变成了近五万人的县城，地貌巨变，我已没有任何可能找到当时的埋宝地点了。"儿媳只好悻悻而归。

杨秀意感叹道："前世今生，灵魂相同，但命运生生不同。这一生如果没有那个财运，上一世即使埋下金山银山，今生也是无福享用的。"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Xiuyi Yang; Location: Xiuyi's home; Interview Date: 30-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27. 姚乐元，前世本村姚氏：街上多次撞见前世姚氏的另一个灵魂



姚氏和晚辈在都垒小学（右后）前合影

姚乐元，2001年8月*日生于坪阳乡**村。父亲姚学*，母亲龙首*。

姚乐元出生时，耳垂带有明显"窝型"胎记，暗示他前世可能是一名戴耳环的女性。通过胎

记和小乐元对前世的大量讲述，他前世的身份被确认为本村石婄颜的婆婆姚氏。姚氏生于 1917 年，死于 1999 年，终年 82 岁，有多名子女。

其前世今生两家相距约 80 米，小乐元有时一出门就径直走进前世家里。他第一次进门就认出了自己前世住过的房间和用过的东西。幼年的他每次和奶奶吴莲花到前世家里，一定要让前世的儿媳石婄颜抱着。

有一天，小乐元在街上玩，看见前世儿媳石婄颜在洗一张竹席，他就走上前去说："这是我的。"事实的确如此。

姚乐元说他在换乳牙之前，对前世的记忆非常清晰完整。他那时可以记得前世大部分事情。投胎之前住今生家"门后"的记忆也至今不忘。但罕见的是，他却根本没有死亡前后那几天的记忆。（注：几乎所有再生人对这段特殊时期的记忆都最为深刻。）



姚乐元示范他的前世主魂躲在门后偷看家人活动的情形

姚乐元又说，他一直感觉他的上一世姚氏有两个灵魂。乐元小时候有时白天在村里街上走，有多次撞见自己前世的"鬼"！眼前一黑，面前就出现一个"老太婆"，样子就是自己的前世姚氏死前的形象和打扮。她站在自己面前，似乎是要和自己说话，但几秒钟后，这个有点模糊和重影的"老太婆"就瞬间消失了。小乐元对此感到非常害怕，就赶紧跑回家。

乐元的母亲龙首*提到，乐元小时候经常半夜在噩梦中惊醒。醒后很惊恐地抱着妈妈说："妈妈，我害怕！"据姚乐元自己回忆，小时候做的噩梦情节都是一样的：就是自己在前面跑，感觉后面

有“人”在追，至于谁在追自己，却看不清（换乳牙后不再做这样的噩梦）。



姚乐元耳垂上的两个窝型胎记清晰可辨与他的前世姚氏在此处穿两孔戴耳环一致。本人在坪阳中心校门口随机察看了七名非再生人小学女生均无此种胎记。本书再生人中若前世是女，且戴过耳环，今生无论男女，往往都有此种胎记。

姚氏在死前一年曾对街坊吴莲花（今生奶奶）及其他邻居表达过自己来生的投胎愿望。她说：“我下辈子除非投个男的，否则就不投了，因为当女人实在太苦了！”问起姚乐元这件事情，他说他记得上辈子发过这个愿。又问他:“这辈子投胎时，是否看清妈妈肚子里是男胎？”他回答说：“当时看清是男胎之后才投的。”

姚乐元幼年期也具备一定的“遥感”能力，但长大后已完全丧失。他说他小时候，尤其是换乳牙之前，脑中经常出现一些关于前世家里近期的各种新情况的“画面”。比如有一天，小乐元在今生家里对奶奶说：“他们（指前世家人）把我的房间变成放碗的地方了。”奶奶去一看果然如此。又有一次，乐元三岁时即 2004 年，他前世的孙子添了一个女孩。家里人不知道，对方也没来通知。小乐元却对大家说：“我做太婆了，我孙子添了女仔！”家人去一打听，果然如此。



姚乐元（左 2），奶奶（前世邻居）（左 1），前世儿媳妇石婄颜（右 2），前世曾孙女（文中所提）（右 1）。

乐元记得姚氏的魂离开身体后，来到

今生父母家等候投胎。他有时站着，有时坐着，有时躲在门后和今生家人一起看电视。

据街坊杨树桃等人说，姚氏最后两天性情大变。她“走”的前一天突然焦躁不安起来，不停地独自上街到小女儿的店里去坐一坐，在家和女儿商店之间往返许多次，而这之前她不怎么出门。最后一天要“走”时，亲属都不在家，恰巧街坊杨树桃及另一个街坊在现场。姚氏当时正在吃一个桔子，刚吃了一半就突然咽气了。她咽气时，一只手还攥着半个桔子。

根据本书阴差描述，一个人死之前数日突然性情大变，可能是因为“主魂”已出走或被阴差强行捉走，此后由寄住在同一身体的“副魂”接手操控身体。主副灵魂性格本不相同，且副魂操控身体一般不过七日必死。

姚乐元缺失死亡前后的记忆非同寻常。结合他在大街上撞见自己前世形象的“鬼”，猜测他前世姚氏的体内可能有两个灵魂，而且姚氏的两个灵魂依次离开身体的时间间隔较大。投胎为姚乐元的主魂可能在姚氏死之前数日前已离开身体，而姚氏的副魂一直待到死亡那一刻。这就合理解释了为什么姚乐元没有前世死亡前后的记忆，却有在今生家里住门后等候投胎期间的记忆。而他小时候在街上撞见的形象为姚氏的“鬼”可能是他前世的副魂。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 Interviewees: Leyuan Yao; Leyuan’smother, Leyuan’s daughter-in-law and a neighbor in last life Location: Leyuan’s home; Interview Date: 04-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吴师科

28. 吴师科，前世杨圣贤：败血症死，幼年灵魂多次离体飞去前世家捣乱

吴师科 1990 年 9 月*日生于通道县坪阳乡*寨，父亲吴举爱，母亲杨献*，姐姐是吴师彩与吴师航（*寨著名的双胞胎再生人 12/13）。

吴师科的前世杨圣贤，1950 年 7 月 17 日生于桐木村，成年后娶了来自新寨村的


杨圣贤

吴如英，育有两子一女。杨圣贤因牙痛导致败血症于 1990 年 8 月 9 日死于县医院。

吴如英对 26 年前与杨圣贤在最后一个夜晚生死离别的记忆仍十分鲜活。先是死前六天，杨圣贤牙痛厉害，并伴有发烧，找村里医生打了三天针，主要是注射青霉素。第三天高烧仍不退。于是转至坪阳乡卫生院治疗一天，仍无好转。第五天转至县医院。到县医院的当天晚上，不知何故，一直滞留在门诊病房，只有妻子吴如英一人陪床。杨圣贤似乎已感觉到自己不妙，开始向妻子交接几件债权事宜。他告诉妻子，同村的杨某买了他一批柚木用于制作棺材，还没有付他钱，账用粉笔记在屋梁木头上。

杨圣贤把债权交接完之后开始说：“不要怕我，我不行了，这里已经有 12 个人在等我了。”吴如英听了吓得头皮发麻，因为她朝四周一看，除了丈夫和她自己根本没有任何人。她这才明白丈夫所说的 12 人可能是一群要同行的鬼（人在濒死时往往具有看见鬼的能力）。

杨圣贤又说：“我真的不行了，要去了，我要喝凉水！”按当地传闻，临死之前如果喝了凉水，来生就可以记住前世，但喝热水或汤之类无效。吴如英在病房内只找到半杯喝药剩下的热水，一时找不到凉水。她又听见丈夫杨圣贤催促说：“快给我喝点凉水，这样我下辈子还能记住你！”杨圣贤等了一会还是没有喝到凉水，就提醒妻子：“你把脸盆里的湿毛巾拧拧就有了。”吴如英噙着泪水，按丈夫要求去使劲拧湿毛巾，但只拧出不多的一点凉水，用杯子盛了给丈夫喝下。杨圣贤喝完后，觉得不够，让妻子再去拧毛巾。吴如英无奈地告诉丈夫：“毛巾很小，已经拧不出水了。”丈夫突然有了新主意，他对妻子说：“实在没有凉水，你就吐点口水给我喝吧！”吴如英听后十分惊诧，不明白丈夫为什么在临死前说这么荒唐的话。她这几日照顾丈夫不分昼夜，口干舌燥，所以无奈地告诉丈夫：“真不好意思，我嘴里实在没有口

水可以吐出来！”但丈夫却十分坚持非要她吐口水给他喝。她开始害怕了。



吴如英和杨圣贤所生的两个儿子

杨圣贤已经虚弱到无法起身或抬头，他的时间已不多了。他拉着妻子的手开始交代后事：“如英，我死之后上有老母无人奉养，下有两儿一女尚未成年，以后全靠你了。为了我母亲和三个孩子，你能否答应我不改嫁，就呆在家里。实在不行，你可以招个男人上门。”小声抽泣的吴如英当即答应了丈夫的临终恳求。当时他们的长女杨红艳 18 岁，长子杨红山 15 岁，次子杨红保仅 9 岁。得到妻子的承诺后，杨圣贤说：“好！那我就谢谢你了！拜托你照顾我的老母亲。我真的要走了，真的不行了！”然后就不再说话了。吴如英看丈夫快要咽气了，就立即跑出病房拉来门诊区唯一一个值班医生。医生看了一下说：“是快不行了，你把他背到四楼急救室吧。”当时的年代医院服务也真差，病人快不行了，竟还要家属背到急救室。吴如英立刻背起丈夫上了四楼急救室。吴如英摸了摸丈夫的头脚，发现他全身都凉透了。弥留之际，杨圣贤用最后一丝力气轻声说：“我真不行了，我要走了。看着我走你会害怕的，你不要在这里了。你去喊我姐来吧。”一旁的医生说他们可以帮着照料病人，让吴如英去叫她丈夫的姐姐。因为杨圣贤的姐姐就住县城，离县医院很近。她便深更半夜跑去叫丈夫的姐姐。但当吴如英和杨圣贤的姐姐赶到急救室时，里面已空无一人。一打听，杨圣贤在吴如英离开医院后就咽了气，寿命仅 40 岁。杨圣贤的遗体被拉回桐木村按常礼殡葬。死后 23 天，投胎成了妻子吴如英的哥哥的孙子吴师科。

吴师科和杨梦案例十分类似：（1）都是前世中青年死亡，遗有未成年子女和老母。（2）遗嘱相同，妻子也都招了上门丈夫。（3）最惊人的相似之处是，两个妻子都在家里连续 20 多年多次见到亡夫显灵。

杨圣贤的遗体被拉回村里安葬不久后的一天，吴如英一人忧伤地端着稻谷上楼晾晒。一抬头看见亡夫站在面前，穿着死前的衣服，安静地注视着自己。吴如英大惊失色，气愤地骂道："你个没良心的，死了还来吓唬我！"说完就把端着的稻谷朝他扬去！杨圣贤的灵魂似乎没有预料到妻子如此生气，他立即消失了。但此后 20 年，他仍以死之前的形象多次在吴如英面前显灵。

据吴师科本人讲，他小时候晚上睡觉后，其灵魂也多次前往前世妻子吴如英的住处，做了不少"淘气"的事情。吴师科也曾托梦给吴如英，以儿童形象出现。而 20 年间，考虑到杨圣贤死后，尸体被拉回桐木村，其灵魂很快赴十几公里外的新寨村投胎，在桐木村出现的杨圣贤的亡魂显灵是否可推论某些人有两个灵魂？

吴师科小时候曾明确表示自己的前世有两个灵魂。当地老人也普遍认为人死后有两个灵魂，一个去投胎，另一个守坟。认为杨圣贤有两个灵魂，则比较合乎逻辑和事实：杨圣贤死后，主魂去新寨投胎，副魂就在生前家附近山上的墓中守坟。守坟的副魂因思念妻子而常回家看看，之后两个灵魂独立探望吴如英。

吴师科自小就具备人不到桐木前世家，就能知道前世家中各种情况的能力。这不是"遥感"，而是他晚上或白天入睡后灵魂飞去现场实际探测的结果。吴师科的两个双胞胎姐姐吴师彩和吴师航也具备此能力。

吴师科从会说话起就谈及自己诸多前世生活细节。另外他从小到大对前世妻子吴如英情感深厚，每次见面总想方设法偷看。去年 12 月，师科有个前世叔叔去世。在桐木参加葬礼的亲友两个桌拼在一起吃饭，在桌上就餐的吴师科每吃几口饭就偷看吴如英一次。

吴师科三岁那年春节前，妈妈问他："你要不要去你前世家找你的老婆和孩子过年？"吴师科说："这次不去了，她的鱼塘里只有一条草鱼。"他妈妈后来去核实，果然如此。

吴师科小时候经常去前世家，不过他的灵魂在睡后去的次数更多，且常有"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有时他的灵魂去找东西吃，有时去做恶作剧，吓唬前世妻子。



吴师科托梦让前世妻子找到了他前世藏的30块钱，手的位置就是杨圣贤生前藏钱的位置。

吴师科六岁时曾用托梦的方式告诉吴如英，在三楼卧室床对面墙上贴的旧报纸后面有他前世藏的 30 元钱。吴如英醒后将信将疑地去一摸，果然有 30 元钱。

吴师科刚上小学一年级时曾去找其前世妻子吴如英要钱花。他说："我死之前存了 7000 多块，你拿出些给我用吧。你拿这么多用不了的！"吴如英听了又好气又好笑，说："你早早死了，撇下三个孩子，还有你老妈都由我一人照顾，你觉得这点钱够用吗？"吴师科听后似乎觉得很惭愧，就说："以后不要了！"但吴如英在他读小学时期还是赞助了他 300 元。

吴师科在四、五岁时有一次去其前世家，红着脸当面问吴如英："我要是回来，你还要不要我？"吴如英笑着对他说："你这辈子来这里是我哥哥的孙子。难得你还记着上辈子的事情，但你看看我现在都多大年纪了！你真是笑死人了！"小师科尴尬地说："不行就算了！"

吴师科现在虽然已成年，但似乎仍然难以割舍前世的家。他去年去上海和前世的两个孩子一起务工，相处如家人。前世的女儿杨红艳对他说："按前世论，是要喊你爸爸的，但我们决定不喊你爸爸，喊你师科吧！"师科回答："可以。"

去年春节前的 2015 年 2 月 12 日，前世妻子家杀年猪，叫师科去吃猪肉。师科进门之后不久悄悄地拍了拍其前世妻子的腿，说："你出来，我有话和你谈。"吴如英觉得奇怪，说："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讲吧！"吴师科说："那下次吧。"三天后，吴师科又来了，又是要找吴如英想单独说几句话。但吴如英当时正和人打牌，又没讲成。吴师科想要单独和其前世妻子讲的话，至今是个谜。

以下是吴师科的母亲杨献花在吴师科幼儿时所写的一篇文章。

我儿子吴师科的前世今生

我正快要生下儿子的时候，她俩（指吴师彩与吴师航）突然叫喊："妈妈，我们拉着弟弟的手回家来了。"她俩刚说着，弟弟就生了出来。

吴师科的前世杨圣贤是我老公的姑丈。因杨圣贤过世，没人照看他生前养的那头牛，师科的爷爷就把那头牛赶到我家来养，同去的师科骑在牛背上一起回来了。在师科会说话不久，他的姑奶奶（前世妻子吴如英）回娘家来看望师科。他骂姑奶奶说："你连头牛也养不了，还要我爸爸养，真没能耐！"姑奶奶当场就哭了。师科很喜欢那头牛，看到老爸要上山放牛他也会跟着去，但不是人去是灵魂去。他很清楚那头牛是他生前辛苦养的。

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发现牛跑出牛栏了。小小的师科跑去拦牛，还叫老爸一起去。他老爸放心不下，不让他一个人在那里拦牛。但他说不怕，还对爸爸说："我是你的姑丈，是个大人呢！"然后他爸爸跑去看，还没到就看见那牛乖乖走回家来了。

有一次他姑奶奶带新招的姑爷爷回娘家来看师科，而师科见面时对这个新姑爷爷很不友好。他不但气呼呼地上前踩新姑爷爷的后脚跟，还跟姑奶奶说了一大堆很难听的话。

师科前世有两儿一女。有一次大儿子杨红山的同族有喜事，委托杨红山去新寨买牛办酒席。杨红山来新寨后到我家吃早饭时，小师科一边夹菜给他，一边说："我很疼你们，也好想你们！"杨红山听了当场哭得泪流满面，我们也感动地哭了。

小师科的灵魂经常去桐木前世家看望他的老母亲。还听说有次他（灵魂离体）去拿柑橘吃，被前世老婆发现了。他前世老婆听到楼上有响声，马上上去察看，但只看见一只老鼠，其实那老鼠是师科拿了根草变出来吓唬她的。他（灵魂）那段时间每晚都去前世家从筐里偷拿橘子吃，每次拿两三个。后来他很疑惑地问我："妈妈，我拿走那么多柑橘，她还说筐里没少！我（灵魂）晚上去看明明快剩一半不到了！"结果呢，那一筐橘子上面一半

全坏了，下面一半却好好的，因为上面的橘子的灵魂全被师科的灵魂拿走了，所以很快就坏了。

还有一次他前世大儿子结婚，我按习俗需要包个红包去赴宴。小师科这时提醒我钱不用包多了，他说："当年今生老爸结婚，上一世的我也没给多少，所以你何必要包那么多呢！拿一点点去就可以了。"我把钱装进去可他又扯出来，没办法就只好照他的意思办。

又某天晚上，他在我身边睡，老说梦话，但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我把耳朵贴近他嘴边，努力听可还是听不懂。后来师科醒了，说他的灵魂去桐木村听课了，是前世一些堂兄弟姐妹们在听堂哥讲课呢！他说的这个前世的堂哥生前是在长沙当官的，死后骨灰拿到家乡埋葬，算是魂归故里了。他的亡魂在晚上找时间教他在世的兄弟姐妹点文化。我听完师科说的内容几乎惊呆了。（注：亡魂召集在世子弟的灵魂上辅导班！）

师科很怕得罪他前世老婆，因为他前世老妈还活着，需要他前世老婆照顾。前世老妈过世了，师科才放心，再也不怕前世老婆了。以前不敢说的现在也没有顾忌了，就跟我说了前世老婆一大堆坏话。有时他又很可怜他前世老婆，看前世老婆一个人干农活那么累，又要照顾孩子们，又要做家务事，事情多得忙不过来。小师科想要去帮忙，可他人那么小啥也做不了。于是他灵机一动就让今生的爸爸去帮前世妻子砍柴或种地。

小师科非常疼爱他前世留下的孩子。他小时候时常说对不住孩子，说他们还那么小，爸爸就离开了，孤儿寡母的日子很难过。他还经常为前世妻子儿女的处境暗自哭泣。

小师科去坪阳中心校读小学的时候，经常顺便去看前世孩子和老婆（坪阳中心校离桐木村很近）。他还跟前世老婆说他前世的存折上还有很多钱，那钱是他前世辛苦赚下的。他多次要前世老婆拿钱给他，前世老婆不给，他偏要。有一次他前世老婆拿出十块钱给他，说："收好了，这是一千块，以后没有了。"师科说："呦，给十块钱却说是一千，你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不给我呢，那是我的辛苦钱。"

我还记得师科前世老妈过世后，他跟我说他去坟里跟其前世老妈说了很多话，但我也不知道他究竟说了什么。

到如今我没听到他和他前世妻子说什么新话题，也许一个长大了，另一个长老了，都不说什么了吧。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Shike Wu's mother and his wife in last life; Location: Shike's previous home; Interview Date: 23-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29. 杨红保，前世是母亲的哥哥的儿子吴举章



杨红保

杨红保，1981 年 9 月*日生于坪阳乡**村，父亲杨圣*，母亲吴如*。

杨红保的前世是母亲的大哥吴国深的长子吴举章，18 岁因洗澡受凉得伤寒病死。

杨红保从三岁开始讲他前世是大舅的已故长子吴举章。

杨红保五岁时和妈妈去新寨大舅家，即前世父母家，找出了"自己"的两样东西，一个前世用过的小镜子和自己前世的一枚私章，并带回了今生桐木家里。

30. 杨梦，前世石成良：死于破伤风，亡魂回家被妻多次看见

石成良，1959 年生于坪阳乡新寨村，父亲石玉燕是本乡干部，母亲吴婄水。

1977 年石成良 18 岁时，母亲吴婄水和大姐石合芝两人步行前往邻近的广西三江县高友寨算命。这个寨子的算命先生虽然是个盲人，但因为算得特别灵验，所以方圆几十公里慕名来访者络绎不绝。



石成良（前排中）与母亲及姐弟合影

吴婄水便把六名子女的“生辰八字”都告诉了算命先生。盲人逐个掐指一算，对吴婄水说:“你虽有六名子女，但你死时只有五名给你送终，你二儿子石成良活不过 30 岁。”吴婄水听后十分震惊，她哀求算命人为儿子“加岁”。算命人答应帮助“加岁”，但要吴婄水下次带来一些物品用于加岁祭祀。他索要的礼单如下:一条鱼、一只鸡、一只鸭、三米手工土布、18 公斤米和 36 元现金。这是一笔不菲花费。当时石成良的父亲在公社当干部每月才 40 元工资，而普通农民一年都难挣到 40 元。吴婄水救儿心切，回家后很快置办齐了这些物品并亲自送到算命先生住处。九年后证明，算命先生批八字精准，但“加岁”无效。

吴婄水怕影响石成良的心理，一直没有告诉他盲人算命的结果。虽然她交付了“加岁”的钱物，但心里一直忐忑不安。石成良娶妻迎亲那天，发生了一件不吉利的事情。按当地侗俗，男方到女方家迎亲要带上一批礼品，其中包含一只活山羊。在大家兴高采烈的迎亲途中，那头山羊却突然莫名其妙地自己摔死了！

但石成良 27 岁之前无异样，婚后接连生了两个儿子。石成良 27 岁时的一天中午，他在村里正忙着装木材上车。汽车被装满之后，他从汽车上跳下来，不幸被生锈的钩子钩了膝盖处，摔倒在地。他挽起裤管一看，膝盖被钩子划出了一条近八厘米的口子。回家后，伤口开始肿起来，出现感染症状，之后伤口快速溃烂。乡镇卫生院诊断为破伤风后，立刻将他转至县医院。在县医院住了五天院，他的病情持续恶化，好转的希望日益渺茫。石成良感觉自己快不行了，他对前来探望的妻子说:“我快不行了，可

惜两个儿子太小。我死之后，你可以再招个上门丈夫，别离开这个家。”妻子含泪答应了丈夫的请求，说:“我不走，就在家里看着两个儿子长大。”

石成良死后，家人就把他的遗体拉回老家新寨村安葬。仅一年后，即 1988 年 1 月 10 日，在隔壁乡镇甘溪乡张里村，有个男孩出生，名叫杨梦。他的父亲是杨相*，母亲龙**。

在杨梦两岁时的一天，他母亲正用火钳向火塘里加木炭烤火，加上一块便离开了。但她很快发现小杨梦随手用火钳把刚刚加进去的木炭又取了出来。母亲又加上，他又取出，如是者三。妈妈很迷惑地问小杨梦: “你为什么要把木炭取出来?”小杨梦说:“我要送给爸爸。”妈妈又问:“你爸爸在哪里?”小杨梦却说:“我还有个爸爸在新寨。”这时小杨梦的妈妈有些害怕了，就问他另一个爸爸的其他情况。小杨梦就说他那个爸爸也在烤火，需要木炭，还说那个爸爸会唱戏，当乡干部。

小杨梦三岁时，有一天和妈妈一起烤火，他看了一眼妈妈，说:“妈妈你不漂亮，我老婆比你漂亮!”妈妈很吃惊。小杨梦便告诉妈妈他老婆是谁，还说他还有两个儿子呢。这个时期，小杨梦经常提出要去看他的“老婆孩子”，但妈妈以他年纪还太小为由拒绝让他去认亲。

三岁时某日，他对妈妈说:“我一定要回新寨，去拿我爸爸给我买的棉大衣!”原来石成良上高中时，父亲给他买了一件非常好的棉大衣，在他死后，家人也没舍得烧掉，把它留在家里。因为小杨梦反复强烈要求回前世家看亲人，妈妈终于答应同他一起去坪阳乡新寨认亲。



杨梦 13 岁上初中时照片

1990 年某天，小杨梦让妈妈担了两袋子木炭和一只鸡作礼品，两人乘公共汽车去新寨认亲。下车后步行要经过好几户人家，妈妈便不时试探他，指着一些人家问他:“你家是这户吗?”小杨梦回到故乡一点也不胡涂，走在前面，直接领今生妈妈找到了上一世的家门。新寨村民从小杨梦的妈妈处得知是石成良的转世回村认亲，整个

寨子立刻轰动了。大家纷纷出来观看，并对小杨梦呼喊道:“成良回来啦，成良回来啦!”这让小杨梦很不好意思，他红着脸低着头。十几个村民簇拥着两个“外乡人”来到石家。石玉燕和吴婄水听见楼下有人高喊:“成良回来啦！”，十分迷惑。心想儿子死了四年了，从哪里回来的?夫妻两人出门后，很快明白了，原来站在面前的三岁男孩是儿子死后的转世！二老当即老泪纵横，把这远路而来的“儿子”请进屋里。很快守寡的儿媳妇(成良妻)也赶来了。没想到姚翠花见到亡夫转世的小杨梦并不开心，甚至有些愤怒。她气呼呼地问小杨梦:“你认识我吗?当初抛下我们，如今为什么又回来找我们？”小杨梦面对前世妻子的责问，脸红了，头也更低了。小杨梦的妈妈赶紧来打圆场，对杨梦前世的妻子说:“别责备他了，他也很难过。生死不由己，他这几年一直都在想念你们呢!”

很快前世的大哥石成合赶到。有人就问小杨梦：“你看看，这个人是谁?”小杨梦抬头看了一眼说:“是哥哥。”石成合问他：“咱们兄弟姊妹几人，都是谁？”小杨梦便一一说出了所有兄弟姐妹的姓名，还提到大姐石合芝嫁到坪阳去了。

中午，石家大摆酒席为死而再生的“儿子”杨梦及他妈妈接风。小杨梦一直低着头，不好意思，但吃饭时多次悄悄抬头偷看前世妻子。下午，杨梦和妈妈要返回张里村了。石家难舍难分。石玉燕找出了石成良穿过的大衣交给杨梦，又送杨梦的妈妈 200 元，她推辞再三才接受。自此，两家年年往来，小杨梦有了两个爱他的家。

认亲一年后，姚翠花招了一个上门丈夫名叫吴永军，两人又生一女石彩川。有好事者对吴婄水说：“恭喜恭喜，死去的儿子再生了。又招了一个，又生了一个，现在反而多一个儿子，多一个孙女！”

杨梦在深圳打工多年。后来在深圳结婚时，杨梦打电话给前世父母，说要前世父母和前世兄弟姐妹务必前去参加他的婚礼。于是石家十多个人浩浩荡荡出发了，包括前世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前世妻子和吴永军等众多亲属。到深圳后，杨梦亲自把他们接到家里。女方家长很纳闷，这亲家来了一家又来一户，但杨梦说都是真的！

杨梦和他的前世石成良在外貌、身高、性格等方面十分相似。

姚翠花专访

石成良的妻子姚翠花有非常精准的记忆力，虽然前夫石成良已去世30年，但她对亡夫当年的记忆仍然很清晰。

她记得她与前夫石成良1981年2月1日结婚。他们第一个儿子石通泽生于1982年，次子石通岭生于1984年。前夫死于1987年1月1日早上7点。当年夫妻十分恩爱。

1986年12月21日中午，石成良从装有木材的汽车上跳下，不慎被一个生锈的钩子钩住膝盖导致裤子撕裂，膝盖也被钩子撕开一个近八厘米的长口子。虽然出血不多，但伤口如同一张张大的嘴，样子很吓人。石成良在家用草药治疗七天不见效，且发烧发抖，肌肉僵硬。不久转至县医院治疗，五天后死亡，死因诊断为破伤风。

最后三天由妻子姚翠花陪护，至12月31日下午3点，其夫已有随时死亡之征兆。姚翠花忧心忡忡地对已极为虚弱的丈夫说:“你病得这么厉害，怕是难好了。”石成良就对妻子说：“如果我好不了，你再招一个丈夫上门，不要改嫁了。”石成良对妻子交代完之后，便不能言语，次日早晨七点死亡。石成良在医院死后，遗体用拖拉机拖回新寨老家安葬。葬礼按正常病亡对待，但没有立碑。

姚翠花说，自石成良遗体从医院拖回开始，之后24年（从1986年至2010年），她每年都多次在家里看见“石成良”！他的衣着和面貌同生前真人一样。当姚翠花注视显灵的“石成良”的眼睛时，他立即扭头并消失不见。

其中有一次，姚翠花梦见石成良回来了，宛如生时。但她突然醒了，原因是感觉床上有人在蹭她。她醒后用手一摸，床上却只有她一个人。这件事让她病了好几天。石成良死后不足两年，其亡魂已转世为杨梦，那么这个持续24年，年年都有几次被姚翠花在家里看到的真人一样的“石成良”到底是谁呢？石成良的大姐石合芝认为这是守坟灵魂所为。

杨梦自三岁时第一次由母亲陪同来坪阳认亲，之后十多年几乎每年都去看望他上一世的妻子。姚翠花对他十分亲切，说视之如子。杨梦自小也特别喜欢吃他前世妻子做的粑粑，且每次都是趁姚翠花不注意时偷看她。

姚翠花说最近五年她在家里没有看见前夫了。



姚翠花（前排左 1）与前夫石成良所生两个儿子及与后夫吴永军所生女儿合影

姚翠花按亡夫遗愿，招了吴永军（生于 1956 年），两人生了一个女儿叫石彩川。吴永军对姚翠花的公婆，即石玉燕与吴婄水，十分孝顺。虽然公婆有两子三女在世，但与两位老人同住并照料老人的仍是姚翠花与吴永军。他们为老人洗衣做饭，倒屎倒尿，尽的责任与亲儿女无异。

杨梦同他前世妻子姚翠花与吴永军生的女儿石彩川在陇城三中是校友。杨梦经常分好东西给石彩川，像照顾妹妹一样。

据姚翠花讲，其前夫性格十分活泼调皮，而杨梦性格比较老实。

注：假如石成良的灵魂去了甘溪乡，遗体拉回坪阳乡新寨村，姚翠花在家里看见的又是谁的灵魂在显灵？当石成良大姐石合芝被问及，若知道某人死后投胎成另一人，还有上坟的必要吗？她回答：“你不知道人有



石成良的坟墓（意外死者不立碑）

多个魂吗？一个魂去投胎了，还有一个在守坟呢！”姚翠花连续24年在家中看见的石成良的灵魂显灵是离家几百米的守坟灵魂所为更加符合逻辑。当杨梦被问及 20 多年来他是否很多次以石成良的形象，灵魂离体去看望十几公里外的前世妻子姚翠花。杨梦回答说不记得有此事。本案例可能是一个双灵魂案例，投胎杨梦的是石成良的主魂，而姚翠花看见显灵的是石成良的副魂。



杨梦近照

杨梦自述

我小时候特别害怕坐车，连自行车也不例外。一上车就特别不安，有时实在没办法被大人拖上去也会哭半天。还有就是很怕血或红色的东西，一见到就会哭！还叨念着血会让人疼！

今年听老爸老妈还有寨子里的人说，我小时候刚会说话就一直念着前世的名字和寨子，不过那时候小孩子发音没那么清楚。慢慢的后来稍微听个大概了，就问我说的是什么，我就开始说出前世的一些事，比如家住哪里、家里有什么人、田地有多少及怎么死的。刚开始没人相信，后来越说越多，还老是吵着要回上一世的寨子看看。他们也觉得好奇，就托人问那里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个人，结果证实了还真有其人。后来我老妈就带着我过去认了亲。那时应该是三岁左右。那天到了那里就先喊了爸妈，认了亲，然后就到房间里听故事了。那时候是录音机放磁带的，老爸录了一柜子的故事！后来又去了几次也是每次都钻进房间，一听就半天，当时很喜欢听他讲的故事。

小时候不管他们要我去哪里，我都不愿意去，但是一说要去新寨就高兴极了！去了一次后更是经常吵着要去了。我前世的父母很疼我。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s: Meng Yang, his wife and sister in previous life; Location: Meng Yang’s past home; Interview Date: 10-Mar-2016/14-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第 4 章 前世是动物的转世

本章介绍了六名前世是动物的再生人。据吴干岳讲，他上一世石婄令死后到阴间见阎王时发现，70%的灵魂因生前有罪被拉去过独木桥，仅 30%可以直接投胎。这 30%也不是都可以直接投人，而往往是先投三次动物再投一次人。

某些宠物或家养动物与主人表现出强烈如亲人般的情感，可能他们的前世与主人有一定的缘份。

31. 吴永菊，前世雌鹰：吃死鸟中毒亡，鹰魂显灵为小女孩，次日投胎

吴永菊，1952 年 10 月 28 日生于通道县坪阳乡马田村。

吴永菊前世是马田村附近山上的一只雌鹰。1952 年 10 月 27 日因为误吃了一只被人毒死的鸟，很快中毒身亡。死后次日即投胎到附近的马田村吴家。

吴永菊前世做雌鹰时因经常分食另一只雄鹰的猎物，两鹰互生爱慕，遂结连理。这对鹰夫妇比翼齐飞，同宿一巢，主要捕食小鸟、蛇、鼠之类。但该雌鹰尤其喜欢吃发臭的死动物，而吴永菊这一生也是爱吃生鱼生肉和有臭味的食物。

雌鹰每年产卵四至五只。孵化时，鹰丈夫打猎给鹰妻吃。到死时近 30 年共育雏鹰 100 多只。雏鹰长大即与父母分离，各谋前程，互相亦不挂念。

吴永菊详细描述了做鹰的诸多生活细节。据吴永菊描述，鹰语主要有四句：其一，拖长调“啊，啊”表示“再见”；其二，拖长调“够，够”意为“来吃猎物”；其三，拖长调“噶，噶”代表“来吧”；其四，“果，果”等同“相亲相爱”。吴永菊从小到大，在山坡干活之余，若听见鹰叫，便会停下手中的活，昂头与飞过的鹰对答一番，有几次还真的有了互动。

到 1952 年，吴永菊前世这只雌鹰已 30 岁左右。此年命运不济，她误吃了一只被毒死的鸟，鹰夫赶到时她已咽气。她的亡魂看见鹰夫十分悲伤，用喙啄她见没有反应，就用爪子把她抓起来又放下，连续抓放三次。鹰夫确认鹰妻已死，自己悲伤地飞走了。

这只雌鹰的亡魂当天就飞到了马田村一户有孕妇的吴家。先是落在二楼晒衣竿上，然后又从窗户飞入房间。一入房间，就显了灵，被今生的奶奶发现。显灵的雌鹰落地之后又瞬间变成一个小女孩，约有一米高。奶奶问她："你从哪里来的？"小女孩回答："是老鹰变来的。"鹰魂变成的小女孩该日竟然与奶奶相处数小时之久。次日，吴永菊出生。

吴永菊出生后两岁多，即和其他坪阳再生人一样，主动讲述自己前世。但其父母对此非常反感，曾因为她说自己是鹰而打过她巴掌。于是给她喝红鲤鱼汤，想让她忘记前世，似乎不见效。

吴永菊与其丈夫恋爱时曾问他："我的前世是老鹰，你仍然爱我吗？"吴永菊今生与丈夫感情融洽，育有两子。当问及她百年之后，若可以自由选择，是转人还是转回鹰时，吴永菊坦言："做人远不如做鹰自由逍遥。做人烦心的事太多，谋生大不易。你看我劳作 60 余年了，双手老茧如松树皮，才抚养两个儿子，对比做鹰那一辈子抚养了 100 多个子女也没做人这么累！来生不愿做人，想做回鹰！"

试想鹰翱翔蓝天之下，群山之巅，活得多么惬意！



我和吴永菊握手时感觉到她手劲巨大，似被鹰爪抓住

吴永菊补记（超常规视力）

2016 年 3 月 6 日因为要采访与吴永菊同村的其他再生人，又顺便到了她家。吴永菊很热情地同我握手。我的手一被她握住，便觉得一阵刺痛。没想到 60 几岁的老太太手劲如此之大，难道



”那是沙滩他奶奶，穿白色花衣服在挑粪呢！”

与前世是老鹰有关？我便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她手劲大和前世是鹰有关，那么她的视力也可能异于常人。

当日下午，吴永菊与大儿媳送我们到村口。我指着对面山坡上的两个极为模糊不清的人影让大家看，大家都看不清那两人的细节，诸如：面貌、性别、穿着和动作。我又让吴永菊看，她说：“那个女的，40 多岁，穿带花的白衣服，在挑粪桶！另一个男的穿黑色衣服，76 岁。”我又问能否看清楚是谁？她又说：“很清楚啊，穿白衣服的是沙滩他奶奶！”在阴天薄雾气象下，1500 米以外能看清人的面貌，比正常视力高几倍呢？她惊人的视力正如她的手劲一样，极可能源自她前世是老鹰。



吴永菊曾声称，她做鹰时经常听见下面的农夫因她偷吃了他们的鸡而骂自己，故此鹰原本可听懂人语。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 Interviewee: Yongju Wu; Location: Yongju’s home; Interview Date: 20-Jan-2016/06-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32. 荣永阳，前世白猪：可听懂人语

荣永阳，1986 年 12 月*日生于坪阳乡**村。

小永阳两岁左右的某天，他在村里凉亭玩，注意到附近有个老妇人正在割一种猪草，他立刻上前制止。小永阳大声说：“不要割那种猪草，好辣的！”老奶奶觉得一个两岁的小孩子说出这种话很奇怪，便问小永阳：“你怎么知道的？”小永阳很自然地说：“我是白猪。”老奶奶被他逗乐了，接着问他：“你是谁家的白猪？”小永阳给出了具体的答案：“我是荣美家的白猪！”

这是小永阳首次谈及他前世是猪，可能是看到老妇人割猪草，激发他恢复了前世记忆。当天，小永阳的母亲陆居桃就被老妇人告知了这件事情。陆居桃第一次知道儿子不寻常的前世，感到十分惊讶。

之后，小永阳断断续续说出他的前世当猪的诸多细节。原来本村荣美在自家猪圈养了数头白猪，小永阳的前世是其中的一头。主人上山割了各种猪菜，再混合一些米和糠煮成猪食喂它们。其他白猪一般都吃得干干净净，但它却比较挑食，经常在自己槽里剩下一些不喜欢吃的。主人非常生气，常常一边骂它，一边用树枝敲打它的鼻子。

有一天主人叫来了一伙猪贩子，他们共三人靠杀猪卖肉为生，其中一人名叫荣永耀。三人在猪栏前与主人说了几句话，被他听明白了，原来主人要把他们卖给这伙猪贩子杀了卖肉。他很害怕，等到猪贩子把猪栏一打开，他便第一个冲出猪舍，跑到街上，又接着向山里狂奔。主人和三个猪贩子带上绑猪的绳子，在他后面紧紧追赶。最终他没有逃脱猪贩子的追捕，被捆得结结实实后抬回了村里。

杀猪时，三个猪贩子中的一个一时心血来潮对他开起了玩笑，说：“你看好了，今天杀猪的人不是我俩，是荣永耀。看好了，可别看错人！”他把这些话听得清清楚楚，然后歪头看了一眼马

上要杀他的荣永耀。杀猪人荣永耀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和往常一样把猪杀了。

他的灵魂离开了猪的身体，没有其他地方去，又回到荣美家的猪舍住了半年。这半年正值陆居桃怀孕期间。这时期她常回娘家，每次都会路经荣美家这个猪舍，因为这个猪舍在她回娘家的必经之路上。即使马上就要生了的那几天，她也曾路经此处回娘家。永阳小时候有人问他："你是怎么来的？"他说："我是跟妈妈来的。"

屠夫荣永耀的女儿荣艳丽和荣永阳既是本家又是小伙伴。当有人问小永阳："你前世当猪时是谁杀的？"小永阳就说："艳丽的爸爸杀的。"荣永耀听说后亲自上门做了对证，之后便发誓今生不再杀猪了。



幼年的荣永阳

小永阳从小就不吃猪肉，其他肉也很少吃。妈妈忧心忡忡地劝导他，说："不吃猪肉怎么行，你会营养不良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小永阳直到现在也不吃猪肉。

大概四、五岁时，小永阳的奶奶开始让他喝红鲤鱼汤，因为她想让他尽快忘记其前世。

荣永阳反对家人接受记者采访。据他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其家人接受了采访，他都会当晚发烧不舒服，且无论他在老家或是千里之外的打工地福建。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 Interviewee: Yongyang's mother; Location: Yongyang's home; Interview Date: 25-Jan-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 Pengbin Ding

33. 黄秀英，记前生三世：蚂蚱、母猪与 11 岁少女



黄秀英（前中）80 年代与子孙合影。後排右 1 即她从广西带来的长子吴永吉。

黄秀英，1921 年生于广西龙胜县乐江乡弄南村（地址未核实）。初嫁某当地人，因其有赌博恶习被迫离婚，之后携 8 个月大的儿子改嫁隔壁的湖南坪阳乡东江村吴安坤，又生三男两女，于 1988 年去世，享年 67 岁。

黄秀英能记前生三世。

第一世为乐江乡宝赠村的一只蚂蚱。在一个有浓雾的早上，它从草丛出来不久，就被上山干活的人踩死了。

第二世是一头母猪，也住宝赠村，但她没有讲主人家姓名。黄秀英这一生能明确指出山上各种野菜味道如何，哪些野菜猪喜欢吃，哪些猪不喜欢吃。有一次黄秀英的大儿媳黄全英上山割了一筐猪菜回来。黄秀英看见后翻了一下筐子，把里面的鱼腥草挑出来扔掉了，说猪不喜欢吃这个。

她的第三世是乐江乡光明村的一个女孩。11 岁时碰上发洪水，她下水捞鱼被淹死。她淹死前后的记忆在今生仍很清晰。

黄秀英今生，即第四世，四岁时就开始讲上辈子的事情。她当时强烈要求去寻找上辈子的父母，但今生父母不允。

黄秀英九岁那年在河边捞鱼，碰巧看见上辈子的母亲经过，她便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她跟在前世母亲后面走，一直走到其上一世住过的光明村。但她没有勇气上前自我介绍，因为觉得不好意思，她只是默默地呆在前世家门口。天要黑了，前世母亲出来看见了她，就问："你是哪家孩子，这么晚了，还贪玩不回家？"黄秀英便红着脸，鼓起勇气上前喊了一声"妈！"，然后补充说："你是我上辈子的妈妈！"于是两人对证了一会，果然是真的，母女便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因为怕黄秀英今生父母担心，黄秀英的前世母亲当晚还是送她回了弄南村。

此后，两家认了亲，并一直往来，直到黄秀英过世。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Xiuying's daughter-in-law; Location: Xiuying's home; Interview Date: 06-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34.吴晓：前前世是曾爷爷吴素德；前世是牛，记三生 110 年事



吴晓采访照

吴素德，1906 年（清光绪 32 年）生于通道县坪阳乡马田村，1969 年 11 月病亡。

他的灵魂在坟中住 22 年。1991 年投胎为牛，为其子孙效力五年。

1995 年牛被卖掉，灵魂没走，在牛棚又住了七年，之后投胎孙媳妇，即 2002 年 2 月*日出生之吴晓。

吴晓，13 岁少年记三生三朝 110 年事，名闻四方！

吴素德 63 岁病亡时有两子，长子吴某，次子吴炳干。其长女仅几岁就夭折，次女吴婄柳已过世，故生前仅剩小女吴婄花相伴。吴素德去世时长子吴某所生的两孙中的长孙吴旱立已三岁，小孙子仅三个月大，尚未取名。这名小孙子后来取名吴汉春，即吴晓的父亲。

以下证据证明了吴晓的前两世身份。

1.吴晓两岁某日，妈妈备了一盆温水正要给他洗澡，吴晓突然指着旁边的爷爷说："这个人要叫我爸爸的。"妈妈打断他并斥责："胡说，这是你爷爷呢！"吴晓用更加肯定的语气说："这个人真的要叫我爸爸的！"这是吴晓第一次被发现有前世记忆，且可能是吴晓的爷爷的父亲转世。

2.两岁多又某日，其爷爷刚抱起他，他便用小巴掌扇了爷爷好几个响亮的耳光。爷爷惊诧地说："我又没惹你，你为什么打我！"没想到小吴晓振振有词地说："我以前给你当牛，有一次天旱地硬犁不动，你嫌我走得慢，用鞭子打得我好痛，我今天要报复！"于是吴晓的又一前世被确认为一头牛。

据吴晓断断续续讲起，自己吴素德那一世死后，在墓里住了22年。之后被阎王判做牛。吴晓小时候还谈起过卖牛当天的场景："那天你们把我卖了，要被牵去杀了卖肉。我的灵魂留下没走，他们牵走的只是牛的身体。"吴晓的奶奶确认卖牛是为了筹钱为吴晓的爸爸娶媳妇。卖牛和吴晓的爸爸结婚都是1995年，时间相符。

3.吴晓三岁多就经常讲起牛喜欢吃什么草。有时还制止大伯吴汉立喂牛某种草，说该草牛不爱吃，某种草牛吃了会割伤舌头。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吴晓四岁多陪爷爷上山放牛，可以详细说起自己前世做牛在哪个地方吃过草，在哪里睡过觉，到过哪个村，全都正确无误，但这些地方他这一生当时并没有去过。

4.三岁的吴晓随父母去姑奶奶吴婄花（即吴素德的小女儿）家做客。他今生第一次见到姑爷爷，即吴素德的小女婿姚华玉，立即勃然大怒，气呼呼地抄起棍子去打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亲戚。他边打边喊："你这个坏女婿，有鱼不给我吃，故意藏起来。"原来1960年代，正是"人民公社"时期，物资匮乏，生活艰难，饭桌上难见鱼肉。吴素德有一天去小女儿家做客，当天女婿姚华玉刚从生产队分了三条鱼。吴素德希望吃到这些鱼，可让他心寒的是姚华玉竟然当着他的面又把鱼带出家藏到田里，故意不给他吃。更有甚者，女婿在午饭做好后，竟不招呼老丈人入席吃饭，最后还是女儿招呼父亲上桌吃了。

5.吴晓四岁时有一次和妈妈谈起他前世的子女，说自己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吴晓的妈妈是外村嫁来的，按自己从丈夫和公婆处得知的相关情况是：吴素德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吴婄柳早已过世，在世的女儿仅有吴婄花。她便和儿子争论："你只有两个女儿，哪来的三个女儿！"但吴晓仍坚持自己有两儿三女，语气坚决而肯定。最后向吴晓的爷爷核实，原来吴素德的确是有两子三女！其中有个长女仅几岁就夭折，所以没有算数，家族后人一般说法就成了两子两女。

6.吴晓自很小便可叫出吴素德的大孙子吴汉立，即今生大伯的名字，却叫不出爸爸的名字。这是因为吴素德死时，大孙子吴旱立已起好名字，而小孙子吴汉春只有三个月大，尚未起名。

7.吴晓五岁多有时会站在田心寨原址东张西望，似乎在寻找什么。母亲问起，他说："妈妈，那些高土怎么不见了？"吴晓所称高土指1949年以前田心寨所修的土石结构的高高的围墙和高耸的炮楼。吴晓说他曾在炮楼里住过。田心寨的城墙和炮楼在1975年被拆除，而吴素德在1969年去世。



马田村的前身田心寨原址，中间即著名的马田鼓楼。田心寨本来是世界顶级优美的村寨，四周为了防土匪修建了土城墙并设有城门，这些吴素德生前都知道。后来在运动时期不但城墙被拆除，整个寨子也全部被拆除，据说是为了腾出地方种地。但现在外迁山坡的居民又重新迁回，因为山坡上容易发生泥石流。

8.五岁时有访客问吴晓："阎王为什么又让你投胎做人？"吴晓不假思索地反问："你们不也是阎王让你们来的吗？"吴晓还谈到："有些人死了，被阎王安排去投猪牛羊，鸡鸭鹅，没几年被杀了吃了，又去阎王那儿等待下一世投胎安排。来哪家投胎是缘份，大家因为有

缘份才会又聚到一起。但如果阎王不同意，你也去不了。有些去了，可很快又死了，缘份不深也不行。”

9.有一年清明节，吴晓的父亲领他去给曾祖父吴素德上坟。父亲发现墓后有个小窟窿，便就地捡起一块石头想塞住。正要塞，小吴晓冲上前阻止，说：“爸爸别塞这个洞，我以前就从这个洞爬进爬出呢！”

10.吴晓七八岁时常在村中球场玩球，而村里有个 70 余岁的姚姓老伯一看见他就跑出来和他玩。原来老伯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经常去吴素德家，属“故人重逢”。吴晓对他开玩笑说：“你是个老人了，可我比你还老，你今年 70 多岁，我有 100 多岁了呢！”

再生人的记忆大多是连续的，他们内心不认为自己死过，再生只是换了个身体，“我”还是同一个“我”！

吴晓的爷爷和爸爸对他格外亲切和敬重。吴晓让爸爸买什么，爸爸一般不会拒绝，因为吴晓常以爷爷自居：“我是你爷爷呢！”而吴晓的妈妈完全不吃他这一套：“不管你前世是谁，这一世你是我儿子，你得听我的！”

吴晓现在已不敢接受采访，因为最近几年，采访后会发高烧，有几次 40℃高烧三天！所以现在采访只能由吴晓的母亲石女士代讲。

吴晓后背和屁股上均有和其前世吴素德相似的胎记。

有类似情节的历史案例：我在侗族地区采访再生人时了解到，有些再生人如果谈前世会导致身体不适。这种现象原因不明，但山西地区的轮回案例也有类似情况。 “于马马，男，1957 年生于山西于家沟村。前世是王家庄村人，名叫王乔家，以拉骆驼做买卖为生。1946 年因病死亡，时年 27 岁。死时有七岁的女儿叫王金兰，十一年后转世。奇怪的是每当于马马与这些前世亲戚见一次面，或与别人谈及此事，就要头痛呕吐，大病一场，所以家里人不让他说此事，我们在考察时，只让我们拍了照。”摘自《再生之谜破密》（贾天全、张建伟），采访年 1992。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 No; Interviewee: Xiao Wu’s mother&grandma; Location: Xiao Wu’s home; Interview Date: 22-Jan-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Pengbin Ding

35/36. 杨思与吴全军：前世两牛山上斗，摔死山下同投一村

1962 年 12 月 10 日，湖南通道县坪坦乡高步村“生产队”养的两头公牛在山上吃草时，不知何故互相抵角斗起来。这一黑一黄两公牛越斗越狠，全然忘记是在陡峭的山上。

山下一位姓先的本村老农对此看得清清楚楚。他看见两牛正斗得起劲，突然“牛失后蹄”，一起摔到山下，在山下伸伸腿就没动静了。先姓老农赶紧跑过去察看，到了现场大吃一惊。本生产队最得力的两头耕牛就这么一眨眼间全摔死了，其中那头黑牛还摔掉了一只角。这老农觉得很可惜，就对着刚死的两头耕牛说：“又没卖你们，又没杀你们，辛苦了大半辈子就这么死了，可惜了！你俩下辈子去投胎做人吧！”

两头牛摔死的当晚，离现场约 200 米的高步村杨姓人家生了个男孩，取名杨思。第三日，即 12 月 12 日，离现场约 500 米的同村吴家也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吴全军。

两个男孩出生后并无异常，但他们从两岁左右便开始谈及他们前世就是当年摔死的那两头牛。他们描述了许多其前世当牛的生活和当天摔死的情形。其中杨思是那头黄牛转世，而吴全军则对应另一头黑牛，因黑牛摔死时掉了一个角，所以小时候小伙伴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独角牛”。吴全军小时候每次从椅子上摔下来就会感叹说：“刚才摔下来的感觉和当年做牛时从山上摔下来时一样。”

这个奇特转世案例在周边村落，几乎无人不知。

吴全军略大后对他人称呼他“独角牛”十分气忿，听见有谁这样称呼，他就会上去斥责。

杨思与吴全军是表兄弟关系，又是同龄。两人自小关系良好，但两人性格却是有显着区别的。吴全军很小就意识到说自己的前世是牛是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他之后便有意识地停止谈及前世了。他不但自己不说了，还特意去找杨思，晓以利害，要求他以后也不要向人谈论两人前世是牛的经历。但杨思对此不以为然，又多谈了几年。

据吴全军的母亲杨魁梅讲，她的儿子吴全军自小身体很棒，一般不生病。他小时候每餐能吃两碗米饭，力气蛮大，睡觉时间也比一般孩子多，且脾气温和，礼貌孝顺。

她还说，吴全军与杨思自小学开始学习成绩就一直“很牛”，基本是班上前一两名。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Quanjun's mother; Location: Quanjun's home; Interview Date: 25-Apr-2016;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第 5 章 前世死于意外事故、阵亡或被害的再生人

本书再生人的前世死于意外事件的约 30 例，大大高于当地普通人平均意外死亡率。

37. 吴赵，前世杨世门：前世与妹妹死于日寇，两魂踏云飞东江同日出生



吴赵

吴赵，1982 年 4 月*日晚生于坪阳乡孟龙村，父亲吴光福，母亲吴玉兵。

吴赵自小有卓越的记忆力和表达力，不但很小就能讲述前世生平，还能讲大量当地人闻所未闻的民间故事。他五六岁时去亲戚家做客，每次都是一大群成年人围着他听故事，他表现得庄重严肃像个大人，大人们也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尊敬他。

据吴赵小时候讲，他上辈子是广西桂林附近某个村子的人，非侗族，名叫杨世门。他父母都是医生，他大概 18 岁，全家生活安定，快乐富足。

1944 年日军入侵桂林，把他所住的村子全烧了，父母当日被日军杀害。之后不久妹妹杨世梅被日军用石头砸在头部致死，妹妹在咽气前对杨世门说：“哥哥，但愿我们来生还做兄妹！”

埋葬父母和妹妹后，他和其他村民逃到山里一处溶洞暂住。国恨家仇，促使杨世门立即加入了抗日民团，持步枪与日军英勇战斗。有一天杨世门在一次战斗中击毙两名日军。还没来得及高兴，却被日军的子弹击中左胸口，子弹从左后背略偏上贯出。杨世门中弹后立即前倾倒地，倒地时面部刚好撞进一个水洼，他在



子弹出孔胎记（背部）子弹入孔胎记 （胸部）

咽气前便呛了一大口水。然后他的灵魂就离开了身体。

他的亡魂很快发现了妹妹杨世梅的亡魂，于是兄妹两个在阴间团聚。他们做鬼的日子格外艰难，因为没有人给他俩祭祀烧纸钱，所以他们每天都非常饥饿，有时饿极了就吃路边的草。清明节赶上村民祭扫，一群群的饿鬼就冲上前去用手哄抢祭祀品。鬼有鬼德，他们大多宁可挨饿也不会偷生人的东西吃。

当了近 38 年饿鬼后，他们便一起出发，去过奈何桥。桥前孟婆照例让每个鬼喝一碗孟婆汤。妹妹喝了一碗，而杨世门以死前喝过水不口渴为由没有喝。他们过桥后和其他很多鬼一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屋子，里面摆放着很多人头，男女老少都有。众鬼被要求进去抱一个出来。出来之后才发现，明明在里面看起来都是

人头，可是有些人抱出来之后发现自己抱的不是人头，而是马牛猪狗之类其他动物的头。抱出什么头就投胎什么物种。杨氏兄妹抱了人头出来之后，见到一个白胡子老者（疑似判官）。老者看了看他俩说：“本来想安排你们投胎到同一家再做兄妹，因为你妹妹死前发过这个愿。可是你父母担不起两个，只好分开投胎，但相距不远，你们去吧。”



当地判官木雕

他们又是如何从广西桂林来到 175 公里外湖南通道县东江的呢？原来吴赵今生的大伯吴光记，1982 年 3 月调动工作，从湖南省城长沙第四勘探队转回本县通道酒厂工作，他回老家东江片区的孟龙村探亲。他的返回路线是先坐火车从长沙到桂林，再从桂林车站坐汽车到通道县城，最后再从通道县城坐汽车到老家孟龙村。据吴赵小时候讲，他们兄妹两个的灵魂就在桂林车站和今生大伯一起出发。吴光记坐在车里，而他和妹妹的灵魂在车上方数百米高空用脚踩同一朵云同步飞行。



吴赵今生村，所在东江片区气候特殊，有小海南之称，箭头处为吴赵家。

东江村与孟龙村相距约 1000 米，同属东江片区。吴光记的汽车先经过东江村，兄妹二人就此分手，妹妹自行去东江村投胎了。而哥哥的灵魂

又跟着车前行约一公里到了孟龙村，进了今生父母家投胎。按吴光记回家时间推算，他们各自应该在投胎的家里等待了约一个月才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如此巧合，说明整个投胎过程是神灵的安排。吴赵的妈妈说生吴赵时很不顺利，自己差点死于难产。吴赵长大后才明白阴间投胎安排者所说的他父母“担不起两个”的含义。

吴赵小时候常常四处寻找其前世妹妹的转世者，虽然他知道就在附近村子，但一直没找到。

东江村与孟龙村的孩子都上同一所小学“东江完小”。吴赵上小学第一天回家格外兴奋，他对妈妈吴玉兵说：“今天我见到我前世的妹妹了，她叫荣永燕，我们一个班呢！”



吴赵（5排左6）和荣永燕（3排左5）的小学毕业照

但荣永燕却没有任何前世记忆。据荣永燕讲，她小时候的学习成绩和吴赵类似，班上有40多名学生，他俩一般都是前5名。她和吴赵在同读小学期间关系十分融洽，两人还互到对方家里吃饭。有时吴赵在班上欺负了同桌，同桌就当着众同学说：“我不想和你同桌了，你去和你‘妹妹’同桌吧！”吴赵和荣永燕在小学三年级果真同桌了一年，但同桌期间荣永燕不敢主动问“哥哥”前世的事情，除非吴赵自己主动说。

荣永燕有一哥一姐。小时候凡与哥哥吵架，哥哥便会叫着她前世的名字说事：“杨世梅，你快去找你『哥哥』吴赵吧，别在这个家住了。”

吴赵对于前世，往往是触景有感而发，也不怎么主动讲。小时候他看见妈妈做粑粑（一种当地糯米面或糁子面做的粘糕，多用于祭祖），颜色单一，便对妈妈说：“在桂林，粑粑有红的、黄的、绿的、白的，装在大木桶里，这边怎么只有一种颜色？”

吴赵虽然没有学过医学，但是有多次莫名其妙地给人治好了一些疾病。有一次，他在广西西腰村装灶台，碰上一个老人患头痛病久治不愈，他随口说了句你用某两种草药一起煎服，老人照办。居然两天后就康复了。还有一次他在甘溪乡做装修，看见一个人脸色不佳，他随口说你可能某某部位有问题，对方去一检查果然如此。他的这些偶然医术不知是否来自前世。

吴赵已婚，做灶台装修工作，有一子一女。

荣永燕结婚较晚，嫁的是吴赵的族人。



在本书的许多案例中，被采访者提到他们前世死后走过了阴间的一座石桥，类似东江村的这座。

补充：2018年5月27日使用社交软件补充采访吴赵，关于他如何在小学一年级入学日认出没有前世记忆的前世妹妹的转世者荣永燕，他说凭“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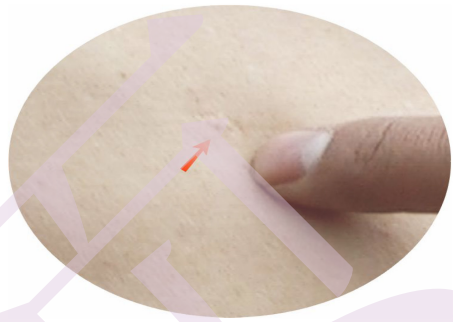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t sure; Interviewee: Zhao Wu, his mother and his sister in last life; Location: Zhao Wu’s home; Interview Date: 06-Apr-2016/11-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38.杨进宏，前世肖再文：带前世弹孔胎记，首次认亲

杨进宏，1958年11月*日生于通道县马田村。当地人从小到大都称呼他为“老肖”，因为他从会说话时起见人就讲：“我姓肖，是解放军独立团的！”

坪阳再生人几乎都确认了其前世身份，与前世亲属认亲后互相走动。但“老肖”只对阵亡那晚激烈战斗的情形以及死后八年做鬼的生活细节印象清晰，对死亡日之前用于确定身份的重要细节几乎是空白。比如只记得姓肖，却记不得完整姓名，也无法记起前世任何家族成员姓名或前世家庭地址。





老肖指示前世子弹入口在今生形成的胎记位置。
子弹的入口胎记放大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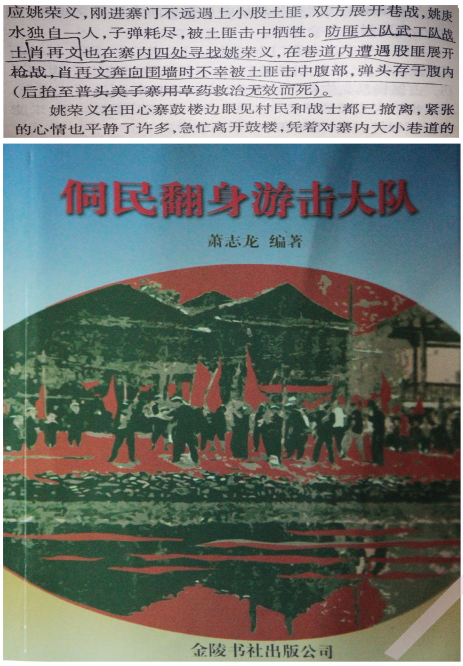
采访完之后，老肖很有兴致地领我们去看他前世战斗那晚涉及的几个重要地点，如阵亡当晚开会会址、中枪后逃跑路线、落水的池塘及藏身的舂米房。

期间碰见同村村民杨某。杨某说他的父亲杨信德当年认识“老肖”的前世，并说“老肖”前世是解放军正规军，是为保卫寨子牺牲的。

谢过杨某，走到胡同拐角处，又偶遇一人。“老肖”略有激动地说：“我刚才反复提到当年的防匪大队大队长姚荣义，我阵亡那晚，他是指挥官。这位就是他儿子，他父亲知道我前世是他的部下，也应知道其他情况。”

我立即问姚先生：“令尊是否记得老肖前世的完整姓名？”姚先生说家父已故，但县城家里有本类似回忆录一样的书，有提及“老肖”之处。

次日，终于在姚荣义的儿子家取到包含“老肖”关键身份信息的那本书。我立即检索关于那晚战斗的章节，发现昨日“老肖”所



采访后查阅到肖志龙所著《侗民翻身游击大队》一书第 106 页，普头美子寨即今三盘村。

述战斗细节和此书记载相符。读到以下段落，“老肖”身世 57 年未解之谜终于得见天日。

“防匪大队武工队战士肖再文也在寨内四处寻找姚荣义，在巷道内遭遇土匪展开枪战。肖再文奔向围墙时不幸被土匪击中腹部，弹头存于腹内，后抬至美子寨用草药救治无效而死。”（注：美子寨即今之三盘村。）

“老肖”在访谈中数次提及某位来寨子内避匪的中年妇女，她发现中枪伤重的肖再文正在舂米房躲匪追杀。肖再文因伤痛哀嚎，“老肖”形容为“叫得很难听”。此中年妇女动了恻隐之心，进来抱住他安抚。很快肖再文睁大双眼，没了声息，可能是失血过多或内伤导致昏迷，但他灵魂的意识还有，记忆仍在继续。而此位善良的中年妇女误认为肖再文是死不瞑目，就帮他抹闭双眼。她这个动作让肖再文认为自己死了，于是肖再文的灵魂离体，对其前世身体的记忆也到此为止。

根据上方书中记载，肖再文当夜只是休克，肉体未死，次日他很快被抬到三盘村治疗。但灵魂却认为自己已死，灵魂没有跟去，只把肉身抬走，自然是救不活的！

现在虽已知道他的前世姓名，却仍不知其出生地，对抬至三盘村我也没多想其潜在含义。我电话告知“老肖”其前世姓名，他在电话中有恍然大悟之兴奋。之后上网一搜索，自己也恍然大悟，原来肖再文的家就在离马田村 20 公里外的三盘村！根据文献资料小结肖再文事迹如下：

（1）肖再文，生于 1920 年。1950 年 4 月 17 日在田心寨，今马田村，与土匪枪战阵亡，时年 30 岁。

（2）1948 年 8 月，三盘村农民肖再文与七位同乡在龙胜县地灵加入“龙胜爱国民主青年会”。

（3）萧志龙《侗民翻身游击大队》第 67 页写道：1950 年 1 月 22 日，大队长姚荣义被当地匪首何景盛从坪阳村当人质押至三盘村。吴邦义领一分队又反包围何景盛于东吉寨，双方谈判破裂。战士肖再文提出，他愿意带几个战士组成敢死队带几枚手榴弹从水沟进入东吉寨，炸死何景盛，配合外面的队伍歼灭这股土匪。吴邦义立即制止说：“不行，这种做法太鲁莽，太危险。炸死了何景盛，敌人就会杀害姚荣义。我们只能围而不攻，迫其投降，这样他们就不敢杀害姚荣义……”

肖再文转世杨进宏（“老肖”）案例有如下几个特点:

1.灵魂依据身体状况判断何时离体，如果受到干扰，可能会发生误判。即身体没死，但灵魂误认为已死，灵魂离体一去不返，则所留躯体就不得不死了。

2.若身体受到突然伤害，灵魂可能无法从容离体，导致没有“穿走”死亡时的衣服或灵魂形体不全。“老肖”提及自己做鬼时，自己看自己外观严重缺人形，且没穿死前的军装。

3.再生人关于前世的记忆也可能有误差。肖再文亡于 1950 年 4 月 17 日，老肖误记为 1952 年。

4.杨进宏先生提及投胎后之感受，十分罕见，也是很珍贵的研究入胎的一手资料。肖再文的灵魂住在牛圈八年，最后选定今生父母。自己死亡之前这家已出生一个大姐，自己的灵魂入住今生家的牛圈后二姐出生，但他没投。至第三胎，其母亲怀了男胎，在临产前不久，他投了进去。投进去之前他每日痛苦伤心，每夜外出苦苦寻觅合适的投胎家庭，有开着门的或有门缝的他便钻进去查看一番。这八年他只从牛槽里喝水，不吃饭。回忆做鬼的日子，“老肖”感慨道：“做鬼时，人间的事，什么都看得见听得见，但就是不能参与。进不了阳间，急死了！”投胎入了妈妈的肚子，他感到非常温暖，安全，幸福！他太渴望借助投胎的方式重返阳间。以至于一出生，他的哭声直接就是叫“妈”！

“老肖”赴前世故乡三盘村首次认亲记

2016 年 3 月 1 日，阳光明媚，我带上能证明“老肖”前世身份的证据，第二次去马田村找“老肖”，决意动员他一起去他前世故乡三盘村认亲。

我先把一本能证明“老肖”前世身份的书递给他，让他读了相应段落。他翻看书中照片页时，凭前世记忆认出了两个当年防匪大队的领导干部姚荣义和雷崇。他翻阅到与他前世被土匪打死那一夜的相关页面时，突然停下说：“我想起一个人，那晚偷偷打开城门的好像叫“吴家废”！最后一个字不太确定，是他在围墙上挂了油灯引土匪进了寨子。”书中 103 页记载打开城门的是“吴家成”，名字和事迹与老肖的记忆竟然很相似。

“老肖”虽然已不怀疑他的前世故乡就是三盘村，但坚决不肯去认亲。他说：“不去，不去。没意思，这么大年纪了，让人笑话！”经反复恳请，他终于同意一同前往。

从马田村开车去三盘村需要 1 个多小时，该村位置很偏僻，“老肖”这一生从未到过。

山路蜿蜒曲折，在深山峡谷间转来转去。随着目标的靠近，“老肖”很快触景生忆，想起一些前世的事情。比如车开到离三盘村不远的一条较大的河流时，“老肖”说：“我想起来了，以前这里有渡船。”过了一座狭窄的石桥后，就没有水泥路了，只有土路。刚好碰见三个三盘村村民，问起肖再文的后人是否在家，他们说在家。



「我想起来了，这条小路通广西！」「老肖」首次到前世故乡访亲，现场环境激发他恢复了很多前世记忆。

车开上一个山坡，出现了几户人家。下车后，“老肖”略微向四周一打量，突然很激动地说：“我想起来了，沿着这条小路走，翻过山就是广西的一个小寨子，

叫某某寨！”不大一会，刚好有个村民出来，经询问确实如此。

向导和一个当地村民走到村子里面去了。“老肖”仍在兴奋地对当地周围地形指指点点，说现在的地貌和以前相比有哪些异同。

不久，老肖指着一条小山路说：“这条路可能就是通向我前世家！”我便跟老肖走了进去，小路左侧是一个山坡，右侧是很深的峡谷，右侧路边生长着茂密的竹子。走了几十米，左侧出现一户人家，老肖突然停下说：“等一下，我想起来了，这户姓肖！”又向前走了十几米，左侧山坡上又出现了一处侗族样式老房子，这次老肖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刚才不对，这户才是姓肖的，前面的那户不是！”

我们越过这处房子继续沿着小路向前走，在一个开阔的地方，老肖指着一条山间小路说，他上一世就是沿着那条小路下山，然后乘竹筏渡河，不像现在，要绕个大圈子过来。



前世侄女家

因为不见了向导，我便打他手机。山间极为宁静，虽然能听见对方手机铃声，但却不见人！旁边司机说，听铃声，他就在刚才“老肖”说姓肖的那座房子里。我们便折回，一起走进老肖自己认出的姓肖的那一户，果真这就是肖再文的弟弟肖再新家。当时只有肖再新的女婿刘荣福在家。

遗憾的是肖再新1984年已去世，终年 59 岁。肖再文 1920 年生，比弟弟大五岁，母亲去世时，肖再文八岁，弟弟肖再新三岁。据刘荣福说，他老丈人肖再新有三女，没有儿子，所以招了自己做上门女婿。他的妻子是肖再新的二女儿，名叫肖荣芬。肖荣芬生了两个女儿，分别是肖最娟和肖最美。

因为肖再文阵亡时已 30 岁，先前村干部电话中说过肖氏有后人在村中居住，在刘荣福介绍完肖再新家情况后，我便急切地打听肖再文的后人情况。刘荣福惊讶地说：“肖再文的后人？他当年没娶媳妇，哪来的后人？”我们一行听后十分失落，更有一股悲凉。“老肖”来认亲，我们满怀期待能见到他的前世儿子或女

儿，但在世的，却只有他前世弟弟的女儿肖荣芬了。刘荣福很快给外出的妻子打通了电话，让她尽快回家，说家里来了“亲戚”。

当刘荣福被问及当年湖南省民政厅在 1951 年授予肖再文的烈士证书还是否在时，他说：“不好意思，以前见过，可惜现在没有了。”当又被问及：“肖再文用过的东西家里还有什么？”刘荣福便回房间找出了一个很精致的金属烟具。大家便围了上来，这种烟具早已不用了。“老肖”便拿在手里，详细向我们介绍了它的各种功能。这个烟具，历经 70 余年不生锈，可能是铜银合金。



三点左右，肖荣芬和她的女儿肖最娟回家了。肖荣芬一进门，发现屋子里有四五个陌生人，感到有些惊讶。我们都站了起来，老肖仍然坐在门口的正对面没有动，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其前世侄女。



“老肖”噙着眼泪和称呼自己“父亲”的同样热泪盈眶的前世侄女肖荣芬亲切握手左侧坐着的是肖再新招的上门女婿刘荣福。

肖荣芬明白“老肖”是谁后，她向仍然僵坐的“老肖”走去，老肖似乎因为过于激动已不知所措了。侄女一个箭步冲上去，两个近 60 岁的人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两人小声抽泣着，“老肖”连抹三次眼泪。



“老肖”前世阵亡 66 年后第一次回到其前世故乡村庄，第一次见到前世亲侄女肖荣芬。因为刘荣福是上门女婿，所以中堂安放的神位仍是肖氏牌位。在肖荣芬



回家之前，“老肖”悄悄为肖氏祖先神位敬献了酒水。

之后，“老肖”和“侄女”一家人热烈地聊了三个多小时，我虽然听不懂侗话，不知道聊天内容，但他们亲切的音容笑貌，和普通走亲戚无任何差别。



最后离开之前，“老肖”恳请向导何彬先生协助为其侄女向政府申请困难户救济。“老肖”和其前世侄女肖荣芬一家道别时，他们一家人又一次流下了眼泪。

从向导处得知，肖荣芬紧握“老肖”双手，满含热泪，用侗语称呼的不是“布老”（大伯）而是“布”（父亲），这是一种不常见的亲切称呼方式。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s: Ol’ Xiao and his niece in last life; Location: Ol’ Xiao’s home and his brother’s home in past life; Interview Date: 22-Jan-2016/01-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39. 蒙永合，前世杨通文：阵亡于 1979 年中越战争，出生时“红头”

蒙永合，1979 年 6 月*日生于广西龙胜县西腰村，父亲蒙政芳，母亲吴淑园。

同村有个叫杨通文的军人，在蒙永合出生前不久阵亡于1979年的中越战争。

杨通文是家中老大，下有两弟三妹，父亲杨正道，母亲吴氏。

在蒙永合出生前一晚，杨通文本村的舅舅梦见杨通文回到了村里，整个头都是红红的，像是用鲜血泡过一样。但他梦中发现外甥并没有回他自己的家，而是走进了同村蒙政芳家。

杨通文的舅舅觉得他的梦很怪异，便很快告知其姐姐吴氏。吴氏在蒙永合出生次日便前往蒙家查验，梦境果然不虚。刚出生的蒙永合整个头部都是浓浓的血红色，样子十分惊人。吴氏本是蒙永合的母亲吴淑园的堂姐，两姐妹结合托梦和这个极不寻常的“红头”胎记，当场认定蒙永合是杨通文的转世。

家人很为婴儿的红头担忧。但奇怪的是蒙永合的红色胎记颜色竟每日变浅，至第七日，整个头部除了鼻子下方残留少许红斑，其余全部消失，恢复了婴儿正常的肤色。

蒙永合两三岁时，开始谈及前世，尤其是在越南战场上战斗的场景。

蒙永合小时候很喜欢去前世家，往往一去就待一整天，若天黑了就住下过夜。在其前世家，有人拿出他前世与他人的合影，他立即就能指认出前世的自己。

小时候有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就直接回答前世的名字杨通文。

蒙永合小时候很爱玩木枪玩具。也曾有人问他：“你在越南战场上怎么死的？”小永合就边用手势模仿边说：“嘭！嘭！”据现在的蒙永合回忆，他的前世当时是被炮弹炸死的。

蒙永合自小就有一些奇怪的恐惧症，例如他很怕担架。虽然在西腰见到的担架是用来抬待宰的生猪的，可他依旧摆脱不了对担架的恐惧。蒙永合自小对任何杀生场面都有恐惧，看见杀猪杀鸡等场面会立即被吓哭，且他自小到大都不敢杀鸡。

据蒙永合讲，他大量讲述其前世生平另父母很担忧，他们一发现就制止他，还让他喝了红鲤鱼汤。自从喝了红鲤鱼汤，有关前世的记忆逐渐淡忘，到现在残留的前世记忆已经很少了。

蒙永合的前世父亲杨正道去世时，蒙永合以孝子身份参加了葬礼。如今他前世母亲吴氏已 80 余岁仍健在。



蒙永合采访照

蒙永合在性格方面据他自己说和前世杨通文比较相似。

他目前和弟弟开了一家木材加工厂，看起来生意比较兴旺。

蒙永合出生时的红头胎记和托梦中的杨通文头部特征一致，为胎记的形成原因提供了极重要的启发。皮肤胎记的形成原因很有可能就是投胎灵魂的皮肤表面夹杂污染物（形成胎记的原物的灵魂），如血迹、笔迹、污渍，一起入了胎。入胎之后，这些污染物的灵魂在胎儿的皮肤上快速生长出相应的特征。



西腰村的景色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s: Yonghe Meng; Location: Yonghe's home; Interview Date: 09-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40. 石爽人，前世姚家安：24 岁中毒亡，与前世儿女成同学

姚家安，1938 年 7 月 21 日生于通道县县溪镇老街，临近县火车站。父姓姚，业屠，母姓范，姐姚家平，弟姚家坤。全家均为汉族。（注：除非特别说明，本书再生人 1-100 的前世今生均为侗族。）

姚家安 17 岁上县中医学校期间，家人为她介绍一黄姓男友，是一名高个子统战干部，家安的母亲对此人很中意。

某日姚家安带着弟弟与黄姓男友在家附近的河边约会，他们边走边聊，其弟在后。两人谈得畅快，绕一大圈后，返回家时，却不见了十岁的弟弟。姚家安的母亲范氏对此大为光火，当众责骂了家安，家安年轻气盛，直接终止了与黄姓男友的交往。

不久，家安因喜欢看电影，与县电影放映队的队长相识。此人名叫何志明，比家安大八岁，来自 70 公里外的坪阳村。家安经常和他一起唱红歌、放电影，日久生情成了恋人，但家安母亲对何志明似乎不甚中意。

姚家安与何志明婚后不久，长女何双燕 1960 年出生，两年后又生了儿子何逢春。一个汉族女子嫁入几乎纯侗族的坪阳村，生活虽充满新奇，但却有许多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的挑战。

1962 年 6 月 9 日上午，住坪阳婆家的姚家安和大嫂去地里种豆子，中午一起回家。路上途经一鱼塘，两人在鱼塘洗了脚，回到家便双双发高烧。不久两人浑身起了豆大的疹子，症状像是中毒或过敏。

家人很快请来侗医治疗。疗法是点燃沾了茶油的灯蕊草，用其火焰逐个“烤炸”身上的疹子，炸破则毒气散发，病可自愈。家安的嫂子是侗族，接受了治疗，三天后就好了，而家安是汉族，她拒绝用此种方法治疗。

经过三天三夜的高烧煎熬之后，姚家安觉得实在无法继续忍受这种身体的苦楚了。石爽人回忆前世当时的感觉：“就什么也不管了，放弃了！”感觉自己就飘走了。本来身体还在高烧中迷

迷糊糊的，但一旦飘起来，就感觉浑“身”轻松，头清目明。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吸力把自己吸走，她毫不费力地穿透了厚厚的木质楼板和带瓦的屋顶。瞬间她又被这股巨大的吸力吸到了村外，自己无法控制。

她很快落到村外的一座山的半山腰，这时她看到有不少“人”（实为鬼），在山中小路上行走。到此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成了鬼魂，不能识别落到半山腰时看到的路人是人是鬼，这暗示姚家安的灵魂视物效果类似生人。

家安的灵魂跟随大家走上山路，不久便绕到山的另一边。视野立即变得十分开阔，但感觉似乎是在夜间的月光之下。下山首先看到一个鱼塘，一侧是一条河流，河上有石桥。她与大家一起沿路向桥上走去，桥头立有一白胡子老者，感觉有百岁之寿。上桥时家安前后各有两“人”，自己在中间。当家安行至桥中段时，前方二“人”已过桥。望桥对面，似乎更加阴暗不明。桥对面似乎有个平台像个大戏台子，一群“人”正站在台上，因光线暗淡，难以分辨在干什么。正在此时，听见背后立在桥头的那个白胡子老者大声吆喝：“你回来，你不要过去！”家安的灵魂不能确定喊的是自己，便停住脚步。当老者喊第三次时，家安转身问老者，是否是喊自己，老者确认。此时再前后一看，刚才的四个“人”都已过桥不见了。（注：这座桥很像是民间传说中的“奈何桥”，桥对面的“戏台子”可能是“望乡台”。）

按白胡子老者要求，家安的亡魂便从桥中间折返，但也不知何处可去。她便发愿：“我要回家！”于是自己又回到家中。速度甚快，似乎一霎时就到了。

回家后，她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睡，也没看见自己的遗体。她看见家里人忙忙碌碌，但却无法沟通。尽管她可以看见他们，听见他们说话，但自己无论说什么，都无人理睬。家安的亡魂至此仍未悟到自己前世已死的事实。家安的亡魂在家住了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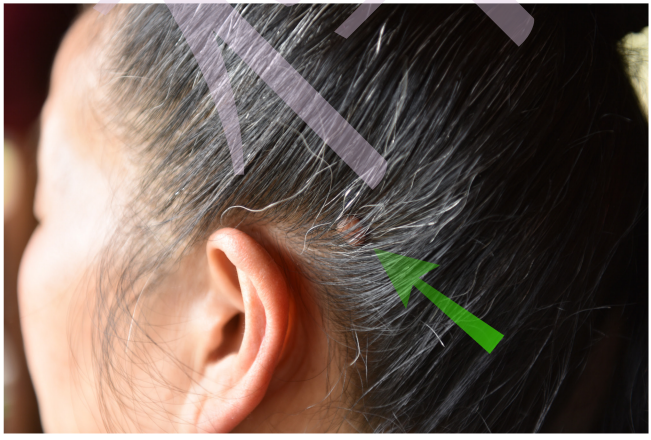
姚家安死于 1962 年 6 月 12 日，死时年仅 24 岁。其女儿何双燕两岁三个月，其幼子何逢春三个月零三天。急病三日，母子阴阳相隔，幼女哭喊着要娘，幼子嗷嗷待哺，亲人无不悲恸，闻者无不戚容。

家安的亡魂每日看着幼子被抱走去喝百家奶，看着丈夫忙碌，她仍不觉自己已死。奇怪的是自己不再有饥饿和冷热的感觉，家人吆喝吃饭，自己也像是吃到了。她只要能守着自己的孩子，就感到安心。这段时间印象最深的是何志明骂她好狠心，丢下两个孩子给他一个人带。

姚家安的灵魂“神通”似乎很大。她去哪儿只需发个愿，然后就立即飞到，几乎随心所欲！

家安的灵魂在二楼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睡觉，就选了屋顶供神像的地方作为白天睡觉的地方。家安的灵魂在家守了几个月，上次在桥上遇到的那两个同行的“人”，不知何故来到家里追捕自己。这令她很是惊慌，她在家里各个楼层的房间奔跑，而那两个“人”穷追不舍。她不得已又发了愿飞到了村外，不敢回家了，就寄居在村人的屋檐下。漂游村外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天色大变，只见红尘滚滚，自己似乎被卷进了旋涡，然后就听见了婴儿的哭泣声。关于上一世的记忆到此为止，之后的记忆就是从两岁某日突然回忆起前世开始。

1963 年 1 月 4 日，姚家安死后七个多月，在夫家何志明所在的村庄坪阳村重新投胎为石爽人。父亲石金明，是村里有名的木匠，母亲吴浓书。石爽人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其中小妹妹石念戍与同村姚意春 1987 年一起服毒自杀，又一起投成双胞胎吴师彩、吴师航）。



这个肉痣比上世略大，两世出现的位置相同，且右图的发型刚好可以盖住。

石爽人出生时带有奇特的胎记。出生时头左侧有一缕长发，有近十厘米长，这个发型和家安的生前发型一致。家安当年之所以留这个发型，一是模

仿当时一部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女主人公“韩英”；二是留这样一个发型刚好可以把头皮上的一个肉痣盖住。没想到前世这个发型作为“发型胎记”又出现在今生，且肉痣也在。后来这个肉痣胎记被其前世母亲当作认女的依据之一。



石爽人 2 岁时有一天站在楼梯上，看到了下面的碓，这个场景让她瞬间恢复了前世记忆。碓是舂米的工具。

小爽人两岁时的一天，她一人在二楼。她想下楼玩耍，于是自己走到了楼梯口，然后趴下，准备爬下楼梯。在二楼楼梯口一趴下，她望见了一楼正对着楼梯口的舂米的“碓”，同时听见了楼下牛的叫声。就在此时，小爽人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前世，瞬间恢复了其前世的大量记忆。她突然觉得这里不是自己熟悉的家，自己不应该在这里。她还记起自己家里还有两个孩子。

七岁半，小爽人上一年级。那时，因为既缺教室也缺教师，很多山村小学是混合班，即小学几个年级，相差几岁的孩子都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课。石爽人前世的女儿比自己大三岁，前世儿子比自己大一岁，三人竟成了一个教室的同学。

有一天，老师点名点到何双燕和何逢春。小爽人听到后大吃一惊，因为何双燕和何逢春这两名字是石爽人的前世姚家安亲自为孩子所取。此后，小爽人便开始偷偷地关照起自己的一双“儿女”。她经常把今生父母给的或从父母家“偷”出来的好吃的东西悄悄放进“儿女”的课桌里。她还经常去前世女儿何双燕家，



石爽人现在居住的房子

与她一起过夜。虽然小爽人对其前世“小儿女”一片深情，相处也不错，但他俩并没有叫自己“妈”。

小爽人在上学路上偶尔会碰见其前世丈夫何志明。她虽然可以认出他，却不敢正眼相看，总是悄悄躲开。

在童年期，若今生父母不让去看望自己的“儿女”，小爽人就会身体不舒服，例如肚子痛。小爽人八岁时得了一种怪病，一吃热饭或喝热水，左肋胯骨上方就会剧痛且腹泻。于是她只好改吃凉饭喝凉井水并持续至今（她亦是素食者）。

1973 年寒假，石爽人十岁的某一天，她坚持要去近 70 多公里远的县溪镇看望其前世的母亲。今生的父母没同意，她便生病了。于是今生父母只好允许她去看望其前世的母亲。13 岁的何双燕，和 11 岁的何逢春也想去看望外婆，同时也想验证一下这个关心他们姐弟俩多年的“小妈妈”到底是不是真的。坪阳地处偏僻，到县溪没有定期巴士，只找到一台去县溪镇的拖拉机，“娘仨”开开心心地坐上去县溪访亲了。这是石爽人第一次去看望阔别十多年的前世母亲和故乡。

石爽人的前世娘家县溪的乡亲已风闻姚家安在坪阳转世之事，当听说石爽人领着比自己还大的“儿女”要回娘家时，那天邻里来了一大屋子人，等着看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奇闻。这一屋子人相当一部分是姚家安的朋友、邻居和当年卫校的同学，他们想看看这名自称为姚家安转世的十岁小女孩，能不能认出他们，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1973 年 10 岁的石爽人（左），与 13 岁的前世女儿何双燕（右）在前世母亲家合影。

石爽人一进屋，先认出并叫了弟弟姚家坤的名字。当年阴阳相隔，今日再生重逢，

弟弟已长大娶妻生子。小爽人一看到分别十载的“母亲”范氏，立即有了强烈的心理反应。“母女”紧紧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观者也无不戚然泪下。范氏说：“家安啊，你长得还是上辈子那样。”“母亲”查看了她头上那颗和前世相同的肉痣。小石爽人也很快认出了前世的同学和邻居，并叫出了他们好几个人的名字。

接下来小爽人谈到一件事情，令大家更加信服。当地邻居和她的同学一直最纳闷的事情就是家安当年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县城汉族姑娘，为何远嫁到 70 多公里外偏僻的坪阳侗族山村？这个秘密只有四人知道：家安本人和她母亲、弟弟及其黄姓前男友。这件事家人均没有对他人讲起过。小爽人现场讲了这段往事，大家对她的前世远嫁一事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她与县城黄姓男友分手后又爱上了来自坪阳村在县城放电影的县电影队队长！

小爽人还认出了她前世的中医学校的同学杨安得，聊起一起学中医的事情。两人感慨当年宝贵的学习时间用在一场场的政治运动上了，没有好好学习中医。“老同学”一别十载，一人已是而立之年，一人却才十岁，令人不胜唏嘘。刚好杨安得有相机，他为小爽人和她前世女儿何双燕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在外婆家认亲之后，何双燕和何逢春开始正式称呼小爽人为“娘”，石爽人一直也关爱的这对“儿女”。之后，两家婚葬嫁娶，皆以常礼待之。

今年已 54 岁的石爽人回忆说，她这一生的童年并不开心，因为她的童年没有童心，经常一个人独自悄悄流泪。虽然是个小孩，但心里却满载她的前世姚家安 24 年的记忆。石爽人说她一直生活在前世的记忆里，不觉得自己已经生死二度。自己无论成了鬼魂，还是又投了胎，自己仍然是那个连贯的自己，今生自己更加眷恋其前世的子女和父母亲友。



石爽人喜欢举办唱歌聚会。她告诉我，她今生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没有经过学习，凭借前世记忆就能唱红歌。



石爽人以「奶奶」身份出席其前世孙子的婚礼。石爽人（中排右 4），前世的弟弟姚家坤（中排右 3），前世的姐姐姚家平（中排右 5），新郎、新娘（中排左 6、左 7），前世儿子何逢春（中排左 3），前世女儿何双燕（前排右 1）。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 Interviewee: Shuangren Shi; Location: Shuangren's home; Interview Date: 21-Jan-2016/07-Mar-2016/08-Mar-2016/13-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41.吴雨周，前世姚昆兰：死于难产，阴间通，当“男外婆”

吴雨周，男，通道县马田村人，生于 1963 年。自两三岁起，他不但能详述其前世生平，还能极为详实地描述自己当鬼期间的种种见闻与经历，情节十分细致生动。他属本书中少有的前世记忆无损型再生人。

吴雨周的前世是同村姚昆兰。她育有两女，在家生第三胎时死于难产，母婴双亡。姚昆兰的母亲看着女儿在极度痛苦中煎熬，她对女儿说：“做女人太苦，你下辈子就是做昆虫也要做只雄昆虫啊！”

姚昆兰难产死后，灵魂果然投胎成了一只雄昆虫“蚂蚱”，但不久就被人踩死了。

吴雨周六岁时跟比大自己四岁的同村杨生社说：“杨焕生的妈妈经过我的坟时吐过唾沫。”当地人厌恶意外死亡，常有人路经意外死亡者的坟墓时吐唾沫。

姚水最也是马田人，有一次她经过吴雨周的坟，也对着坟吐了一口唾沫。但刚一吐完，坟后却似乎有人向自己扬出一把土，直接砸在自己脸上。坟头很低矮，姚水最向四周一看，空无一人。她大惊失色，心想今天吐唾沫遭鬼报复了！她吓得浑身打哆嗦，醒过神后，一口气跑回了家。她告诫家人：“姚昆兰的坟中有鬼，夜间或下雨天别走那儿，更不可对她的坟吐唾沫。”这个事件发生时吴雨周尚未出生。

吴雨周小时候常跟村里人讲他上一世在阴间的生活。他说阴间和阳间是很类似的，在阴间有鬼吏管理。他住的阴间似乎没有白天黑夜之分，所有时间都是光明如昼。众鬼会被安排做工，但没有重活。有鬼定时来送饭送水，但都是素食，没有肉类，但有豆腐。他们还经常吃一些阳间没见过的水果。阴间住得很宽敞，每个屋子都住着许多鬼。阴间也有聚会的大厅，有时里面还会有歌舞表演，而且女演员都很漂亮。（此处可能是侗族传说中的死



马田村一角

后乐园“雁鹅村”，类似藏传佛教的“香巴拉”。本书吴慕云亦有类似描述。）

如果你想投胎，要去找阴间的官员申请，而且你得服从他的安排。他安排你去投胎某户，你若拒绝，他会叫鬼差打你的屁股。有些小孩子一生下来，屁股莫名其妙地发青，这可能是投胎前被鬼打板子导致的胎记。

阎王（或判官）判你投胎某家，便有鬼差押送你上路。先过一个不知名的桥，然后经过一张桌子。桌上摆有一碗碗清汤，投胎者络绎不绝地经过。据吴雨周说，投胎前喝下这个汤就会头脑清醒，再生后容易记住前生的事情。这个汤是自愿喝，大多数途径此处去投胎的鬼都不敢喝，但吴雨周喝了。（注：此汤不是孟婆汤，同村吴干岳也谈到类似情节。）

过了喝汤处，再往前走，又有一张大长桌子，上面摆满各种物品，类似“百日宴”上让孩子抓的物件。桌上摆着伞、书包、书本、笔、锄头及斗篷等很多样东西，似乎代表人间的各种职业。鬼官对即将投胎的鬼说：“你们就要去人间投胎了，每人带一件东西吧！”每名要去投胎的鬼都必须选一件但也不可多选。选的时候众鬼似乎不明白各物件的含义，仅凭直觉抓取，姚昆兰的灵魂拿了一个书包。

吴雨周中学毕业后考入通道县城的医校。他毕业后在马田村当了两年村医，之后又到阳洞滩当了六年医生。

吴雨周补记（当男外婆）

吴雨周的上一世姚昆兰的二女儿杨婄树成年后嫁到了与马田村相距十公里的茶坪。

吴雨周 19 岁的一天，他突然开始唉声叹气，闷闷不乐。他母亲姚兰香便问他有什么心事。吴雨周说：“我女儿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可是没人给她准备婴儿背带。

吴雨周的前世二女儿要生产的事情，其前世家人并没有来通知，吴雨周究竟如何知道的不得而知。依据当地风俗，女儿生了孩子，孩子的外婆要送一个背孩子的背带，而且娘家人还要带上

鸡、小棉被等物去贺喜。杨婄树的母亲姚昆兰十几年前已死于难产，新生儿自然没有外婆去置办这些东西。



一名用背带背小孩的妇女行走在坪阳街上。

姚兰香看到儿子如此难过，便对他说：“不用伤心，我来做背带，咱们就做你二女儿的娘家人。你的前世是她的母亲，你去也合适的。”几天后吴雨周高高兴兴地和他母亲姚兰香一齐去了茶坪。

见到刚生完孩子没几天的二女儿杨婄树时，她正在哭泣，哭诉自己命苦没有妈。吴雨周赶紧上前安慰她，说：“别哭了，妈妈我不是来了嘛！”不一会，室内又来了一些女亲戚，满屋子挤满了妇女。

这时有人发现床上有两条背带，就问都是谁送的。有人就说：“这一条，是孩子的大姨送的。这另外一条呢，是孩子的男外婆送的。”这话恰巧被门外的吴雨周听见了，年轻气盛的他立即冲进屋子，大声说：“外婆就是外婆。为什么要说男外婆！”

吴雨周自小到大对其前世父母和前世女儿的情感十分深厚。他的前世母亲去世时，在葬礼上哭得最厉害的就是吴雨周。据马田村数位目击者回忆，吴雨周当时哭得天昏地暗，最后四肢震颤，在葬礼上休克了！他前世的兄弟见状大为震撼，怕哭出人命，赶紧把他抬走了。

据说姚昆兰死后，其灵魂对自己的难产死亡方式愤愤不平。她对其他鬼说：“让我年纪轻轻就难产死了，太不公平，我要找阎王告状！”因她是难产死的，家人不给烧纸钱，她没路费。去阎王殿的纸钱垒起来需要到膝盖才够，但她连续数日找遍当地认识的鬼借到的纸钱才到脚踝。这事被当地土地公听说了，便对她说：“昆兰，不用找阎王了。你自己看生死簿，不但你的寿限如

此，这个死法也是你上一世投胎时自选的。”姚昆兰的亡魂看完不吱声了，她往下又翻了一页，发现她下一生的寿限是 60 岁。这似乎暗示，某些人的人生是按投胎之前自选的剧本出演的。

再补记（坪阳村 1965 年大火）

1965 年 12 月，坪阳村起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当日火大风大，大批房屋被烧毁（因为当地的侗族房屋是纯木建造，且互相距离很近）。火灾一般只有一个起火点，而坪阳这次大火有多个起火点。



这是 2016 年 1 月 24 日坪阳某座侗族老房子起火的现场照。

大火过后没几天，隔壁马田村两岁多的小雨周正和妈妈在客厅火塘边烤火。妈妈谈起邻村大火，说：“坪阳大火好吓人，整个寨子几乎都被烧光了。”在一旁的小雨周马上说：“我知道的，是我们放的火啊！我们去了十几个人，那些大人（大鬼）四处点火。我是最小的，就站在旁边吹口哨，看热闹。”妈妈听完，吓得脸色惨白，突然明白了事情原委。虽然这只是小雨周晚上睡觉后灵魂外出所为，但她还是很严肃地告诫儿子此事非同小可，无论如何不能对任何人讲。



当地传统木房屋的内部结构。

吴雨周小时候还讲过，各村寨坟山上的鬼整日饥肠辘辘，也缺衣少用。

大火一烧，对阳间人而言，房子和屋内大量的物品都化为灰烬，但这些物品的灵魂却仍存在。坟山上的大群“穷鬼”是不是可以下山各取所需？

再再补记：2021 年作者和当地杨树桃电话核实吴雨周的一些事迹偶然得知吴雨周已于年前因癌症去世，寿命和他小时候声称他前世死后见过生死簿今生活不过 60 岁相符。他的案例似乎说明人生按剧本出演。

附：瞿春林先生采写的本案例

常珍按：本文人物全部是化名，“吴雨”就是本案例主人公吴雨周。感谢瞿春林先生同意我引用他的这篇文章。本书 38 号姚进宏前世肖再文的上司武工队大队长姚荣义建国后当了县政协副主席，对少年吴雨周作了录音采访，瞿春林先生听过这十几盘录音带。瞿先生是怀化著名文人，诗文俱佳，尤其对怀化本地文化有深入研究。他出版的《老瞿说怀化》有谈到：中华始祖神农炎帝在“会同”发明“连山易”即“连山八卦”，并已经专家研究定论，载入新编的《中国通史》外，还有学者研究（有即将出版 60 余万字的论著作证），认为伏羲亦出自怀化并发明伏羲八卦。而本书再生人的聚集地坪阳距离伏羲氏的八卦城“陇城”和“地灵”（地底灵府）各只有 10 公里，距离炎帝的会同只有 133 公里。我推测坪阳地区可能有大神居住，也许是中土灵界中央。坪阳乡清朝称“半里乡”，含义是平地不足半里，目前坪阳乡的乡镇建制已被取消，合并进陇城镇。坪阳村目前的行政隶属是：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陇城镇坪阳村。

我们采访的第一个对象吴雨先生，男，已婚，中共党员，坪阳乡马田村人，现任县能源办主任。农历 1963 年 6 月 5 日出生，1978 年 15 岁初中毕业后经乡卫生院组织培训后任村医，1981 年 18 岁在县卫校学习一年后在乡卫生院当医生，1983 年 20 岁调县

水电局工作，1988 年 25 岁调县能源办工作。父亲：吴家，党员，退休教师，曾任教中、小学语文。

其前世叫姚坤，女，共六兄妹，姚坤是老大，其中一个弟弟叫姚富，党员，村长；另一个叫姚忠，乡村赤脚医生。姚坤 27 岁时因难产去世。

吴雨向我们自述其前世经过："我前世名叫姚坤，丈夫名叫杨路，住在本村，与我现在的老家相距五百多米，在我 27 岁时因孕第三胎难产去世。留下两个女儿，大的叫杨翻，当时 8 岁，小的叫杨树，当时 5 岁。现在她们都已出嫁，过年时还常来看我，我们现在用姓名相称，但心里仍是母女之情。

"记得那是 1962 年阴历 4 月，我第三次怀孕九个多月，快临产了。这天早晨，我跟社员们（当时农村还是生产队）在农田干活，突然感到腹痛，就急忙赶回家。村里的老太太们帮我接生，但过了几个小时，还生不下来。他们也没去乡里请医生，而是去陇城乡请了个巫婆接生娘来。"我记得她来时差不多到下午一点钟了。她给我煮了草药喝，但不见效。下体仍流血不止，我也疼得昏迷过去了。估计一直昏睡到下午三点多钟，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感到自己身体发凉时，一下子头脑清醒了，也不觉得自身疼痛。我看到家里人在给我穿衣服，才想到自己已经死了，就飘离了身体。

"我妈妈和小孩在旁边痛哭时，我心理特别难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办才好。我丈夫在一边发牢骚，骂人，说我给他家祖宗丢脸，倒霉死了，小孩都生不下来。"最后，不仅把我留下的东西丢进了屋前的水沟，还把我住过的木房子也拆了。我平时本来就怕他，家务事我全包了，现在我更感到害怕，不知所以。

"停放尸体期间，家里哭吵骂，乱哄哄的，有时，自己心烦得什么都不知道了。

"随后家里人请来了阴阳道士，怕我死后想小孩，带走小孩的灵魂，就用一个大木盆，中间放一个凳子，小孩坐在上面，再用竹席子围起来，然后把盆里倒入热水，趁水蒸汽上升时，把小

孩抱走了。我当时看到了全过程，但确实不知道把小孩抱到哪里去了。

“当很多男人叫喊着用山竹在屋里乱打时，我感到是他们要我进棺材，就只好进去。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场合（注：当地风俗对短命人的作法），他们做什么，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我进棺材以后，周围的一切，我还是能看见。按当地风俗，我小孩未生下来就死了，他们怕我在来世腹痛，我弟弟从村庙里找来四块神瓦压在我肚子上。又怕我死后回家找吃的，就在我口边放了三个鸡蛋。老人说出血死的人口渴得很，就在我口里放了一根棉绳，露到棺材外面，最后把我埋在离家两公里处的祖坟对面对河的山坡上，坟前有个水塘，放入一根绳子一直接到我嘴里，好让我有水喝。实际上我一点都没感到口渴。

“出殡那天，天下着大雨，抬我的人是从水里走过去的，本来有座桥不走，为的是不让我找到回家的路，他们怕短命死的人，鬼魂找回家对家人不利。

“我死了以后，开始一段时间，很留恋自己的尸体。我现在学了医以后推测，这可能是当时大脑神经细胞还未腐烂的原因。死后自觉记忆的清醒程度可能与地表气温差有关，即为什么在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以及下午五六点钟时感觉较清醒。我没见过太阳，只知道白天稍亮一些。有人从水塘边走过，也看得到。熟人也认得，就是不能同他们交谈。不清醒时，就象睡着了或醉酒后的感觉。如果这似梦非梦的记忆，没有现实事实来证明，也不过是一个梦而已。

“后来，因感到自己确实是死了，不再属于人世，慢慢地也就无欲无求了，不再留恋自己的身体了……其间有一段离奇的过程，那就是自己曾变成一只蚱蜢。变蚱蜢时也是按照自己临死前母亲说的‘想我们做女人这么艰难，来世就是变只昆虫也要变成公的啊’的嘱咐，所以就变成了一只雄蚱蜢，后在路上不小心被人踩死再投胎的。当到我现在的家时，离我出生还差两天。当我听到小孩子的哭声的时候，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到了一两岁，我会讲话时，有一天我突然感到自己还有什么事情似的，一想，才记起了我刚才所讲的前世的一切经历及死

后的情况，好象做梦似的。于是我逢人便说。我父母亲及前世家的人不信，但我还是喜欢说，跟我前世要好的大人一起玩，去看我的孩子和妈妈。

“我父亲是教师，运动时期怕我乱说，就按农村风俗传说，给我红鲤鱼和寡鸡蛋（抱不出崽的坏鸡蛋）吃。当地风俗认为吃了这些东西可去掉前世记忆。让我忘记，但不管用，我还是记得，他就常把我带到他所任教的外乡村学校去，避开与我前世有关系的人，不让我回忆。

“在我上初中以后，就不爱提前世的事，尤其是学了医以后，有时还为自己有过这种事而感到自卑。别人问起此事，我总是找借口回避。当医生期间，我也曾思考过自己知道前世之迷，但想不出什么结果。

“为验证此事，1980 年我回到坟山。我的坟因运动开山、雨水冲洗开了，当我看到棺材里自己的尸骨和堆着的神瓦时，我发生虚脱，昏倒了。是同村的姚社把我扶回家的。第二天我给坟垒了土。以后再没去看过。

“我前世的妈妈 1981 年去世的”。

为了印证，我们专程采访了姚坤的两个弟弟之一的姚富，党员，现已 60 岁，老村长。他是这样讲述的：

“吴雨两三岁时自称是我大姐，对别人说我的姐夫杨路是他丈夫。我是个老共产党员，思想虽很解放，但一点也不相信这些牛鬼蛇神的东西。他到我家里来，我和我弟弟都不认他。

“我妈开始也不相信，他就对我妈说：‘你以前守灵时不是对我说做女人太累，要是我有来世的话，千万别做女人要做男人吗？你怎么不认我呢？’他还讲了我姐死时家里还有几块布料等。我妈才相信。

“从此以后他经常到我家来看我妈。跟其他认识的人谈论过去的事。大约在 5 岁左右，一次正同别人谈论我姐夫杨路的事，被我姐夫杨路听到了，打了一耳光。但是我们兄弟仍不相信。

“直到 1978 年，原县政协副主席姚荣义调查此事，把 15 岁的吴雨的回忆全部录音，再叫我去听。使人奇怪的是他不仅讲了我姐生前的事情，还讲了我亲自去村里拿了五片瓦放在我姐尸体

的肚子上。还说了对河桐木村的一个老太太在我姐死后不久，从坟边经过时自己摔了一跤，她转过头向我姐的坟吐了一口唾沫，还骂我姐。吴雨说他当时想，我与你无怨无仇，你摔一跤关我什么事？以后询问老太太果有此事。

“我姐姐的坟长年失修，开山塌方，棺材露了出来。1978 年吴雨一个人去把坟垒了土（可能是时间长了，记忆错误。吴雨的说法见前文是 1980 年，在此实录）。

“在吴雨当医生时，对我妈特别关照。我妈生病在床时，他听到这边放炮，以为我妈死了，赶快跑过来看。1981 年我母亲去世时，吴雨才 18 岁，他比我们亲兄弟姐妹都哭得伤心，几次哭得抽筋，昏了过去，这些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加上吴雨继续关照我大姐（姚坤）两个女儿的事实，我大姐的女儿生小孩时，吴雨还按照外婆的礼数送去背带。我不得不相信这事是真的。

“我现在相信吴雨有了我大姐的记忆，但是吴雨毕竟是吴雨，无法让我得到大姐当年的感情。

——讲到这里，姚富老汉哭了：“我是老革命，老党员，我不信迷信，相信科学。但自己也没有什么文化，希望你们有文化的人能找出其中的科学道理。”

我们还采访了吴雨的父亲吴家，他说：“我自己不信迷信，不爱搞那些烧香拜佛的事。开始我不相信儿子讲的事，以为是胡说，后来发现他除了去看他前世的母女外，也没有什么影响工作学习及乡邻关系的坏事，就不去管他。我认为这种现象是不符合科学道理的，可能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吧！”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 Interviewee: Yuzhou Wu and both his current and previous family; Location: Yuzhou’s home; Interview Date: 27-Mar-2016/1978;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Chunlin Qu.

42.石润革，前世李全章：24岁摔死，住父亲书包，头有胎记



石润革一周岁时与姐姐的合影

石润革，1982年12月*日生于通道县坪阳乡*寨村。父亲石明光，母亲姓何。

石润革的前世李全章，1952年生于通道县马龙乡里问村。兄弟四人。李全章参军数年后于1976年退伍。回原籍不久，他在坪阳乡阳洞滩水电站谋得一份当工人的工作。

李全章时运不佳，上班第一天，他独自坐在拉土石的卡车上，但车在阳洞滩附近翻了。司机没事，他却从车上摔下来，跌落到山崖下的石渠中，头破血流，当场死亡。

当时电站工程的负责人是石明光。他在1976年退伍。他退伍前是连长，退伍后被安排为阳洞滩水电站工程负责人。李全章出事后，石明光立即到现场查看，并处理善后。他小心地从公路下到山崖下，发现李全章已经死亡。在安排人抬走尸体时，他看到李全章的两只鞋子散落一边，便不假思索地为李全章穿鞋。穿鞋时发现他的双脚都有扭伤，刚穿上一只脚，这时上方公路上围观的人群纷纷喊道："人已经死了，不用穿鞋了！"石明光便没有给李全章穿上另一只鞋。石明光处理完善后，便和往常一样背着当时很流行的帆布书包回了家。

三年后，29岁的石明光结了婚。1979年其女儿石润周出生，又三年后儿子石润革出生。

石润革出生时，头上有一道长长的类似伤疤的胎记，前额有几根白发，脚似乎也有些问题，呈45度倾斜。

石润革三岁时某一天，他和姐姐石润周在家里玩，小润革突然问姐姐："姐，你不怕我吗？"姐姐好奇地问："有什么好怕

的？”小润革就说：“我是阳洞滩的鬼。”小润革从这时起，恢复了其前世的记忆。其前世身份也很快被家人确认是李全章。

这之后的一天，小润革向爸爸抱怨他的脚又疼了，爸爸过来查看他的脚时，他突然问爸爸：“那天你为什么只给我穿上一只鞋？”石光明感到很尴尬，没有回答他。小润革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之后几年，就这同一个问题，他问了父亲几十次之多。

四岁时，小润革的叔叔石明建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但不是军装样式。小润革坚决不肯穿，非要军装，还必须带领章，帽子必须带五角星。父亲只得又帮他买了一身儿童军装，他才高兴地穿



石润革的前世李全章的亡魂跟着石明光（左）回了今生家。回家后就交替住在这两个包中。图中两人为今生父母。

上。

石润革的前世李全章死后六年才转世。妈妈在他小时候曾问他：“你这六年住哪里呢？”小润革指着挂在墙上的书包说：“我住爸爸的书包里。”妈妈又问：“可我洗这个书包时，你怎么办呢？”小润革指着另一个挎包说：“我搬到挎包里住。”小润革恢复前世记忆后，便开始不断地要求去前世家看望他的前世父母。他描述前世家房子只有一层，父亲是木匠，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奶奶还在世，已 80 多岁了。

四岁时有一天，小润革悲伤地说，他某个弟弟刚刚死了，说他人很瘦、命很苦。

后来他央求其叔叔骑自行车载他去探望前世父母，叔叔同意了，但最后小润革却自己放弃了。原来他想找爸爸要钱，说前世家里太穷，但爸爸当时不在家。

因为小润革可以精确描述前世家里的情况，诸如前世姓名、村庄名称，消息不久便传到其前世父母那里。

在小润革四岁多时，他前世的母亲坐公交车来看他。他前世母亲发现小润革前额的几根白头发，与李全章的相同。她问小润革："你从哪里来的？"小润革回答："我从阳洞滩来的。"前世母亲听到后便开始哭泣，小润革立即上前安抚她。当天下午他的前世母亲返回前，小润革强烈要求其今生父母给其前世母亲送些礼品，理由是他的前世母亲太穷了。今生父母只得照办，送他前世母亲三米侗家自织土布，另外给她买了一双鞋和一条侗族头巾。从家里出发送前世母亲去公路坐车时，小润革却不知什么原因无法移动脚步了，他非要他的今生妈妈背着自己去为前世母亲送行。上车时，小润革和其前世母亲都哭了，小润革使劲地安慰其前世母亲。在送走前世母亲后，小润革对其今生妈妈说："我上辈子的妈妈穿着我当兵时穿过的旧胶鞋。"

小润革的舅舅知道这件事之后，对小润革的父母说："别让小润革去马龙乡认亲了。他要是再认下一对父母，将来赡养两边父母的负担太重。"此后两家交往便中断了。

当地田少人多，多数村民人均田不足半亩（每亩 666 平方米），收入主要靠年轻人外出到沿海打工获得。石润革长大后外出打工，每次不足一个月便莫名其妙地病得厉害，不得不回家休息。这样持续了好几年。赚不到钱便难以娶到媳妇，石润革快三十岁了，还没有媳妇。父母急了，便带儿子到甘溪乡一位著名的算命先生那里"批八字"。算命先生说："这是其前世父母牵挂导

(1)石润革家



致的，你们需要前去认亲，对前世父母尽孝心，让他们不再牵挂，以后外出才能不生病。”

于是父子俩便一同前去马龙乡里问村。此时离其前世母亲来访已过去二十多年，一查访，其前世父母均已过世，祖宅也片瓦不存，仅留一块空地。父子俩找到石润革的前世三叔，说明来意，前世三叔同意代为认亲。2007 年石润革与父亲带上鸡、鸭、鱼等礼品再次前往其前世村子认亲，以叔代父，并在其前世老屋原址烧纸钱，向其前世父母的亡灵祭拜祷告，让老人家不必牵挂。

此后，外出打工的石润革便不再生病了。现在两家仍有来往。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Runge Shi and his parents; Location: Runge’s home; Interview Date: 14-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43. 杨时域，前世是爷爷杨良祖：修房子不慎摔伤不治

杨时域，2010 年 11 月*日生于坪阳乡*田村，采访时六岁。

杨时域的前世是爷爷杨良祖，生于 1955 年 11 月 14 日，妻子吴映芬。两人育有两子，次子杨刚弟即杨时域的今生父亲。



杨良祖（中）与两个儿子在都垒河边。左侧杨刚弟即杨时域的今生父亲。

杨良祖以在附近村庄帮人建造房屋为业，品性忠厚和善。他给人修建房子从不讨价还价，房主说多少就多少。同时他还热心公益，经常义务修路修桥，受到乡民的尊敬和赞美。

2008 年的某一天，因为自家房子漏雨，杨良祖便爬上屋顶维修，不慎踩到一根朽木，木断，跌入猪圈。他落地时头部触石而伤，但仍忍痛自己上了楼。家人建议他去县医院检查治疗，他没有同意，只找村里的医生做了简单处理。当天晚上八点，他的头部开始肿起来，越肿越大，人也开始

进入昏迷状态。家人慌了，连夜把他送往县医院抢救，但为时已晚，他当夜死亡。

杨时域出生后便一直由奶奶带至现在，因当地人多地少，多数年轻父母都去广东等地打工赚钱。

小时域两岁时，有一次奶奶吴映芬因为他顽皮而打他屁股。他却奇怪地说："莫打了，你在打你老公呢！"吴映芬很惊诧，问他："你是谁老公？"小时域说："我就是你老公！"奶奶又问他："你从哪里来的？"小时域说："我从猪圈来的。"这是小时域第一次说出已故爷爷的情形，可能因为打他，激发他恢复了其前世记忆。

此后，小时域断断续续地谈起前世。他跟大人说千万别打头，打头会很痛的。小时域有恐高症，害怕高处，即使从一个凳子上跳下来他也不敢。另外，他大腿上有一处明显胎记，可能与前世头部的伤口相对应。

小时域恢复其前世记忆后，发生了几件令人惊异的事情。

有一天早上，小时域刚刚睡醒，他说："下雨了，房子漏水，让刚弟修一下！"完全是父亲吩咐儿子的口吻。

又有一次，他突然对奶奶说："我以前的唢呐被某某拿走了，我以后要把它要回来！"原来杨良祖生前有一件乐器"唢呐"（类似西洋小号），死后被当地一个音乐人拿走了。由此可见死人的遗物也是不能随意拿走的，人家下一世也许用得上呢。

奶奶吴映芬曾问他："你为什么要投胎回来呢？"小时域像个大人一样说："我对你们放心不下，想回来帮你一起带大两个儿子。"



杨时域与奶奶吴映芬及堂弟在家门口

还有一次，小时域悄悄对奶奶说："我有一张存折，里面有700多块钱呢！"奶奶不相信，因为杨良祖生前是不管钱的，他一般都是

把赚的钱交给他的母亲。小时域便领着奶奶打开一个柜子，在底部找出了有 700 块余额的存折。

又不久，小时域对奶奶说："我以前在坪阳村帮某某修房子，他还欠我 1700 元，至今未还！"欠债人姓名、数额和事由都很清楚。于是家人便去坪阳找小时域提到的人讨要。欠债人大吃一惊，本以为人死债销，没想到债权人转世仍记得这事。但遗憾的是虽然该欠债人是一名家境富有的医生，也承认此事，但拒绝立即还款，说等小时域上初中再还。

家人愤愤不平两手空空地回了家。但很快小时域又向奶奶抱怨说："那个坪阳欠债人某某烧纸钱还我，我不要阴间纸钱，我要人民币！"原来，坪阳的欠债人在小时域的家人走后，买了一捆纸草烧了，希望可以抵债。

据奶奶吴映芬说，小时域非常懂事，好带。奶奶目前正在照看小时域一岁多的堂弟，需要整天背着，非常辛苦。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 Interviewee: Shiyu Yang and his grandma; Location: Shiyu's home; Interview Date: 20-Jan-2016/02-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44. 吴念兰，前世杨浓引：被丈夫陆松田强抱跳山崖

吴念兰（化名），1977 年 12 月生于坪阳村。

吴念兰的前世是坪阳乡三盘村杨浓引，嫁马安村村民陆松田。婚后日子十分穷困，其夫又不勤快，夫妻时常激烈争吵。

某日吵完架，妻子一怒之下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丈夫久等不回，便从马安村步行 20 公里，前往三盘村的丈母娘家交涉。次日夫妻二人、孩子和丈母娘一起从三盘村步行返回马安村。

路上，不知何种原因，三个大人又开始争吵。三人沿山路边走边吵，行至阳洞滩，夫妻争吵更加激烈。丈夫一时激动，竟把孩子放在路边，突然强行抱住妻子跳下十米多高的山崖。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山崖下方正在修水电工程，树都砍了，净是裸露的石头，落地处没有草木缓冲。丈夫抱着妻子跳崖，似有同归于尽之意，但落地时妻子在下方，当场摔死。



陆松田强抱妻子大概是从此处悬崖边上跳下去的。

丈母娘往山崖下一望，大惊失色，只见女儿一动不动，而女婿却在蠕动。她立刻绕路走下山崖，对于女儿年轻枉死，不禁嚎啕大哭。她找了块石头，朝女婿一顿猛打。女婿赶紧装死，任凭丈母娘殴打，纹丝不动。

不久，有救援人员赶到。发现陆松田没死，因为有妻子当肉垫，伤无大碍。于是救援人员用担架抬着他，从山崖底部沿陡峭的一人宽的小石板路上公路。这名丈夫，虽然一言不发，但有人发现，他一直用手紧握担架两侧的木棍，害怕从担架上再摔下来。

陆松田因杀妻被定罪，因其是同跳山崖而仅判三年，刑满回到马安村。

杨浓引死后转世成吴念兰。吴念兰脸一侧有大片红色的胎记一直延伸到脖子，与其上一世脸上的血迹一致。

吴念兰今生住坪阳村，与马安村相邻。小时候她在地里帮妈妈干活偶遇前世丈夫陆松田，当众把陆松田骂了一顿。

陆松田后来到较远的马龙乡当了上门女婿。

1980 年陆松田因策划了一起诈保事件又出了一次名。他先把马龙乡新老丈人的一栋破旧房子买了火灾保险，又自己点了一把火，然后去找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派理赔员前往调查，发现“火灾”发生时，这名投保人把室内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转移了出来，连一张破凳子也不例外。保险公司认为火灾不正常，因此拒绝赔付。结果，他白白烧了一栋房子，一分钱也没有得到。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 Interviewees: Nianlan Wu’s classmate and villagers in her last life; Location: Nianlan’s home; Interview Date: 18-Jan-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45. 丁生谋，前世杨秘：上吊亡，今生遭下毒，两世均 32 岁亡

丁生谋，1955 年 12 月 2 日生于广西龙胜县西腰村。妻姚凤玉。他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丁生谋两三岁便谈起他的上一世是同村上吊自杀的杨秘，死时 32 岁。



西腰村前的河流

有人问小生谋："你从哪里来的？"小生谋便指指杨秘的坟。有人又问："你是怎么来的？"小生谋说："我看见三个大哥在河边抓螃蟹，他们抓到的螃蟹好大，我就跟他们回家了。回家后住门后。"小生谋一般不主动讲前世，有人问他就讲一些，但家里人从不问他前世。

小生谋五六岁时被母亲喂了红鲤鱼汤，之后很少讲前世了。

丁生谋二十几岁时，他的前世杨秘的儿子上门想认父。丁生谋说："我现在太年轻，等我 36 岁你再来认吧。"遗憾的是他没有活到 36 岁。丁生谋到某地做工时遭人嫉恨而被下毒，中毒之后发展成肾炎，医治无效死亡。死亡年龄和前世相同。

丁生谋去世时，留有两儿一女，最大的孩子才五岁。其妻姚凤玉没有再婚，怕孩子受委屈。幸赖妹夫蒙永兴及亡夫的三个哥哥帮衬，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Shengmou Ding's wife; Location: Shengmou's home; Interview Date: 25-Jan-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46. 何姿娜，前世是小姑何红美：12 岁溺亡，投胎嫂子再生



何红美



何姿娜

何红美，1974 年生于坪阳村塘头，父何苏，母杨盛花。红美有一哥何彬，一姐何九红。红美顽皮好动，深得哥哥喜爱。

1986 年 6 月，12 岁的何红美和姐姐何九红上山砍柴回来，感觉又累又热，浑身大汗，便想下河游泳。姐妹俩嫌房前的小河水浅，于是沿河岸徒步去了又深又凉的都垒河。

妹妹何红美，不顾浑身大汗，朝着清澈的河面一个猛子扎进河流相连的一个深潭。红美入水后很快就出了意外。她开始在水中扑腾挣扎，很快被姐姐九红发现。九红大惊失色，狂喊救命。河对岸山上有一名正在干活的马安村村民听见后，立即冲过来，下河救出溺水的红美。她被拖到河岸的滩涂上，却再也没有醒来。随后赶到的何彬，看着自己心爱的妹妹的遗体，悲痛万分！

当晚，不知是精神恍惚，还是何红美的灵魂显灵，何彬瞬间看见红美又出现在家里。

何彬对红美的思念，不随岁月荏苒而消退。一晃春秋数度，何彬娶了杨丽霞，婚后不久，妻子怀孕。

1989 年 8 月 21 日晚，何彬的长女何姿娜出生前 8 天，何彬在睡梦中因思念红美而失声痛哭。在梦中，红美来到何彬身旁，轻声安抚哥哥说：“哥哥，不要哭了。我就要来了！”哭声惊醒了枕边几天后就要生产的妻子，何彬便告诉她刚才的梦境。

1989 年 8 月 29 日，何彬的长女出生。全家十分欣喜，何彬亲自为之取名为何姿娜。

随后几年内的一系列事件，令家人相信小姿娜即三年前溺亡的红美的转世。小姿娜自一岁多会说话起，便开始断断续续地似乎在表达些什么，但口齿不清。



何姿娜的后背右侧有个较大的黑斑胎记。何红美溺水后，被从水中拖到河岸的泥巴地河滩上。

两岁多某日吃早饭，小姿娜突然向父亲何彬发问："我是该叫你爸爸呢还是叫哥哥？"何彬意识到两年来的疑惑，今天可能会水落石出。何彬反问她："你如何证明你的前世是我的妹妹红美？"小姿娜听了之后颇感委屈。

何彬找出红美当年的小学录取通知书。他把通知书放在桌上，问今生曾未学过任何汉字的仅两岁多的小姿娜："你的前世叫什么名字？"小姿娜不假思索，小手立即指着通知书上的姓名"何红美"处说："就叫这个！"

当天小姿娜带领何彬去指示了她上一世跳水的位置及溺亡后尸体的摆放位置，与当时的情形完全一致。至此，何彬终于相信小姿娜即红美之再生。

还有一次，小姿娜指着红美曾经用过的一把用来割猪草的镰刀说："这是我的！"



何姿娜（后右 1）、父母（后左 2、左 3）、妹妹（后左 1）、祖父母（即前世父母，前左 1、左 2），及女儿（前右 1）在家中合影

小姿娜的母亲似乎不愿她讲前生事，和其他再生人的妈妈一样，悄悄地让她喝了红鲤鱼汤。红鲤鱼汤对小姿娜效果绝佳，她现已为人妻母，对前世，

已模糊到茫然无所知晓了。

注：何姿娜的后背胎记出现的位置和形状可能与她前世被拖到河岸时粘上的泥渍相关。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 Interviewee: Zina He and her father; Location: Zina's home; Interview Date: 05-Feb-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47. 姚现恒，前世吴方满：3 岁死于骨头卡喉



姚现恒小时候

姚现恒，1976 年 7 月*日生于马田村，父姚富国，母杨念荣。

姚现恒的前世吴方满，1972 年生于马田村，父吴家政。

1975 年春节那天，仅三岁的吴方满吃早饭时，一块猪骨头卡在喉咙中。吴方满的父母带他去找村里的“赤脚医生”，但该医生对此无能为力。于是焦虑万分的父母轮流背着小方满向茶坪方向奔去，准备在那里乘班车去县城医院。十公里的山路有些远，小方满的呼吸却越来越困难。父母轮流背着小方满终于跑到了茶坪，但望眼欲穿，却不见有汽车经过。临近中午，还是没有等到去县城的车，再看怀中的小方满，已咽气了。

吴方满的灵魂从妈妈的怀抱中飘了出来，站在路边，他看见父母在哭泣。他的灵魂也看了看自己，穿着同生前一样，但变成了基本透明的。父母哭了一会，就背起小方满的遗体走回马田，而小方满的灵魂一路跟在后面。

走到村外一个叫“鸡笼”的地方，他发现父母不打算把他的遗体带回家了，而是准备就地掩埋。但遇上一个叫吴国深的村民不让埋在这块地里，在旁边注视着的小方满的灵魂对此十分生气。

小方满的父亲又背着遗体到了一个叫“鸡鸭”的地方，这里无人干涉，他便挖个坑把遗体埋了。

小现恒两岁时，开始陆陆续续地谈自己的前世。姚现恒说他小时候常梦见自己做鬼时进不了前世的家门，因为门是关着的，他打不开，于是他就住在门外的一个简易木棚里。

姚现恒回忆自己当时做得是“掏蛋鬼”，经常偷摘村民树上的水果吃。

小方满的灵魂对吴国深耿耿于怀，于是存心要捉弄他。有一天，吴国深到离他的坟不远的地方挖木桩当柴烧。吴国深只顾埋头挖，这时小方满的亡魂就坐在木桩上，不时拿土向吴国深头上撒！吴国深一摸头上全是土，既惊诧又有些害怕。树桩终于挖出来了，吴国深扛着树桩回家，走在沟边一条窄窄的小路上。小方满的亡魂使用“神通”把路“化掉”，于是吴国深跌进了水沟。

后来小现恒的前世姐姐得知小现恒是吴方满的转世，她便常来背他回家玩。其前世妈妈疑惑地问：“你怎么老背这个小男孩来咱们家呀！”小现恒的前世姐姐说：“他的前世是前几年死去的弟弟方满。”其前世母亲这才明白原委。但小现恒一开始并没有认出其前世父母，时间长了，他才认出来。

自此，两家一直来往到现在。姚现恒也一直去看望目前仍然健在的前世父母。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Xianheng Yao; Location: Xianheng’s home; Interview Date: 27-Mar-2016;

姚现恒在家门口的“都垒河”河滩上讲述自己的前世今生。马田、马安、桐木及坪阳在古代合在一起叫“都垒”。都垒片区仅几平方公里的山间平地目前共有 100 多个在世的再生人，且每年都有新案例（幼儿）涌现是全世界再生人密度最高的地方。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48. 杨科妹：前世同村杨霞，10 岁溺亡

杨科妹，2004 年 7 月*日生于马*村三组，今年 12 岁，在坪阳乡中心校读五年级。父亲杨爱平，母亲杨恋党，哥哥杨科柱。

小科妹在两三岁时开始主动大量讲述前世生平。她的前世很快被确认为 2004 年本村溺亡的十岁女孩杨婄霞。

杨婄霞是同村杨盛勇与妻子龙婄列的独生女儿。杨婄霞生过一个男婴，但夭折了，其后再无生育。杨婄霞的大伯杨盛兵直到 60 岁才娶妻，但其妻未育。故杨婄霞一直是杨氏兄弟两家唯一的独苗。

据杨科妹回忆，她上一世的父母对上一世的自己并不太好，反而是前世的大伯杨盛兵对自己非常好。

2004 年 6 月 8 日下午，杨婄霞和三年级同班的另两名女同学没有上最后一节课，结伴走出就读的“都垒小学”，沿都垒河岸行至马田村下河玩水。下河时，三个女生手拉手。没多久，她们走进河水较深的危险区域，杨婄霞和其中一个女生便被河水冲散随水而下。不幸的是被冲走的这两个女孩都不会游泳，结果杨婄霞在水里挣扎了一会就不幸溺水身亡，而被水冲走的另一个女孩却被一位老奶奶拖上岸救活了。

杨科妹三岁多时说，她记得她的上一世淹死后，遗体被抬来抬去。原来杨婄霞死后，本村三组去了几个村民帮助埋葬，其中包括杨科妹的父亲杨爱平。他们本想把杨婄霞埋到马安村的山上。好不容易抬上去，马安村却有村民坚决阻止，因为当地人自古以来对意外死亡很反感。于是他们又把遗体从马安村山上抬回都垒河岸。但次日当地村民又同意了，于是遗体又被抬回马安村的山上埋葬。

杨科妹两三岁时她奶奶曾问她为什么来这里投胎，她说：“在几个前去马安村埋我的人中，我觉得我爸爸这个人不错，就跟他回家了。进屋后。我住门后，没多久就投胎了（杨婄霞死亡与杨科妹出生相差一个月）。

杨科妹的前世父母听说后，便经常来看望她，但不带礼物。她前世的大伯每年春节也来看望她，并给她一个红包。

科妹六岁以前见了前世父母都是称呼爸爸妈妈，今生母亲杨恋党听之任之。到六岁的某一次，杨恋党开始反对这样称呼，她要求小科妹见了前世父母称呼“叔”、“婶”，停止称呼“爸”、“妈”。当杨恋党被问及为何干预这个称呼时说，她女儿见了前世母亲叫“妈妈”会导致其前世母亲哭个不停，对女儿影响不好。

科妹如今在村里，碰见前世父母就只称呼一句“叔叔”或“婶婶”。他们也会应一句“嗯”，然后各走一边，没有其余交流了。

科妹所上的坪阳中心小学罕见地要求学生晚七点到八点上自习。她本来可以住校，但她不喜欢学校的住宿环境，于是妈妈便每天晚上接她回家。来回都是走数公里僻静险峻的山路，单程都要一小时，年年风雨无阻。

当科妹被问及对今生的父母评价如何时，她说今生父母非常爱她，她很满意，给他们每人打 100 分。当科妹被问及对其前世父母有无同情时，她犹豫了一下说：“有一点同情吧。”

科妹小时候也被母亲诱导喝了红鲤鱼汤。她自己说，喝了这个汤之后不久，便把前世的大部分细节忘记了。



杨科妹与妈妈杨恋党在屋后合影。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Kemei Yang and her mother; Location: Kemei’s home; Interview Date: 18-Jan-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第 6 章 前世急病死亡或猝死

第 12 章 3 名阴差的描述，暗示某些人猝死本质上是他们的灵魂被阴差强行带走导致。地灵村的吴会凤、吴昌善和吴王艳的前世都是妇女在中年猝死，都是突然莫名其妙地肚子痛，死法和庖田阴差某甲去“打死”的另一名同村妇女完全相同。

49.吴婄小，前世吴婄红：28 岁怀胎 5 月发烧亡，投继母重返家园

吴婄小，1955 年 7 月生于通道县坪阳村。

吴婄小的前世吴婄红，1925 年生于坪阳村的邻村马田村。吴婄红儿时，其母因病去世，留下她与两个哥哥。后来其父再娶。吴婄红 18 岁时，嫁广西三江县林溪乡杨某。

1953 年，吴婄红某日突发高烧，三日未治暴亡。当时已有五个月的身孕，终年 28 岁。遗二子，长子杨平升五岁，次子杨平钱，三岁。

吴婄红死前，家人为其换上一套侗族新衣服，但不是寿服。依侗俗，非寿终正寝者不换寿服。吴婄红咽气时，看见自己穿着这件新衣飘然离体，但她没有看见胎儿的灵魂。

吴婄红的灵魂离开身体后，闪到卧室一角，看着年轻的丈夫和两名幼子正在嚎啕大哭。吴婄红的灵魂目睹此景，十分伤感。

数日后吴婄红的两名哥哥自娘家马田村来吊孝。葬礼后，两名哥哥要回家时,吴婄红也紧跟两位哥哥上路了。没了阳世的身体，其灵魂走起路来，身轻似燕。刚行至村口，吴婄红的亡魂发现了本村“土地公”，一黑脸老者。她很害怕，立刻跳到走在后面的那个哥哥的背上，但哥哥毫无察觉。

吴婄红的灵魂在哥哥背上呆了一阵子，回头看不见土地公时，她跳下来，继续跟哥哥走，直至一起回到马田的父母家。

在娘家门后住了一年多，其继母怀上了第五胎，再生的机会终于来临。1955 年 7 月 21 日，吴婄红的亡魂以继母的第五个孩子，也是吴家最后一个孩子的身份，在同一个家庭实现了再生！

吴婄小说，她刚生出来，就认出了父母等亲人，只是无法用口表达。她一岁多就会讲话了，开始谈自己的前世经历。据吴婄小说，她前世的灵魂住门后期间基本都是白天睡觉，有时站着睡，有时坐着睡。晚上很清醒，不睡，但也不出门活动，故住了一年多亦不曾遇见其他鬼魂。她一般跟家人同吃早晚两餐，不吃午餐。她说用餐只是闻一点饭菜的热气和味道就饱了。

虽然是灵魂，但所看所听和冷暖感觉，一如生人，只是无法为生人所见，无法和生人沟通。看似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

吴婄小回忆，其前世的灵魂住在门后时，常听见父亲叹息："婄红死得太早，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真是可怜！"她听了很伤心也很无奈。有时还听见父亲责骂自己："婄红真是狠心，年纪轻轻，怎么就扔下我们走了呢？"

1957 年，婄小两岁时的某日，其上一世的丈夫携十岁的大儿子杨平升，八岁的小儿子杨平钱，来马田村认亲。婄小与其前世丈夫谈到前世的一些生活细节，令大家深信不疑，两个儿子也当场叫妈。此后，两家一直来往至今。



吴婄小与丈夫在自娱自乐。丈夫在吹奏类似竖笛的侗族乐器为妻子伴奏

吴婄小与今生丈夫育有两子一女，其中一子姚艳福(#76)也是再生人。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t Sure; Interviewee: Beixiao Wu; Location: Beixiao's home; Interview Date: 20-Jan-2016/26-Feb-2016;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50. 石天花：3岁病亡，投胎邻居家

石天花，生于1973年3月*日。父亲石某，母亲姚安奉。

石天花的前世是姚婄欧，1969年生于坪阳村，父亲姚吉章，母亲石玉柳。姚婄欧有两姐一哥两弟。

婄欧三岁时的冬天突然生病，发烧且伴有上吐下泻，长达十多天。当时正值“运动”时期，父亲因工作外调不在家，母亲石玉柳除了在“生产队”干活，还需独自照顾四个小孩，十分辛苦。不巧，那段时间石玉柳自己也眼疾发作，终日疼痛难忍。有一天她对已病了十多天仍不见好的女儿婄欧说了句气话：“要死就死，别再拖累我了！”

又过了几日，石玉柳正在楼下忙活，听见楼上婄欧连续叫“娘，娘！”她没当回事，等忙完活上楼再看，婄欧已断了气。

次年，姚婄欧的灵魂在邻居石家转世成一个小女孩石天花。

小天花从会说话起就开始谈前世。两岁时她拉着妈妈的手去了前世家，现场认出了前世的爷爷、哥哥和两个姐姐。但见到其上一世的妈妈石玉柳时，有些害怕，不敢叫她。后来小天花又多次去前世家，直到11岁，才敢称石玉柳为妈妈。

如今已80高龄的石玉柳，回忆起当年婄欧生病时自己没有用心照顾，十分内疚，老泪纵横。

石天花的女儿吴梨说：“我有两个外公，两个外婆，都是亲的。”

这样，石天花便有了两个对自己一样亲的家。她在前世家里得到前世父母和所有兄弟姐妹的完全接纳。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大家像亲生兄弟姐妹一样往来。



石天花与前世的父亲姚吉章。女儿吴梨（右）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t Sure; Interviewee: Tianhua Shi; Location: Tianhua's home; Interview Date: 23-Jan-2016/25-Feb-2016/08-Mar-2016;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51. 杨孝月，前世姚真又：做鬼时无法看见自己，7 岁才恢复前世记忆

杨孝月，1946 年 11 月 8 日中午生于通道县桐木村（紧邻马田村），成年后嫁老寨村，今年 70 岁，有一儿一女。父亲杨得林，母亲姚婄二。

杨孝月的前世叫姚真又，家住马田村，是家中独子，因病去世。死之前已订婚。他还有一个姐姐姚婄秋，大他四岁。

孝月直到七岁，仍不记得任何前世事情。这年有一次她上山时在路上碰见一位妇女。一见到她，孝月立刻恢复了其前世记忆。孝月立即冲向她，并呼喊妈妈。她告诉这名妇女，自己的上辈子是姚真又，又说起其他前世的事情。虽然是初次见面，但这名妇女现场确认了这名七岁的女孩就是几年前自己死去的儿子的转世。

孝月恢复其前世记忆后，开始大量讲述前世生平。杨孝月回忆说她的前世姚真又病死后，看见有几个鬼差来抓自己，自己不想走，但身不由己。到了阎王殿，阎王说：“你寿限到了，虽然只有二十岁，但也必须死。你回原籍投胎吧！”

姚真又的亡魂被押回故乡投胎。行至一处，有鬼差给投胎的鬼井水喝，是自愿喝，但几乎无鬼敢喝，但姚真又的灵魂喝了。

鬼差押姚真又的亡魂回到原籍，却暂时无胎可投。姚真又的灵魂住进了自己的墓中，他白天钻进墓中棺材，躺在自己的尸体上睡觉，下午五点多出来活动。他比较喜欢在稻田边的小水渠中玩水，有时拿土把小水渠截断，一会儿再通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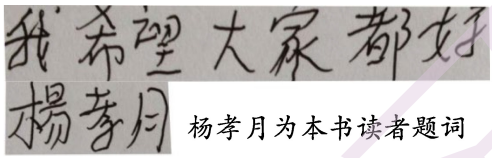
住了几个月，尸体开始发臭，他便出来游荡，不回坟中了。他虽然行动自如，也能移动物体，但却无法看见自己，只能在月光皎洁时依稀看见自己的影子。他可以看见其他鬼或生人，但没有尝试过和他们说话，似乎自己不能言语。

姚真又的亡魂在村外游荡时，尽量避开生人。但有一天碰见一个人上山砍木棍做瓜架或豆架。他喜欢这个人，就跟此人回家了。这个人就是其今生的爷爷杨桥梁。

他回家后住在门后，仅住两天后就直接扑向妈妈的肚子，钻了进去。里面很温暖，但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入胎后第二天杨孝月就出生了。

小孝月的今生家人十分宽容，没有给她喝红鲤鱼汤，也不限制她去前世家。她的奶奶还杀了一只大公鸡陪她一起前去看望其前世的母亲。小孝月也经常独自去其前世家。有时前世家里没人，她也能凭前世的记忆找出藏在某个地方的钥匙自己打开门进去，就像回自己家一样。杨孝月的前世妈妈和姐姐非常爱她（其前世的父亲已经去世），她们还给小孝月亲手缝制了衣服。小孝月有时会爬到前世家的三楼找出一些姚真又用过的课本，今生虽能辨认这些物品属自己的前世，但并不能识别其中的文字。

杨孝月的前世姚真又是个非常老实本分的人，这一生也类似，两生都爱上学读书。



杨孝月为本书读者题词

注：根据本书再生人描述，以鬼体结构差异，鬼可以分三类。1. 实鬼：有完整的鬼体，受伤会流鬼血，吃喝拉撒和活人类似，如姚最元，吴王艳各自前世。2.半虚鬼：有鬼体外观，但内部可能是空心，受伤不会流鬼血，也不需要吃喝拉撒，如吴祥云，吴婄小各自前世。3.全虚鬼：无鬼体，自己都无法看见自己，如杨孝月前世。


杨孝月和儿女的旧照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杨孝月和儿女的近照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Xiaoyue Yang; Location: Xiaoyue's home; Interview Date: 06-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52. 吴农古：小时候每晚睡前哭闹，要找前世老婆

吴农古，1987 年 7 月*日生于老*村，有三姐一哥。

据吴农古母亲讲，他刚会说话起就开始讲他的前世情形。

吴农古年幼时说：“我死后，大家都围着我哭，棺材被埋在县人民医院后面。”他是双江镇寨上村人，名字叫“丙”（音），儿子叫“梨”（音）。吴农古小时候直到五六岁都一直反对别人称呼他今生的名字“吴农古”，他不厌其烦地要求大家称呼他“丙”或者“梨的爸”。

吴农古还说，他的前世被埋葬之后，他的灵魂在县城（即双江镇）的街上看见一个青年，斜挎一个帆布包。他觉得这人不错就跟着他回了家。这个青年就是他未来的父亲，当天是去县城买拖拉机配件的。

有一次小农古正在喝妈妈的奶水，妈妈逗他：“你老婆多大了？”吴农古停下喝奶，抬头看了一眼妈妈说：“我老婆牙齿都没了。”这样回答可能是小农古把“老婆”错听成“老妈”了。因为其他证据证明他的前世是青年死亡，故其前世妻子亦应是青年女子。

吴农古数岁时，奶奶去世了，葬礼上来了很多人。有人逗小农古，对他说：“你若说说上辈子的事情，我们给你黄瓜吃。”小农古开始说他是“梨的爸”，死后装入了白色棺材。还问为什么奶奶死了用黑色棺材。侗俗，老人死了用黑漆棺材，青年人死了才用白漆棺材。小农古为了吃黄瓜，说得很详细，他母亲在旁边听得毛骨悚然。

小农古两岁多的时候不但主动地大量讲述其前世死前死后的情景，还每晚闹着不肯睡，非要回其前世老婆家睡。还说他“老婆”比妈妈更漂亮之类的话，让妈妈既害怕又不胜其烦。其母无奈，想给他换个环境试试，便把他送到外婆家长住。

小农古被送到外婆家后，还是一切照旧。大人们害怕了，无奈让他喝下红鲤鱼汤。据吴农古的母亲讲，这个汤非常有效，喝了没多久他就不讲了，当时他才三岁。

因为小农古的舅妈是县城寨上人，她很快核实出小农古的前世家庭。他舅妈去把情况说明后，小农古的前世家人不知基于何种考虑，坚决拒绝认亲。

备注：当地一场丧礼或婚礼动辄数万至十万，相当于当地农户好几年的收入。认亲之后礼仪等同亲生父母兄弟，直接导致亲戚数量翻倍或翻数倍。接连不断的巨大礼仪开支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通常再生人认亲有三种模式，一是双方或一方拒不认亲，老死不相往来；二是认而不亲，极少交往；三是认亲走亲，婚丧嫁娶类似本世亲戚。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Nonggu Wu's mother and sister; Location: Nonggu's home; Interview Date: 06-Apr-2016;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53. 吴显标，前世是双江“石太秀”：寻亲不遇

吴显标，1983 年 11 月*日生于坪阳乡老*村。父吴国英，母吴德凤。

吴显标两岁时说他前世的名字叫“太秀”，是双江镇寨上人。他前世的儿子叫“喜分”，老婆是从陇城嫁到寨上的。他还提到他死后被装进了白漆棺材，这暗示吴显标上一世是青年死亡。

他说是跟今生爸爸回来的。吴国英是村里的“赤脚医生”。1983 年春季某天他曾独自去县城种子公司买种子，儿子的灵魂便跟了回来。。

两三岁时，小显标便缠着父亲要去前世的家。其父吴国英便去寨上村帮他查访，发现寨子里叫石太某有较多，但“石太秀”这个名字却无法核实到。

总之，有前世记忆的人，能记住前世姓名和前世家的村寨名称，却寻访失败无法找到前世家庭的，在本书 100 人中仅有此例。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Xianbiao Wu's parents; Location: Xianbiao's home; Interview Date: 06-Apr-2016;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54. 吴昌善，前世是本村林惠：亡魂可穿门而过



吴昌善两岁时

吴昌善，1999年3月*日生于广西龙胜县地*村。父亲吴雄光，母亲粟素銮。他有一妹吴妮斯也是再生人。

吴昌善属前世记忆无损类型。他两岁至八岁讲了自己很多前世生平，可以回忆其前世大部分事情。

他的前世是本村妇女林惠，1998年死于突发肚子疼，年仅43岁。

林惠死后看见自己的灵魂飘出来，亲属子女围着自己的遗体哭泣。之后看见大家为自己办葬礼。出殡那天，她跟着送葬队伍来到本村坟山，看着自己的棺材被埋进墓穴中，她没有跳下去。送葬队伍回去时，她也跟随下山，又回到家里，住在门后。如果门是关闭的，她没有能力打开，但也不用钻门缝，可以直接从门中穿越。

晚上她会上街走走。看见街上的鬼魂有老有少，三三两两，来来往往,但她一个也不认识。鬼魂们各走各的，她没有和他们打招呼。吴昌善说他当时看其他鬼魂，发现他们所著衣物没有颜色，很接近透明的黑白影子。他还说鬼魂白天晚上都可能在街上行走。

林惠的灵魂回家住了几天就去今生家投胎了。她不记得见过神灵，选这家投胎是因生前和这家的今生父母认识，有好感。

吴昌善说，他这一世的性格不似上一辈子，因为其上辈子是女的，这一世是男的。

吴昌善今年已17岁，正在柳州学厨师。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Changshan Wu; Location: Changshan;s home; Interview Date: 16-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55. 吴王艳：前世腹痛猝死，副魂附体多次，两世母女



吴王艳采访照

吴王艳，2001 年 10 月*日生于龙胜县地*村。父亲吴世权，母亲吴华琼。

据吴王艳回忆，她的前世也姓吴，也住地灵村。

吴王艳记得她的上一世吴氏在 40 多岁的某一天上午突发肚子痛，持续到下午愈发严重。此时家人都在外面干活，只有她一个人在家里忍着。最后疼得精神恍惚，在地上直打滚，感觉快要死了。这时她听见有个声音在叫自己："你过来呀！"，像是小伙伴喊人出来玩耍似的。她突然感觉不痛了。她起身，看见房间里有几个好像穿侗族服装的少女，于是就跟她们走了。之后又和她们一起玩，似乎是玩一些小时候的游戏。

后来她的灵魂看见她的亲友们送她的棺材到坟山下葬。她还看见自己的棺材被埋进坟坑，自己虽然在棺材里，却可以看见坟外的场景。她在棺材内注意到一大群人围着自己的坟在做某种仪式，她觉得好奇怪，纳闷今天为何有这么多人围着自己看。

埋葬完毕，她从墓里出来，在送葬人群中看见了其今生母亲吴华琼。她先是回到自己的前世家，然后又跟着今生的母亲吴华琼回她的家。在回今生家的路上，她被恶狗咬伤，但她强忍疼痛继续追赶，最后终于追上了其未来妈妈，和她一起进了今生的家。进门之后的记忆出现了空白。

吴王艳说她这一生右腿一切正常，但上一世做鬼期间被恶狗咬伤的左腿却问题很多。她的左腿时常半夜抽筋。有时下雨阴天会疼，疼得厉害时，妈妈帮她揉很久才好。另外左腿不如右腿灵便，骑自行车或干活摔倒也都是左腿受伤。更奇怪的是夏天被蚊虫叮咬的也往往是左腿。

吴王艳小时候还有一些奇特的现象。她小时候经过坟山时，她会突然用大人的口吻，高声讲一些吴氏前世的事情，神情语气与她这一世很不相同，很像被其前世吴氏的另一个灵魂附体。她还会跑到其前世家的房子下面，大声说一些很符合吴氏在世时语气的话："你们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吴某某！"这样的事情在小王艳五六岁时发生多次，但每次事后她自己对刚才发生的事却一无所知，即这些奇异的事情并没有让小王艳留有记忆，她是事后被别人告诉才知道的。这种场景类似的"灵魂附体"现象，但小王艳讲的是吴王艳自己的前世。这暗示吴王艳的前世吴氏死后可能有两魂。小王艳是主魂投胎，而副魂仍在坟中守坟或在附近，小王艳途径坟山，副魂认出她，便附了上去。

另外，吴王艳上小学五年级时在地灵小学住校，地灵小学在坟山附近。有一天半夜，吴王艳在宿舍床上突然醒了，却全身都动不了，眼睁不开，耳朵也听不见声音，五官全部失灵，呼吸困难，但意识清醒。她对"鬼压身"早有耳闻，惊恐之余想到鬼怕口水，就接连吐了几口口水，吐完便立即恢复了正常。

吴王艳目前在龙胜县实验中学读书，学习成绩不错。

吴王艳前世的丈夫吴振华仍在世，但她上一世的儿子 40 多岁时不慎从山上摔下，重伤不治而亡。她现在每年春节都会去看望其前世家人。

吴王艳的母亲吴华琼也有前世记忆，她曾对女儿吴王艳说："我们已做了两世母女，下一辈子我们再做母女好不好？"吴王艳与妈妈的关系极为融洽，她愉快地答应了。

附吴王艳的亲笔自述：

我的前世今生

我生活在一个名叫地灵的广西山村。有人曾这样解释过“地灵”的含义：地底灵府，意思是阴曹地府的驻地。而村里也流传着一些神奇的故事，这更衬托出地灵村的神秘。

我知道很多人不相信人有灵魂，也不相信世上有鬼，自然而然，也就不相信再生人所说的做鬼经历。社会舆论倡导的是要相信科学，但科学家也没有证明出人到底有没有灵魂，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

我是一位再生人，一位确确实实的再生人！前世的我和现在一样，都有一张“大饼脸”，体形略胖，不过可悲的是我上辈子只有46年的寿命。

其实我并不是一出生就记得前世，我的前世记忆是在会说话不久恢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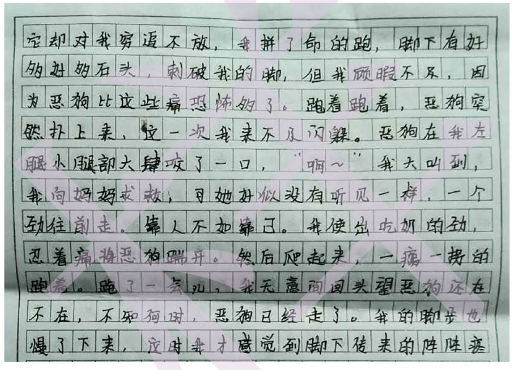
我前世死的那天早上，吃完早饭，本来是打算去下地干活的，可正要出门的时候，我的肚子突然痛起来。在家人的劝说下，我留在家休息，等好了再去。我坐在小板凳上休息，本以为过一会就会好的，但却越来越痛。因为那时家里穷，所以也没有想着去找医生，心想忍忍就过去了。可谁料到，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痛了。我抬头，望窗外，不知不觉中头已经发昏了，而我的肚子也痛得像身体被子弹穿过一样。我意识到这并不是什么小病，我慢慢爬起来，手扶着墙想去找人。可刚走没几步，便疼痛难忍，我便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那时真的好想一头撞死算了。突然一阵钻心痛之后，肚子居然奇迹般的好了。

我隐约听见有人在叫我。我慢慢的用手撑起自己的半边身子，半坐在地板上。我四处张望，看看是谁在叫我。我眼前有几个若隐若现的花季少女身影，我不知道她们从哪里来，但是她们好似少时的伙伴。可我的眼睛像是隔了一层膜一样，总是看不清她们的脸。我以为是我的眼睛被东西挡住了，我用手擦擦眼睛，可还是看不清她们。但她们的声音一直回荡在我耳畔，她们说：“过来玩啊，过来玩啊。”还向我招手，声音好似少时的姐妹。她们好像穿的是侗装，又好像不是。我不知不觉地站起来，走向她们，和她们手拉手，玩少时玩的游戏，如对歌、拉线。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少年时代开心的日子里。

之后，我的大脑便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我去了哪里，干了什么。

再次恢复记忆时，我看见我的亲戚朋友们正送我的棺材到坟山下葬。我的灵魂躺在棺材里，看见他们在哭，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哭，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我坐起来，向他们打招呼，想问他们怎么了，为什么哭。可他们好像没有看见我一样，自顾自地哭着。他们把我呆的棺材放进墓里，墓里好黑，好恐怖，还有好多石头，那些石头刺得我好痛。埋葬完毕，他们转身准备回家了，我赶忙从墓里出来，跟在他们后面。这时我看见了我今生的妈妈。

我又回到我所熟悉的前世家里，神奇的是我居然奇迹般的能透过墙，看见我今生的妈妈在楼上左拐角处吃饭。吃完饭已是黄昏，我就跟着今生的妈妈回她的家，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跟她。正走着突然前面闪出一只恶狗，牙外漏，四肢叉开，一脸凶神恶煞。它猛地向我扑来，我好不容易才躲过，可它却对我穷追不舍。


吴王艳手稿局部（县实验中学初三学生），2016年6月4日

我拼命地跑，脚下有好多好尖的石头，刺破了我的脚，但我无暇顾及，因为恶狗比这些痛恐怖多了。跑着跑着，恶狗突然又扑上来，这一次我来不及闪躲，恶狗在我左腿小腿肚大肆咬了一口，“啊！”，我惨叫一声。我向今生的妈妈呼喊求救，可她好似没有听到一样，继续一个劲往前走。靠人不如靠己，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忍痛将恶狗踹开，然后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跑。跑了一会，我无意间回头望恶狗还在不在，不知何时，恶狗已经走了。我的脚步慢了下来，这时我才感觉到小腿传来的阵阵疼痛。但我没时间关心它，因为今生妈妈已经走远了，我得追上去。

可能是因为那时被恶狗咬了，所以我这一生左腿总是更容易受伤。比如说小时候我从田埂上摔下来，明明是右腿在下，可却

是左腿受了伤。还有，五年级的时候，我骑在自行车上，下坡时摔倒了，明明是两腿同时着地的，可左腿伤痕累累，而右腿却毫发无损。有时候左腿还会莫名其妙地隐隐作痛。

我小时候还有一些奇怪现象。有一次我和妈妈从街上回家，我走在她的前面。因为回家要经过几座坟墓，当我经过第一座坟墓的时候，我突然整个人都变了。我转过身，对妈妈说了一句："们内"（侗语妈妈）。因为我平时都是用普通话喊"妈"，突然改用侗话喊她，她听到很惊讶。她问我："宝贝，你刚才怎么称呼我的？"我说："们内，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前世名字）。"接下来，我把上辈子的事说了一遍。"停！别说了。"妈妈此时的脸色已经煞白。虽然她也是再生人，但她总是很胆小。她赶紧拉我回家。从那天开始，我便经常跑到我前世楼下去喊前世家人，还说一些奇怪的话。有人问我，我也会说。其实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总是不知不觉地说了出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渐渐地懂事，而且加上读书住校，我也很少去前世家了，但每年过年我总会去前世家吃个饭聊聊天。



穿侗族服装的吴王艳(左)和朋

虽然前世今生有许许多多不幸的事，但我依旧感到很庆幸，因为我和妈妈已是两世母女了。其实我们家并不只有我是再生人，我妈妈和我姨家表弟也都是，我这个姨家表弟就是我外公的爸爸转世来的。

我的故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非常希望科学家们尽早解释这其中的奥秘。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Wangyan Wu; Location: Wangyan's home; Interview Date: 16-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56. 伍乐佳，前世是外公吴胜：瞬间倒地猝死，认出前世所编竹器



伍乐佳与妈妈伍爱淑（前世女儿）采访照。她认出了自己前世编的竹器。

伍乐佳，女，2011 年 6 月*日生于龙胜县地*村，采访时五岁，父亲伍成言，母亲伍爱淑。

根据小乐佳自小的一些言行，她被父母及其他亲戚认定为是其已故外公吴胜的转世。吴胜，1957 年 8 月 18 日生于地灵，2011 年 2 月 17 日去世。

据吴胜的女儿伍爱淑回忆，其父死前很健康，无任何疾病。该日上午，吴胜正站在窗前看街上风景，因为这天是元宵节。吴胜的老伴突然听见“咕咚”一声，跑过去一看其丈夫吴胜已摔倒在地，面朝上。她一试呼吸，大惊失色，丈夫竟已气绝身亡。

伍乐佳在吴胜死后三个多月出生。

小乐佳前世记忆似乎不多，只在特殊场合下才讲一些。

两岁左右的某一天小乐佳突然对妈妈说：“我是你爸爸！”但妈妈并不相信。还有一次，小乐佳和妈妈一起去江头寨妈妈的小姨家做客。进门后她看见一对竹筐，便对姨外婆说：“这是我编的，有五对。”原来吴胜一生最擅长竹编，他一生用竹子编了很多生产和生活工具，诸如筐、箕、篓之类，有不少都送给亲戚用了。妈妈的小姨现场确认这对竹筐的确是吴胜早年编的，而且的确是送给了她五对。

妈妈的外婆（即自己前世的岳母）去世时，两岁多的小乐佳随妈妈去参加葬礼。她看见一个用于装糯米的葫芦罐的竹托，便说：“这个是我编的。”经核实，这个竹托的确是吴胜早年编了送给其岳母的。

小乐佳两岁多时，每次见到外婆（即他的前世妻子）都很亲切。大人让她叫外婆，她坚决不肯叫，最近才慢慢开始叫。

另外，她一直对妈妈直呼其名“爱淑”，对舅舅直呼“爱华”，和吴胜生前称呼他们的方式一致。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Lejia Wu and her mother; Location: Lejia's home; Interview Date: 23-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第 7 章 阴司安排投胎的再生人

如果阴司派鬼差或阴差抓走按“生死簿”到期的人的灵魂，按逻辑讲也应由他们派鬼差押送他们去投胎，即生死由阴间负责，不由人。但他们似乎不愿让人记住他们的作为（详情请读阴差传）。

死后在阴间见过“神灵”的有：姚真又、杨世门、杨世梅、吴素德、吴婄尿、石庆中、石念戌、姚意春、吴素言、姚昆兰、姚家安及吴婄红等。死后由阴间安排投胎不在本章的还有：姚真又、杨世门、吴素德、石庆中、姚家安及荣平妹。

57. 吴干岳，前世是外祖母石婄令：死前发愿投女儿，阎王默许



吴干岳

吴干岳生于 1960 年。父亲吴国林，母亲石玉艳。

吴干岳的前世是外婆石婄令。

石婄令生于 1920 年，生 4 女。丈夫 1960 年代因饥饿致病而死，死时最小的女儿仅 3 个月大。丈夫去世后，石婄令独自抚养四个女儿，生活十分艰辛。为了将来不为难女儿，石婄令每次去河边洗衣服都

会用背篓背回几块石头放到自己选定的墓地。

石婄令守寡 16 年，含辛茹苦拉扯大四个女儿，在 40 岁时积劳成疾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三女儿石玉艳帮母亲干了很多农活，最受母亲的倚重和喜爱。在弥留之际，石婄令许下了死后投胎三女儿的愿望，后竟如愿以偿。

据吴干岳讲，他的前世石婄令死后，看见五个鬼差押送自己走到奈何桥前。细看是座石头桥。桥前各地来的鬼魂络绎不绝。有些鬼自己行走，有些鬼已奄奄一息，被鬼差抬着。细看几个鬼差，衣着与长相十分怪诞。

过奈何桥前，有一方桌，桌上摆了很多碗汤。汤多为清汤，也有少量碗里是浊汤。桌后坐有一神，并不言语。孟婆站桌后一侧。另有一神站孟婆一侧，捧一书册。各地来的鬼经过此处都须喝一碗孟婆汤。碗亦不甚大，和现代人喝茶的茶碗差不多，上面有花叶图案。众鬼都想喝清汤，但喝哪种汤皆由孟婆指定，不得自选。

喝了孟婆汤，过了奈何桥，心情不再那么沉重，对过去似乎也已释然。之后是望乡台，登台回望故乡，影影绰绰，感叹人生无常，阴阳殊途。之后又过了一座不知名的石桥。两桥已过，石婄令的灵魂便由押送的鬼差带到阎王殿。殿内等候过堂的新鬼众多，阎王审判很快捷，略问几句，便宣布判决。约七成判有罪，由鬼差用绳索拉去过独木桥。这些判有罪的鬼的下场不得而知。

据吴干岳回忆，人死之后，约三成判直接转世，但往往先转三次动物，如猪牛羊、鸡鸭鹅，再转一次人。阎王判人死再转人的，少之又少。终于轮到石婄令的灵魂过堂。阎王问：“你还想继续在这儿呆吗？”石婄令回答：“不想呆了，想回去！”（注：吴干岳认为在阎王殿呆一天等于人间一年。）阎王一点头，她的审判结束。先前的五个鬼差过来又押送她赴投胎之路。

出殿不远，又有一班鬼差，让投胎的鬼魂喝汤。这次不是喝孟婆汤，且并不强制。大部分鬼魂不敢喝，而石婄令的灵魂却喝了一碗。吴干岳认为喝这个汤可以冲销孟婆汤的的遗忘功能。

五个鬼差押送她到不远处某个地方，往下一推。她感觉自己急速下坠，其前世记忆到此为止。

小干岳一岁多便开始断断续续谈及自己的前世。



吴干岳耳朵

小干岳的身上有五处胎记与其前世相关。石婄令生前是侗族，戴过一对大耳环，耳垂穿孔比较大，而吴干岳出生时耳垂上有相应的“窝型”胎记。小时候这对窝型胎记很清晰，长大后慢慢变模糊。小干岳身上另有三个痣，和前世的大小及位置几乎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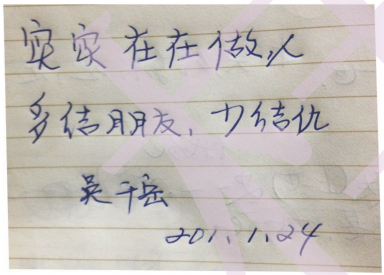
小干岳两岁时，有一次拉着妈妈的手说要回前世家去拿自己的东西。他回到前世家，认出并拿回“自己的”三样东西：一对耳环，一只凳子和一把火钳。这些东西是他前世最常用的。

他对妈妈直呼其名，不叫妈妈。妈妈十分担忧，虽然家里很穷，但她还是想方设法为他煮红鲤鱼汤，但效果却不甚理想。

除了讲述自己的前世外，吴干岳小时候还讲在阴曹地府的经历。他见人就讲，比现在讲得更具体更清楚。

吴干岳前世的四个女儿虽然知道吴干岳就是母亲的再生，但她们清明节仍然会前去给母亲上坟，但吴干岳不跟妈妈去。吴干岳说他十岁以前在清明节这天都头晕，且吃不下饭。

吴干岳的前世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去世的前夜，他都有强烈反应：呕吐且无法入睡。第二天果然传来噩耗。吴干岳今年 55 岁，与妻育有一女，正上大学。吴干岳现在在某市场的管理处工作。



2016 吴干岳为本书读者题辞

本案例关于死因的启示:大多数人的真正死因可能是其“灵魂”被鬼差按期“拘走”，身躯失去“灵魂”自然很快死亡。石婄令的转世者吴干岳明确提到其上一世咽气之后，



吴干岳的母亲石玉燕在展示石婄令的遗物:一条侗族裙子和一只木凳。石婄令咽气前曾对石玉燕说:“我死后穿一条裙子，另一条就留给你穿吧。”

灵魂离体，由五个鬼差押送至阴曹地府。由此可以推理：每个灵魂驱动某个肉身的时间长度是预先设定的。寿命长短未见证据显示和因果报应或善恶有多大关联。或许只是一种随机“风水轮流转”而已。阴曹地府所订“生死簿”年龄的依据，仍是一个谜。



吴干岳两岁时从前世家取回的那只“自己”的小板凳。他那时大量主动讲述阴间见闻。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Ganyue Wu and his mother; Location: Ganyue's home; Interview Date: 24-Jan-2016/23-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Pengbin Ding

58. 吴妮斯，前世是奶奶的母亲吴树枝：82 岁猝死，鬼差押送投胎



吴妮斯的前世吴树枝（前排中）与子孙辈合影。后排抱小孩者即女儿

吴妮斯，2004 年 5 月*日生于龙胜县地*村。父亲吴雄光，母亲粟美銮。

吴妮斯的前世是她奶奶的母亲吴树枝，生于 1921 年，卒于 2003 年 12 月 30 日，终年 82 岁。

据吴妮斯回忆，她的前世吴树枝在去世那天去了女儿吴清英家吃早饭。饭后沿陡峭山路步行回家。行至半途，她突然觉得有些累，便坐下休息，但没多久头一歪就死了。

她死后看见两个鬼差左右陪着自己走过一座石桥。细看两个鬼差长相怪异，不类人形。两鬼差又逼她喝一碗不知名的汤，碗的大小和茶碗差不多。她吸入一口觉得有些苦，不像是水，于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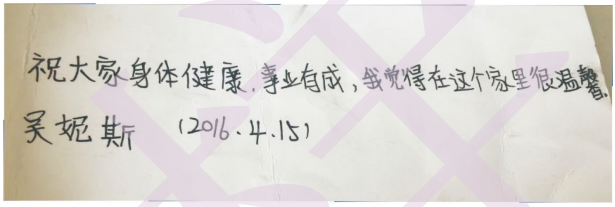
她没有咽下去，趁那两个鬼差不注意偷偷吐掉了。喝过汤之后，她在阴间又去过一些地方，但今年已 12 岁的吴妮斯已无法回忆起更多的信息。

后来两鬼差押送她到一户人家去投胎。到了门口，她感觉有些熟悉，进门才知道原来是女儿吴清英家（今生奶奶家）。鬼差送至门口便返回了。

她走进房子最里面的一个无人居住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床，她便在床上睡觉。在等待投胎期间，如果门是关闭的，她虽然没有力量把它打开，但她可以把自己变小，从门上方一个指头大小的洞中出入房间。

吴清英的家人吃饭时，她也跟着吃饭。和其他鬼魂一样，她用手抓到口里直接吃，也不用筷子。

2004 年 5 月 17 日中午，吴树枝的亡魂看了一眼墙上的钟，钟表正指向中午 12 点。她感觉入胎的时刻已到，就扑向未来妈妈粟素銮的肚子入了胎。入胎之后她感到里面十分温暖，但四周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之后直到三岁她才恢复前世记忆。



吴妮斯为本书读者题辞



吴妮斯与奶奶吴清英（前世女儿）和爷爷（前世女婿）

三岁的某一天早上，小妮斯突然对奶奶吴清英说：“我是你妈！”奶奶第一次听见孙女这样讲，并不相信。于是她反问小妮斯：“你刚才说你是我妈？”没想到小妮斯非常肯定。从那时起，小妮

斯的前世记忆大量恢复，她想起了其前世的大部分事情。三岁的小妮斯很快说出了奶奶等大人的名字和自己的前世生平。奶奶不久告诉小妮斯，说她已完全相信小妮斯所说是真。小妮斯开心地对奶奶说："你已相信我是你妈，那我以后不用再讲了。"之后，小妮斯果然不再大量讲其前世了。

据吴妮斯的爷爷奶奶反映，她的性格、脾气和前世极为相似。吴妮斯的前世十分友善合群，这一世也是如此。据吴妮斯的一位同班同学反映，吴妮斯在学校人缘很好，很受老师和同学欢迎，在二至六年级都有许多朋友。



吴妮斯耳垂上的"窝形"胎记非常明显，这个窝与上辈子在此处戴过耳环有关。

另外，吴妮斯的耳垂有与前世戴耳环相关的窝型胎记。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Nisi Wu and her grandparents; Location: Nisi's home; Interview Date: 15-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59. 吴克，前世是母亲的姑丈：阴间过独木桥，吃绿苔



吴克

吴克，1957 年 8 月* 日生于通道县坪坦乡高步村。

吴克的前世是吴家修，1957 年 8 月 15 日去世，终年 57 岁。

吴家修生前爱好捕鱼。他死前数日曾在河中撒网

捕鱼，回家得了感冒，高烧不退导致死亡。他死后遗有妻子吴氏及三子一女。

吴家修去世次日即投胎为同村吴克。

据吴克回忆，他的前世吴家修死后，灵魂先去了一趟阴曹地府。在去阴曹地府的路上，每个灵魂都要过一座独木桥。独木桥很窄，桥下是一口巨大的油锅，热油沸腾。他当时亲眼看见有七个鬼掉进油锅中。吴克估计大概 60%可以平安过桥，通过者可再投胎做人，而其余的 40%会因生前罪恶堕入油锅。

过了这座独木桥，要再过另一座独木桥。但第二座比第一座宽许多，一般不会掉下去。

过完两座独木桥后，来到一个大水塘边。塘水很清，里面有不少绿苔。绿苔悬浮长在水中，呈絮状，碧绿嫩滑。马上要去投胎的鬼全都自己捞些吃下，再喝些塘中清水就上路了。

当日从阴曹地府返回前世家后，他看见其今生的奶奶来借白布，他便跟她回家了。吴家修的灵魂来到今生家，次日就钻进今生妈妈的肚子入了胎，仅数小时后就出生了。

吴克说他直到两岁才恢复其前世记忆。两岁时有一天奶奶背着他经过一个池塘，他看见有个妇人正在塘边捞绿苔。（注：当地人冬天有捞绿苔当菜吃的习惯，因为冬天缺菜。）。小吴克认出是其前世妻子，就和奶奶说：“这个人是我老婆哩！她家缺菜吃，在捞绿苔。让她去咱家拿菜吃吧。咱家菜多呀！”

小吴克三岁多时，看见河里有鱼，又想撒网捕鱼了。于是他去其前世家向其前世的妻子（今生妈妈的姑妈）讨要他的渔网。其前世妻子说，不知道放哪里了，因为其他家人没有用渔网捕鱼的习惯。吴克说：“我知道我的渔网在哪里。我自己去拿吧！”说完他咚咚咚地跑到放杂物的三楼，很快就翻出来他上一世用过的渔网，然后急急忙忙地去小河里撒网捕鱼了。

小吴克前世身份确定后，他的前世亲人对他十分优待。每年逢年过节，如果杀猪宰鹅，都会送些肉给小吴克吃。但他的前世妻子不愿小吴克讲其前世经历。她曾专门上门劝导小吴克的父母，让他们禁止吴克讲前世，还建议让他喝红鲤鱼汤，以便让他快速忘记前世。

吴克的上一世读过几年小学，有一定阅读能力。他说他这一生两三岁时不用学习也能认一小部分汉字及数字 1 到 10。

吴克说，他这辈子的性格脾气和其上一世很相似，爱好也相同，尤其爱下河捕鱼。

吴克声称他小时候知道自己前世坟的位置。但他的上一世死后次日就投胎了，其灵魂没有经历遗体的埋葬过程，他又是如何知道自己前世的坟的位置呢？



当地冬天一名老年妇女在捞水塘里的绿苔当菜吃。

吴克说，他前世死后，来到一个池塘。每个要去投胎的鬼魂都会吃些塘里的绿苔再上路，以故当地新生儿刚出生后第一次拉的屎都是绿色的。小吴克这一生偶遇一老太在池塘边捞绿苔，他认出是其前世妻子，就对一旁的奶奶说：“看，我老婆在捞绿苔呢！”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Ke Wu; Location: Ke Wu’s home; Interview Date: 25-Apr-2016;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吴慕云

60. 吴慕云，前世吴绩娥：灵魂先走两天，被生人看见

吴慕云，1996 年 7 月*日生于龙胜县地灵村。父亲吴从于，母亲吴春花，有一姐。

1996 年 2 月 1 日晚，吴从于、吴春花夫妇携几岁大的女儿去看望本村一位生病的远房亲戚吴绩娥。吴绩娥（不知何故男取女名），1918 年 9 月 17 日生于地灵，此时已 78 岁。他病得很厉害，且已无力说话。他怔怔地盯着吴春花的眼睛，一言不发，当时吴春花已怀孕。

他们一家三口在病人房间坐了一会儿，说了些关怀的话便返回了。

回家后，同行的女儿却对父母说:“刚才那个公公跟着进来了！”吴从于感到很不解，就问女儿是哪个公公。女儿说:“就是今晚去看的那个公公啊！他跟着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他现在就在卧室呢！”吴从于和吴春花吓得毛骨悚然，但他们两人却看不见吴绩娥的半点影子。



吴慕云与妈妈吴春花及姐姐。吴慕云的姐姐曾看见妹妹的前世吴绩娥的灵魂跟着回家。幼儿看见鬼的现象在吴师彩、何悦淑案例中亦有。

次日，家中并无异常，女儿也没说再次看见那个公公。两天后传来吴绩娥去世的消息。吴绩蛾去世半年后，吴慕云出生了。

两岁左右的某一天，小慕云突然对妈妈吴春花说:“我要回家！”妈妈觉得很奇怪，就问她:“这不是你的家吗？”没想到小慕云却说:“这不是我家！”妈妈又问她的家在哪里和她以前的名字，但她都说不清楚，只是哭着要“回家”。小慕云拉着妈妈的手，一鼓作气走到吴绩娥的老房子前就不走了，说到她家了。当时吴绩娥的一子两女都已不在这所房子居住，但小慕云的妈妈猜测小慕云的前世可能是吴绩娥。

此后小慕云几乎每天下午五点左右都要拉着奶奶去看她前世的房子。要是不让她去，她就又哭又闹，一去就很开心。她还拉着奶奶去看她上一辈子开垦的梯田。

这期间她正确说出了她上一世的儿女的名字。其中有个女儿嫁得很远，她从未见过面。

在两三岁时，若有人叫她慕云，她会立即纠正，说:“我不叫慕云，我是绩娥。”　（下图：慕云与妈妈）



四岁时小慕云去看望她的前世妻子。她当众说:“这是我老婆！”众人逗她说:“现在不是了吧？”小慕云却很认真地说:“现在她还是我老婆啊！”众人哈哈大笑，说:“你这辈子是女孩子了，怎么能有老婆呢！”

吴慕云自小爱捡牛粪，她的上一世也是如此。吴慕云小时候每次在路上看见一坨牛粪就会很兴奋地

对妈妈喊:“妈妈，快来，这有一坨牛粪呢！”然后就想办法把牛粪弄到自己家的田里去。

她的今生父母坦承，次女慕云的性格不像他们夫妻俩，却超像她的前世吴绩娥。慕云喜欢唱侗歌和爱开玩笑也是和吴绩娥如出一辙。

慕云前世的儿子吴国兵也说慕云的方方面面像极了他的已故父亲吴绩娥。他很喜欢她，每年给她发红包。

小慕云也谈及她上一世坟的位置，也曾带大人去坟山看过她前世的坟。但吴绩娥死前两天先跟其未来父母回了家，今生是如何知道坟地的位置呢？按当地说法，一个人快要死时，若有两个灵魂，主魂可以在死前离身先行找地方投胎，副魂仍待在原来的身体中，死后再离身。

吴慕云亲笔自述

我是再生人，来自广西龙胜县地灵村，侗族。现在是一名在校女大学生。我上辈子是一个男人，死于疾病，生有一儿两女。

从刚会走路开始，我就不断地拉着家人哭闹着说要回家，回“我自己的家”。家人感到很奇怪也很恐慌，明明在自己的家里，怎么总是说要回家，不知如何是好。村里的人指点我父母跟着我去，看我到底要去哪里，结果我把家人拉到我前世的家里面去，然后就不哭闹了。亲戚朋友都感到困惑，但是也没太当回事。

当我到两三岁开始说话的时候便不断地说我的前世的事情，我能说出我的前世子女的名字，且还能说出我前世在何时何地做了些什么，以及在哪里种过什么作物。连上辈子的恩怨情仇也一一说出，如在哪里跟人有什么土地纠纷等。另外我还去以前的房子找出了我的东西。更诡异的是我的生活习惯也跟那个老头一般。

阴间的所观所感在我的记忆里现在还是非常的深刻。前世临终前，记得像是爬上了一座很高很大的山，似乎怎么都爬不到头。一路上不断地喘气，爬着爬着就终结了生命。灵魂到达了山顶，被要求喝孟婆汤，喝了便会忘记前世恩怨，重新开始。我有幸喝了之后又吐了出来，便记得了前世的些许。

阴间的花草十分鲜艳。阴间没有白天黑夜，所有时间都像是傍晚快要天黑的样子。阴间的男男女女非常漂亮、俊俏。那里的生活没有太多的烦恼。阴间的人们仿佛都不愿意来到人间投胎，但阴间容不下这么多的灵魂，必须去投胎让灵魂跟肉体结合，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阎王只好用脚把大家踹到人间，这可能是为什么现在的很多初生儿屁股上会有青斑胎记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因生前的罪恶被实施一些酷刑。同时，也会有一些鬼主动请求阴司官员，想继续投胎为人。投胎有各种不同的投法，有很多会选择对自己有恩的人家，也有些选有仇的人家，但基本上前世跟今生都是会有一定的关联，不然不会轻易投胎。

注：文中所提的美好的阴间疑似是侗族传说中的“雁鹅村”，即侗族死后乐园，本书吴雨周亦有类似描述。据说贵州黎平县有生人去过。“雁鹅村”类似藏传佛教的乐园“香巴拉”。关于“雁鹅村”更多细节请阅读侗族古代经典《阴师言语》。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Muyun Wu and her parents; Location: Muyun’s home; Interview Date: 23-Apr-2016;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第 8 章 前世未成年病死者

一些当地人包括一些再生人，如杨进宏等，认为有些小孩夭折，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满意这些父母。这种说法在一些案例中有此倾向，如姚最元的前世陆婄千发病前告知父母：“你们太穷了，我要走了。”

但无论何种情况下，父母对子女亲善是本能、主流。儿童夭折可能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命运或者说与父母缘分不够深导致。

61. 石社丞，前世雷前泽：14 岁病亡，投胎救难邻居石家



雷前泽的全家福。中间男孩为雷前泽，右侧小女孩为雷泽妹，后排为父亲雷金明与母亲吴树梅。

石社丞，2004 年 1 月 * 日生于坪阳村。他与父母都属羊，可谓“三羊开泰”。父亲石纯 *，母亲杨片 * 均生于 1979 年。

石社丞的前世是邻居雷家的男孩雷前泽，死后仅两个月即转世为石社丞。

雷前泽 1989 年 10 月 26 日也是生于坪阳村，父亲雷金明，母亲吴树梅。雷前泽有一个比自己小三岁的妹妹叫雷泽妹。

雷前泽小学五年级时和同村另两名伙伴一起用坠落的电线在鱼塘电鱼（实为偷鱼），其中一人是比自己小一岁的石某。石某的前世 1990 年连接高压电线电鱼结果把自己电死了，这件事在当地几乎人人皆知。遗憾的是石某这一世又带领其他人做类似的极度危险的事情。虽然事后证明这次断下的电线是零线不是火线，不具有危险，但这个行为却触了雷金明的“高压线”。为了防止自己的儿子像石某的前世那样偷鱼被电死，盛怒之下的父亲决定下重手严惩儿子。

父亲把雷前泽悬吊到了屋梁上，然后出了门。但这个惩罚明显矫枉过正了，尤其是对一个一向老实的 12 岁孩子。雷前泽估计父亲走远后，便大声向邻居杨义桃呼救。

杨义桃听到隔壁有人哭喊，就赶过来，上楼发现雷前泽被悬空吊着，极度痛苦。杨义桃立即找了个凳子放到雷前泽的脚下，虽然没有解开绳子，但脚站在凳子上相当于暂时解除了刑罚。杨义桃对这么过分的惩罚很不以为然，甚至是义愤填膺。

不久，雷金明返回发现儿子站在凳子上而不是吊着。他因有人干涉自己惩罚儿子火冒三丈，说："谁搬的凳子，我杀了他！"杨义桃说："是我干的，不过现在我还没吃饭呢，等我吃饱了饭，你再杀吧！"雷金明慢慢消了气，此事不了了之（他没有因此事再惩罚儿子）。

此事过去一年后，雷前泽得了一种怪病，皮肤多处溃烂。不久之后雷前泽的后背、大腿溃烂加重，露出了黑黑的骨头。他经历了极其恐怖的痛苦和磨难。他死前，其来生的妈妈杨片术已经怀孕七个月，但尚未举办婚礼。雷前泽说："你们能否早点办婚礼，我也好吃点好东西！"

据石社丞小时候讲，他上一世死后，灵魂就来到今生父母的家，即邻居杨义桃家，在门后住下。两个月后石社丞出生。

小社丞两岁的某天，奶奶杨义桃背着他，问："你叫什么名字？"小社丞没有像往常一样回答叫社丞，而是说了一个已去世三年的邻居男孩的名字："我叫雷前泽。"奶奶很惊讶。接着问他:"你为什么来我们家呢？"小社丞就说："因为你救过我，我觉得你好。"因为雷家和石家是邻居，小社丞前世的身份很快得到确认。

小社丞两岁时在奶奶陪同下第一次回到前世家，指着一面木墙说："以前这里是有门的，现在怎么没有了？"原来雷前泽死后，雷金明改动了房屋。杨义桃问小社丞："你以前住哪里？"小社丞便拉着上一世妈妈吴树梅的手走进他前世住过的房间，指认出他前世睡过的床，并说对了当年在此床睡觉时头的位置。

有一天，小社丞突然说："我家桃子熟了，奶奶你去摘给我吃！"奶奶到雷家一看，他前世家的桃子果然熟了。

因为两家是邻居，雷家人便经常来看望小社丞。有时候小社丞的父母外出干活，也会把小社丞交给雷家照看。他前世的妹妹雷泽妹已十多岁，更是喜欢照看自己哥哥转世的小社丞。小社丞

对前世母亲十分依恋，吴树梅若来看他，小社丞坚决不肯让她走，树梅回家他也要坚决跟着。树梅只好玩失踪，把自己藏起来让他看不见，这样才能走掉。

小社丞到其前世父母的家，他们把带中奖标志的啤酒瓶盖送他，让他去兑奖，另外春节也会给他红包。

大部分再生人父母都会给恢复前世记忆的孩子喝红鲤鱼汤，目的是让他们尽快忘记前世。这是人之常情，因为这些孩子一旦恢复了前世的记忆，有不少爱前世父母超过今生父母的。杨片术是个很大度的人，她向家人宣布："我们不要给社丞喝红鲤鱼汤，他不需要忘记前世，他有两个家爱他不是更好吗？"

雷家失去了一个 14 岁的独子雷前泽，已是晴天霹雳。三年后灾难再次降临，雷泽妹也在 14 岁时死亡。雷泽妹去广东中山看望在那里打工的父母，返回坪阳村后生病。她被送到通道县人民医院，当夜便死亡，死因不明。那一天，村民杨树桃曾亲眼看见她从家里走出来上救护车，还跟她说了几句话。才三岁的小社丞竟然感知到了其前世妹妹的死亡场景，在周边人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说："妹妹回不来了，被丢到双江了。""回不来了"指已经在县医院死亡，"丢"指遗体就地在县城埋了，而"双江"镇就是县城的所在地。

雷家失去了仅有的一儿一女，小社丞成为他们家的一种寄托。几年前，雷家卖了老木屋，在新址建水泥房，但只建了两层。奶奶问社丞："你前世的父母正在盖新房子呢，你长大后要不要去住？"社丞说："让他们预留好接口，我长大后再加盖两层。"

雷氏夫妇以前常年在广东打工，有时会打电话到小社丞家。杨义桃便会招呼小社丞来接电话，对他说："你可以称呼叔叔也可以称呼爸爸。"小社丞便在电话中称呼爸爸，但这声"爸爸"，却让雷金明在电话中放声大哭。

石社丞今年上初一，体育天分很好，在社丞的卧室的墙上贴有一张奖状：400 米跑步全校二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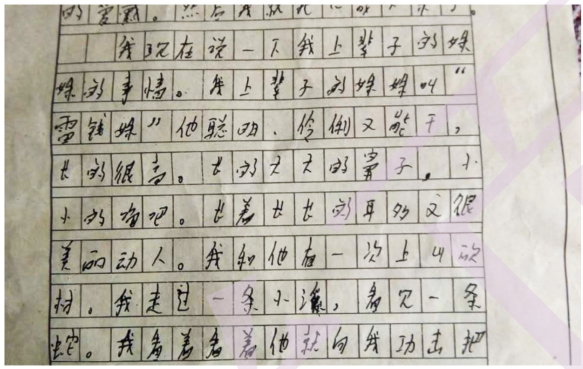
石社丞如今已不愿谈及前世，他说："妹妹要是活着，我还可以谈谈。但是现在妹妹没了，我不愿再讲前世了。我的前世父母太悲惨了，我再谈前世就觉得是对不起他们。"

石社丞自述作文

上辈子，我仅活了 14 年，不应该这么早离开父母。

当时我得了一种大病，当地治不了，后来到通道县人民医院去治也没治好。回到家里两年多，吃了很多种草药也无效，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死后两个多月，我又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我的上一世叫雷前泽，这一生我叫石社丞。



我现在说一下我上辈子妹妹的事情。我上辈子的妹妹叫雷泽妹，她聪明伶俐，又能干活。她长得很高，她有着大大的鼻子、小小的嘴巴和长长的耳朵，美丽动人。

我和她有一次上山砍柴，走过一条小溪时，发现了一条蛇。蛇竟然向我攻击，把我们两个吓坏了。我和妹妹跳过了小溪。等了一会又回去看，蛇却不见了。我们背着柴慢慢地下山，到了山底。我说：“咱们去田里偷鱼吧。”她说：“好啊，我们捉一会鱼再走。”我们就进田去摸鱼，我捉到一条，妹妹捉到两条，她比我手快。我们捉了三条鱼，又捡了一些菜。我对妹妹说：“我们这次收获不少，我们回家吧。”回到家，爸爸妈妈说：“你们好棒，砍了两担柴，捉了三条鱼，还捡了八棵菜。”

我两岁多的时候，我上辈子的父亲雷金明在广东打工。他有一次打工回来，我叫他一声父亲，他不理我。他是我上辈子的父亲，我这辈子叫他父亲，他不接受。我觉得不好做人，我想爱他也爱不了，我还是小孩子，也没有什么给他老人家。他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钱，年年给。我不好意思年年让他老人家给我钱用，我有点对不起他。

四岁的时候，我和奶奶到我的前世父母家吃晚饭。进他家后，我不知道该称呼他俩什么，我想可以叫爷爷奶奶吧，我就叫了。吃完饭，又坐了一会和他们说说话。说到我的前世，他们都看着我落泪了。我想他们是很爱我的，我也很爱他们。我和奶奶回家后奶奶看着我说："你爱他们吗？"我说："他们是指谁？"奶奶又说："就是刚刚请我们吃饭的那一家两口人呀。"我说："我喜欢他们。"

第二天,爷爷叫我上辈子的父母到我们家来吃早饭。我的前世父母到了时我还没有起床，奶奶叫我："社丞，你的父母来了。"我说："是爸爸妈妈从广东回来了吗？"奶奶说："是你上辈子的父母来了。"于是我便起来和我的前世父母一起吃早饭。

不幸而又巧合的是，我们兄妹俩都在 14 岁左右死亡，永别父母。

哪个父母不把自己的儿女当宝贝呢？为什么前世我和妹妹都在 14 岁时离开父母？可能是命运吧。依我想，留一个给他们也是好的，可是一个都没留下来，我很难过。



上初一的石社丞（前左 1）和爷爷奶奶及弟弟的合影。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Shecheng Shi and his grandma; Location: Shecheng's home; Interview Date: 29-Feb-2016;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62. 吴恒峰，哥哥吴恒果转世：“爸爸，你看桃花又开了！”

吴恒峰，1993 年 5 月*日生于坪阳乡马*村，父亲吴永秉，母亲龙献梅，姐姐吴恒*。



吴恒峰

吴恒峰的前世是已故哥哥吴恒果。吴恒果生于 1983 年 6 月 15 日中午，1992 年 4 月去世。

吴恒果性格活泼爱交流，自小学习成绩优异。班上 40 多个孩子，他一般是前 5 名。有时期末考试刚好赶上小恒果生病，老师会让他的父亲背他去参加考试，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班级的平均分。

不幸的是小恒果七岁时得了脑癌，在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做了手术后，便开始了痛苦的化疗。两年后扩散到了肠子，头发也掉光了。一个聪明伶俐、深受全家喜爱的男孩，在春花烂漫的季节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吴恒果（左）与姐姐吴恒练（右）。吴恒果九岁死于脑癌，一年后转世成弟弟吴恒峰。

吴永秉清楚地记得吴恒果的最后一个夜晚。凌晨 30 分，小恒果已几乎不能说话了。他可能感觉要走了，就把父母和两个姑妈叫到身边陪自己。吴永秉对儿子说：“儿

啊，你已经去过怀化那个大城市十几次了，你也知道坐车路线，下次投胎你就去怀化找个富有的家庭吧，咱们家太穷了。”虽然此刻小恒果已是极度虚弱，无力说话，但听到父亲这么说，立即摇头表示自己不认同父亲的提议。看到这里，妈妈和两个姑姑放声大哭。刚好村医过来，他告诫吴永秉，说：“你儿子虽然奄奄一息，但他的意识很清醒，不要说任何刺激他的话了！”几小时后，小恒果便咽气身亡了。全家为挽救他，已尽全力。

小恒果死后一年零一个月，吴永秉的第二个儿子吴恒峰出生。

吴恒峰一岁多就开始讲起他的前世是吴恒果。有一次他自己上楼找出了他上一世用过的课本，但书本上的字他并不会认，只知道是自己的书。

还有一次，他突然说要去钓鱼，妈妈说：“你没有鱼钩啊。”他便一个人上楼，在一个抽屉的最里面找出了他上一世藏好的鱼钩。原来他的前世也很喜欢钓鱼，为了防止鱼钩生锈，他把鱼钩放在一个青霉素药瓶里，注进茶油，再盖上橡胶盖。不仅如此，他还找到了其上一世捉泥鳅的叉子。上一世和这一生，他对捉泥鳅都是乐此不疲。

两岁多的一天，父亲领着小恒峰路经屋后，那儿有棵生长多年的桃树，此时正值桃花盛开。小恒峰触景生情，对身边的父亲感慨说：“爸爸，你看，桃花又开了！”原来小恒果的最后一个月医院已放弃治疗，他便回家等死。当时刚好是春暖花开时节，如果天气好，父亲便会带小恒果出来晒晒太阳。小恒果死的前几日，父亲曾带他目睹了屋后盛开的桃花。没想到，三年后，他有幸带着另一个儿子，同一个灵魂，看到同一棵桃树绽放同样艳丽的桃花！但小恒峰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生死二度，他觉



当地房屋后的桃花。

得桃花还是三年前的桃花，父亲还是同一个父亲，他还是原来的他。

吴恒峰长大后碰见其上一世的小伙伴姚红国时，向他说起上一世四岁时的一起恶作剧。原来其上一世曾把蚯蚓塞进姚红国的衣领，姚红国承认确有此事。恒峰性格和上一世也有所区别，这一生不爱和人说话。

另外，吴恒峰这一生学习成绩不如其前世，他父亲的解释是因为小时候让他喝了红鲤鱼汤，损伤了记忆力。

吴恒果死前数日，爸爸带他看了屋后盛开的桃花。小恒峰一岁多在屋后又看到了盛开的桃花，顿时有感而发，对身边的父亲说："爸爸，你看，桃花又开了！"

现在吴恒峰和姚红国一起在江苏苏州打工。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Hengfeng Wu's father; Location: Hengfeng's home; Interview Date: 05-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杨树桃与长子吴可为,次子吴可夫。

63. 吴可夫，前世 3 岁女孩病亡：同来投胎者无前世记忆

吴可夫，1986 年 3 月*日生于坪阳村。父亲吴启权，母亲杨树桃。可夫有一哥吴可为，有一妹吴可周。

据可夫的母亲讲，可夫两岁开始讲话，但一开始却是陇城口音而非本地口音。

可夫两岁多的中秋节那天，即 1988 年 9 月 25 日，爷爷分给小可夫一个月饼。爷爷让他吃，小可夫却说："爷

爷我不吃，我要把这个月饼送给陇城的那个爷爷。”这是可夫第一次谈及前世。

次日，小可夫早早起床后竟然站在门前公路上等巴士，说是要去送月饼给陇城的爷爷。可夫的妈妈同意陪他去认亲，因为可夫十分坚决。但可夫的奶奶却坚决反对，她强力阻止了这次认亲。

之后，小可夫说他的前世是陇城一个三岁的女孩，名叫婄勋，但不记得姓氏。她是生病死亡。陇城的家里有父母、爷爷奶奶、一哥一弟；爷爷用烟斗吸烟，还说家中挂着一张大照片。

小可夫还谈到，他前世被埋在坟中。有一天看见一点光透进来，于是就从透光小孔中顺着光爬了出来。出来后，碰见坟场中另一个小女鬼，于是两小鬼成了鬼友。



与婄勋的亡魂从陇城同来坪阳投胎的那个小女鬼进这家投胎成了女孩，但她不记得前世，然而小时候的吴可夫却能认出她。

某日，两小鬼相约，走山中小路一起从陇城去坪阳村投胎（陇城镇离坪阳村约十几公里）。到达坪阳村周边，先经过一户人家，同来的小鬼友与婄勋的灵魂告别，投了这户人家。婄勋的灵魂继续向坪阳村的中心位置走，投胎到这一生的母亲杨树桃。

两三岁期间，小可夫持续表现出要去陇城的家的强烈愿望。虽然奶奶每次总是坚决反对，但杨树桃却悄悄同意了。小可夫便高高兴兴地拉着妈妈沿着来投胎的路线步行前去陇城寻亲。妈妈没有像往常一样背他。妈妈在路上问他：“这么远的山路，你们如何来的？”小可夫回答：“我和那个女孩，有时走，有时跳，有时飞。”



离村一公里后，出现一个三叉路口。妈妈想考一考小可夫，看他是否真的知道

去陇城的山路。妈妈故意先问了两条错误的路，小可夫一一否定，说："不是这条。"妈妈又问："是哪条呢？"小可夫在三叉路口毫不犹豫地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图中坡度最高的那条）！

这条山路是条宽不足 30 厘米的石板路，且陡峭难行，台阶很多。刚爬上一个小山坡，小可夫说累了，要躺下休息一会。小可夫躺在草地上很快睡着了，妈妈只好背他回家。这条山路，可夫的妈妈经常走。陇城是一个大集市，所以即使自己已怀孕，她也常去陇城赶集买卖东西。

小可夫三岁时某一天刚醒来，突然对妈妈说："我家盖新房子了。不是这里，是陇城那个家里。"他又接着说："是舅舅帮着建的，可是舅舅不小心从屋上摔下来了。"妈妈赶紧问："有没有摔死？你舅舅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受伤了，没有摔死。舅舅名字叫超。"

小可夫的姑妈是个热心人，她在陇城探访到这户人家，各项情况相符。她准备带小可夫去认亲,但又被奶奶断然拒绝。后来小可夫的前世母亲来坪阳赶集碰见杨树桃，提出认亲，也被奶奶否决。

可夫15岁时，前去陇城读书。"故地"重逢，他悄悄找到了其前世的家。后来妈妈问他:"你有没有进去？"他说："没有，我只是在外面望了一下。老房子拆了，建了新的，周围又多出来几栋新房子。都怪奶奶，小时候不让我去看望前世的家人。现在我长大了，到了门口却不想进去了，担心他们不认我。"

可夫三岁起就说起并认出本村的另一女孩，她的前世就是当年与可夫前世从陇城结伴一起前来坪阳投胎的小鬼友。两人今生也是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但对方却没有前世记忆。有大人开玩笑，对五、六岁的他俩说："你们当鬼时就认识，还是朋友，长大后你嫁给可夫吧？"可夫却说，他不要。女孩气呼呼地说："不要算了，我还不嫁你呢！"

可夫的性格和哥哥可为、妹妹可周大不相同。可夫从不淘气，十分文静，像个女孩子，因此他很得父母和祖父母喜爱。而哥哥和妹妹的性格十分强悍，尤其小自己一岁的妹妹，外号"男人婆"。女同学或可夫在学校受了欺负，均由可周出面讨回公道。



后排中间为吴可夫。他左侧是哥哥吴可为，右侧是妹妹吴可周。吴可周一身男装，学生时代外号「男人婆」。而吴可夫也许因为前世是女孩，今生自带一份柔和。前排为吴可夫的父母。

吴可夫现在是一名木匠，去年年底结婚。

注：可夫的妈妈杨树桃很擅长文艺，能歌善舞，会唱侗戏，也会吹侗族芦笙。

2021 年补记：吴可夫儿子也是再生人，前世是本村某叟。此人生前是建筑包工头，在县城病重后坚持回老家终了，回去次日便去世。可夫妻怀孕后曾在坪阳村小住，后在广州产子。不久此幼儿被送回老家由杨树桃暂带（在中国是常见现象）期间，他回忆起前世，自发去前世家认亲，谈及大量前世情节。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t sure; Interviewee: Kefu Wu's mother; Location: Kefu's home; Interview Date: 26-Feb-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64. 杨圣忠，前世是桐木村金兵卫：12 岁死于痘疹

杨圣忠，1949 年 11 月 10 日生于通道县坪阳乡茶坪村。父杨秀四，母吴婄泼。

杨圣忠的前世金兵卫，生于桐木村，与吴婄泼有亲戚关系。

金兵卫 12 岁那年，茶坪一带闹土匪，百姓纷纷收拾细软，四处托亲靠友避匪患。吴婄泼逃至金兵卫家暂住，而此时金兵卫

正患上当时常见的儿童传染病“痘疹”。吴婄泼悉心照顾金兵卫，还帮他捉头上和衣服上的虱子。但不幸的是金兵卫没能扛过去，他死后灵魂跟着未来的妈妈吴婄泼回了茶坪。

小圣忠两三岁便开始谈起前世，说他在桐木还有一个家。他说他在桐木的家有棵大树，上面有柚子，他小时候每年都去摘柚子吃。

杨圣忠的前世今生两家至今仍时有往来，婚葬嫁娶，类似正常亲戚。



杨圣忠（后排左 1）1960 年代家族合影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t sure; Interviewee: Shengzhong Yang’s sister; Location: Shengzhong Yang’s sister’s home; Interview Date: 24-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65. 吴钱忠，前世姚全茂：8 岁死于肺结核，跟爸爸的竹筐投胎

吴钱忠的前世为姚全茂。

姚全茂 1956 年生于坪阳村，父姚奉华，母吴国芳。姚全茂有一哥一姐。

姚全茂七岁时得了肺结核，整天咳嗽，严重时咳出血。未能得到妥善治疗，于 1964 年夭折，年仅八岁。

当时有个来自陇城镇梓坛村的吴姓民工在坪阳乡阳洞滩修水坝。有一天他放工后挑着两个竹筐回家，姚全茂的灵魂便跟着他去了十几公里外的梓坛投胎了。挑筐的人就是姚全茂未来的爸爸。

姚全茂的灵魂去梓坛村转世成了一个叫吴钱忠的男孩，生于1966年。

姚全茂四五岁时不但大量讲其前世生平，还强烈要求去坪阳村看望其前世父母，但其今生父母既不相信他也不允许。

1974年吴钱忠八岁时，他终于说服父母一起和他前往十几公里外的坪阳前世家看望其前世父母。

经小道去坪阳村要经过都垒河。河上原有一座很大很美的木制风雨桥，但1973年的一次洪水把它冲毁了。行至原来的桥头，小钱忠很疑惑地问父亲："咦？以前这里有一座好大的桥，现在怎么没有了？"爸爸便告诉他去年桥被洪水冲走了。

小钱忠领着其今生父母走进了他前世生活了八年的坪阳村。村民一听姚全茂的转世者回来了，一传十，十传百，大批来看热闹的好奇村民把吴钱忠及其父母团团围在中间。此时其前世父亲姚奉华恰巧不在家，他正在200米远的乡供销社买东西。他回到家时大吃一惊，只见黑压压的一大片人，把家门口堵了里三层外三层。这时人群中有人发现姚奉华回来了，便大声问小钱忠："你朝四周看看，认得出你爸爸吗？"话音刚落，小钱忠朝人群一扫，立即认出了其前世父亲。他指着姚奉华说："那就是我爸爸！"

姚奉华被一个八岁的陌生男孩称呼为爸爸，一时迷惑不解。姚奉华把小钱忠及其父母请进屋里，并请他们住了三天。两家详细交流了孩子的前世今生的情况。小钱忠不但亲切地称呼其前世父母为爸爸妈妈，同时还表现出相当浓厚的情感依恋。临走时，姚奉华同小钱忠的父亲商量说："你们家有三个儿子，可我们家只有一个儿子。能否把小钱忠留下给我们抚养，这样你们家仍然有两个儿子，我们家也有两个儿子了。"没想到小钱忠的父亲听完姚奉华的请求后，他没和儿子及妻子商量就一口答应了。但小钱忠的母亲听说这个安排后立即表示反对，坚决要把小钱忠带回去，并且哭得很厉害。于是小钱忠跟其今生父母回梓坛村了。

此后三十余年，吴钱忠年年都来坪阳看望其前世父母，并一直称呼爸爸妈妈。2016 年 3 月 8 日姚奉华的妻子病亡。吴钱忠远在广东打工，不便前来为其前世母亲送葬，便委托其父母前来代为吊唁。

据姚奉华说，吴钱忠对自己非常好。其长相也酷似他那个八岁夭折的儿子姚全茂。



吴钱忠的前世母亲葬礼上的送殡队伍。这种场合，死者灵魂往往也跟在人群中观看。马田村杨圣槐小时候就曾说出他上一世出殡时抬他棺材的全部八个人的姓名。而坪阳吴祥云说他上一世有人抬他棺材上山时，他的灵魂就坐在棺材上方。（右下角为祭祀品）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Qianzhong Wu's father in past life; Location: his home in previous life; Interview Date: 09-Mar-2016/26-Mar-2016;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66. 杨通能，前世是吴权利：父亲的弟弟，15 岁死于肠梗

杨通能，1968 年 3 月*日生于广西龙胜县西腰村，有一哥一姐，母亲蒙使奎。父亲杨正堂，在村里当过多年书记。

杨通能的前世是他父亲的弟弟吴权利。吴权利生于 1952 年。他 15 岁时得了肠梗塞，后来病情加重，抬至临近的通道县医院做了手术，术后数日便死在医院了。

杨通能四五岁开始说一些其前世吴权利的事情。吴权利在“生产队”时期专门负责在山上放养一头牛。小通能四岁时某天经过“生产队”的牛圈，当时牛圈里有好几头牛，他指着一头牛说：“这牛是我的。”意思是说这头牛是他曾经喂养过的。据杨通能的父亲讲，他儿子的指认是正确的。

小通能今生在辈分上降了一级，但他对于前世认识的人，称呼仍然保持不变。

五岁时，小通能去外嫁到宝赠村的姐姐家做客，认出了一把其前世常用的砍柴刀。他很惊讶地说：“我的砍柴刀怎么在这里呢？”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Tongneng Yang's father; Location: Tongneng's home; Interview Date: 25-Jan-2016;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67. 蒙昌贵，前世蒙云开：18 岁病死，带桐油记号型胎记





前世蒙云开桐油所做的记号在今生形成的胎记。

蒙昌贵，1980 年 2 月*日生于龙胜县西腰村。

蒙昌贵的上一世是邻居家的一位叫蒙云开的青年，死于 1979 年，年仅 18 岁。

蒙云开 15 岁时得了一种怪病，久之屁股腐烂。用当地草药治疗数年不愈，致不能行走，苦不堪言，三年后死亡。

蒙云开快咽气时，母亲对他说：“你不要去远的地方投胎了。”他在弥留中回答母亲：“我不去远的地方了。”

蒙云开死后，母亲舍不得他，在他右手腕正面正中用桐油做了记

号。但蒙昌贵这一生的对应胎记却出现在他的右胳膊上。

蒙昌贵直到五六岁才开始谈前世，但他对前世的记忆只是一些片段，不连贯，也不够清晰，且完全没有死后到出生前这段时间的记忆。他那时往往是睡觉醒了就想起一些前世生平。如果家里没有人陪他玩，他有时会想起前世的玩伴。

蒙昌贵记得他的上一世少年时期喜欢用自制的鸟枪打鸟，但打得不多。有一次他新做了一支鸟枪，火药装好了，但无人敢放第一枪。有个叫杨通航的同伴胆子一向大，他端起鸟枪放了第一枪。可能是火药装多了，枪管当场就炸了。他们用侗语给杨通航起了个外号“大胆者”。蒙昌贵小时候曾碰见那个“大胆者”：比自己大 18 岁的杨通航。蒙昌贵向他谈起此事，杨通航说仍记得。

蒙云开最后三年卧病在床，需他人照料。他的邻居，即他的今生父母也来照顾过他几次。当时蒙云开的叔叔对他有些嫌恶，蒙昌贵的今生对此记忆依旧深刻。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Changgui Meng; Location: Changgui’s home; Interview Date: 09-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68. 韦秀琼：前世是邻居三岁男孩，有三处记号胎记

韦秀琼，1957 年 8 月*日生于龙胜县地灵村。

小秀琼出生时有三处很清晰的“记号型”胎记，双脚各有一黑条，腹部有个黑色的“指印型”黑斑。

小秀琼刚会说话时就开始讲前世，且她很喜欢到邻居粟家。粟家在 1953 年夭折了一个三岁男孩叫粟娄树。粟娄树的妈妈来小秀琼家验证了她在夭折的儿子身上所做的记号的形状、位置与小秀琼的三处胎记相符。结合小秀琼的言行，两家一致认为其前世是粟娄树。

粟娄树生于 1950 年，三岁因发烧病死。

韦秀琼记得她的上一世死后，灵魂从身体中走了出来。他的灵魂看见母亲哭得很伤心。父亲用杉树皮做了个小棺材，在家门

口附近的坟山上把他埋了。他的灵魂就住在小棺材里面，虽然隔着杉树皮和泥土，但他还是可以看见外面的事情。



本文提到的当地竹箕

粟娄树的妈妈很长时间难以接受失去儿子这个事实。粟娄树的灵魂曾多次看见妈妈坐在自己的坟前，用一个竹箕盖住自己小小的坟，竹箕上又用两根木棍穿入土中固定。妈妈喃喃自语："孩子，你出来，我爱你！"有时她还一边哭一边摇晃那个竹箕。

粟娄树的灵魂在杉树皮做的小棺材里爬来爬去，但住了几个月就不想继续住了。原因一是尸体腐烂臭味难闻，二是里面的蚯蚓和虫子越来越多。于是他便从坟中钻了出来。他发现坟山周围的小鬼蛮多，大的有五六岁，最小的只有几个月，但所有的小鬼都会走。她还记得鬼在她看来都是半透明的，坟场中的小蜜蜂可以从鬼的身体中穿过去。他们一起玩的小鬼大约有十几个，多数都头戴一个布缝的帽子，顶部尖尖的。小鬼们常在一起玩泥巴和炒菜之类的游戏。炒菜不是真炒，就是拾个瓦片当锅，再拿些草当菜、肉，最后找些木棍当柴烧。小鬼有时口渴了，到处找水喝，但很快因某个小鬼喊自己去玩游戏就把刚才找水喝的事情忘了。

她还说清明节是鬼的狂欢节，大鬼小鬼都疯抢供品。因各鬼常年不洗手，所以鬼抢到的供品都是黑乎乎的。因为这个缘故，韦秀琼小时候坚决不吃在清明节上过供的食品。

在坟山和小鬼玩了一年，粟娄树的灵魂想下山去找人家投胎了。有一天他看见今生的大伯韦炳干从坟山前经过，他觉得此人不错，就跟他走了。韦炳干当时在地灵小学当工人，他跟他走进了学校。傍晚韦炳干下班后回家，他紧跟在后，进屋后他发现了今生父亲韦炳坤和母亲吴庆香，虽然当时其未来妈妈还没怀孕，但他还是决定在这个家等待投胎。她的灵魂一直住门后，极少出来，也不吃喝（半虚鬼）。

韦秀琼第一次去其前世家就认出了她上一世的玩具、房间和床。她还说："妈妈，碗柜原来是在这里的，现在怎么不见了？"

其前世妈妈告诉她现在已经挪到另一个房间了，以前的确是在这里的。小秀琼每在其前世妈妈面前说对一件事情都会让其前世妈妈大哭一场。

小秀琼的父母既不禁止女儿称呼其前世父母为爸爸妈妈，也不反对她前去探望其前世父母，于是韦秀琼便一直称呼其前世父母为爸爸妈妈直到他们去世。韦秀琼受到其前世父母和两个姐姐的宠爱，她的出现对其前世家庭是很大的安慰。两家友好互动直到现在，成为村里的佳话。韦秀琼出嫁时，其前世父母送了新衣服等各种礼物。其前世父母去世时，她以孝子身份参加了葬礼。



59 岁的韦秀琼在自家门前

韦秀琼认为自己的前世今生性格脾气很类似。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Xiuqiong Wei; Location: Xiuqiong's home; Interview Date: 16-Apr-2016;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69. 伍雄峰，前世是出生 11 天夭折的哥哥

伍雄峰，1981 年 11 月*日生于龙胜县地灵村，父亲伍建群，母亲吴月清。伍雄峰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他有个哥哥仅活了 11 天就夭折了，死后一年伍雄峰出生。

伍雄峰三岁某天，他碰见村里有人挑着两个纸箱。他指着纸箱对妈妈说："这是我的家！"这让妈妈开始怀疑小雄峰可能是四年前仅活了 11 天的那个儿子的转世。那个婴儿死后，父母把他小小的遗体装进一个纸箱挖地埋了，所以小雄峰说纸箱是他的家。

小雄峰还提到他的“家”里有好多蚂蚁和虫子，他们在“家”里吃他身上的肉。这说明他上一世的灵魂坐船跟父母返回故乡后，不但去了埋葬现场，还在坟中的纸箱里住了一段时间，目睹到尸体腐烂被虫子吃掉。

小雄峰三岁多还说他上辈子死后是跟父母坐船回来的，这也与事实相符。他的那个哥哥生下没几天就生病了，双拳紧握，不停地抖动。去外地某个医院，治疗无效死亡，父母抱着他的遗体乘船返回老家。

小雄峰还曾对妈妈说：“我本来就是你的儿子，所以我还是要回这个家的。”

伍雄峰对自己的奶奶讲前世讲得很少，但对一个叫吴树枝的邻居奶奶讲了很多。我问吴树枝的转世者 12 岁的吴妮斯，是否对此还有印象。她苦笑着说：“我自己的前世都已忘记大半了，如何记得我的前世听说的别人的前世！”

这个案例说明，刚出生数日的新生儿死后分离出的灵魂和一个成年人死后分离出的灵魂在观察事物能力方面无明显差异。且任何年龄的人死后的灵魂无论是运动能力还是其他神通都有质的飞跃，例如本不会走的 11 天婴儿死后灵魂立即会走。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Xiongfeng Wu’s grandma; Location: Xiongfeng’s home; Interview Date: 15-Apr-2016;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70. 吴凤銮，前世包婄尿：两岁亡，前世记忆已大部分忘记

吴凤銮，1958 年 10 月 2 日生于地灵村大屯。

吴凤銮记得自己的上一世是个姓包的女孩，父母称呼她“婄尿”，生于地灵村同乐组。两岁时包婄尿夭折。

包婄尿死后三个月，投胎为吴凤銮。

吴凤銮说她小时候对前世的记忆多一些。她记得她的灵魂有一天看见一个青年妇女，身穿竹笋皮做的衣服，就跟她回到今生的家。

她六岁时在今生家人的陪同下去过同乐组前世家里一次。虽仅过了六年，但其前世父母都已亡故，仅有其前世姐姐和弟弟在，其前世姐姐承认了她这个“妹妹”。但这是两家唯一一次见面，之后两家至今没有再次来往。

备注：广西龙胜县地灵村坐落在一个大山沟里。地灵村是世界梯田发源地。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Fengluan Wu; Location: Fengluan’s home; Interview Date: 15-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71. 蒙永善，前世荣平妹：八岁生痘死，今生头顶胎记与前世相同



蒙永善

蒙永善，1964 年 2 月* 日生于龙胜县地灵村。

蒙永善的前世是荣平妹，住附近风木寨，八岁死于生痘。

荣平妹的头顶有一块红色胎记，而荣平妹转世成的蒙永善仍在相同位置长有相同胎记。



蒙永善头顶的红斑胎记和他的上一世荣平妹的头顶胎记颜色大小位置相同。

小永善四五岁开始回忆起前世。据蒙永善回忆说，他的上一世荣平妹爬树摔下来受了伤，之后便很快生痘死了。死后其灵魂走到一条陌生的路上。不久又过了一座陌生的石桥，桥上行人络绎不绝。她还看见不少人扛着锄头。过桥后有个白胡子老者让每个经过者喝水，有清水也有浑水。他让她喝了清水。之后，这个白胡喝什么就喝什么，自己不能选择。

子老者便安排大家分头去投胎。有人投人，有人投猪、鸡或其他动物，也有投胎不成又返回的。蒙永善记得他的上一世的灵魂被白胡子老者安排了一个投胎方向。她按这个方向没走多久，看见了其今生母亲，就跟她回到今生家。

记起前世不久，小永善今生的姐姐带他去了不远处的风木寨的前世家，但他第一次进门后不敢叫“爸爸妈妈”，因为怕对方不承认他。之后几年，他又去了很多次。他还帮其前世父母砍柴，同其前世的哥哥姐姐聊他的前生往事。直到 11 岁，蒙永善上一世的父母才正式承认他是他们的女儿转世。

认亲之后两家成了亲戚，每年互有往来。其前世父母死后，他以“孝女”身份前去参加葬礼。一直到现在他每年都去他们的坟上挂青。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Yongshan Meng; Location: Yongshan’s home; Interview Date: 20-Apr-2016;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第 9 章 前世寿终正寝的再生人

研究前世寿终正寝的再生人发现，他们的投胎结果多数符合他们的生前愿望。本章含前世寿终正寝者 21 人。其中死后投近亲属的有 12 人，其余投朋友、远亲或熟人，投陌生人者为零。

72. 杨圣槐，是父亲的堂祖父杨通树转世：前世埋宝今生挖

杨圣槐，1963 年生于通道县马田村，现年 53 岁。父亲杨昌丰，母亲吴莲香。

杨圣槐的前世是他的堂曾祖父杨通树，生于 1876 年（清光绪元年），病亡于 1959 年，享年 83 岁。



杨圣槐与其前世杨通树遗像对比。两人长相有很高的相似度，但堂曾祖父与自己血缘关系已十分微小（6.25%）.

杨通树是杨圣槐父亲的堂爷爷，他共有三子六女。他是马田村著名的裁缝，可手工裁剪缝制精美的侗族衣服。

1965 年，小圣槐近两岁的一天，妈妈正要去“生产队”干活，而他却躺在地上淘气，妈妈吴莲香生气地呵斥他，让他快起来。这却激发他恢复了其前世的记忆。小圣槐以老人般的语气回敬妈妈：“你怎么可以批评我，你要叫我太公的！”（注：当地以前称爷爷或曾爷爷为太公。）家人十分惊讶。小圣槐便讲起前世，其今生父亲是他当年的堂孙子，他的上一世死时，其今生父亲杨昌丰已 25 岁。

小圣槐恢复前世记忆后，他很快回忆起前世一件极重要的事情，他告诉父亲一个重大秘密。原来杨通树在死前不久把一生积累的财富，一些银元和大量的铜钱，装在一个铁桶中，埋在祖坟附近的自家地里。父亲对此不相信，因为他当年作为堂孙子没有听说杨通树的埋宝传闻。但小圣槐十分肯定，说他埋在一棵枇杷树旁，铁桶上方盖了一块石板，位置也有详细的描述，要求父亲领他去挖出自己前世的藏宝。杨昌丰开始是半信半疑，但拗不过他，便在 1965 年 6 月的一个上午带着两岁的小圣槐和九岁的长女杨树桃前去挖宝。到达现场后，虽然离杨通树死后仅六年，但最

重要的坐标参考，那棵枇杷树几年前被砍掉，也没有找到树桩，定位变得陡然困难。但小圣槐观察周围地形后，指定一个地方让父亲和姐姐开挖，说：“就是这里！”父亲将信将疑地挖了不足半米深，一无所获。其他地方又胡乱挖了一小时，父亲说：“你在开玩笑吧，或者你的宝贝跑了，我们回家吧！”但小圣槐却不死心，坚决不肯走，要求父亲和姐姐继续挖下去。但他父亲没有继续，领着极度失望的小圣槐回家了。小圣槐在回家的路上不停地嘟囔：“一大堆钱呢！”



杨通树的墓碑：故先考杨通树老大人之墓

采访时，杨圣槐被问及当年有子女九人，这么一大笔财富去世前为何不分给子女而是自己秘密埋藏起来，他笑而不答。

小圣槐自从恢复其前世记忆，父母便不敢打骂他了。一打他他就说：“我是你太公，你怎么可以打我!”

小圣槐可清晰地回忆起其前世的大量细节，比如他记得他的前世死后，抬棺材的有八个人，那八个人的姓名也全部正确讲出来了。他的前世安葬后，其灵魂便来到今生家中，四年后转世。

小圣槐小时候到祖宅认出了自己用过的许多东西，如针线盒子、杆秤、装布匹的木箱子等。小时候他看见妈妈的针线包，就比划说：“我有个这么大的针线盒子！”他当年做裁缝的针线盒子的确比一般家庭妇女的大许多。

六月有个侗族节日，杨通树的六个女儿来家里做客。妈妈对小圣槐说：“你的姑奶奶们来了，快叫姑奶奶!”而小圣槐却说：“她们要喊我爸爸的！”

小圣槐两岁刚会说话不久，就能背出 100 多条毛主席语录。

小圣槐幼年记忆力超常。姐姐常常带他一起去上学，姐姐在教室学课文，才五、六岁的小圣槐在窗外偷听。回家后，姐姐背不出课文，而小圣槐却可以背出。

小圣槐第一次去祖坟，他问大人:“那个亭子怎么没有了？”原来坟地旁本来有个凉亭，在杨通树死后，小圣槐出生前被拆除了。

杨圣槐从小至今常左膝盖疼，有时还会因此走路不稳。他说这是其前世的一次意外摔伤的后遗症延续到今生导致的。原来杨通树生前有一次在一座两米高的平台上晒稻谷。杨通树发现有鸡在平台上偷吃稻谷，便急匆匆地上去驱赶，却不慎从台上摔下。结果杨通树的左膝盖摔伤，之后这个伤痛不时发作，直到去世。没想到这一生那个伤痛还在发作，一如前世。

杨圣槐这一生做木匠工作，常年在广东帮人建造古典样式的祠堂。

据杨通树的孙子杨昌达讲：“爷爷抚育三子六女成人，十分辛苦。每日早出晚归，割牛草喂牛、割猪草喂猪、又割鱼草喂鱼，还需给人缝制衣服。”他抚育九名子女成人，已尽了父亲应尽的责任。他选择把自己的余钱不分给子女，而是秘密埋藏留给自己下辈子使用实在是无可厚非。财富的继承还有一个如此特别的方式：将遗产留给自己的来生。



杨圣槐妻子（右 1），杨圣槐（右 2），父亲（右 3），姐杨树桃（左 1），后排为女儿。

注：杨圣槐的大伯杨昌达谈到自己的爷爷当年秘密

埋宝原因。当地人有种说法，自己有财宝，死前分给子女，则转世后可能用不到，因为转世不一定在家庭内部转。但死前把财宝秘密埋起来，转世后自己若能记住，则来生便能挖出享用！于是杨通树悄悄用麻绳把几十公斤铜钱串起，连同一批银元装入一个铁桶，没有让任何人陪同，不顾八十高龄，独自选地方秘密埋掉了这批自己辛劳一生积攒的财富。杨通树的部分子女反映曾经看见其父悄悄用麻绳穿大量铜钱。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Shenghuai Yang,his father and his sister; Location: Shenghuai's home; Interview Date: 27-Feb-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73. 吴云凤：前世是母亲的友邻姚氏，可开启电视机



吴云凤说她前世的灵魂在等待投胎期间住这扇门之后。

吴云凤，2008 年 6 月*日生于坪*村。父亲吴社革，母亲石艳群。

吴云凤的前世是同村姚氏，姚氏生于 1920 年代，2008 年 3 月病亡，享年 80 余岁。她与丈夫吴秀育有两子三女。吴云凤的前世今生两家是相距约 50 米的近邻。

姚氏一生的日子十分清苦。她早年当过丫鬟，嫁为人妇后，平时像男劳力一样下田干农活，农闲时上山采草药补贴家用。晚年姚氏与小儿子吴宜章一起居住，母子相处融洽。

姚氏的邻居石艳群是位非常善良热心的主妇，姚氏有难处便会找她聊天。姚氏最后的日子卧床不起，石艳群去探望了一次。那天石艳群上楼发现姚氏很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头半压在床沿上，艳群上前帮她把头摆正。姚氏当时已没有讲话的力气，只是睁开眼睛默默地注视着这位邻居。对于这件事情小云凤这一生记得很清楚。

姚氏去世不久，已怀孕七个月的石艳群在梦中见到姚氏。姚氏在梦中向她表示，想来和她一起生活。而艳群在梦中既惊讶又生气地答复："你不要来！你都已经死了，怎么还要来我家！"醒后，石艳群发现自己刚才是在梦中，吓得浑身大汗。

姚氏死后两个多月，石艳群便生下吴云凤。

小云凤两岁会说话起就谈及前世。

据小云凤自述，她的前世姚氏死后，其亡魂便自行来到其今生父母家。问她为何选择这一家，她说："我觉得妈妈好。"小云凤现场详细演示了她前世的灵魂来今生家等待投胎期间的日常作息和活动方式。她平时都是躲在客厅的门后，并极力避免和生人见面。她的前世做鬼时虽然明白生人是看不见她的，但她还是怕生人。开饭时，她会从门后悄悄出来。如果门是关闭的，她会用手打开。出来后沿走廊向前走四米又躲在厨房门后，偷偷看他们，趁他们刚把饭端到桌子上，她便冲上去用手抓些先吃。姚氏的灵魂白天一般在门后睡觉。但她有时会趁家人外出时，自己打开门，到厨房喝水、吃饭，甚至偷偷开电视机看一会电视节目。若是听见有人回来，她便立即关闭电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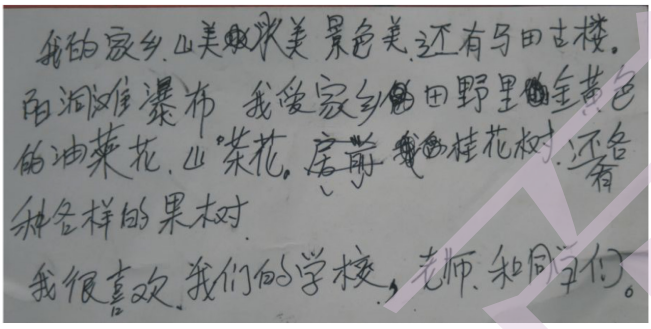


吴云凤演示做鬼时如何躲在餐厅门后偷看家人。他们把饭在桌子上刚摆好，她便冲上去用手快速抓着先吃。

机，然后回到门后并把门按原样关好。小云凤说她当时小心翼翼，努力不让生人发现破绽。但她的父母说，那段时间两人都曾多次发现本来门是关着的，不明原因却成了开着的。

小云凤说她上街玩耍时经常直奔自己的前世家，到门口便不肯走了，说：“这是我的家。”

吴云凤还说在她更小的时候，她对其前世儿子吴宜章总是直呼其名（现在已改称叔叔）。



吴云凤上二年级时的作文。

小云凤两三岁时，有一次因调皮，挨了妈妈骂。小云凤委屈地说：“你再骂我，我就不当你的女儿了，哥哥也不做你的儿子了，我们都回以前的家，你就没有儿子和女儿了。”（注：吴云凤的哥哥吴祥云(#5)也是再生人。）有时小云凤受了委屈会跑到前世的家，家里若没人，她就蹲在门口哭。为了让一对儿女尽快忘记各自的前世，石艳群让女儿、儿子喝了很多红鲤鱼汤。这个汤对其女儿云凤的效果明显，但对其儿子祥云的作用不大。



吴云凤对其前世一岁的孙子很亲切。

吴云凤今年八岁，上小学二年级，喜欢唱歌。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 Interviewee: Yunfeng Wu and her parents; Location: Yunfeng’s home; Interview Date: 28-Feb-2016/27-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74. 石静瑶，前世石建唐：父亲的大伯转世

石静瑶，2013 年 4 月*日生于坪阳村，采访时 3 岁。父亲石诗雷，母亲石腊梅。



石建唐

石静瑶的前世是石建唐，木匠，是父亲的大伯，生于 1964 年，亡于 2010 年，仅 46 岁。他去世时儿子 15 岁，女儿 9 岁。石静瑶的前世今生两家相距约几十米。

石诗雷说：“大伯生前一向对我十分宠爱，小时候他经常抱着我。”



石静瑶和父亲石诗雷（#93），父女都是再生人。石静瑶手持她前世儿女的照片。

小静瑶两岁半时，她和奶奶第一次去父亲的大伯家。她径直走进石建唐生前居住的房间，指着床上的被子对父亲的大伯母（前世妻）说：“这被子是我睡过的。”又指着柜子和床说：“这些是我做的！”最后指着木墙说：“这是我装的！”这些都和事实相符。一会开饭时，她却不见了。原来她自己发现了其前世石建唐儿女的一幅照片。她自己把照片取下来紧紧攥在小手里，最后竟然拿回自己家里，挂在客厅。

她当时还问父亲的大伯母：“我以前建房子用的砖刀、斧头你放哪里去了？我一会要去修房子呢!”

小静瑶见到年长自己许多的叔叔（前世儿子）和姑姑石诗娟（前世女儿），还是直呼其名。



石静瑶与弟弟

前些日子，小静瑶说：“我有三个房子。”父亲反问她：“你的三个房子在哪里？”她说：“这儿一个，山上那个（指她前世老房子），还有那个新的（其前世妻子新建的）。”很显然她到现在还没有把自己的前世与今生分开，把前世的自己和今生的自己认为是同一个自己。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Jingyao Shi and her father; Location: Jingyao's home; Interview Date: 25-Feb-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1）前世的家 （2）今生的家

75. 吴万里，前世是母亲的堂外公粟正杨

吴万里，2005 年 4 月*日生于龙胜县地*村，父亲吴*林，母亲吴*銮。

吴万里的前世是其今生母亲的堂外公粟正杨，两家是门对门的邻居兼亲戚。粟正杨去世于 2005 年 2 月，死后约三个月，即投胎成吴万里。

吴万里出生前，村里有个粟正杨的生前熟人粟某收到了他的托梦，内容是：“我投胎不去远的地方了，就在这条街附近。”

自小万里两岁多会说话起，他经常拉着外婆粟梅直奔对门粟正杨家二楼，边走边对外婆说：“外婆，我带你去看我的房间！”到了二楼，小万里指着粟正杨生前住过的房间对外婆说：“这是我的房间。”

粟正杨有个弟弟住在半山腰上，他转世后今生仍对其前世弟弟念念不忘。小万里三岁时，他的前世弟弟已 80 多岁了。那一年他的前世弟弟过生日，家里人正准备一起去粟正杨的弟弟家赴寿宴，一旁的小万里急吼吼地催促大人们：“都快点，我要去弟弟家吃饭！”



粟正杨（后左）正注视着他钟爱的孙女（前左）和孙子（前右）。

粟正杨生前对自己的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特别喜爱，这一世小万里称呼他们为哥哥姐姐。他三岁时，有一天外婆问他：“万里，你爱谁？”小万里出乎意料地说：“我爱哥哥姐姐啊！”

五岁时有一天，他站在自家窗户前看见其前世孙子孙女正要出门到外地打工，他便对他们两个大声喊：“你们出去多挣点钱给我花！”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Wanli Wu’s relatives; Location: Wanli’s home; Interview Date: 15-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76. 姚艳福，前世石新嘎：是姨妈的公公转世

姚艳福 1981 年 9 月*日出生于坪阳村塘头，父亲姚忠论，母亲吴婄小（#49）。



姚艳福

姚艳福的前世石新嘎，是坪阳村寨阳人，生于 1890 年代，死于 1970 年代，享年 80 余岁。艳福今生的家和前世的家相距约 100 米。

小艳福两到三岁时开始讲他的前世是石新嘎。因周围有人不相信，他便领着他的前世石新嘎的两个孙子，前去坟场指示自己的坟墓。之后一直到 10 岁前，每逢清明节，小艳福都会向父母要纸草等祭品，到自己的前世石新嘎的坟前祭扫。

小艳福谈到其前世居住的房间周围用杉树皮而非木板遮挡，十分简陋。他领大人去验证，果然如此。他还现场认出了其前世睡过的床，用过的拐杖等物品。

有人问小艳福：“你为何要做姚忠论的儿子？”说：“因为他对我好啊！我上辈子死前，我现在的爸爸经常去看望我，送我烟叶抽。”这个说法与事实相符。

据艳福小时候讲，他的前世死后，姚忠论也来帮忙处理丧事，他的灵魂喜欢姚忠论，于是就跟着他回家了。他的前世石新嘎喜欢练武，藏有一本“武林秘籍”，运动期间担心被抄走，就把书秘密埋在某个地方。在这一生，小艳福想起了这件事情，领着家人找到了埋书位置，但只挖出一些碎片，书早已腐烂。

十岁之前的小艳福很愿意讲其前世生平，但十岁之后他不愿提及了。因为村里的老人和小孩一见他就开玩笑，喊他前世的名字或喊他为某某的爷爷，令他十分难堪。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Yanfu Yao and his mother; Location: Yanfu’s home; Interview Date: 20-Jan-2016/26-Feb-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77. 何立川，前世是母亲的外婆石梅小

何立川，1983 年 3 月*日生于坪阳村塘头，母亲吴细菊。

何立川的前世是其母亲吴细菊的外婆石梅小，生于 1905 年，她 78 岁去世，七天后转世。何立川的前世今生两家只隔一条小河。



石梅小(画像)

石梅小咽气前，女儿何秀英（吴细菊的母亲）对她说：“妈，你走后不要到其他人家投胎了，细菊快生了，你来做我的外孙吧！”石梅小点头答应后就咽了气。

据何立川的奶奶讲，石梅小晚年来串门时曾说她觉得何家对待老人十分孝敬，希望死后来投胎。

石梅小死后三天，吴细菊的公公梦见石梅小背着被子和席子来到他家。石梅小在梦中问吴细菊的公公：“我把铺盖放哪里啊？”吴细菊的公公说：“就放在客厅的神位下面吧！”

小立川刚出生时，脚背上有一块光亮的胎记，像油斑。原来石梅小晚年腿上有个疮，按当地的疗法是涂茶油。给她涂茶油的女儿在疮上涂完油后，顺便把手指上的残油用她的脚背抹干净。

小立川两三岁的某一天，他突然反复对奶奶说：“我叫梅小。”这是小立川第一次谈及其前世。从此以后，小立川便经常自言自语其上一世的情况，例如谈及其上一世的三儿两女的姓名等。

三四岁这段时期，小立川几乎天天缠着奶奶去前世家。他在其前世家，认出很多他上一世用过的东西，比如一个茶壶和一个白糖罐。他指着这两件东西说：“这是我的，我要带回家！”奶奶阻止了他，说；“现在这些东西已经是别人家的了，不是你的了，不能带走。”后来他又发现了一个他上一世常坐的小板凳，也非常想带走。

小立川三四岁时从不找同龄小朋友玩耍，他喜欢找其上一世的故旧，全是些年纪很大的老人，他常和那些老人坐在一起聊陈年往事。小立川曾对一个老太太说：“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这么老的，现在怎么老得牙齿都掉光了！”

小立川谈及的前世情形，他的父亲却不太相信。小立川四岁那年的清明节，他跟父亲上山挂青，父亲有意想检验一下他的说法，便对他说：“你今天要是领我找到你的前世石梅小的坟，我就相信你说的话。”这是小立川第一次上坟山，在一个大山坡上，密密麻麻分布着上百个墓碑！小立川领着父亲很快就走到一处坟前，说：“这就是我的坟！”


何立川（中）与母亲吴细菊、外婆何秀英

四岁的某一天，他站在窗前，指着河对岸的一块地说：“那是我种的地！我原来的房间也被拆完了。”奶奶发现他边说边流下了眼泪。原来石梅小死后她儿子就把她的房间和床都拆成木板用于修房子了。

小立川的前世有三儿两女，其中有个儿子长得很帅气，另一个儿子长相一般。小立川曾说：“我的某某儿子，长得很不漂亮，我不喜欢他。我的某某儿子长得很漂亮，我喜欢他！”

五岁时，小立川和大人一起赴族人婚宴。吃完饭他对大家说：“我有三个儿子，可我来这里还要自己走路，没有一个儿子背我！”刚好其前世的三个儿子也在宴席上，他们听到了小立川的抱怨。宴席一结束，三个儿子主动上前轮流把他背回了家。

据小立川的母亲和奶奶讲，小立川和他上一世石梅小在性格方面几乎一模一样。他性格文静，对人友善客气，从不得罪人。

何立川现已成年，目前从事房屋装修工作。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Lichuan He's mother and grandmother; Location: Lichuan's home; Interview Date: 26-Mar-2016;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78. 石子龙，前世是曾爷爷石玉球：不学就会用前世木匠工具



石玉球

石子龙，2013 年 12 月*日生于通道县坪*村，父亲石颜*，母亲杨旭*。

石子龙的前世是其已故的曾爷爷石玉球。石玉球 2012 年 12 月 21 日去世，终年 76 岁。他有三儿一女，妻子杨秀芝。

石玉球去世时，他的孙子石颜现正处于热恋中，还没有办婚礼。一年后，石玉球投胎为石子龙。

石玉球去世不久，有一天杨秀芝在亡夫生前住过的房间里整理衣物，猛然拉开盖衣架的雨布时，仿佛霎时看见了其亡夫的显灵，吓得她头皮发麻，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



石子龙自发模仿其上一世的吸烟动作，身旁是曾奶奶杨秀芝（前世妻子）。前方一堆木匠工具是他自己从前世用的工具箱中找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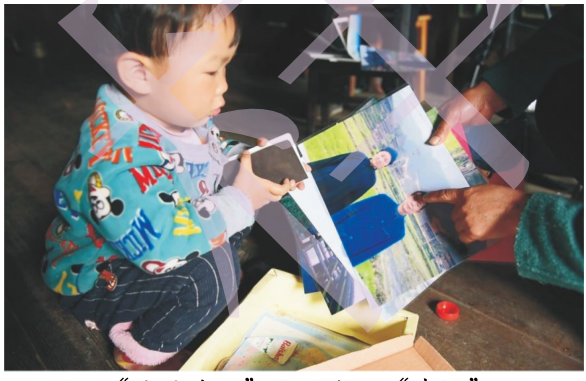
小子龙两岁左右开始能清楚地说话。有一天他去其曾奶奶家玩，看见了石玉球生前一直在用的烟袋，他指着说："这是我的！"大人逗他："这个东西干什么用啊？"他说："吸烟啊！"大人又打开烟袋上相连的一个很精致的烟盒问他："这个盒子是装什么的？"小子龙玩弄了一下那个烟盒说："这是装烟的，可是里面已

经没烟了。”之后他每次去曾奶奶家，总是拉着曾奶奶进其上一辈子的房间，说：“这是我的！”



石子龙从多部手机中正确指认出他前世用过的手机。问：“这三部手机，哪个是你的？”小子龙：“这个！”

2016年5月25日是坪阳集。上午，杨秀芝携曾孙小子龙来赶集，同时也想把其亡夫去世前两年在县城买的一部老手机交费重新启用。杨秀芝带小子龙进了店，拿出亡夫这部旧手机，让手机店的老板姚勇标装个新手机卡并激活。小子龙看见这部手机后随口说了一句：“这是我的手机吧？”曾奶奶十分好奇，追问他：“怎么就是你的呢？”小子龙用很肯定的语气说：“是我的。我在福乐多旁边的店买的。”杨秀芝对小子龙精准说出县城“福乐多”这个店名大为震惊，因为石子龙今生从未去过那个地方，且“福乐多”这个店名对他来说也是完全陌生的。杨秀芝又问了一句：“花多少钱买的？”小子龙说：“两百！”曾奶奶杨秀芝听了更加震惊。



问：“这是谁？”小子龙：“我！”

2016年5月26日小子龙与妈妈一起来到其曾奶奶家。小子龙表达事情仅使用几个词语或小短句。他双手抱着石玉球的遗像看了又看，似乎很喜欢，然后说了一句：“这是我！”之后他拉着曾奶奶的手进了他的前世石玉球生前住过的房间，说了一句：“这是我的。”我在一旁提醒他：“你看看哪些东西是你的，你把它拿到客厅。”小子龙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跑进跑出，接连找出其前世用过的七八样东西，大多是木匠工具。他每拿出一样东西，大人便问他是什

么和怎么用。他有些说对了名字，其他一些用孩子的语言表达也是正确的，比如他把锯用侗语称做“库开”，汉语就是“锯开”。



石子龙凭前世记忆示范刨子的使用

最惊人的是他这一生第一次看见并取出其上一世用过的工具，全部都能正确详细地示范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工具有锯、刨子、锉、沙轮和木匠折尺等。这说明小子龙前世的大量技能已由灵魂带到今生，受制于年幼缺少词汇无法用语言精确表达，但他能用操作表达出来。

小子龙最钟爱的是他的上一世用了半辈子的烟袋，我们问他如何用烟袋吸烟，他很老道地给我们示范。他的动作极为娴熟，他把烟嘴含在口中一侧而不是中间，只有常常用烟斗吸烟的人才知道这一点。现在这种老式烟袋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小子龙在翻看几张老照片时，每当照片中出现石玉球，他就指着说：“这是我！”翻到石玉球和妻子杨秀芝在以前老房子前的合影时，他指着那个老房子说：“这是我的家！”但不知为什么他对照片中的杨秀芝（其前世妻子）不做表达。

据小子龙的曾奶奶杨秀芝说，石玉球高中学历，非常擅长本地戏曲侗戏，也会汉戏。他既会唱又会编剧，是师傅级别。

杨秀芝还说石玉球对子女很好，但对她仅是一般般。她红着脸很难为情地说，其夫石玉球生前是个万人迷，年轻时风流倜傥，一表人才，每到一处，都有女孩追求，令她很苦恼。有一年他在煤矿工作，矿上竟有三名女孩同时看上他，非要争着跟他回老家，可他在老家与杨秀芝已有两个孩子了。

备注：石子龙采访时两岁半，是本书再生人案例中的年龄最小者。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Zilong Shi,his mother and his great grandmother; Location: Zilong’s past life home; Interview Date: 26-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79. 姚含科，前世吴钱帮是母亲之继父：预知后世 7 年

姚含科，1982 年 7 月*日生于坪*村塘头，父亲姚奉*，母亲何校*。

姚含科的前世是他的今生母亲的继父吴钱帮，同村寨阳人。吴钱帮和前妻生有两儿两女。他前妻死后他续娶何校莲的母亲，婚后住何校莲的母亲家。

吴钱帮 70 多岁时，失去劳动能力。他一人单独去找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同住，但没有住好，后来又搬回来和第二任妻子及继女何校莲一家同住。

姚含科很小回忆起前世后，家人问他为什么要回来投胎，他说：“我今生这个爸对我好啊，我都不能干活了，他还给我用大碗吃饭。”



据姚含科说，他的前世吴钱帮的亡魂就住这扇门后面。

吴钱帮最后因病卧床五年，主要由第二任妻子照顾。1980 年死后很快托梦给第二任妻子说：“你不要走（死），我投胎回来后，你还要再照顾我五年呢！”这个托梦说明，吴钱帮的灵魂竟然预知第二任妻子的寿限和自己下辈子的出生年份。当时何校莲已育有一儿一女，托梦时尚未再怀孕，两年后才生了姚含科。据姚含科后来讲，他的前世灵魂这两年就住在门后等待。

姚含科第一次谈及其前世的情形是这样的。两岁左右的某一天，姚含科突然对其外婆（前世的第二任妻子）说：“外婆，你要问我话呀？”外婆问：“问你什么呀？”含科说：“你要问我，你从哪里来的？你叫什么名字？”外婆按含科的要求问他，含科就回答：“我从寨阳来的，我叫钱帮。”从此之后，

家里人和街上外人都喊含科为钱帮，钱帮成了他在当地最常用的名字。

后来小含科又说出他的前世四个子女的名字。吴钱帮的小儿子听说了，在中秋节来看小含科。他临走时，小含科的妈妈何校莲赠送粽子让其带回去，但对方不肯接，一旁的小含科有些着急，提醒其前世儿子：“给你你就带上嘛！”小含科自小到大一直对前世的儿子很亲热很关心。

有一天，小含科和妈妈一起去赶集，妈妈给他买了一截甘蔗，他开心地啃着。这时，迎面走来一位 40 岁上下的妇女，妈妈并不认识她。而小含科不但认识还立即喊出了她的名字。原来此人是小含科的前世女儿！小含科和其前世的女儿在集上偶遇并相认了。

含科 5 岁时，他的奶奶去世，果然和吴钱帮死后的托梦一致。

姚含科这一生的外貌和前世很像，但性格却有很大不同，不像其前世那么凶了。他的妈妈何校莲生病，含科照顾得很好。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Hanke Yao; Location: Hanke’s home; Interview Date: 26-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80. 杨思田，前世同村姚水娇：发愿投干部家庭

杨思田，1995 年 9 月*日生于坪*乡马*村。父杨宗*，母杨婄*来自隔壁乡镇陇城。小思田两岁时，母亲杨婄杰与其父亲离婚并改嫁桂林，之后再也没有回家看过他。

杨思田的前世是同村姚水娇，1995 年去世，终年 70 岁。

姚水娇的晚年十分凄惨艰辛。先是丈夫去世，接着长子吴兰军 40 几岁病亡，后来 36 岁的次子吴兰芳也早逝了，且三个女儿都嫁到外村去了。姚水娇晚年独自一人下地干农活，拔草、打药、砍柴、喂猪、煮饭。

姚水娇死前曾对一个邻居说：“我这一生太苦了，太惨了，我下辈子要找个好人家投胎，最好是干部家庭。”

杨思田的爷爷杨昌达是村里仅有的三名公办教师之一。他当过 30 年的小学校长，享受干部待遇，于是姚水娇的灵魂就投了他家。

小思田两岁时突然给当时还在世的奶奶讲："我的房子在上边，不在这里！"然后又说他的上一世叫姚水娇。大家不相信，小思田就说："你们不信，我可以带你们去看我的坟。"于是小思田便带爷爷上山，爷爷故意指一些不相干的坟问他是不是，他都毫不犹豫地否定，最终他指出了他上一世坟的正确位置。

两岁多，姚水娇嫁到坪阳村的三个女儿一起来拜访小思田，似有认亲之意。三个女儿分别叫吴兰花、吴兰英和吴兰小。她们逐个问小思田："你看看我，叫什么名字？"小思田十分害羞地躲到奶奶后面不肯讲，吴氏三姐妹便带着疑惑回去了。但她们刚走出楼外，小思田从二楼窗口指着正要离开的三个前世女儿，正确地说出了她们的名字，还说她们都是自己的女儿。

有一次，爷爷带小思田去坪阳，在街上偶遇她的二女儿吴兰英。小思田看见后又立即躲到爷爷的身后，待兰英走远才出来。爷爷问他刚才那个人是谁？小思田又正确地说出了她的名字。

小思田三岁左右的某一天突然对爷爷说："我女儿兰英今天杀鸭子，杀了好多只，还剩三只。她怎么没有喊我去吃呢？"次日，杨昌达赶坪阳集恰巧碰见了吴兰英，便问及此事。她对杨昌达知晓自己杀鸭子的事情十分惊讶，因为数目相符。


杨昌达

直到现在小思田与其前世三个女儿都没有正式认亲。

妈妈改嫁到 175 公里外的桂林后，两岁多的小思田靠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不幸的是家里唯一的女主人奶奶在 2007 年去世了。父亲和自己仅靠已 80 高龄的爷爷杨昌达一个人的退休工资生活（每月 3400 元）。杨思田的父亲身体状况不佳，每日自称"迷迷糊糊"，既不能外出打工挣钱，又不能从事农业生产，甚至也不能做家务。家中萧索，杂乱不堪。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Sitian Yang's father,his grandpa and some related villagers; Location: Sitian's home; Interview Date: 29-Feb-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81. 吴康宁，前世是奶奶吴梅花：背有艾灸胎记

吴康宁，1979 年 7 月*日生于马*村三组。父亲吴永*，母亲杨孝*。

吴康宁的前世吴梅花 1916 年生，1978 年 5 月 12 日去世，终年 62 岁。吴梅花与丈夫杨昌庆育有两儿一女。

小康宁自会说话起就谈及其前世的诸多细节，结合他后背的大量胎记，他被家人确定是他的奶奶吴梅花转世。

据小康宁回忆，他上辈子死后，灵魂回家住在门后。

小时候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回来投胎，他说："我回来看孙子啊，我死的时候一个孙子都没有呢！"

吴梅花生前经常肚子痛，她常用艾子叶搓成团炙后背来治疗，结果生前后背被烫出好多疤痕。吴康宁出生时后背有很多相应的胎记对应前世的这些疤痕。小康宁两三岁时竟然也常闹肚子痛，他向大人们感慨："我上辈子受够了肚子痛，没想到这辈子还闹肚子痛。"

小康宁两三岁那年的清明节，他随大人上山给自己的前世吴梅花的坟挂青，他正确辨认出了自己上一世的坟。他指着坟上的一个洞说："我就是从这个洞出来的。"他还补充说："我死的时候肚子好痛，没有什么药可吃，喝了一碗肥皂水当止痛水。"

小康宁四五岁时主动大量讲述前世，他还要求他前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喊他妈。

吴梅花死后 14 个月转世成吴康宁，但她的丈夫杨昌庆却又活了近 20 年才去世。杨昌庆去世时，女儿吴木香哭得很厉害。周围人上前劝她节哀，已 20 岁的吴康宁却对姑姑的哭很不以为然，他说："我死时她没怎么哭，她老爸死了她才哭，就让她哭个够吧！"

据吴康宁的母亲杨孝义说，她的儿子吴康宁和其婆婆吴梅花在脾气性格等方面很类似。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Kangning Wu's mother; Location: Kangning's home; Interview Date: 10-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82. 杨爱石与杨乐涛：父子前世分别是各自曾祖母，吴浓花的灵魂住门后等待 42 年

杨乐涛，2001 年生于坪阳乡马*村，父杨爱*，母吴细*。

杨乐涛的前世是他的曾祖母吴浓花，生于 1929 年，死于 1959 年，年仅 30 岁。死时遗有长子杨建雄十岁，次子杨建林六岁，女儿杨柳桃两岁。

吴浓花死后灵魂等待 42 年，才在同一家里投胎成曾孙杨乐涛。小乐涛两岁开始讲自己的前世，还认出了他前世用过的东西：一个竹篮和在坪阳村娘家用过的一架古老的手动织布机。杨乐涛先后指着这两样东西说是自己的。

两岁多的某天全家一起用餐时，小乐涛分到了一碗米饭，里面有几个带壳的大米粒。他用小手把这几个大米粒一个一个地拿出来，先放在饭桌上，然后再逐个地剥去稻壳，把里面的米粒吃掉。吃完他对旁边的家人说："每个米粒都很珍贵，丢了太可惜。"这可能和他前世节俭的生活习惯有关，因为他的上一世死于"大跃进"缺粮时期。



小乐涛认出的前世用过的织布机与此款相同。

小乐涛小时候对长辈没有称呼，比如姑奶奶杨柳桃来访让他叫“姑婆”他不叫，因为在他看来是自己女儿来访。曾爷爷杨宝昌（即乐涛的前世丈夫）还在世时，小乐涛每次看到曾爷爷出去干活回来晚了，就用很怜惜的语气说：“你以后出去干活要早点回来。”

杨乐涛的父亲杨爱石的前世是他自己的曾祖母姚氏。杨宝昌与吴浓花有二子一女，其中次子未结婚早逝，而长子杨建雄仅生了一子杨爱石。这就是吴浓花死后 42 年才投胎的原因。杨爱石与杨乐涛各自的曾祖母是婆媳，都发愿在本家投胎。杨乐涛说这两个曾祖母都是舍不得自己的家，死后灵魂就在家里长住，经历漫长的等待，有投胎机会时按先老后少的顺序投胎。

杨爱石的曾祖母姚氏先投，杨乐涛的曾祖母吴浓花后投。姚氏与吴浓花是婆媳，今生是父子。

补记：吴浓花在本家等待投胎自家人的 42 年间，曾经投胎本家屋内燕子三年。燕子死后继续住家里，之后投胎为曾孙杨乐涛。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Nonghua Wu's daughter; Location: Aishi's home; Interview Date: 20-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83. 吴鸽，前世是曾奶奶杨天最：84 岁善终，魂被唤回又活 1 年



吴鸽

吴鸽，1996 年 4 月*日生于坪阳乡新*村，父亲吴线*，母亲龙回*。

吴鸽的前世即其曾祖母杨天最，1910 年（清宣统二年）7 月 25 日生，1994 年 6 月 13 日去世，享年 84 岁。与丈夫育有两子两女。

杨天最死前一年有一次病得很厉害，濒临死亡。她在弥留中说：“大儿媳妇人很好，我不去其他地方投胎了，死后就在家里，我要走了。”大儿媳妇姚



吴鸽的祖父母在杨天最墓前。把墓设在家门口和死后在自家转世都是她生前的遗愿。

凤脸听了很害怕，赶紧喊来几个平时和老太太关系好的邻居。几个街坊一进屋就对已咽气在床的杨天最不停地喊叫："天最，你不要走！你应该回来和大儿媳妇在一起！"杨天最居然很快醒过来了。她睁开眼睛，对床边的姚凤脸说："我再呆一年，明年走。"于是杨天最又多活了一年。

小吴鸽三四岁时开始讲她的上一世是杨天最及其前生往事，但其姑妈不相信。一天，姑妈请吴鸽的父亲找件杨天最生前用过的东西，想检验一下吴鸽。可杨天最几乎所有用过的东西都被烧了，吴鸽的父亲只找到她生前用过的一个尿壶，已有一些破损。吴鸽的父亲不动声色地把尿壶放在吴鸽的视线范围内，静观小吴鸽的反应。很快小吴鸽发现了这个破损的尿壶，她爸爸趁机问她："这是什么东西啊？"小吴鸽随声应道："这是我的尿壶啊!可惜已经破了！"接着她又向爸爸抱怨："你为什么没有保管好它？"

吴鸽略大一点，奶奶背着她到村里的街上玩，大人们好奇地问她前世的事情，她说："我以前讲你们都不信，现在不想讲了！"

吴鸽目前在上海工作。

注：按杨天最的遗愿，她的坟墓被建在房子边上，离家仅数米。侗族有少部分人把坟墓建在自家附近，据说这样方便亡魂回家坐坐或一起与生人就餐。但多数是同一家族占据一个山头，久

之埋成了坟山。墓碑的做法十分考究，像个门户，上面刻“佳城”二字，当地老一代人普遍认为坟墓是先人鬼魂的家。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Ge Wu's grandparents; Location: Ge Wu's home; Interview Date: 19-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84. 杨兴旺，前世杨浓开：死前选定投胎之家



杨兴旺一岁时与母亲合影。

杨兴旺的前世是同村杨浓开，生于 1913 年，卒于 1994 年，享年 81 岁。

他死后五年投胎。杨浓开之所以选定这一家投胎，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杨浓开生前贫困，时常受到杨兴旺的爷爷的接济；二是杨浓开晚年多病常去找杨兴旺的爷爷治疗。杨浓开某日独自去找杨兴旺的爷爷打针，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导致病情加重，十多天后便死亡。在咽气之前，杨浓开断断续续地说：“我要去了。我要去那一家投胎。”家人赶紧问：“是哪一家？”杨浓开用手指了一下杨兴旺爷爷家的方向，家人会意。杨浓开又说了句：“别挂念。”说完就咽了气

杨兴旺从三岁起开始大量说自己的前世，母亲听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那时奶奶经常带他出门到村里街上玩，有一次小兴旺指着前世家的方向对奶奶说：“我的家在那儿呢！”恰巧碰上其前世的儿子杨开书从家里向外搬东西，如坛子、家俱等。小兴旺对他说：“这儿就是我们的家。”杨开书连忙告诉他：“以前是，但是现在已经卖给别人了。”

小兴旺碰见前世儿子时说：“我长大了要读书！”杨开书鼓励他说：“好！到时候我出钱供你读书！”

小兴旺五六岁时的清明节，其前世儿子、儿媳妇去杨浓开坟前祭拜完毕，回家后就去打牌了。但按当地清明节的祭扫风俗，除了在坟前摆供品让先祖享用外，晚上应再做一桌先祖爱吃的饭菜让他们回家再“吃”一顿丰盛的晚餐。但杨浓开的儿媳妇嫌麻烦，把这顿晚餐给省了，当晚她不明原因地头疼起来。次日，杨浓开的儿媳头痛的事情传到小兴旺这里，小兴旺听了之后便说：“她没给我做晚饭，所以头疼！”

六岁某天，奶奶带小兴旺上街，对他说：“走，我们看你媳妇去！”小兴旺便弯着腰，模仿着其前世媳妇驼背的样子说：“我媳妇现在这个样子了。”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Xingwang Yang’s grandparents; Location: Xingwang’s home; Interview Date: 19-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85. 吴杭贵，前世吴金兆：92 岁善终



吴杭贵



吴金兆

吴杭贵，2002年6月*日生于坪阳乡新寨村，父亲吴勇，母亲石柳美。

吴杭贵的前世是本村同族吴金兆，1910 年生，2002 年 5 月 19 日去世，享年 92 岁。吴金兆死后一个月转世为吴杭贵。

吴金兆是本村一位很勤劳强健的农民，不识字，有五子一女。他 80 岁时仍能下地耕田或与儿子上山伐木。

吴杭贵两三岁时，他在村里街上碰见一个穿斗篷的中年男子，小杭贵指着他的斗篷说：“那是我的斗篷！”小杭贵也同时认出这个男子正是其前世的三儿子。该男子回家向妻子核实，斗篷果然是其亡父吴金兆之遗物。



吴杭贵与某个儿媳在他前世的杂货店前。

吴杭贵说，自己死后，灵魂看见已怀孕的今生妈妈路过家门前，就跟妈妈回家了。当时石柳美怀孕期间的确从吴金兆的小儿子家门前经过很多次，因为她要去宝石厂上班。

另外，吴金兆晚年也常和吴杭贵的爷爷一起在本村的自家小店烤火聊天。

吴金兆的最后20年是和最小的儿子吴永革同住。吴永革的媳妇杨婄少对老人照顾得十分周到。小杭贵小时候逢人便讲他的小儿子和小儿媳妇对自己有多好，对其他儿媳却颇有怨言。吴杭贵记得其前世80多岁的一个早上，他没吃早饭就去帮三儿子家犁田，犁



吴金兆的墓碑



吴杭贵与其前世小儿媳杨婄少在吴金兆的坟前。吴金兆晚年与第五个儿子同住二十多年，这个儿媳把他照顾得很好

完田牵牛回来经过三儿子家，他闻到了香香的黄糯米味，但其三儿媳妇却没有喊他进屋吃早饭。他很生气，直接进屋批评她，说：“辛辛苦苦帮你们犁田，怎么不喊我吃饭！”

吴杭贵七八岁时，清明节过后的第二天早上，他一醒来便告诉妈妈：“我二儿子对我不够尊重，他昨天去我坟前扫墓，祭品还没摆好就自己先吃了一个苹果！”按侗族风俗，清明节祭扫先人的坟墓，应把供品（肉、鱼、米、酒及水果）恭恭敬敬地摆好，燃香烧纸祷告。吴杭贵的妈妈听了觉得很奇怪，昨日虽然吴杭贵也上山给这一生的祖父扫墓，但吴金兆的墓在相反方向的山上，相距很远，小杭贵怎么会知道其前世儿子在坟前的场景？石柳美便去小杭贵前世的二儿子家核实，竟果真有此事。



吴杭贵与其前世小儿子吴永革

据吴永革说，吴杭贵方方面面很像其父吴金兆。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No; Interviewee: Hanggui Wu, his mother,his sons and daughters-in-law in past life; Location: Hanggui’s home; Interview Date: 19-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86. 吴望专，前世是爷爷吴明才

吴望专，1990 年 11 月*日生于坪阳乡老寨村。

吴望专从两岁会讲话起开始谈及其前世。有一天，奶奶石婄戍（2002 年去世）牵着他的手在街上走，他对奶奶说：“我以前是你老公呢。”奶奶很吃惊。不久他的前世被确定为去世于 1990 年 10 月 8 日的爷爷吴明才。

小望专说当时家族的人在抬他棺材上山前，有人在上面绑了长木，用来抬棺材。但绑长木时不小心用斧头在棺材上面砸出一个小裂缝，他的灵魂便从裂缝中钻出来了。

小望专两岁时说他的前世的烟袋被吴国美拿走了。原来按侗族习俗，老人死后，生前用过的遗物一般要烧掉，如衣被及生活用品。如果有人想取某件遗物自用，则应把这个遗物在火上烤一下。据说凡用火烧掉的或在火上烤过的遗物，灵魂都可以把它们带入阴间继续使用。吴国美对吴明才遗物中的烟袋很喜欢，他从一大堆遗物中将其取出来直接带回家，没有在火中烤一下。因为坪阳再生人几乎都有中阴期（死后至入胎前）的记忆，他们的灵魂也往往亲自参加自己的葬礼，所以猜测吴明才的灵魂当时看见吴国美拿走他的烟袋。

小望专的父亲和兄弟要分家过日子，家中有很多用具，诸如家俱、农具、牲口等都要在几个兄弟间重新分配。小望专在一旁强力阻止“儿子们”分走“他”的东西。他对大人们说，这个东西是“他”和“老婆”当年买的，不给别人；那个东西是“他”当年做的，也不给别人。总之他说这些东西只能留给他现在的爸妈用。

小望专自小称呼爸爸仍然是爸爸，但对大姑吴婄凤一直都是直呼其名。

他五六岁时，街上有些村民常用糖果哄他讲其前世故事：“望专，讲讲你的上一辈子，讲完就给你一块糖！”小望专便立即讲上一大段。

据吴望专的父亲讲，其儿子和父亲在才干、性格、爱好、习惯等方面如出一辙，例如可以干简单的农活，稍复杂的事情都不喜欢做。两人都是有客人来就喝一点点酒，吸一点点烟。他们饭量也很相似，也都不爱打牌。

注：吴明才晚年得了中风，致卧床不起，儿子精心照顾他四个月。吴明才去世时，其儿媳已有 9 个月的身孕了，一个月后即生下吴望专。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Wangzhuan Wu’s father; Location: Wangzhuan’s home; Interview Date: 06-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87. 杨庆红，前世是父亲的堂爷爷杨贵酉：投最喜爱的堂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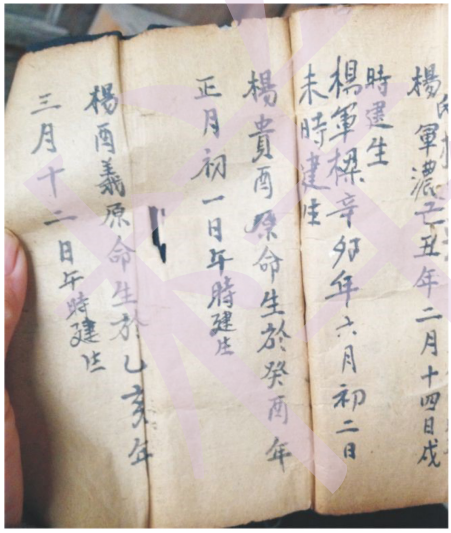


杨庆红

杨庆红，2008年1月*日生于通道县陇城镇竹*村，父亲杨春*，母亲杨*论。

杨庆红的前世杨贵酉，是父亲的爷爷杨贵喜的二弟。家谱记载他生于癸酉年正月初一午时（1933年1月26日）。他病亡于2008年1月21日。

在杨贵酉咽气之前，其妻对他说："别的地方就别去了，去大哥家做个曾孙吧。孙媳妇快生了。"杨贵酉点头答应了妻子的提议。杨贵酉家和堂孙杨春岳家相距不远，且杨春岳深得杨贵酉的喜爱。春岳在杨贵酉家的家俱作坊工作了好几年，杨贵酉对春岳很好。杨贵酉也常去春岳家打骨牌，太晚了就住下。



杨氏家谱，上写：杨贵酉原命生于癸酉年正月初一日午时健生。

杨贵酉 21 日晚上在家里去世。次日杨春论被用拖拉机送至医院生下杨庆红，出生日与预产期刚好吻合。

小庆红两岁左右开始大量谈及其前世家中情况，例如儿女、孙辈及妻子姓名，前世家的位置，家中物品等。他还特别谈到他有四棵柚子树及两棵杨梅树。

小庆红今生家和前世家隔了一个小山头。有一次他和妈妈去其前世家，他拉妈妈走进他的前世住过的房间，对妈妈说：“这是我的房间，今晚我们就住这里吧！”

小庆红两岁多有一次看见街上有个老人用烟袋抽旱烟，便跑上去对他说：“这样的烟袋我也有，烟叶在我（前世）家楼上也有好多咧！”

有时小庆红在街上看见别人打骨牌，就对他们说：“这个我也有呢，在我（前世）家的抽屉里。”

有一次，他听见大人在谈论钱，他说：“我死的时候身上有七百多块。你们谁把我的钱拿走了，现在身上没有了。”

有一天，两三岁的小庆红在村里街上玩，碰见几个老太太。他抬起头对其中一个老太太说：“喜凤，当年你摔断腿，是我背你回来的。”原来喜凤早年独自一人在山上摘杨梅，不慎从树上摔下摔断了小腿，杨贵酉途经发现，把她背回家。喜凤对此十分感激，多次对她的儿女说：“多亏杨贵酉大恩大德救了我一命！”此后，喜凤很喜欢小庆红，每次见到他就会买糖给他吃。

小庆红从一岁多会说话起就对父亲直呼其名，不叫爸爸，直到四岁后才改称爸爸。

小庆红长得像爸爸，但生活习惯、脾气性格很像他的堂曾祖父杨贵酉。他的父母都是吃热米饭，而小庆红自幼到今都是一定要吃冷米饭，这个习惯很不常见，却和杨贵酉相同。小庆红很合群，周围人都很喜欢他，而杨贵酉也是如此。



杨庆红所在的陇城镇竹塘村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Qinghong Yang’s mother; Location: Qinghong’s home; Interview Date: 30-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88. 吴万峰，前世黄土乡五保户欧桥端：投朋友吴和瑜家

吴万峰，1970 年 10 月*日生于通道县陇城镇竹*村，父亲吴和瑜。

吴万峰的父亲吴和瑜 1954 年参加工作，1959 年被分派至黄土乡粮站工作。当时当地人非常穷困，吴和瑜因发放粮食结识黄土乡深寨仅有一女的五保户欧桥端，他的妻子叫吴秀英。吴和瑜下乡时经常到欧桥端家看望他，过节便去他家吃饭，而欧桥端也常在路口等吴和瑜。久之，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欧桥端于 1970 年 8 月去世，两个月后，吴和瑜的儿子吴万峰出生。

吴万峰从会说话起，就谈及他的前世是欧桥端。吴万峰与母亲等住在陇城镇竹塘村老家，而父亲吴和瑜一人在隔壁镇黄土乡工作。小万峰每次见到父亲回来不喊爸爸而喊“老吴”，和他的前世欧桥端对吴和瑜的称呼一致。



吴万峰的上一世虽然是个文盲，但他这一生的毛笔书法水准很高，他老家的这个神位是他的亲笔。侗族几乎每家都有这样类似的神位。

小万峰三岁时，老吵着要“回家”。他的妈妈缠不过，便同意带他去了其前世黄土乡深寨的家。母子行至半路，小万峰突然停下来，指着一个地方说，那儿下方有井，可以喝水。原来在侗族地区，路边下方往往有暗置的水井，方便行人喝水，若不是本地人，行走在路上很难发现。到了其前世的家，小万峰认出了其前世的妻子吴秀英、弟弟及其他亲属。之后两家便互有往来。

据吴万峰的父母讲，吴万峰长得不像欧桥端，但性格和他比较相似。吴万峰的上一世欧桥端不识字，但他这一生练过毛笔字，家中贴的所有对联及神位都是他亲笔所写。

注：欧桥端死后不久，吴和瑜的妻子曾去黄土乡探望丈夫，当时她已怀孕七个月。她探望完独自步行回陇城时，有不少在路边地里干活的黄土乡农民，远远望见有个小男孩跟在她后面走，但她当时却既没有看见也没有感觉到背后有个男孩跟着自己回家。她回家两个月后即生下儿子吴万峰。本书吴永菊案例中，吴永菊提到她前世的鹰魂变成了一个小女孩，还和奶奶讲过话。这两个案例似乎说明某些鬼魂可以变幻成另一个形象，并显灵让生人看见。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Wanfeng Wu's parents; Location: Wanfeng's home; Interview Date: 30-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89. 杨旭日，前世是奶奶的父亲石万杰：死后 3 小时投胎

杨旭日，2000 年 10 月*日生于通道县陇城镇竹*村家里，父杨广*，母杨爱*。

杨旭日的前世是他奶奶在陇城的父亲石万杰。石万杰在牙屯堡镇当过几年小学老师，还是个风水先生。

石万杰在杨旭日出生前三小时去世。石万杰去世后，他的妻子亲手在他臀部做了一组记号。



杨旭日在桂林读小学一年级时的照片。

小旭日刚出生时臀部有三个明显的指印型胎记。小旭日很快就被确定了其前世，家人主要基于两点：第一，这组记号型胎记极为独特，位置、色泽、大小与其前世记号相符。第二，死者石万杰在远冲村的妹妹收到了哥哥的托梦，大意是他去女儿

石银花家（石银花是杨旭日的奶奶）投胎去了。

小旭日两岁多开始谈及其前世。有一天他对奶奶石银花说：“奶奶，你要喊我爸爸！”他对姑姑、叔叔等长辈都是直呼其名，见了人就让人家称呼他“太公”。

奶奶曾问小旭日为什么要投胎到这里，他说：“这里空气好，陇城不好！”情况的确如此，竹塘村没有任何工业企业，山清水秀，空气洁净清新；而陇城有水泥厂，养猪场，空气污浊。

小旭日两岁回其前世家，在家门口，他拉着奶奶的手，指着其前世家的房子说：“这是我的房子！”

有一次他和奶奶去县城，他拉着奶奶的手到了一所学校门口，然后往里看，但一言不发。原来这所学校是县一中，其前世的二儿子在此教书，他也在学校内住过。

有一天，上小学一年级的姐姐正在写作业，这一生从未学过任何文字的小旭日打开姐姐的语文课本对姐姐说：“我来教你，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他仅凭前世记忆到底可以认多少汉字，当时没有专门检测。

小旭日六岁时，他的舅舅想送他去竹塘小学读一年级。小孩子对于人生初次入学一般都很兴奋和期待，但小旭日却冷冷地对舅舅说：“我都会了，不想读一年级！”于是舅舅借了一本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给他，让他读读试试。小旭日拿到书之后翻了翻，却一言不发。



小旭日与奶奶石银花（前世女儿）

后来小旭日被叔叔和奶奶带到桂林市区。小旭日从未上过幼儿园，没有学过识字，也没有接触过其他课程。他到广西桂林这座大城市后，直接读了当地小学一年级。他的叔叔刚开始还担心他可能跟不上，因为当地城市孩子都上过幼儿园，而他来自讲侗

语的大山深处。但令人惊讶的是小旭日每次考试竟然都是班上第一或第二名，数学一般考 90 到 100 分，语文一般是 100 分。

据杨旭日的家人讲，他的性格爱好和其上一世石万杰比较相似，都爱开玩笑及打篮球。

杨旭日现在上初三，身高和前世完全相同，也是 180 厘米.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Xuri Yang's mother and grandpa; Location: Xuri's home; Interview Date: 30-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90. 吴嵘涛，前世何能军：是姨外公的哥哥，死于眼癌

吴嵘涛，2011 年 1 月*日生于广西地*村。父吴忠*，母韦礼*。

吴嵘涛的前世何能军 2010 年 1 月 24 日死于眼癌。何能军是吴嵘涛的姨外婆的丈夫的哥哥。



吴嵘涛与奶奶。

吴嵘涛出生前，他前世的父亲曾收到何能军灵魂的托梦："老爸，你还怕我吗？我的眼睛已经好了。"

何能军死后次年清明节，他也曾托梦给弟弟何能勇："老弟，今年请多烧些纸钱，我要用。"

小嵘涛自会讲话起，便在很多场合表现出很多与其前世何能军相关的言行。他第一次去其前世家就认出了其前世住过的房间和用过的物品。例如，他上一世的妻子拿出三部不同手机，摆在桌子上，问小嵘涛："哪个是你用过的？"小嵘涛立即正确地辨认出他上一世用过的手机。

有一天，小嵘涛听说其上一世的岳父死了，他反应很激烈，急吼吼地要奶奶带他去其前世岳父的家。奶奶说：“你个小孩子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守夜。”按侗俗，老丈人死了，“女婿”去守夜合情合理。

有一天，小嵘涛看见今生姨外婆粟美銮穿了一件蓝色上衣，他说：“你这件蓝上衣真漂亮，我也有。”原来他的前世何能军快去世时，家人给他做了一件蓝上衣，他当时很喜欢。何能军死后，那件蓝上衣没有烧掉。有一次他去前世的家，自己就把那件他上一世喜欢的蓝上衣找了出来。

有一次，小嵘涛看见有人在抽烟，便说：“我上辈子也抽烟，但这辈子不抽，只吃糖。”

现在的小嵘涛只要被人问起有关前世的事情，就立刻紧张不安，一脸疑惑，他已不愿意再讲他的前世了。



他外婆的妹妹(左)说，在他两岁的时候，他和家人一起去清明节扫墓，他告诉大家:“到家了，我的家!”。嵘涛跑到他前世的坟墓前，指着它说:“这是我的家!”家人责骂他:“胡说八道!这是坟墓。”这暗示着他前世的灵魂可能在坟墓里住过一段时间。现在每当有人问他前世时，他会十分紧张和困惑。他已不想谈论他的前世了。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Rongtao Wu and his aunt Location: his aunt’s clinic; Interview Date: 15-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91. 吴明慧，前世是同村吴宝田：灵魂因儿子争遗产掐死猪

吴明慧的前世吴宝田 1912 年生于坪阳乡新寨村，1986 年去世，终年 74 岁。

吴宝田不识字，热心公益，经常无偿为村里维修田坝或道路。他去世时有四儿三女。

小明慧会说话不久，有一天看见父亲在用烟袋吸旱烟，便对父亲说：“你的烟杆这么短，我的烟杆这么长。”这是吴明慧因烟袋第一次恢复其前世的记忆。他的前世吴宝田生前的确有个特别长的烟杆，很快小明慧就去其前世的家找出并讨回了“自己”的烟袋。

吴宝田去世后，在分遗产时，他的四个儿子都说自己用度大，想多分一些，于是争吵起来。争吵中，突然听见猪的惨叫声。四兄弟冲进猪圈一看，遗产中唯一的一头肥猪刚刚暴死。细看猪脖子上竟有黑手印，似乎是刚刚被人掐死，但猪圈内却不见任何人的脚印！数年后的一天，三四岁的吴明慧谈到这件事，他说：“你们知道吗，我上一辈子刚死，四个儿子就吵着争家产，我在一旁很生气，就进了猪圈，把那头肥猪掐死了！”

吴明慧小时候见了其前世的儿子吴新光没有称呼。吴新光的弟弟吴新凡每次见到吴明慧都喊爸爸。

有一次，吴新光上山捉到一只野山鸡，便喊来五岁的吴明慧来家里吃野味。

注：自明朝烟草引入中国，一直到 1960 年代，烟袋一直是中国普通男人的标配，因为卷烟太贵普通人消费不起。一套烟袋一般包含三样东西：装烟叶的袋子，打火机，竹竿式烟斗。这个竹竿式烟斗是中国特色，中间一段是各类竹子所做，中间已打通。前端的烟锅一般是石制或铁制，用来装碎烟叶。竹竿的另外一端是烟嘴，玻璃制的较多见。民国时期的烟杆比较短，而 1960 年代似乎流行很长的烟杆。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Minhui Wu’s son in past life; Location: Baotian’s home; Interview Date: 14-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第 10 章 投胎已出生婴儿者

本章三个案例的特别之处是他们入胎对象不是腹中胎儿而是已出生的婴儿。这和“借尸还魂”不同，“借尸还魂”是投胎尸体，或者说投一个已被其他灵魂使用过的身体。本章投出生婴儿和投胎儿无质的区别，都是投“一手”“新身体”。

92. 吴李纯，出生 90 天才有吴人口的亡魂投胎：投胎后婴儿才会笑并有表情

吴李纯，女，1997 年 12 月生于广西地*村，父亲吴小*，母亲粟云*。



吴李纯

吴李纯的前世是同村的吴人口。吴人口，男，1938 年生，在吴李纯出生后 83 天时死亡。此人是吴李纯的爷爷粟连耀的好朋友。

据吴李纯的母亲粟云娟讲，吴李纯从出生到第 90 天和其他新生儿有极大区别。虽然她会哭，会睡，饿了也会吃奶，会拉屎尿尿，但她目光呆滞，完全不会用眼神和母亲交流。即使你对她笑，她也不会对你笑，也没有其他任何表情。



上图为当地用耕牛犁水田的景象。

小李纯两岁左右开始讲她的前世。据小李纯回忆，她的前世吴人口去世那天上午，帮同村另一吴姓人家用牛犁了一上午田，午后两点吴姓人家设宴招待他。主人和吴人口边喝酒边聊天。每人各喝了一斤米酒，然后主人又招待吴人口喝泡过中药材的药酒，这个药酒的颜色是红色的。到傍晚彩霞满天时，吴人口正喝在兴头上，突然头一歪，猝死了。小李纯讲述的这些情节与当时的事实一致。

小李纯两岁多时家人问她:“你为什么要来这里投胎呢？”小李纯说：“因为爷爷对我好啊！我每次喝醉了酒，他都送我回家。我死了，他又来守夜。我觉得他好，就来找他的儿媳妇投胎了。”吴人口好喝酒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而粟连耀跟他是好朋友，经常请他一起喝酒。小李纯看见大人喝酒也想喝，说以前她喝过很多酒，还说喝过红色的酒（指中药泡酒）。但妈妈坚决不让她喝，说她长大后才能喝。

据吴李纯回忆，其前世吴人口因死得太仓促，在他死后第七天棺材还没有备好。南方天热，体内已开始长蛆，于是他的灵魂就从窗户跳出去，找今生妈妈投胎了。吴李纯刚出生时，腹部有个小白斑，直径仅两毫米。可自从第 90 天吴人口的灵魂投入后，这个小白斑迅速长成直径两厘米大的白斑。小李纯两岁多时，妈妈问她腹部那个白斑的来历，她解释说，因为前世尸体在床上放了七天，腐烂了，那个地方全是白色蛆虫，蛆虫咬了个洞，所以现在是白的。

小李纯两岁多时，有一次说她有两个老婆，两个女儿，名字也都说对了。吴人口结过两次婚，都以离婚告终，他两次婚姻各留下一个女儿。他死后，因女儿们已出嫁，房子已无人居住。

小李纯有一天对妈妈说：“我床铺下面埋了钱，我们去拿吧。”妈妈听了觉得很逗，便说:“吹牛吧?谁会在小孩子床下埋钱。”小李纯很认真地补充说：“我说的是桥头那个家的床底下，不是这里！”桥头是她前世的住处地名。于是妈妈陪小李纯找到她的前世的一个女儿一起回小李纯上一世的房子找她的前世藏钱。进屋后，小李纯领大家直奔她上一世的卧室，但在她的床铺下没有找到钱。小李纯十分失望，她拍拍脑袋又想起另一个藏钱的地方。她带大家冲进厨房，指着火塘周围的地砖说：“这下面也有钱！”她妈妈和她前世女儿扒开火塘砖头，果然找到了一包钱，约四十几元。

还有一次小李纯在田边玩耍时看见父亲在田里干活，她对父亲说:“我以前也种田。人不做事，就没饭吃。”

吴李纯的母亲说，吴李纯的这一生不如她的上一世勤快，但脾气性格和其上一世比较像，都好动。另外她这一生的走路姿势和她的前世吴人口像极了，都是一走路就浑身动。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Lichun Wu’s mother and grandparents; Location: Lichun’s home; Interview Date: 20-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93. 石诗雷，前世外地人：用高压线电鱼时电死自己，投胎已出生的婴儿

石诗雷，1990 年 6 月*日出生于坪阳村。其前世死于两天后的 18 日凌晨，属罕见的灵魂投胎于已出生婴儿的案例。

小诗雷三岁突然恢复其前世的记忆。据石诗雷回忆，他的前世是外地的一名 26 岁左右的未婚青年，和同乡三人在坪阳工作。1990 年 6 月 17 日晚 10 点左右，他同老乡及坪阳本地人共 5 人在坪阳街某处打牌。打牌至凌晨左右，几个人突然想去本村池塘偷

鱼，方法是用电线电击。此外乡青年自告奋勇地从某农户家偷得数米长的铝电线一根。鱼塘旁边有高压线经过，他把电线两端暴露出电芯的一端挂到高压线上，另一端连进鱼塘，很快便电死一条鱼。但不知何故，不久，这根电线从高压线上掉了下来。他立刻手持电线一端，爬上高压线杆至中段，把带勾的一端抛上高压线并成功勾住，但他却忘记了其左手还攥着电线的另一端。于是他立即触电，从杆上摔下，头部先着地，插进稻田泥巴里，全身烧焦并死亡，而此时电线仍未离身。几个同伴发现偷鱼不成，还电死了人，于是一哄而散。

约 18 日凌晨两点，村民石建和与多人发现有人触电身亡。电线与尸体仍未分离，石建和便用竹竿拨开电线。此外乡青年的灵魂此时才得以离开已烧得面目全非的身体。他因此对石建和非常感激，其灵魂跟着他回了家。

此外地青年的灵魂回到今生家后，他发现石家有一个已出生两天的婴儿。他灵魂的记忆还在持续，进了石建和家之后，又很快出去看自己的遗体。他看见有人用绳子套着自己遗体的脖子，拖到附近某个地方后，点上火开始连夜焚烧。火焰一升起，他对前世的记忆终止了。

据家人反映，石建和当夜回家以后，婴儿的一只手突然开始猛烈抖动，像是遭了电击一样，并激烈哭闹，而婴儿之前两日十分安静。

石诗雷在三岁的某一天，他在晒谷坪上跑来跑去和小朋友玩游戏。他因跑得太快，失控冲进了晒谷坪边上的泥水沟，头朝下陷进泥里，很像其前世的死亡状态，于是其前世所有的记忆立即恢复。他便向周围人讲起他前世的姓名籍贯、死亡过程等详细情况，但可惜当时无人记录。之后这些记忆慢慢减退，到七八岁时，他对死亡日之前的记忆已基本消失。

石诗雷小时候某一天突然和家人说他的前世被电死那晚，烧他遗体的那个村民死了。家人很惊讶，问他如何知道的，他说自己也说不清楚。家人出去一打听，那人果然刚刚死亡。

石诗雷 23 岁时，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喝酒喝醉了，神志不清，就和人冲突起来。恰巧此时又有人问起他的前世，他乘酒醉又恢

复了其前世的完整记忆。他和朋友们在餐桌上讲起其前世的姓名、籍贯等诸多细节，但可惜这次又无人记录。次日，朋友向已醒酒的他讲起昨夜的情况，他却茫然不知，原来昨夜忆起前世的细节只是暂时现象。

注：石诗雷的女儿石静瑶（#7）也是再生人。



石诗雷和女儿石静瑶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Shilei Shi; Location: Shilei's home; Interview Date: 25-Feb-2016/07-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94. 姚最元，记前世两生：详述做鬼情形，投刚出生的婴儿

姚最元，1942 年 12 月 17 日生于坪阳，母杨婄银，父姚现旺，丈夫石玉魁。

她有前世两生的记忆。

姚最元已忘记其第一生的姓名、身世等信息。她只记得死后灵魂如何跟第二生的父亲回家的情形。她记得自己第一生的灵魂在路上看见一个近 50 岁的男人，用扁担挑着两个筐。扁担上挂的一串铜钱吸引了她，她觉得这个人算是有钱人吧，于是就跟他回了家。其实这是全村最穷的一户人家，陆姓，住马安村。陆某夫妻年近半百未育，家无田产，住破屋，靠打短工为生。家里连

舂米的“碓”都没有，买了稻谷还需到别人家去舂米。陆某夫妇十分渴望有个孩子，于是夫妻便到寺庙上香求子，回来不久妻便怀孕了。那日，陆某到死了人的某大户人家去做一些祭祀活动，挣点小钱补贴家用。路上有个鬼看见自己的扁担上挂着那串小钱，便被引回了家。陆妻不久便生下陆婄千，姓名带“千”表示是庙里“求签”求来的孩子。陆婄千出生后，备受父母宠爱。陆婄千的父母从不让她干任何活，如果母亲去别人家舂米，她便在旁边玩。

陆婄千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已长至 11 岁。有一天，陆培千莫名其妙地生病发起高烧，很快就生命垂危。父母彻夜不眠，愁苦万千却无计可施。陆婄千在发病前几日曾对父母说：“你们家太穷了，我几年都没有添件新衣服，缺吃少用。我不想在这里过了，我要走了。”父亲安抚她：“我们已经是一家人 11 年了，无论有什么困难都要一起闯过去。”但陆婄千病得有些恍惚，突然听见屋外有“人”喊自己：“婄千，该走啦！”她的灵魂便离开了身体。



此处本是一座很优美的古代木质风雨桥，1970 年代被大水冲垮后原址改建成钢索桥。在坪阳一侧，桥头有座土地庙，内有土地公守桥。故陆婄千与同来的 8 岁小女鬼不敢过桥，不得不绕道涉水过河。

陆婄千死后在自己的家里又住了五天。她的灵魂看见母亲给自己的遗体换上了一套比较新的上衣，又换上一条裤子，穿上一双布鞋。她还看见父母把自己一直戴在手腕上的一对小小的银手镯摘了下来，她又看了一下自己，自己的穿著和遗体相同，手腕上却没有了刚才戴的手镯。这五天，其父母整天大哭，她听得心烦，便离家而去，打算去都垒河对面的坪阳村另找一户好人家投胎。

陆婄千的灵魂在出发之前脱了布鞋，换上了草鞋。在路上她遇见另一个约八岁的小女鬼，于是结伴同行。行至桥头，她们发现有本地土地公守卫。两鬼胆小不敢过，就绕了地方，赤脚涉水过了都垒河到了坪阳村。在坪阳村两鬼分头找人家投胎，小女鬼先找到一家，进去住在门后，但这家人扫地不留门后，每天都把她的腿扫得很疼，她忍无可忍，出来告诉陆婄千说要换另一家了。于是八岁的小女鬼去附近的塘头寨又找了一家，出生后名叫何跟女，现已去世。

陆婄千的灵魂不久就在坪阳找到了现在的父母家，她发现这一家已有两个哥哥，但令她惊喜的是屋里还有个孕妇。

陆婄千的亡魂在门后住下了，白天睡觉，傍晚上街和其他鬼友一起玩耍。他们一起玩的七个鬼年龄相仿，四男三女。有时男鬼会欺负女鬼，比如打女鬼的头。她们几个女鬼有时会劝男鬼不要去干坏事。有些鬼长期得不到阳世家属烧的纸钱，会因过于贫困去偷盗，甚至偷鸡吃。但鬼怕狗，他们听见狗叫会跑开。街上也有老鬼和小鬼，但一般同龄的玩在一起，一如阳世。小鬼们也有玩具，女鬼会从树上摘花戴。他们在街上也会碰见生人，但鬼害怕生人，不愿意和生人交往。因为鬼可以看见鬼和生人，而生人却无法看见鬼，所以鬼会主动避让生人。当地有句俗话：人走中间，鬼走两边。

鬼能够辨别生人和鬼。鬼不管鬼龄多大，总是穿着咽气时的衣服，长时间不洗不换，所以衣服破烂不堪；不洗头脸，所以蓬头垢面。另外，还可以从脸色来看，生人的脸有红润阳刚之气，而鬼脸色惨白。

陆婄千的灵魂在姚家除不和生人交流，其余生活特征和生人相差无几，也要吃喝拉撒。她住在门后，家人的饭菜刚上桌，她便冲过去狼吞虎咽地先吃。她不用筷子，吃饭用手抓，米也吃，肉也吃，汤也喝，其实她吃的是食物的灵魂，所以生人感觉不到食物有所减少。快速吃饱，家人落座后她便退下不吃了。另外，陆婄千的灵魂也会趁无生人的时候使用洗手间。自己也能看见自己的屎尿，也会闻到臭味，和活着时类似。

五个月后，今生的母亲要临盆了，她看见其未来的母亲独自在地板上生产，无人协助。她注视着一个婴儿生了出来，其母亲自己剪断了脐带。她此时立刻扑向刚出生的婴儿，和婴儿的肉体融为一体。第二世的记忆到此为止。这个新生婴儿便是她的第三世，即姚最元。

小最元两岁多有一次看到妈妈在用“碓”舂米，便立即想起其前世家里连个舂米的“碓”都没有的穷困日子。“碓”是她记起前世的一个引子。（注：“碓”是一种人力操作的去谷子壳的石木结构机械。）小最元向其父母提出去马安村看她前世的父母，但被拒绝。

在小最元三岁多时，有个从马安村嫁到坪阳村的阿姨来家里告诉小最元，说她的前世父母已相继去世了。小最元最终没有去过其前世家。

姚最元谈到给祖先烧纸钱，建议快烧完时要洒些水，这样鬼魂容易拿到，要不然都飘走了。鬼魂拿到的纸钱可以在阴间使用，阴间的商店大多开在坟场附近。阴间商店只是卖些服装鞋帽和食品糖果之类。

她还说每个坟墓都是一个阴间的家，墓碑是家的“门”。如果没有墓碑或墓碑做得不合规范，可能会有鬼进“家”偷东西。

姚最元补记

今日再次拜访姚最元，她又补充了一些情况。

姚最元的前世陆婄千死时 11 岁，身高大约 1.1 米，死后变成鬼，却比在世时矮了 20 厘米，只剩下 90 厘米，“小鬼”名副其实。但成了鬼，神通却比生前大了很多，生前搬不动的大石头当了鬼可以轻而易举地搬起来（可能搬起来的只是石头的灵魂）。

因为鬼的体重极轻，所以她的跳跃能力暴增，向上跳可达 170 厘米，向下跳，从二楼跳到地面也不觉得痛。凌晨四点左右她便从玩耍的坪阳街上回家，如果门是从里面锁上的，她没法从外面打开，但她可以把自己变得很小从门缝钻进去。她回家后直接走进其未来妈妈杨婄银的房间，钻进她的被窝和她一起睡。那

段时间其未来父亲姚现旺领着两个儿子在自家田里的小木屋里看庄稼和牛，不在家里住。

她做鬼时比较喜欢玩水和游泳。玩水主要是用小石头在河面上打水漂，她也看得见溅起的水花。游泳时男女在不同区域，互相望不见。她们几个小女鬼都是在河岸边脱掉全部衣服再下河游泳，但成年鬼都不脱衣服。鬼即便穿衣下水，出水时衣服也不会湿。鬼在水中也需要和生人一样游动，虽轻却不能漂浮于水。

她还说鬼也是怕死的，他们之间传闻若不尽快投胎就会死。（注：传说鬼死后变“噩”，所以坪阳的大门上所贴的灵符，中间的大字就是“噩”。）据姚最元讲，是阎王让陆婄千的灵魂来坪阳自己寻找人家投胎，但她上一世的灵魂没有亲眼见到阎王。

姚最元对这一生的投胎选择十分满意。她这一生的父母有田产、房产。她有两个哥哥，还有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疼爱。

姚最元的婆婆是从马安村嫁来的，姚最元便多次找婆婆问陆



姚最元近照。她有前世两生的记忆

婄千生前的情况，可是婆婆每说一件关于陆婄千的事情她都知道。婆婆惊诧地问她：“关于陆婄千的事情，我每说一件你都

知道。知道你还问，你的前世是不是她啊？”姚最元只是笑笑，不置可否。

有类似情节的历史案例：姚最元提及鬼魂游泳出水时衣服不湿，一名叫Lily Liu的读者向我提供的一个她知道的发生在中国的轮回案例中也有完全相同的情节，原文如下（原始出处youtu.be/mFcdlbPNzxE）：

我有位同学也小时候总说她记得住前世过往，我们一直觉得她妄想症。她说她前世很苦，投河自杀的，她说起先她觉得快要憋死了，很挣扎，快死时她后悔了，但来不及。后来慢慢没有意识了，但很快她意识很清晰了，其实那时她死了，但她不会游泳，死前又后悔了，清醒后她拼了老命往岸上爬，她反正觉得她不往上爬她也会死，她说爬上岸过程里她看到她尸体卷曲在河底…。后来她上岸发现衣服不湿是干的，会飞，她说爬上岸她好累，就很想吃，到处找食物，找食物时遇到熟人了，别人看不见她，她说她做鬼很久很久，后来有人拉她去了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很凶的男人，叫她去喝缸里的水，喝完好去投胎转世，她说她没怎么喝，边喝边顺嘴吧吐出来了一大半。然后就被带到她转世的人家，不晓得怎么回事她就出生了，一切都变了。她说她是2岁多开始记忆她的前世过往的。现在想想她不是妄想症。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Zuiyuan Yao; Location: Yuchun’s home; Interview Date: 07-Mar-2016/09-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第11章 天赋来自前世灵魂

对比再生人的前世今生，其前世有的天分，今生仍然存在；前世不擅长的，今生同样无优势。也就是说，天分由灵魂投胎带入，死亡带走。

父母与子女都共有同一种天赋的案例很普遍，例如圆舞曲之父老施特劳斯与圆舞曲之王小施特劳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此，灵魂投胎也多在生前有较多交往的小圈子中发生。本书统计发现，投胎七成发生在亲朋熟人之间。所以父母有某方面天赋，儿女也往往具备（不具备的也有不少），本质原因是：这对父母有更高的可能性吸引到一个有相似天赋的灵魂来投胎。

95. 姚佳璨，唱侗歌天分来自其前世灵魂

姚佳璨，1995 年 11 月*日生于马田村。父姚焕田，母杨秋玉。

姚佳璨的前世是其母亲杨秋玉的奶奶吴婄戌，生于 1898 年（清光绪 24 年），1973 年去世，终年 75 岁。



幼年姚佳璨

吴婄戌一生都生活在马田村。她生前是马田村赫赫有名的侗族歌手，师父级别。再生人吴可夫的母亲杨树桃就曾拜她为师，至今仍能唱几首早年跟她学的侗族老歌。侗语不是汉语的方言，在发音和语法方面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其歌曲也独具特色，除非有天赋并刻苦学习，否则即使是侗族人也是不会唱的。当年马田村如果有节日庆典，往往都有吴婄戌的身影和歌声。吴婄戌不但会唱大量的传统侗歌，还能随时随地创作，若家里来了会唱侗歌的亲朋好友，吴婄戌便会用“对歌”的方式和对方交流。

据小时候的姚佳璨讲，她的上一世吴婄戌死后，灵魂继续在家里门后居住。她在家里看着孙女杨秋玉慢慢长大成人。有个叫姚焕田的小伙子上门提亲，一开始不知何故被杨秋玉的父亲拒绝了，这些都被住在家里的吴婄戌的灵魂所注意到。后来杨家同意了这门婚事，奶奶的灵魂便跟着做新娘的孙女杨秋玉去了姚焕田家，去了也是住门后。

杨秋玉出嫁后不久便生下长女，即姚佳璨的姐姐。又过了几年，在 1995 年 11 月 7 日生下姚佳璨。吴婄戌的灵魂在两家门后合计共住 22 年之久。

小佳璨三岁的某天，她开始谈及其前世的生活细节并且突然开始唱大段的侗歌，且全是吴婄戌（1898-1973）那个年代流行

的老侗歌。这种老侗歌全家没一个会唱的，连听懂都有难度。有时妈妈听到她唱一些甜美的情歌，感到十分难为情，便阻止她唱。但她唱老侗歌的热情很高，在家里、路上、街上、亲戚家，无论谁让她唱，她张口就唱，而且是大段大段地唱。她完全是无师自通，其实当时已找不到在世的老人教唱这种老侗歌了。

三岁的某一次，她在村里的戏台上大大过了一把明星瘾。因为她人太小，就直接站在桌子上给大家唱了大半天的老侗歌。当唱到一些甜蜜的侗族情歌时，台下她的前世的学生杨树桃有点难为情地低下了头。台上的小佳璨看见台下人人都听得如痴如醉，却仅有一个人低着头。她不乐意了，停下来指着低着头的前世徒弟杨树桃说：“就是你啊，你低着头，你不欢迎我！”这令杨树桃更加尴尬。



备注：姚佳璨小时候见了大人老人都是直呼其名，也许在她眼中这些人不过是晚辈而已。姚佳璨前世今生都曾在马田村的这个戏台表演。

小佳璨的整个家族，从父母到祖父母及外祖父母，都不会唱这种高难度的传统侗歌。杨秋玉小时候和奶奶吴婄戍相处八年，奶奶也曾教她唱这些老侗歌，但没有教会。

小佳璨不但生而能唱这些高难度的老侗歌，还能和其前世吴婄戍一样随时按照情境现编现唱。例如三岁时，她的父母去广东打工，把她委托给奶奶照看，她十分忧伤，就自己吟了一首歌反复唱。略大一些，上山砍柴或干农活的路上，她也能随时唱出一些十分动听的侗语歌曲。



参加歌唱大赛的姚佳璨。她 2016 年获第二届“校园好声音”广西赛区冠军。她两三岁起恢复了前世的记忆，不经过任何学习，突然开始演唱前世会唱的高难度侗族老歌！她的前世吴婠戍是马田村顶尖的侗族歌手。

由此可见，灵魂投胎不但可以带来前世记忆，还可以把其前世的天分及技艺一并带到今生。姚佳璨的案例强有力地说明了她的天分和能力，是由她投胎的灵魂决定，而与她父母的遗传无关。

附：台湾著名歌手邓丽君与泰国朗嘎拉姆疑似案例

1999 年 4 月 30 日，朗嘎拉姆在泰国甘烹碧府西瓜河村出生 。朗嘎拉姆七岁时，其父母从香港旅游回泰国时，带来了邓丽君的专辑，她自称听了两三遍就会唱，并说“感觉就是自己的歌”。当时的朗嘎拉姆并不懂华语，但一直希望前往中国学华语。其后在 15 岁时赴中国北京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就读，并以邓丽英作为艺名。2015 年，朗嘎拉姆曾接受台湾东森新闻采访，表示来台湾演唱是她的终极目标，并表示最想唱的是邓丽君的梅花。朗嘎拉姆演唱邓丽君的歌和邓丽君的原唱类似程度达到常人无法区分的程度，且在有语言障碍的条件下一学就会，与本书姚佳璨案例非常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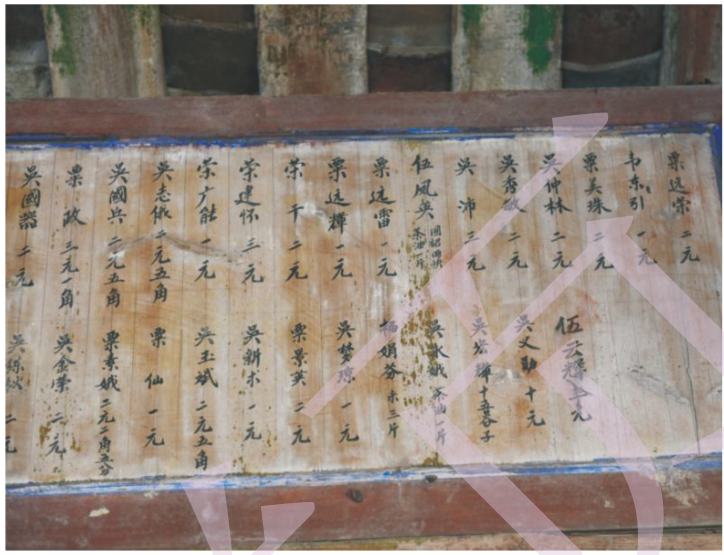
邓丽君是 20 世纪后半叶最受中国人喜爱的歌星之一，赢得“十亿个掌声”的至高赞誉（当时中国人口 10 亿）。1995 年 5 月 8 日邓丽君在泰国清迈去世，年仅 42 岁，四年后朗嘎拉姆在 300 公里外的甘烹碧府出生。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Jiacan Yao’s mother and her student in past life; Location: Jiacan’s home; Interview Date: 27-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96. 杨鸿满，生而识字

杨鸿满，男，约 1991 年出生于通道县陇城镇竹塘村。

杨鸿满的前世是村里一位有读写能力的“风水先生”。以前当地的“风水先生”是特殊的文化工作者，主要是帮人看风水，批生辰八字、挑选婚葬嫁娶吉日、写神位和写文书等各类业务，所以会读写是从事“风水先生”职业的必要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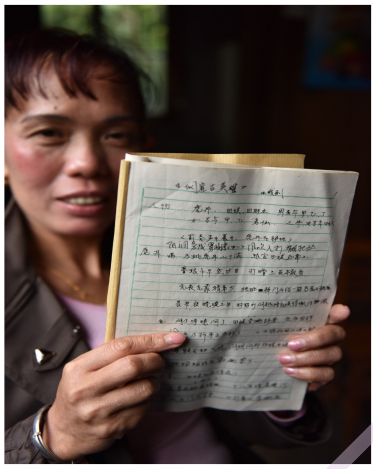
当地每座风雨桥上都悬挂着数块功德匾，记录捐款者的姓名和捐款金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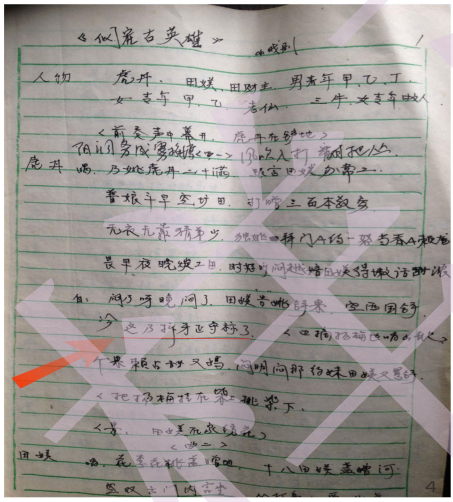
年仅两三岁的小鸿满有一天和奶奶来到一座风雨桥上，桥上挂着一排木板，上面书写着建桥捐款者的姓名和捐款数额。小鸿满这一生没有学过任何文字，但他注意到这些写字的功德匾时，一口气念出了上面十几个名字，这让奶奶和现场的村民极为震惊！再生人能辨认出上一世读过的书（仅当做一个物件）的不少，但今生不学习就能认字的却很少。

杨鸿满的父亲杨喜来二十几岁因心脏病死亡，其母不久就带他改嫁到远冲村了。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Hongman Yang’s neighbor in his born village; Location: Hongman’s born village; Interview Date: 30-Ma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97. 石立春，前世是母亲的叔叔姚兴贵：两生都爱唱侗戏





手持父亲戏本的石立春

石立春，1975 年 4 月* 日生于坪阳村。出生时有大块胎记，从右腹延至右胸，宽 15 厘米，呈红色，很像是前世被人用涂油的方式给遗体做了记号。石立春的母亲是姚庆芬。他的父亲石坪章是当地知名的侗戏艺术家，一生创作多部侗族地方戏曲。他精于编剧、作曲、唱腔设计，是当地业余侗戏剧团的师傅。

石立春自会说话起便记起前世，结合她腹部右侧的大块胎记，她的前世很快被确认为妈妈姚庆芬的叔叔姚兴贵。

姚兴贵 1896 年生于坪阳，后来因为做地主的长工而定居广西龙胜县宝赠村。姚兴贵于 1974 年 12 月去世，享年 78 岁，死时有一儿一女及妻子。其子可能希望父亲转世后能再找出来，就用茶油在父亲遗体的腹部右侧涂抹了较大面积。

石立春的母亲姚庆芬前往宝赠村为叔叔姚兴贵送葬，在葬礼上哭得非常厉害。姚庆芬的伤心哭丧被姚兴贵的亡魂注意到了，他觉得这个侄女不错，而且已有七个月身孕，于是便决定跟她回故乡投胎做她的孩子。

出殡后，姚庆芬步行回坪阳家，姚兴贵的亡魂跟在其侄女的后面走。石立春还记得当时他们一起走到一个叫高桥的村庄，他看见其未来妈妈姚庆芬停下来在村口的井边喝水，他也喝了几口。

姚兴贵一生很擅长讲故事及唱侗戏，而石立春这一生对侗戏一学就会，既很喜欢又很擅长，石立春唱侗戏的天赋可能来自其前世。而石立春的姐弟都不具备在侗戏方面的天分。石立春的姐姐石爱立对侗戏极其反感。石爱立年轻时对父亲整天创作戏曲，还经常请一群女青年到家里排练的行为十分不理解并强烈反对。她觉得这是浪费时间，因为排戏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收入。

在三个孩子中，石立春的性格也与其姐弟迥然不同，她性格粗犷，性子急，而其姐弟性格柔和细腻。

石立春从出生到现在，脸色一直又红又黑，和其前世的姚兴贵很像。

小时侯石立春一讲其前世生平便哭得厉害，母亲也极力阻止她讲前世。如今石立春的前世记忆大多已随时间淡忘，就连她腹部的胎记也褪色了很多。

石立春与她的姐弟不同，她有唱侗戏的天赋，可能来自其前世。右图是其父石坪章基于他本人及本地其他乡民亲眼目睹的一位阳洞滩神仙所创作的戏曲《侗寨古英雄》戏本的首页。侗语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自古以来用汉字记录侗语的内容，如“这乃拆牙正守标了”意为“就在这树上摘些杨梅吧”。侗族共有 300 万，汉化进程正在加速，侗语、侗歌，会讲会唱的正在减少，年青一代穿侗服也只是在少数场合。



左：石立春在村后小山上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Lichun Shi; Location: Lichun’s home; Interview Date: 02-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第 12 章 未亲访案例

以下 3 个案例是我听当地人所讲，因时间关系未能亲访。吴忠日的案例是地灵村民粟志勇所讲，他本人仍住该村；三江花脸女的案例是石爱立所讲，已电话核实。

98. 吴忠日，前世为侵华日军

吴忠日，生于龙胜县地灵村。

其前世为侵华日军士兵，1944 年在龙胜县战死，尸体被抛入江中。

十余年后其灵魂在本县乐江乡地灵村投胎，今年约 50-60 岁，现仍居该村。

99. 杨日春，前世杨品锤：13 岁病亡，做鬼时头部受伤，今生形成胎记

杨品锤，1969 年 3 月*日生于通道县马龙乡竹*寨。上小学五年级的杨品锤因严重腿病，久治不愈，于 1982 年 6 月 13 日夭折。

杨品锤的父亲及堂哥抬着她的棺材上山埋葬。入土前，她的灵魂从棺材中钻出来，默默注视着送葬的人把自己的棺材埋入坟坑。埋葬队伍返回时，她跳上了走在最后面的堂哥的后背，跟他回了堂哥家。

她来到堂哥家，住在门后。有时，她也会溜出家门，到街上或山中自己的坟地游玩。9 个月后（1983 年），她投胎堂哥的妻子成为一个女孩，取名杨日春。

小日春会说话后，开始谈及其前世是杨品锤。两岁多时小日春经常哭闹着要到其前世家里去。她一进前世家门，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对每个房间每样东西都十分熟悉，吃东西也是想吃就拿，像个主人而非客人。有一次，她自己在前世家找出了她前

世杨品锤的小学集体照，指认出了上一世的自己。小日春前世身份得到两家一致肯定。

杨日春仍然记得她上一世做鬼时期发生的一次受伤事件。有一天她上一世的表姐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上山砍柴。表姐不小心一脚踩到她的坟头上，而她的灵魂恰好在坟中，表姐的一脚恰好踩在她额头一侧。她痛极了，本能地对踩她的人踢了一脚，刚好踢到对方的肚子上，对方一下子痛得弯下了腰。她发现表姐扔下砍的柴，捂着肚子跑回了家。而她做鬼时受的这个外伤，竟在今生额头同样位置形成了胎记。

小日春两三岁时，经常上街找其上一世杨品锤的小学同学玩耍，但对方大多已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了。小日春往往走向前告诉他们她是他们的同学杨品锤，来自野坟山，那些“老同学”听到后吓坏了。

小日春小时候见人就说自己的前世和阴间活动状况，口无遮拦。父母有些担心，便让她喝了红鲤鱼汤，之后她便说得越来越少了。杨日春说，因为喝了红鲤鱼汤，记忆力下降明显，导致她今生学习成绩远不如上一世。（注：吴恒峰今生学习成绩不如上一世，其父也解释为喝了红鲤鱼汤。）

100. 三江花脸女，前世被害，投胎仇家做女儿

三江花脸女某乙，居广西三江县某寨。

某乙的上一世某甲在动乱期间被某乙的父亲开枪打死，且打在脸和头部。某甲的灵魂不知何故找枪杀自己的仇人的妻子投胎，做了仇人的女儿某乙。

某乙出生时脸上带有大块红斑胎记。某乙长至两岁时，开始谈及其前世，她对父亲说：“爸爸，我的上辈子是被你开枪打死的！”某乙八岁时，约 1977 年，去找其前世父母认了亲。但当时运动刚结束，其前世父母仍然胆战心惊，不敢留某乙长住。某乙又回到其父母家（即前世仇家）继续居住，但不久病亡。

某乙死后很快又投胎另一家，转世成某丙。某丙也是女孩，也记得前世，但她只回过其上一世家一次，去取她上一世藏在屋檐下的银手镯。

某丙现已嫁人。

第 13 章 侗族的阴差

本章含阴差三人（其一为队长），他们的事迹可以解释某些“不明原因”的猝死，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人的寿命最终不由健康状况和医疗条件决定，而由“生死簿”上注明的寿限决定。一个人只要寿限到了，到期必死，一天也不能多活，因为勾魂阴差铁面无私，不会考虑阳间因素。“生死簿”上预定的寿限按道家说法是按“气数”（风水轮流转）决定，而佛教说法是按人的“业力”决定。“气数”可用“八字”算出，如本书石成良（#30）案例。人不必恐惧死亡，中国有句古话：阎王不出票，小鬼不来拿。视频采访灵界地府执法神灵，世界首次，意义重大。

丁生活，广西西腰村阴差队长



丁生活近照

丁生活，1952 年 10 月 8 日生于广西龙胜县西腰村。其妻杨婄芳来自隔壁湖南通道县马田村，他们育有一儿一女。

丁生活早年是本村赤脚医生，识字。他懂一些正常的医术，如草药等，同时他也是本地阴师。用念“口诀”治病，也称化病，是自古以来流传全中国民间的一种传统疗法，南北皆有，大同小异，往往对一些突发性怪病有神奇效果。侗族

“密咒”有些需要由快死的上一任师傅传授，有些还会有幸得到某些鬼魂或神仙的“阴传”。丁生活说他的“阴师傅”会在梦中传授他用什么草药治疗什么病，他还说他的前世及他的“阴师傅”生前都是佛庙里的人。丁生活的耳垂上有明显的“窝型”胎记，他的前世是庙里的一位尼姑，他现在的“阴师傅”生前是当时庙里的师傅。

丁生活 21 岁时，去通道县马龙乡长安堡村给他的妹妹治病。她病情很严重，但他一下子治好了，于是丁生活名声大振，四邻八乡纷纷请他去看病。

又有一次邻乡有个人口鼻出血不止，危在旦夕，丁生活用念“口诀”的方法把他也治好了。

大约 22 岁，丁生活开始执行阴间刽子手的任务。他们行动小组共有四人，他为队长，其余三人分别来自周边的木脚乡、播阳乡和林溪乡。他们执行任务时随叫随到，往返一般不超过两分钟，来去都是飞行，但超过一百公里，例如去长沙，会乘坐“飞船”往返。“飞船”是阴司提供的一种类似宇宙飞船的飞行器。丁生活有些自豪地说：“我 70 年代就经常坐阴间提供的飞船了，那时候国家还没造出神舟系列飞船呢。”

阎王下令不分昼夜。丁生活无论是正在吃饭还是正在地里干活，命令一来都会立即倒地入睡。阎王的命令会有使者书面传达给他这个行刑队长，内容是把某地某人的灵魂带走。他接令后便带其他三个队员一同前去，依令将某个按“生死簿”记载到期的人处决。

有些生死簿上寿限到期的人，健康状况仍很好，无任何明显疾病。丁生活奉命抵达现场后，使用阎王所赐予的一把铁锤，猛击其头顶，直至肉身与灵魂分离。一般仅打一锤，肉身就猝死了。至于如何处置这个刚分离出的灵魂，是其他阴差的事务，他们这一组一般打完就返回。

阎王有时会把一些人临时变为猪狗牛羊或鸡鸭鹅之类迷惑丁生活的行刑小队。有一次丁生活接令去处决他父亲养的一头猪，他依令行刑，猪一死他却发现是自己的父亲，但也无可奈何。又有一次，他接令前往马田村击毙他岳父杨某家的一只鹅，击死才

发现是其岳父。丁生活的妻子杨婄芳说，其父亲死的那天身体很好，根本没病。当时父亲正坐在房门边上，坐的位置不太好，她的母亲便提醒了一句：“你坐得好点。”话音刚落，再看其父，竟然一霎时断气了。

对于卧床不起的病人，他们四人一般不会用铁锤打，而是把他的灵魂直接抬走。抬灵魂的感觉就像活人抬活人一样。

有些人身体健康，阳气旺盛，“火气”又大，难以靠前。有一次，他们奉命处决陇城镇路塘村的一个妇女就是这种情况。四人未能按时将她击毙，任务没有完成就返回了。返回后，丁生活病了一个月。阎王托梦，说这是任务没有完成对他的惩罚。丁生活病好后，奉命带队再次前往，这次他们发现这名妇女正在河边洗衣服，于是他们从后面把她推下水淹死了。

因为命令只有姓名和村寨名，因重名等原因误捉的也有，这种情况阎王会把错拘的灵魂另交鬼差送回“还阳”。

坪阳村有一个与丁生活有关的事件。许多年前，有一户人家正在给新生孙子办满月宴。爷爷正在桌上同一大群亲友喝酒，但他寿限已到期。丁生活他们奉命抵达时，却发现这个爷爷的身边正坐着刚生完孩子的儿媳，他们不知何故害怕这种妇女，不敢近前下手。于是丁生活让一名队员进婴儿房间把婴儿弄哭，儿媳起身去卧室安抚新生儿。儿媳刚进房间，丁生活等队员立即在客厅行刑，这位爷爷即刻猝死在宴席上了。

丁生活这个行刑队的辖区很大，北到怀化、长沙，南至桂林。他年轻时有时一天执行多次任务，现在年纪大了，任务减少很多。不管以前还是现在，他执行任务的过程来回虽然只有两分钟，但回来后都会感到很疲劳。

在执行任务期间，丁生活尝试看过自己的穿著，就像刚出发时的生人一样。他们四个可以相互看见，但生人看不见他们。

丁生活在家里向来不吃鱼或肉，吃了就会呕吐，但吃豆腐。有一次他去木脚乡执行任务，在那里吃了鱼，回来他一醒来就呕吐。呕吐中觉得好像有鱼刺卡在喉咙，咳了几下竟真的咳出了那根灵魂外出吃到的鱼刺。

丁生活认为捐款架桥等善行可能会导致自己生死簿上的寿命被延长。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Shenghuo Ding and his wife; Location: Shenghuo's home; Interview Date: 08-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Li

吴玉华，湖南坪坦村阴差：灵魂随时奉召外出抓魂



吴玉华已为阴间当差 28 年

吴玉华，1968年4月16日生于湖南通道县坪坦村。

20岁那年，他先是每晚做一些奇怪的梦，比如先是梦见一个地方，几天后就真到了那个地方。紧接着每晚在梦中都有个白胡子老者来到床边，传授自己咒语，教完几句就走了。这些咒语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葬礼期间超度亡魂用的，另一类是治疗一些突发的不明原因的疾病，比如邪灵附体导致的肚子疼、发烧之类。吴玉华说，这个须发全白，同时穿白衣服的老者就是自己的“阴师傅”。这种在梦中由某个神灵传授徒弟技艺的教学方式在当地屡有耳闻，称之为“阴传”。因为这些咒语十分敏感，所以不便公开，但他公开了他的“阴师傅”，即白胡子“神仙”所传的一个“壮胆”口诀，可用于登台表演或公开演讲等场合，功效是减少胆怯和羞涩感。口诀如下：

我来是猛虎，看你似猪羊；老虎到堂，四处汪洋。

这样持续了半年之后，他开始被召去执行阴间任务。执行了数月之后，他才明白原来他不由自主被征召去当了阴差。执行的任务是作为一名队员与队长一起用暴力锁拿阳间寿命到期的灵魂。

吴玉华最近一次执行任务是七天前在隔壁高团村，现用这次任务详细说明执行流程。

那天晚上（2016.04.21），吴玉华的耳边突然又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走了！”阴间召唤他去执行任务不分昼夜，他必须随叫随走。如果白天耳边响起召唤，他会很快困得厉害，到第三声，他一定会进入熟睡状态。若是晚上或本来就已经睡着了，则只要叫一声，他的灵魂便会轻松离开身体。离开身体的灵魂能看见正在熟睡中的自己的身体。灵魂腾空而起，飞到空中。飞行高度比山高，速度极快，因为往下看山川河流、村庄水田在迅速“向后移动”。他们看自己只能看到膝盖以上，下面似乎是被云雾挡住了，看不清。吴玉华离开身体的灵魂只能看到灵魂世界，比如人的灵魂、树木山川景物的灵魂，但眼中的视觉效果和生人用眼看到的外界并无二致。

这次去隔壁村执行任务的阴差加队长共六名。当阴差 28 年来，他一直没有问谁是队长，也不认识小组内其他成员。因为距离不过几公里，所以很快便飞到了目标村庄的上空。他们在村口降落，降落后走进村子时，看周围队友和村内屋舍等景物的效果和生人看见的一样。按他的经验，入村一般有本村“土地公”带路，并向他出示捉拿的文书，与他办理交接手续（即来投胎属入籍，被带走属出籍）。但这个手续是队长所为，他这个队员没有办理这些手续的职责。执行任务时，他的自我意识处于锁定状态，只是很自动地去做队长命令做的事情，其他一概不想不问。这次要捉拿的灵魂住在高团村的中间，因为已经是晚上，他们走到她家门口发现门已关了。不管门是否上锁，他们一推就开。五个阴差在队长带领下悄无声息地上了二楼。经过客厅，发现有几个人在聊天，他们直接进了卧室，看到有个老妇人年纪约 70 至 80 岁，躺在床上。队长发话：“拉走这个！”灵魂发出的声音仅有灵魂可以听见，生人听不见。立即有队员应声而上，用铁链套到这名老妇人的脖子上把她拖走了。在阴差看来，床上的老妇人已被拖走，床上已空无一人，但在她的家人看来，她仍躺在床上。把老妇人的灵魂拖到村口，阴差小组和这名被阎王下令带走的灵魂一起腾空飞上天空。很快飞到一座山下，这山在阳间他没有到过。

落在山脚下，有一条小路，被押送的老妇人的灵魂走在中间。大概走了半程山路，来到一座木质的凉亭边。凉亭一侧有一口水井，井旁立有一老者，胡子是绿的。每当有鬼经过此处，绿胡子老者都会用竹筒从水井中打一筒水，让他们喝。水十分污浊，水里还有虫子，但路过此地的鬼十分口渴，几乎 99%都会喝上几口老者递上来的脏水。如果过往的鬼不想喝，这个绿胡子老者也不勉强。被押送的鬼喝完水，大家略作休息又上路了。他们沿山路转到山的另一侧时，看见前方有一条河，河上有石桥一座。吴玉华记得，他只能看到桥中间，桥对岸的景物看不清，似有云雾遮挡。但这时，他突然醒了，醒后略一回顾便知道刚才去哪个村捉了哪个人的灵魂。又过了两三日，传来隔壁高团村他参与捉拿的那个老妇人死亡的消息。

接下来再看吴玉华岳父的死亡经过。吴玉华的岳父也姓吴，住几公里外的本乡横岭村。20 年前的一个下午，吴玉华和妻子一起去看望七十余岁的岳父。岳父有病，但不严重，行动自如。岳父有四儿两女，吴玉华夫妇进门后就与岳父及岳父的家人一起围坐在火塘边聊天。下午五点，吴玉华耳边又响起熟悉的召唤声："走了！"三声过后他便很快睡着了。他入睡后，其灵魂一离体就看见屋内进来了其他三个队友。队长指着正坐着说话的一个老者说："这个人该走了！"此时吴玉华的灵魂已处于执行任务状态，队长话音刚落，他便走到老者身后。他没看清老者是谁，但只觉得老者很凶，想用铁锤打。想法一出，手中已握有铁锤，他便抡起铁锤，从老者背后猛击老者头顶。打完这一锤，有队友立即上前用铁链套住了老者的脖子，将他拖走了。吴玉华看见队友将老者拖到门口时，自己突然醒了。

吴玉华醒来大吃一惊，略一回忆，刚才挨了自己一锤子并被铁链拖走的正是自己的老岳父。他转头定睛一看，老岳父显然又没有被拖走，还坐在原地说话呢，但细看其脸色，已明显变暗发黑。根据自己的"执法"经验，吴玉华明白了，他的队友刚才拖走的是老岳父的主魂，而现在操控老岳父身体的是他的副魂。吴玉华认为，押走的主魂是去投胎的，而副魂是留下守坟的。但吴

玉华同时坦承，在执行任务时，比如他的队友把他的岳父的主魂拖走时，他看见座位上没有人了，没有看见岳父的副魂在哪里。

根据吴玉华的经验，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少，若主魂被带走，身体或者立即死亡，或者最多活不过七天（类似吴师科案例中灵魂分离后的桔子很快烂掉）。吴玉华深知其岳父已余日无多，他把大舅子和小舅子叫到一边，小声跟他们说："岳父的主魂已走，依我经验判断，他老人家可能在后天夜里一点断气。这几日你们千万不要外出，都在家守着为老人家送终吧！"

果然不出吴玉华所料，老岳父虽然主魂刚走不久时还能说话，但到了晚上就起不了身了。次日病情快速恶化，且言语不清，至第三日夜里一点钟按吴玉华所预测的时间咽气死亡。

吴玉华说，大部分任务都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对活人而言，他们来去悄无声息，且多数可在短短两三分钟内完成任务。但偶尔也有不顺利的，二十多年前在黄土乡他们就曾碰到一例。



黄土乡的这名妇女三十出头，年轻强健，无病。吴玉华这群阴差连去五个晚上都没有抓走她，原因是这名青年妇女特别勤劳，每晚在家纺纱到深夜。她用的是手工纺车，纺车纺轮上有十多根木棍（类似左图），纺纱时那纺车上的轮子带着木棍快速转动，不知为什么这群阴差对这个土机械很畏惧。队长逐个命令队员上前锁拿，但每个队员都不肯上前，所以大家就在门口等她停下来，可这名勤劳的妇女一直工作到深夜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执行任务有时间限制，执行不完，到时也得返回。这样连续五夜都无功而返。至第六天，队长严肃训话："上头有令，这次我们无论如何要把她带走！"这次他们不是晚上而是中午行动。他们入村找到这名妇女时，她正在村里的井边打水。几个阴差悄悄靠了上去。这时该妇女已打好两桶水，她像往常一样把竹子做的扁担横在双肩上，正弯下腰用扁担钩挂两个水桶时，队长向吴玉华下令："打！"吴玉华冲上前，用铁锤猛击妇女的头部，一锤下去，她立即倒地。其余队友上前用铁链把

她拖走，而她的身体当即倒地猝死在井边。吴玉华说，是先打再拖走还是不打就直接拖走，主要看被执行人“凶”还是“不凶”，而不是简单地看性别和年龄。

吴玉华说，有一次他们执行阴间任务不但完全失败，而且自己还遭到了暴打。那次事件发生在数公里外的阳烂村，时间约2011年。他们一行数人刚进寨子，不知什么原因，此寨土地公的样子看起来非常凶，不由分说冲过来就对他们大打出手，这群阴差立即作鸟兽散。吴玉华跑在最后，被这个土地公逮个正着，几下子便被打倒在地。暴怒的土地公一只脚还踩着他的后背，令他动弹不得。这时有个声音在耳边响起：“这个不可以打，放过他。”吴玉华不知这句话是说给谁听的。土地公踩了一会，最后还是放他走了。他们几个阴差灰头土脸各自回去了。吴玉华没有再次被召去抓那个人，他估计是阎王换另一组阴差去执行这个任务了。

还有单次任务要求同时抓两个灵魂的。大概2009年，吴玉华受雇于一位马姓老板，在本县鸡口乡扛铁路用的枕木。突然耳边又响起阴间指令：“走了！”他赶紧放下枕木，就近走到路边，三声过后，立即睡着了。两三分钟后他醒了过来，恰巧被马老板撞见。马老板生气地对吴玉华说：“大白天在路边睡觉，偷懒也不能太丢人现眼啊！”吴玉华对马老板简单解释道：“我刚才不是偷懒，是不由自主地睡着了。刚才我的灵魂外出抓了两个小青年的灵魂。你要是不信，可以留意本地五公里内很快会有两个小青年死亡。”马老板当然不信，只觉得吴玉华太幽默了。

中午，马老板的妻子赶集回来了。她说：“今天去赶集，我在路上目睹了一起拖拉机车祸。附近寨子有辆拖拉机载了男女老少一大车人去赶集，中途不知何故在山路上翻了车。车上其他人只受点皮外伤，唯独车上两个壮小伙翻车后当场身亡。”马老板听完，脸色大变。心想原来吴玉华没有偷懒睡觉，更不是在开玩笑，他正是传闻中的“阴差”！

吴玉华上午睡那一小会儿是被召去和队友一起抓魂了。他起飞后很快落下，所以他猜测距离在五公里之内。落下后，他们来到某村口，刚好有一辆拖拉机要去赶集。有些村民没有交通工具，

便爬进拖拉机车斗，搭免费车。队长领大家上前命令把车后站立的那两个小伙子带走，因为他们的寿命已到期。于是吴玉华他们几个阴差冲上去，用铁链把两个小伙子的灵魂套了下来。队友们要带走捕到的两个灵魂时，他醒了。这次行动，锁拿目标虽然是两名年轻的小伙子，但人不凶，所以没有先打后拿，而是直接从他们身后用铁链套住带走。

吴玉华是村里的一名普通村民，作为阳世人，他的活动范围不大，所以只熟悉附近几个村子。因此如果抓的人是本村的或附近村子的，他的灵魂外出抓完返回略一回顾，便知谁的灵魂被抓走了。早年，若某晚抓了某人的灵魂，次日又在街上碰见那个人，便会忍不住对他讲："你准备下后事吧，可能活不了几天了。"有时是对他们的子女讲，这样做却犯了阴间当差大忌。因为吴玉华泄密，有几次他自己晚上被鬼差捉走，在阴间受到严厉的惩罚。有一次他的灵魂被鬼差押到某个他不曾到过的山后，降落后细看，房舍比阳间的低矮，但与当地阳间建筑样式类似。房子里面有几个鬼青面獠牙，面目可憎。有两个鬼用两块木板和绳索把他捆住，他被夹在木板中间站立，然后有两个鬼用锯从头到脚把他锯成两半。锯的过程中虽然血流满地，骨肉碎末四处飞溅，但他却不觉得很疼。他当时心想：这次死定了，锯成两半，岂有不死之理！但奇怪的是，他的灵魂被锯成两半也没死，又合了起来。刑罚执行完毕，他很快回来了，一回来人就醒了。锯时不甚疼，醒来却浑身巨疼，还伴有发烧，过了一两天才好。

对比坪坦村吴玉华和西腰村丁生活两个阴差可以看出作为队长的丁生活知道命令的内容，比如捉拿哪个村哪个人，而作为队员的吴玉华执行命令时不知道捉拿的是谁。

从丁生活和吴玉华两个来自相隔较远，互不认识的阴差事迹来看，绝大多数人的死亡不由人的健康状况决定，而是由阴间决定。这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寿命概念。人在某一世寿命长短，肉体的健康状况可能不是核心因素，记载在"生死簿"上的寿限才是真寿限。

Interview Note: Virgin Media Interview:Yes; Interviewee: Yuhua Wu; Location: Yuhua's home; Interview Date: 28-Apr-2016; Interviewer/Cameraman: Changzhen

广西平等乡庖田村阴差某甲

某甲约 1958 年生于广西龙胜县平等乡庖田村，约 2006 年去世，终年约 48 岁。

同县乐江乡地灵村的粟志勇 18 岁时曾和当时 30 岁的某甲一起在酒厂干活。粟志勇发现某甲经常像病人一样憔悴难看，便问他原因。他说："我哪像你们，白天干活，晚上可以安安稳稳地睡大觉。我是白天干苦力，晚上还得随时听阎王调遣四处打人呢！"所谓打人，就是阴差奉阎王之命去某地，把某个按生死簿记载寿命到期的人"处死"。

某甲对粟志勇说，他一般都是晚上睡后灵魂离体依令前往，几十或上百公里路程仅需四五秒就能飞到现场。出发前，阎王会拿生死簿给他看，一般写着某村某某，后面带个勾。他得令便飞去执刑，绝不敢乱打，且每次都是四个阴差一组。

年轻的粟志勇很少听说这种事，当时并不相信某甲的话。但不久，1988 年 5 月 23 日他老家地灵村江头组有个三十余岁的妇女（从地灵村大寨嫁来，夫姓吴），一直很健康却突然无故肚子疼起来，当日很快暴死，十分蹊跷。地灵村离庖田村骑摩托车需要近三小时，有相当远的距离。次日某甲就说："你们村这名妇女是我们昨天一起去打死的。"粟志勇的姐夫当时也在场，他很生气地对某甲说："你们太可恶了！人家才三十几岁，上有老下有小，年纪轻轻又没病，怎么可以打死呢!"而某甲却说，这次是四个阎王一起下的命令，其中一个白胡子老阎王说："这名妇女该死了，她已经超期多活了一天。你们快去打，若一人打不死，你们四个一起打！"我们到现场一看，她果然很健康，四个人一起上去用木棰猛打她肚子，于是她就死了。

年轻气盛的粟志勇还是不大相信某甲所说。此时粟志勇和某甲正在庖田村一起给人建造房子，某甲就说："你如今还不相信

我，我们就打个赌吧！某木匠明日中午 12 点前必死！”粟志勇更加不信了，因为这名木匠正在附近好好地干活呢。他年龄不大，也没有病。次日中午前，这名木匠突然肚子疼了起来，他马上停下手上的活回了家，果然中午 12 点之前死亡。某甲悄悄地对粟志勇说：“这次不是我打的，是三江县过来的阴差干的。”粟志勇认为某甲很不明智，四处“打人”这样的事怎么能到处跟人讲？另外，某甲极少吃鱼肉，不喝酒。

某甲的灵魂晚上睡后可自由离体但不都是奉阎王差遣去打人，即使去几百公里远的地方如广州也是几秒内就飞到了。有一天早上，他向粟志勇炫耀：“我昨晚去某地游玩了。那儿美女好多！”

某甲说阎王也有下错命令的时候。这种误杀发生后，若阎王发现便会派阴差把误捉的灵魂送回，让他复活，但前提是死者遗体没有入土。所以中国传统上都是把遗体放床上停尸数日后才入棺下葬，就是防止阎王误捉，方便亡魂还阳。

附本人听闻的因误捉而复活的案例 3 则，其一是我在侗族地区采访再生人时听闻，其二是我先祖母历百花，第三则是故乡不远之茂家庄一老太，第四“睡酒壶”是本书读者提供，第五来自天涯论坛（已解散）。

吴昌仪的祖母死后三日复活

吴昌仪的祖母，住通道县团头乡通坪深村。她约十余年前突然死亡，死后三天，众亲友及邻里正在忙着为她出殡，准备把她装入棺材时，她却突然又活了过来。她猛然坐起来，睁开眼睛环顾四周，对周围一大群给她办丧事的人说：“你们这么一大群人在这里忙活什么呢？”

有人反问她这几天去哪里了，她说：“这几天就像做梦一样，我先是过了一座桥，再向前走就看见人走人道，畜走畜道，络绎不绝。各种动物都是一队队的，有马、牛、羊、猪、狗，也有鸡、

鸭、鹅等，都是各走各道。我跟在一队人的后面往前走，突然被一位胡子好长好白的老者拦下，他说：‘你怎么来了？你还不该死呢，赶紧回去！’我便一下子醒了。”

历百花复活记



历百花1979年与孙子女合影，左1立者即本书作者童年照。

俗话说，阎王不出票，小鬼不来拿。有时阎王出了票，小鬼却拿错了人。

1935、36年间，本地爆发伤寒瘟疫，死者很多。此时我曾爷爷李守奉才去世没几年，他两个儿子都已婚但没分家。长子李华贞是当家人，次子李如贞即我祖父。

我祖母历百花与嫂同居一屋，都染了瘟疫伤寒，百花病重其嫂病轻。夜里几乎没了脉息，穿上了寿衣。下半夜却突然醒来，且大呼：“倒回去，倒回去！”众人不解，她解释，刚才去了一个官厅，有一官持历帐一样的东西（生死簿）查验她身份后说：“抓错了，倒回去！”百花很快康复，而其嫂子马上死了。

同名者被误捉

又有青岛大村镇茂家庄先死了一个老太太，报庙后入了棺材，但报庙后不到两个小时又复活了，同村另一个同名同姓老太太却无故即时死亡。

本书多个案例中再生人童年期灵魂可以离体，去阴间游荡。我在侗族地区采访时偶遇一个阴师老太太，她就能协助他人灵魂离体，一般是帮助失去老伴的人下阴间去找先走的老伴相会。以下相关故事是本书读者爆料，请阅读。

睡酒壶

山西省神池县城关镇有一名农民某甲，外号“睡酒壶”，因为某甲非常爱喝酒，一喝就喝得大醉，喝醉就大睡，睡了就灵魂离开身体到阴间游玩。某甲灵魂离开身体去阴间，但他的身体仍然留在床上呼呼大睡，肚子里装满了酒，像不像一个正在睡觉的酒壶？

同村有村民某乙，对某甲下阴间非常好奇，也非常羡慕。某乙就多次去找某甲，希望他帮助自己下阴间游玩，但某甲认为带别人下阴间可能很危险，没有答应。

某乙某日带上一壶酒做礼物，对某甲纠缠不休。某甲只好答应带某乙下阴间游玩一次。于是“睡酒壶”和某乙一起喝了很多酒，一起在床上睡着后，两人的灵魂都离开了身体，来到了阴间。

某乙跟着睡酒壶来到阴间，大开眼界。阴间也有阴间的树木和村庄，也有商店和集市，鬼来鬼往，也是十分热闹。某乙跟睡酒壶某甲走进一家卖布的布店，里面有鬼店员和许多在挑选布料的鬼顾客。某乙看上一块白布条，就忘记了下阴间前睡酒壶的警告，他趁大家不注意，偷了白布条，并把白布条缠在腰上。

某甲某乙两人的生魂离开布料鬼店后，睡酒壶说：“我们一起下阴间大半天了，该回去了。”于是他们一起走回他们的村庄。某甲睡酒壶因为喝了酒，有点迷迷糊糊，回到家中看见自己身体就跳进去了，继续睡大觉，也没在意某乙。次日，睡酒壶睡醒起床，发现某乙成了一个傻瓜。

睡酒壶大吃一惊，赶紧跑到某乙家察看情况，他们家昨晚深夜母猪产了一群黑毛小猪仔，其中一只腰上长着一圈白毛。很多村民认为某乙在阴间布料店偷了一条白布缠在腰上，和某甲睡酒

壶的灵魂从阴间返回时，他没有去睡酒壶家找自己的身体入体，而是回自己家，碰上自家老母猪生小猪，不知什么原因就投胎做了一只小猪。小猪腰上的白条纹就是某乙偷阴间的布条形成的胎记。

此案例说明阴间生魂不可轻入，但有些却是被动入了阴间，如本书 104 配阴婚被女鬼看上，生魂去阴间被关押 1 年。更有甚者，灵魂不离体，直接大活人走进阴曹地府。

2012 年三名少年误闯冥府事件

按：三个湖南省娄底地区少年偶然误入“冥府”！以下文字是亲历事件的其中那名高中生所写（略有删节），他之后毕业于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这个我亲历的事件算不上灵异，但很神奇，是我和另外两个朋友 A 和 B 共同见证。我高一的时候暑假期间，我和 A 和 B 早上相约去山里跑步。我们那个时候图好玩，哪里没去过就往哪里跑。大概跑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就看到了一座桥，桥是架在两座山之间的，我们就找小路爬了上去。桥面很窄而且没护栏，开始我们怕的要死不敢走，后来开始行进了。我们走完桥以后就走到了与桥相接的一个土路上。土路走了没多久就看到路旁边又有一个石拱桥，那个石拱桥很短，大概就九个步子的长度，石拱桥看起来很古朴，还有好多青苔。石拱桥另一端就连在山体上，山体上有个刚好可以进去一个人的石缝，上面窄下面宽。开始是 A 一个人走进缝里，我和 B 在外面等着。才 30 秒吧，A 就跑出来了，说里面有个门，很吓人。我和 B 就一前一后的走了进去（两个人并排走不了，还要弯腰），当时的感觉是一进缝里就完全黑了，光都照不进去的感觉。B 就把手机屏幕打开了，就这么照着进去。大概走了五六步，出现一个拐角，我两个就壮着胆子拐了进去，刚拐进去就看到一个门，很红很红的那种，门上一左一右有两个鬼头，门前还有一个小鼎，里面插着一个棍状的东西，有点像金属，但不是香。然后就听到摇铁链的那种哗哗声，我赶快喊 B 转

身跑。我两个就跑出去了。拉着 A 二话没说大家就往前面冲，跑了好远才停了下来，然后我们就迷路了。后来还是碰到一个放羊的老头子指点后才走了出去。

那个时候好奇心很重，觉得就这么走了没探索出个究竟怪可惜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了，打算拍个照。结果走到那个地方发现那条土路还在，但小石拱桥和那个山缝不见了，一点痕迹都没有。后来每年暑假我们三个都要一起去一次，希望碰到那个山缝再次出现。

这张照片是最近去拍的，走过这座桥再走一会儿就是我们当初看见山缝的地方了。桥尽头那条土路没拍了，拍了也没有那个小石拱桥和山缝了。我觉得世间太多的神奇，很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



第 14 章 增补案例

有自发型前世记忆的轮回案例分布极其不均衡，中国境内最高的是侗族地区，另外在山西，甘肃，西藏山区有较多零星案例存在。

101 甘肃“再生人”华先生访问记

注：本文由《传统文化文摘》记者李懿桐采写。参与采访的还有高耀峰先生，陈崇跃先生。以上三位相关人书面授权本人使用，谨表感谢！

主人公华先生，生于 1965 年农历 5 月 27 日，现年 51 岁，男，现工作居住在甘肃武都市某县，担任国家干部。

线索提供人：甘肃省陇南市某县招商局章局长

采访时间：2016 年 8 月 23 日

采访地点：甘肃省陇南市某县宾馆

采取人：陈崇耀、高耀峰、李懿桐整理：李懿桐

华先生不胖不瘦，戴一副白边眼镜，很像一位学者。文质彬彬，双目炯炯有神，待人很热情。在与接待我们的当地朋友碰头时，朋友事先并没告知我们华先生也在其中，以为会安排我们第二天再进行采访，却不知热情的华先生早早的就跟朋友们一起来迎接我们了。华先生自报家门后，我们觉得真是意外的惊喜，这么快就见到了采访对象，急切的想采访的心情把彼此还不熟悉的陌生感一扫而空，坐定寒暄一阵，大家的谈话就进入了正题。

以下就是我们以问答的形式整理的访谈内容。

高老师：华先生，您好！你前世是做什么的？

华先生：我前世是当地一个较大的地主，管辖周边七个乡的收税事务，我从下边的保长、甲长处收来，然后集中运到县上交给县政府。因为我们这个县境内全是高山密林，山大沟深，动辄

离县上二三百里，缴纳税费非常不方便。全县甚至没有一块三四亩大的连片的平地。全县人口极为分散，因为川坝子太窄太小，甚至一个农家小院里里都有台阶。人口百分之八十都住在河坝两边的山上。全县两条河，一条河叫白龙江，另一条河叫白水江，两条河，在离我们县城二三十里的下游处会合了，最后流到嘉陵江去了。

高老师：你前世姓什么？

华先生：前世姓吴，具体名字记不清了，听别人喊我明义（音）。说是地主，其实手里边银元并不多，都是些铜板。家里有老婆、孩子，有转角楼，有专门的大牲畜圈房，养猪、鸡的圈舍，有较多的田地，大都是山地。家里有雇工，出产和收入以种植大黄、当归等中药材为主，没有别的生意。我受国民党县政府委托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兼代收税费。税费有时是粮食，有时是钱。给我发了盒子枪，但是我没拿枪打过人。坐过轿子，可我坐轿子是给轿夫付钱的。

问：你前世几个儿子？现在也都 70 多岁了吧？

华先生：有两个儿子，现在都已经过世了。

问：他们有没有来看过你？

华先生：二儿子在粉碎“四人帮”后带他的孩子来看过我。我 1965 年转世后，一岁就能说话，开始说前世的事，说的还很流利。村子里的人都认为我是神童，特别喜欢抱我出去玩，让我给他们讲以前的事，有时候天都黑了，都不送我回家，我妈天天满村子找我才把我抱回去。尤其是那些当地成份较高，过去给国民党干过事的人，爱给我糖果，喜欢问这问那，问的都是大人的事情，我都能说上。也有人故意考我，可都难不住我，许多都是他们也不知道的事情。他们一验证，我更加神了。知道的人多了，就开始传，全县的人都知道我是神童。开始在本村本公社传，最后传到外县去了。所以，我前世的家人也就知道了我的事。

问：他们相信你是他们的亲人吗？

华先生：相信。因为我说的事情都是前世家里的事情。地主家嘛，家口总比别人家大，亲戚也比别人家的多，名字关系我都能说上，由不得他们不信。我这一世的家离我前世的家也就五六

十里，在一条沟里，隔了一条白龙江。又是山区，人少，所以两个村子都有亲戚相互来往。但是当时政策紧张，他们都很想见我，可不敢来找我相认。那是唯成份论的时代，他们成份高，怕给他们造成麻烦。后来又怕给我的前途造成影响。因为涉及上学、招工，考大学。我家是贫农，机会总比他们多些。我 1965 年转世，一岁多也就是 1966、67 年，正是文化大革命闹腾得最紧张的时候。我又是被枪毙的地主，谁敢来往啊。我前世的大儿子又是新社会共产党县政府的干部。我妈特别害怕我讲这些事，不让我说，可我还是不由得要说。我妈听人说，喝了黑狗、黑猫的血就不说了，我妈就到处找黑狗、黑猫的血硬让我喝。可是喝了也不管用，还是给人说。我妈就又把我吊在房梁上打，我还是说，也不管用。我妈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发洪水的时候淹死了。我妈老听我讲前世的事，也相信有鬼了，很害怕死了的这个朋友的鬼魂来找她，每天早早地就把门顶上。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得重病，我妈要带我去枪毙了我的那个地方看病，我哭的怎么都不去。那是个乡政府所在地，可我就是不去。

问：你因为什么被枪毙呢？是哪一年？

华先生：我是 1958 年被枪毙的，当时枪毙了两个人，我是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被枪毙的。罪名主要有两条，第一，我有盒子枪，第二，我坐过轿子，压迫过贫下中农。

问：你当时多大？

华先生：50 多岁，比我现在的年龄大一些。

问：当时是怎么个情形？

华先生：1958 年全国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阶级斗争开路，镇压反革命。我们那地方山大沟深，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人多地少，又全是山地，不打粮食。所以绝大多数老百姓都很贫困。也没有太大的地主，也没有太恶的人。可是也得完成上头的任务，就把我选上了。为了造声势，在枪毙的地方，召开十万人宣判大会，号称十万人参加，其实连三万人也没有。因为这个县到 50 年以后的现在才十来万人。不过在当时山区算是大场面了，人来一趟太不容易，都是翻山越岭，有的翻几座山，走上百里来开会。有的远处的人当天回不去，还要住附近村子亲戚家。不过，还是

给我大儿子给了些面子，因为我大儿子是共产党的干部，当时就在县政府工作，所以没有在县上公审，把我拉到一个较大的一个乡驻地，在那里枪毙了我。共产党也没有因我的事开除我大儿子。这一点还是很感谢共产党的。1958 年以前，我们这个县叫西固县，以后才和我被枪毙的这个乡分开了，这个乡并到了另一个县。

问：你一被枪毙，灵魂怎么走的？

华先生：刚一枪毙，我的魂就出来了，向附近一个山梁跑去，我回身看了一下我的尸体，已经有人拿着馒头蘸我的血在吃，旧社会的人认为这个办法可以治痨病，就是现在的肺结核。接着就有几个土红色的人来追我，想把我抓住，给我灌迷魂汤喝，我气愤无比，连骂带喊，沿着山梁拼命跑，当时我觉得自己死的很冤，哪里肯听，嘴里骂着，只管跑。跑了好长时间后，他们再也没追我。我为什么觉得冤，第一，我是配了枪，但是我从来没有打过一个人，没有人命案；第二，我也坐过轿子，但是我坐轿子是雇的轿夫，我给钱的，不算剥削。我没干过什么坏事，凭什么枪毙我？我想土红色的人，可能就是阴间的下层管理者，就是地狱里的鬼卒。从事灌迷魂汤、收容、登记、管理等差事，是阴间对暂时还没有超生的鬼魂分配有关差事，让他们给阴间服务。我还能记得前世，就是因为我没喝这个汤吧。不过，他们来的很快，就像是提前知道我在这里今天一定要死似的，早早地等在这里了。枪一响，他们马上就出现。我也马上就看见他们了。

问：他们把你抓住了吗？

华：没有。

问：为什么？

华：我想他们故意不抓的，因为他们笑嘻嘻的，好象没有认真地抓，跑了一阵再没有死命地追。

问：为什么你有这印象？

华：我觉得他们是故意放了我一马。要追他们哪里能追不上呢。再说他们是阴兵还可以给你做法。比方说像电影上的，给你吹一口气，手轻轻一煽，扔个法绳，念个咒什么的。再说他们好几个人呢。

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华：我想有两个可能：一是他们知道我是被冤枉的，同情我，不追了。二是他们故意让我清醒的，以便我在人间讲阴间的这些事情，教化百姓，让大家知道有地狱，有神有鬼。

问：你分析的这个可能真有可能。你跑到哪里去了？

华先生：我跑到了山上，无处栖身，后来找了一个崖上的山洞，藏了起来，藏了八年。这是转世后，根据年代算出来的。才知道在山洞里藏了八年。

问：你饿吗？有冷暖的感觉吗？

华先生：没有饿的感觉，但是有冷热的感觉。太冷了怕冷，太热了怕热。每天出去跑，跑累了回山洞休息。

问：都说鬼道的天是灰蒙蒙的。

华先生：这个我不记得了，没有关注过天气。

问：就像我们人间一样，看看天气的时间总会有啊。

华先生：可也就像人间一样，总不会老记着哪天天气怎么样吧！

问：您苦吗？都说鬼道的众生很苦？

华先生：是啊！很苦啊！就是觉得自己死得冤。

问：您都去过哪里呀？

华先生：枪毙后，我向山上跑去，跑过几个山梁后，我感觉懵懵懂懂的，努力向前跑，就是过不去，原来这里有一个庙，到这儿就过不去了，只要一到庙那，就有一层雾腾腾的黑障拦住了。我就迷迷糊糊的，跑不过去，就只好回来。

问：是不是从黑障往回跑就清醒了？

华先生：是的。凡是有神庙的地方都过不去，我只能在那一小片地方行动，别的地方都去不了。土地庙也过不去。每一位神、每一个土地庙都管辖一片地方，你只能呆在这个神、这个土地管辖的地方，别的地方就去不了。就算没有建神庙，就是随便在一个石头上、山包上插一个木牌位或者象征性地写一张纸牌位，都是管用的，你就过不去。从这里我也就知道了，再小的土地神也能管最厉害的鬼。

陈老师：这个就说明立牌位很管用。

问：是啊。神、土地爷不照顾你吗？没叫你进庙里去？

华先生：哪里有，神是不会主动把鬼招来照顾的。

问：做鬼做了八年，怎么没去投胎啊？

华先生：别的地方也去不了，不能去投胎。再一个，我是因为地主身份被枪毙的，所以我下决心发狠心再投胎一定要找一个特别穷的人家投。今后无论政策紧张，也就不会再有被枪毙的危险了。1958 年死后一直没投胎，就是一定要找一个穷人家投生。所以我就在这一片的山村里找合适的人。

问：一直在找？

华先生：一直在找。可都不合适。不是太富，就是残疾人，或者父母年龄太大。

问：你见过阎王爷吗？

华先生：没有，当时我骂骂咧咧地跑了，他们没怎么再追，地府里也就没去

问：做鬼的时候见过其他鬼吗？有朋友吗？

华先生：就像我们人间一样，人来人往的，不认识一般也不会去打招呼的，对吧？

问：想过在世的亲人吗？

华先生：没有，没有这个意识，就想着自己的事情。总觉得太冤枉了。

问：也有嗔恨心。做鬼的时候做过坏事吗？

华先生：其实，鬼在阴间不想害人，不想无事生非，遇见人都会主动避让的。只有一次，那是一个逢集日，我在集市上转，人很多，特别拥挤，无法避让，碰到一个人身上，把他灌的一斤煤油撞落了，当时瓶子在他背筐外边挂着的，路太窄，避不过，就碰落在地上摔碎了。就这一次，再没有过。在阴间时，我见到过一个老婆子死了后，她求阴间把她收下，阎王爷不要，说啥都不要，阎王爷把她打发回去了。我转世后，我娘说咱们这儿有一个叫“佛保娘”的老婆子因为生活太苦实在活不下去了就上吊死了，可停尸停了七天家人打算入敛埋葬时又活过来了。这件事方圆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娘一说名字我就知道我在阴间见过的就是她。我转世后有一次还和佛保娘说起我在阴间见过她，“佛保

娘”说我在阴间看到的老婆子就是她。她重回人间后又活了二十多年，八十年代中期才去世。

问：你当时在世的亲人给你烧过纸钱吗？收到没有？

华先生：没有收到过。我死后埋在老家，不在我枪毙的地方，我过不去。魂没有跟着尸体回去。

问：转世后，回去看过你的坟吗？

华先生：没去过。

问：你恨枪毙你的那些人吗？

华先生：当然很生气。在当鬼时我到处游荡。一次游到安化公社的院子里，看到“四个兜”的公社干部在食堂吃饭，我就很气愤他们。一个干部抽烟，我就把他的烟打掉，另一个干部正端着碗吃饭，我就把他的饭碗给打到地上。

问：他们知道是你干的吗？

华先生：当然不知道，他们就觉得自己把烟没拿好，把饭碗没端好。

高老师：所以，有时候人觉得哪里不对劲不知不觉干错了一件事，出了岔子，其实都是看不见的鬼魂在治我们呢。这些坏事你干的多吗？

华先生：我的确是好鬼，八年里就干过前面说的这三件坏事，而且砸煤油瓶不是故意的，是避不过了。

问：华先生，你怎么找到现在的母亲投胎的？

华先生：我妈去本村的水泉来提水，我在我妈眼皮上打了一下，就附在我妈身上了。母亲家很穷，房屋破旧，穿着破烂，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一家五六口人，度日如年。这个家庭原来富裕，后来衰败了，父亲长期有病，日子越过越穷。

高老师：投胎是你自己决定的吗？

华先生：是的。

高老师：你附身附在什么地方？

华先生：我妈的眼睛上。

高老师：眼睛上也可以附身啊？华先生：是的，因为我打了母亲眼皮一下。以后我给我妈说了，我妈一点也不生我的气，她说，怪不得她的眼皮发了三个月的炎。

高老师：你家几个孩子，你是第几个？

华先生：我妈生了 10 个孩子，我是最小的一个，大姐 75 岁，有个哥哥 63 岁，现在健在的不多。中间有好几个兄长，因生活艰难困苦，在六十年代初，有饿死的，有得病死的，还有意外出事的。父亲在我很小时就去世了，我母亲她是 1919 年出生的。生我时已快 50 岁了，2002 年去世的。活了 83 年。寿活的还是好着呢。

问：你前世的亲人来看过你没有？

华先生：运动结束是一九七六年，第二年我的小老婆来看过我一次，我妈一看她的年龄比她都大，心里就非常不爱。她说了些很难听的话，没让她见，把她气走了。从此再没来过。说，看你这岁数，比我都大，能当他奶奶了。他才断了奶没几天，就算是你丈夫，又能怎么样？不是又能怎样？见一见面能怎么样，无非再让大家陪着哭一哭。事情都过去快 20 年了，你又不能退回到当小媳妇的时候。这都是命啊，谁也没办法。他也没办法给你当男人去。他才 11 岁，他现在已是我的儿子了，你又不能把他领走，领走也没用，再说我也舍不得。他上学去了，学校不在我们村，中午不回来。你不见比见好，还是趁天早回去吧。咱这地方又没有班车，还要赶几十里路呢。就没让她进门。她还带了些馍馍、杏子，我妈硬是没收。她哭着走了，从此以后再没来。

高老师：你还有小老婆啊？有几个老婆啊？大老婆呢？

华先生：几个老婆不记得了，对大老婆没印象。我 1973 年上小学，过时间不长我二儿子带他的女儿来看我。他的女儿叫张有惠，有工作。

问：她现在在哪里工作啊？

华先生：在我们县上保健站工作。

问：她现在多大了，我们能去拜访一下吗？

华先生：快 60 岁了，年纪也大了，比我现在年纪大几岁，不用去了。她对这个事情认可就行了，你们也不必见面了，见面还是讲这些过程。我们现在常常走动。我家里有什么大事时，她常带着她的丈夫和孩子来帮忙。她的爱人也在县上工作，是县医院医生，与我也很熟。我们过年过节常常聚会。他们都把我叫爷

爷。我的大儿子，他们早就想来看我，但是政策紧张，都不敢来。以后都来过。张有惠跟她爸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他们还给了我两块钱，当时我 11 岁了。

前世老家在林区，木材多，二儿子还给我做了个木马勺，说让我上初中住校以后自己做饭用。当时我这一世的家生活困难的很，我二儿子主动说愿意供我上初中高中大学，再困难也要供。这本来是好意，是孝顺的表现。可我不知好歹，认为这是看不起我。给他们发脾气了。我告诉他们：“当初枪毙老子的时候，老子都没害怕，现在还要你供生活！死都没怕，生活上的困难不用你们管！”其实我说的是非常蛮横的大话，似乎我的死是他们造成的似的。二儿子、孙女听了这些不讲理的大话也没反驳，只默默流眼泪。长大以后我一直后悔当初我对他们的态度，说了这混帐话。后来两个儿子相继过世，我越发觉得对不起他们。

高老师有点揶揄地问：你很有志气啊！你学习好吗？

华先生：我的学习一直很好。

问：您见过前世的熟人、老朋友吗？

华先生：1978 年秋，上初中开学报到那天，见到姜余福老师。他是初中班报到的负责人，他看到我签的姓名，二话没说，就把其他学生打发回去了，说今天不报到了，明天再来报到，把学生全打发走了。他把我留下，等其他学生都走完了，告诉我说我是他的老朋友，把我领到离学校不远的他家里聊天去了。当时他是个小地主，和我是一个乡的，给我交税。他说他以后在国民党天水高级步校学习毕业后，回到西固县，在国民党的县政府工作，以前和我常打交道，和我是老朋友。他说，其实我做地主的时候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一解放就当了教师。在解放前夕，他和部分人员以地下党的名义起义，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贴大字报说他们起义是假的，受到批斗，差点丢了公职。他此时已五十多岁，和我这才初中报到的小孩子我们聊了很多，他对我前世的事情记的比我还清楚，许多事情我都已忘了。他那时虽然五十多岁，我才十二岁，可我们完全象两个同龄人一样聊的非常尽兴。我们完全忘了时间，我大哥见天黑了还没回家，急得

跑了十多里地赶到学校找我，在晚上十点多，打听到我在姜余福老师家，直到见到我才放心了。

姜老师在八十年代初，组织上正式确认了他们的起义性质后落实政策时，就从学校调到到县人大任专职委员晋升为副县级干部，工作几年后按离休对待。十几年前已去世了。我想起这两世人生的一幕幕，常常让我唏嘘不已，不知是该笑该哭。

上初中的时候，教材里写道：要树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没有来世等等，当时，我看到后，无法向别人解释和理论，就在此处备注了：不懂就算了。别****。”

我初中在枪毙了我的那个地方念书，当年有个民兵连长外号叫蔫疙瘩，因额颅上有一肉痣，穿一身黑色中山装，枪毙我的时候，他维持秩序，是当时的积极分子，我认出他了。就非常恨他。还有，我转世的村有个年龄较大的女人都称地主老婆子，不知叫啥名，大家都这么叫，原来她家以前是当地的地主，她的丈夫是比较有名的地主，常与我叙说前世他们和我的交往，她有两个儿子，尤才、尤农。尤才有特长，会打篮球，60 年代曾代表甘肃队在上海打球时，找了一个上海姑娘，以后调到兰州工作定居。现退休在兰州。我上小学时，已经八岁了，因为当时村公办小学有一位兰州下放来的老师，穿一身黑中山装，戴一副黑框眼镜，我莫名的害怕，直到这个老师调走，我才敢上学。

问：您现在什么职位，做过那些工作？

华先生：我大学一毕业就分到我们县上。因为我学过会计和审计，人事部门一看，县政府正需要财会专门人材，就把我直接留到县政府了，一般情况下，大学生回到县上肯定先到乡上工作。一留下就离不开了，直到大前年，才提拔到乡镇当过二年乡长。去年从乡长上调回县上后，现在在编制局当局长。

陈老师：您信佛吗？

华先生：我对神感兴趣，当然也信佛，因为有特殊的经历。我从不回避这一点。因为我被神管过八年。从这件事我就知道了各地有各地的神，在阴间神的级别层次跟阳间相似，官职有大有小，管理的范围也有大有小。坚信世界上有神有鬼有佛，我自己都当过八年的鬼，哪里能不信呢！

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太说这些事了？

华先生：上小学，学知识了，就不怎么说了。也知道有政策，说是唯心主义，就不说了。若私下有人问，我也说。不问不主动说。我想提醒大家应该研究一下梦，梦就是一种信息记忆，跟讲前世一样，是一种信息的储存罢了，都属于生命科学研究的对象和范畴，像我说来世就是对前世信息的回忆而已，这是很客观的。作为一个自然人，为什么每个人每天都在做梦，无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些人醒来后，还能复述梦里发生的情况，有些人醒来后，知道做了梦，但记不清楚是什么，有些人被梦境惊醒，有些梦是以往发生过的事情，有些梦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对这一客观实在，至今不但没有人研究和解释明白，同时对说梦的人，也没有一个人带着阶级立场和政治色彩来指责，更没有人说是胡言乱语，因为持有阶级立场和政治色彩的指责者本人，也在天天做梦，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人的梦，究竟是从哪儿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么？还是人的头脑当中所固有的？还是在社会实践和生产生活中得来的？所以，我认为，对没有研究和探究清楚的问题，不要轻易下结论，更不能以阶级立场、政治色彩、意识形态的不同来主观臆断，而应该以踏实科学的态度认真探究，如果以阶级立场、政治色彩、意识形态等主观意愿的划分来对待和研究客观现象和问题，本身就已深陷迷津，将永远得不到你所期望的结果。因为梦是一种自然现象，从来没有因为你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态和阶级立场及意识形态的不同，或者因为你受教育水平、知识结构、官职大小、从事工作、性别年龄等等的不同，让你做梦或不做梦，应该做什么梦。善良而睿智的人们，请你多一份踏实和认真，多一份科学的态度和努力，如果能将梦研究透了，我的这个事也就能解释了。

问：您今世有几个孩子？

华先生：一个孩子。

问：现在在做什么？

华先生：兰州理工大学毕业，去年回到县上，最近已考上公务员了。已经工作了。高处长，我的事差不多就这些了。

高老师：谢谢你！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采访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对于我们灯红酒绿的大城市来说夜生活才开始，但是对这个郁郁葱葱宁静的小县城来说，夜，算是已经深了。与华先生挥手道别，朋友们送我们回到宾馆。

华先生的经历在他所在的县城几乎人尽皆知，熟人朋友常邀他讲当年做地主时的故事。不是不信鬼道存在的人们常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不过遗憾的是，想知道想核实的读者朋友们，可能只能等到华先生退休之后再去核实了。

在文章即将结束的时候，编辑部衷心感谢华先生不顾工作劳顿之余接受我们的采访。他的故事，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轮回的真实存在。《因果》杂志创办于甘肃，这个发生在甘肃南部县城的“再生人”故事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衷心感谢给我们提供线索的张局长，为《因果》杂志迎来开门红。编辑部欢迎各界朋友为我们提供具有因果教育意义的事件，我们会亲自核实，登载刊发。功德无量！感恩大家！

最后，祝愿《因果》杂志的读者朋友们六时吉祥！道业增长！直趋觉路！顺利回家！

此次采访去程 9 个小时，返程 7 个小时，可谓长途跋涉，但是达到目的，行程圆满。

七例“借尸还魂”案例

我在侗族采访的案例类型其实比较多，有些甚至可能是世界首次核实到的，比如一个人死后分离出两个灵魂，然后分别投胎（石俊案例），但唯独没有“借尸还魂”案例。以下案例散见于中国历史文献。

《酉阳杂俎》续集卷三·支诺皋下 （李简）：开元末，蔡州上蔡县南李村百姓李简痢疾卒。瘗后十余日，有汝阳县百姓张弘义素不与李简相识，所居相去十余舍，亦因病死，经宿却活，不复认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简，家住上蔡县南李村，父名亮。″惊问其故，言方病时，梦有二人著黄，赍帖见追。行数里，至一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处，如人间六司院。留居数日，所勘责事悉不能对。忽有一人自外来，称：″错追李简，可即放还。″一吏曰：″李简身坏，须令别托生。″时忆念父母亲族，不欲别处受生，因请却复本身。

少顷，见领一人至，通曰："追到杂职汝阳张弘义。"吏又曰："弘义身幸未坏，速令李简托其身，以尽余年。"遂被两吏扶持却出城，但行甚速，渐无所知。忽若梦觉，见人环泣及屋宇都不复认。亮访其亲族名氏及平生细事，无不知也。先解竹作，因自入房索刀具，破蔑成器。语音举止，信李简也，竟不返汝阳。时成式三从叔父摄蔡州司户，亲验其事。昔扁鹊易鲁公扈、赵齐婴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谘。以是稽之，非寓言矣。

《金史·五行志》云："大定十三年(1173)，尚书省奏：宛平张孝善有子曰合得，大定十二年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复活，云本是良乡人王建子喜儿，而喜儿前年已死。建验以家事，能具道之。此盖假尸还魂，拟付王建为子。上曰：若是，则恐佞幸小人竟生诈伪，渎乱人伦，止付孝善。"

《明史》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河南龙门民妇司牡丹死后三年，借袁马头之尸而复生。

《子不语》卷二《灵璧女借尸还魂》条：乾隆二十一年(1756)，灵璧县农妇李氏，貌丑而目盲，患腹臌十余年，腹大如豕。一夕死，棺到，将殓而复生，双目尽明，腹亦平复。其夫喜而近之，妻坚拒而泣曰："我某村王姑娘也，尚未婚嫁，何为至此！"告其父母姊妹里居姓名。其夫急赴，则见举家哭其幼女，尸已埋葬。其父母闻言，狂奔而至，妇一见抱泣，"历叙生平，事皆符合。"两家为争此妇归属而告于官府，县官王砚庭断归村农。

四川学者王恩洋先生所记，乃王在新津讲学时，听友人汪休渊所述，而汪又是于小时侯闻之于塾师。谓某处考官，自言前世为一穷秀才，教书为生，年六十余。一年岁暮，携所得薪水六千文钱回家过年，路上听见一茅屋中哭声甚哀，乃入内打听，得知这家人因欠人六千文钱，无法奉还，债主紧逼，只得卖妻还债，夫妻儿女不忍离别，合家抱头大哭。秀才愍之，以六千文钱悉数付与，供其还债，使合家团圆。出门赶路，坠于崖下跌死。不久，自觉如梦初醒，开眼一看，自身卧于一富贵人家闺房内，锦被绣褥，摆设颇为讲究，床边一老太大惊喜而言："我儿复活了！"又有二年轻女子，正在流泪，过来抚摸其身体，好像自己妻妾。方悟借尸还魂，成了这家人的公子。此公子原极愚笨，请一塾师教之，复活后竟变得颇为聪慧，诗文立就，塾师疑之，多次请问原由，公子才告以还魂之事。后来考中秀才、举人、进士，任为考官，上任后，回老家看望前身妻子儿女，为之购置产业。

民国初年，山东一张姓青年，因呕气喝煤油而死，复活后，不识家人，操外国语。原来系一崔姓朝鲜人借尸还魂。身体康复后，人格大变，且有原所不会的探知地下水的技术。此事经当地方官员查询，见报。

黄大定述：新民县城一家戏院管茶炉老头之子某，四十多岁，一足跛，卖卦算命为生。民国三十四年夏病亡殡葬。当年冬，其母忽然接到一封自哈尔滨北小蒿子车站来的信，竟是他儿子寄来的，说想念父母妻子，并附有五百元汇票一张。其母疑怪惊骇，奔告其夫，老头以为老伴发疯，将信撕碎投火。次年正月，老妇人家来了一对青年夫妇，叩头称妈，自言即是其子还魂。说死后只觉得有两人将他带到空中（与本书阴差执法过程相同，带到空中并非升天），因眷恋家人，恳请放回，只觉如堕入万丈深渊，醒后发现还魂于小蒿子车站站长之尸，有一妻一妾。该站长原会讲日语，复活后不能。他指着老妇家墙上照片，一一说出照片中人的姓名家景，令老妇人不能不信。他还将前身17岁的儿子带到哈尔滨，为谋得一小差事。（黄大定讲）

102 唐江山，前世陈明道，死于邻村械斗，带刀伤胎记和前世方言

唐江山 1976 年生于海南省靠近东方市的不磨村，他前世陈明道是 160 公里外儋州新英镇黄玉村人。根据我对他的电话采访，他幼年就有自发前世记忆。从他三四岁起，他多次对其父亲说，他以前的名字叫陈明道，他称呼自己以前的父亲为三爹，家在儋州，靠海边，他是被人用枪和刀打死的，身上有多处伤。

唐江山说他的前世记忆在六岁时达到最高峰，回忆起前生的许多细节。他对自己的前世陈明道死亡那天的记忆尤其深刻。他说，在1967年9月的一天，他们村的碾米机没有柴油了，他带同村 7 人一起去买柴油，在回来的路上遭到邻村一大群人伏击。当时同行的 8 个人被打死了 6 个，一个逃回村，一个重伤。他的前世陈明道多处受伤，脑后一刀，左腹一刀，一子弹从左腹刀伤旁边射入，并留在体内。

《东方女性》杂志记者朱必松和李书光等人 2002 年对这个案例做了详细调查，在他发表的文章“对二世人唐江山的特别调查”中提到一份黄玉村村干部陈必宏提供的原始档案，那是当时的新英镇为受害者鸣冤的申诉材料。新英镇原始材料记录当时的

情况为：1967年9月7日下午2点30分，我黄玉大队8位同志，因公前往洋浦购买柴油开碾米机，返回时被与黄玉村有土地纠纷的邻村几十人用枪、长矛、大刀、匕首等武器围攻。当时他们处于三面是水的绝地，手又无寸铁，多人中了刀伤或枪伤。为了逃生，各自投身落水，泅水往东逃命，结果死了六人。这份材料有关陈明道的文字是这样记载的：陈明道同志，家庭成份贫农（共青团员、红卫兵负责人），已泅水上岸逃生一公里左右，身上刀枪伤四十余处，肝脏已露，因伤势过重而死。死年 20 岁，留下一个孤寡的老父亲。（《东方女性》2002年第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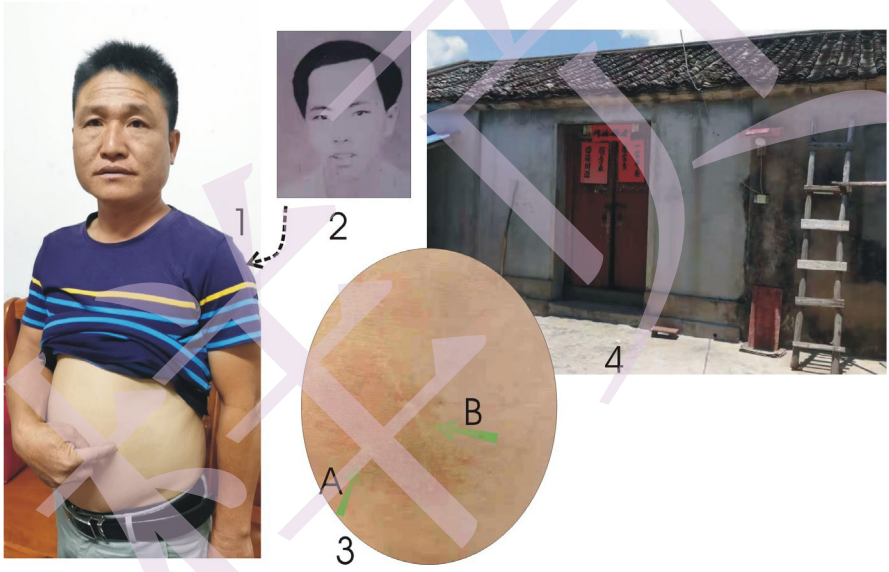
黄玉村村干部陈必宏提供的这份当年黄玉村控诉邻村的申诉材料详细的记载了陈明道的死亡原因，跟唐江山小时候讲的一致，跟他今生的刀伤与枪伤胎记也一致，是陈明道转世为唐江山的一个铁证。

据唐江山讲，六岁时，他强烈要求去儋州探望其前世父亲。他今生父亲唐崇进不同意，唐江山便不停的哭泣，不吃任何东西，他的父亲终于答应陪他去。1982 年中秋节过后， 他带父亲去其位于儋州市新英镇黄玉村的前世家，距其今生家约 160 公里。一路上，六岁的唐江山指导自己的父亲两次买票换车。在新英镇下车后，他带父亲步行至一条河边（北门江），唐江山的前世陈明道就在这附近被杀，唐江山经过这里有些害怕，他让父亲赶紧乘船过河。一过河，他便带父亲直奔黄玉村自己前世的家门。一进门，他立即认出了自己前世的父亲陈赞英，他用流利的儋州话（一种与他今生的方言完全不同的方言）对其前世父亲叫了一声三爹（儋州的风俗称谓，因为陈赞英在兄弟中排行第三，所以陈明道生前称呼他三爹），然后说自己是陈明道，当年被打死后，托生到东方市感城不磨村。陈赞英十分震惊，唐江山边说边跑进房间，把以前使用过的东西一一拿出来并加以说明，他还把神龛里的陈明道的神牌取下来，抱出来说他现在是活人了，神牌不应该放在神龛里了。陈赞英见唐江山说的一点都不错，便抱起他大哭不止。后来乡邻来看他，他还认出了其前世的堂弟陈军助，以及其他乡亲与好朋友如阿四。他告诉阿四他们曾经在村后的江里拉网捉鱼。

首次认亲后，唐江山每年春节都去儋州看望自己的前生父亲陈赞英，其中有一次他在人群中认出了自己的前世陈明道当年的女朋友谢树香。唐江山把以前的交往细节讲给谢树香听，谢树香抱起唐江山大哭起来。

陈赞英去世时，唐江山亲自回黄玉村料理丧事。唐江山说他对其前世的父亲与今生的父亲的情感是一样的。唐江山在其前世父亲陈赞英去世后，仍然在每年的清明节回儋州为其前世父母扫墓。

据陈明道的妹妹陈木兰讲，她的哥哥陈明道在 1967 年遇难后，她的父亲陈赞英每天都哭，经常不吃不喝，东跑西颠。唐江山去认亲后，前世父亲得到亲情的安慰，精神好了很多。



1.唐江山在指示胎记位置

2.唐江山的前世陈明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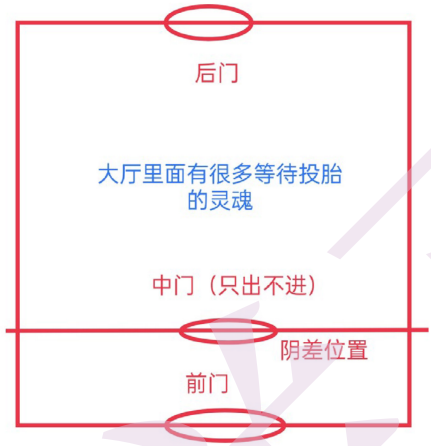
3.胎记放大图。胎记样式是在一片浅红色块中夹杂一个烟头大小的边缘不规则的圆点（A）和一根 3 厘米长的白条（B）。据唐江山本人讲，A 代表前世的子弹入口，B 代表前世刀伤伤口。

4.唐江山的前世陈明道在儋州市新英镇黄玉村的家。

本文基于本人在 2021 年与唐江山本人多次电话采访写成。

103 河南唐河县李某自述前世投胎细节

我于 1989 年 4 月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张店镇某村，我四岁多大概 1993 年至 1994 年才学会说话，那时候还不普及普通话，当然是说河南话。我大概五岁时，我家族的女性问我记不记得在阴间怎么投胎的和前世是哪个人，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样的，问了很多次。后来有一次她继续问我的时候，我突然就回忆起了投胎过程。我当时回答："最早的时候有两个我，但只有一个有思维，后来两个我合成一个我了……"



我回忆起的投胎过程是这样的，阴间有一个投胎的大厅在某个地方的一座山里面。这个大厅好像都是用长方体的石砖和两半开的石门建造的，这个大厅一共有三个石门，我能回忆起的最早的记忆是我和其他几个灵魂一起从大厅的后门走进到大厅里面等待投胎，大厅里面没有任何家具好像钟表都没有，就是一个空荡荡的大厅。我们当时是阴间的灵魂不需要吃饭、喝水、休息和睡觉，我们每天都是站着随便的游荡，阴间的时间也是一天一天的过，在我前面已经有很多灵魂被喊出去投胎，我当时一直想着我有很好的"基础"和"修行"，我能够投胎一个命好的，后来有一天终于喊到我了，我从大厅的中门走出去，一个负责安排投胎的大概是阴差吧好像是用河南话对我说："我给你说一个地址，河南南阳市唐河县张店镇某村某某家有一个胎儿已经五个多月了，你可以去投胎他了"。我记得很重要的细节就是这大厅的前门就是阴间与阳间的间隔，出了这个门外面的世界就是阳间。我记得当时看到的情景是外面没有路就是草地而已，不远处好像有一座与现在基本相同的两层白色楼房。我现在还奇怪 1988 年哪里竟然有条件建造两层楼房？当时是白天而且是晴天，然后我没有任何人带路也没有问路没有看地图就自动的在距离地面大约三米的空中飞行着去往阴差告诉我的地址，我在空中飞行没

有使用任何机器设备，甚至根本不用动，飞行姿势是立着但双腿是蜷缩的，有点像人们蹲在地上但没有完全蹲住的样子，飞行速度大概与普通人慢跑相当，然后不知飞行了多少路程到了指定地址的那个村庄东边的路口，路口前面的路我都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这个路口到指定家庭的路，而这个路口恰巧就是指定村庄与其它村庄的界限。从这个路口继续向前飞行，飞行过程中我还看过我自己，但我看到自己是透明的。再然后到达指定家庭的住宅，我没有从门进入，而是飞高一点高度直接从屋顶上面过去进到院子里，这一切就像现在的轿车自动导航一样。进入到院子里我看到一个女性也就是我的母亲在院子里站着，然后我降低了飞行高度到达我母亲的肚子前面没有说话直接穿透我母亲肚子，然后我的灵魂从上往下俯视，看了一个胎儿在蜷缩着侧卧着睡觉，我的灵魂看到这个胎儿就觉得这个他长大成人的过程很苦要吃很多苦，然后我不愿意投胎这个胎儿就原路返回了。返回到大厅的前门前面，我记得看到的是一座青色的山，山根处有一个两半开的石门，我进入以后向阴差反映："那个胎儿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很苦，我不想投胎他，我有很好的基础很好的修行，怎么能让我投胎这么一个命苦的孩子？"阴差却要求我返回还是去投胎他，我再次飞行到达指定地址后看到那个胎儿后，越看越觉得这个胎儿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很苦，于是没有投胎又返回了，返回见到阴差，阴差仍然让我去投胎他，我记得我曾提出返回大厅，等到一个命好的再投胎，阴差却告诉我这个门是只出不进的，然后又到达指定地址看到那个胎儿还是不愿意投胎又返回了。返回到第三次也可能是第四次，阴差才给我讲了实话："我告诉你吧，这都是安排好了，没有别的选择，就这一个选择，你只能去投胎他！"

然后我再次飞行到指定投胎地址见到了那个胎儿，虽然觉得这个胎儿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很苦想返回，但想起阴差讲过的话没有别的选择就这一个选择我不情愿的投胎了这个胎儿。我记得我当时是从上向下俯视的，我的灵魂一边变小一边向下，从这个蜷缩着侧卧着睡觉的胎儿的侧胸部进入。进入后我感觉自己有身体了。没有进入这个胎儿前我只是一个虚无的灵魂，进入这个胎儿也就是我的身体以后，我立即感觉我的手指和脚趾能够活动了，其实也只有手指脚趾能够活动，然后过不知多少时间双手双脚可以活动，再然后不知过了多少时

间四肢和手脚可以活动，再然后过了不知多少时间整个人都可以活动了。

这些就是我五岁时回忆起的投胎过程，我至今也没有回忆起其它阴间经历和前世活着时的经历，我一直很好奇我的前世是哪个人或者是不是人，还好奇我这样能够回忆起投胎过程的是否能够再回忆起阴间经历和前世经历。我五岁时向问我的人讲了投胎过程，我的灵魂觉得这个胎儿长大成人的过程很苦，然后她问我你觉得你苦不苦呢？我的灵魂看了这个胎儿也就是我的身体就能准确判断将来的情况，真是像算命能够预测未来一样的，也就是无论哪个灵魂投胎这个胎儿都是一样的，现在阳间人们定义的长大成人大概就是二十到二十五岁吧，时间证明我长大成人的过程确实很苦，家庭暴力、营养不良、精神伤害、身体受伤、经济拮据等等，普通能想象出来的，我差不多都经受过。我大概六至八岁时，我母亲带我去找路边的算命先生算过一次命，那个中年算命先生说：“这娃的命我不敢说”。我直到现在也无法确认那算命先生是真的会算还是故弄玄虚。

我姓李，地址是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张店镇。

注：本文由本书李姓读者通过邮件投稿并许可我使用，深表感谢并祝福他今后一帆风顺。

104 配阴婚被女鬼看上，生魂去阴间被关押 1 年

山西大同 2010 年前后有个年轻女孩死了，我也不确定是意外还是自杀。她家里人就来找我朋友纪涛先生的一个同事，因为这个同事的哥哥也是年轻去世的，他们来洽谈想给这对阴间的青年男女配阴婚。女孩的父母当时来的时候就拿着已去世女孩的照片，纪涛的同事的父母就把相册拿出来找那个去世儿子的照片给女孩的父母看。结果，过了几天纪涛的这个同事突然晕过去了，去医院检查却什么毛病都没查出，就只好输液或人工喂饭维持生

命。他这一晕就晕了快一年，像个植物人，肌肉已有萎缩的迹象。家里人都哭死了，也都不抱希望了。

不足一年的某天纪涛这个同事突然就醒来了！他醒来告诉大家，说那个女鬼当时跟着她父母的照片来了，看相册的时候她没看上他哥哥，而是看上他了，就把他拉到阴间了。刚开始他也想跑，可是他说他打不过人家那女鬼，于是就被女鬼一直锁在阴间的房子里。

后来时间长了，他也绝望了。就想这都快一年了，自己的肉身肯定死了，于是就不再反抗了。他对女鬼说："你想结婚，总要找个地方登记一下吧？"于是那个女鬼就放出他并领着他去阴间负责婚姻登记的鬼差那里登记。结果鬼差一看见他就说："你是活人，你怎么能来这里？"一推他，他就回来了。

这个事件纪涛他们公司的人都知道，因为当时闹的很大的。一个人躺医院快一年啊，公司的人及周围邻居没有不知道的。然后我这个朋友纪涛就总结：以后照片不能随便给人看。给我讲这个事情的人纪涛当时的公司是叫精工建筑有限公司。这件事也是8年前给我讲的了（苏安娜2022年3月讲，本人整理）。

105 广西退休教师投胎痴呆儿疑似案例

广西防城港市企沙镇有个12岁白痴，自小不会讲话，更不会读书写字。某日村里有个退休老教师突然死了，当天这个12岁的男孩突然会说话了，更惊人的是同时也会读书写字了（吴玉华讲述，吴在企沙镇打工时听当地人所讲）。

湖南 通道县坪阳乡坪阳村

[何悦淑/吴家焕/7] [何立川/石梅小/77] [何姿娜/何红美/46] [雷永光/陆松海/4] [石静瑶/石建唐/74] [石立春/姚兴贵/97] [石社丞/雷前泽/61] [石诗雷/外地男/93] [石爽人/姚家安/40] [石天花/姚婄欧/50] [石子龙/石玉球/78] [吴可夫/陇城婄勋/63] [吴婄小/吴婄红/49] [吴祥云/石庆忠/5] [吴春兰(化名)/杨浓引/44] [吴云凤/邻姚氏/73] [姚正波/女婴婄尿/3][姚含科/吴钱帮/79] [姚乐元/同村姚氏/27] [姚润雪/龙献花/11] [姚艳福/石新嘎/76] [姚柳青(化名)/杨某/15] [姚江帆/殷向敏/16] [姚最元/陆婄千/94]

马田村 [吴干岳/石婄令/57] [吴恒峰/吴恒果/62] [吴康宁/吴梅花/81] [吴晓/吴素德/44] [吴永菊/雌鹰/31] [吴雨周/姚昆兰/41] [杨爱石/曾祖母姚氏/82] [杨进宏/肖再文/38] [杨科妹/杨婄霞 48] [杨乐涛/曾祖母吴氏/82] [杨圣槐/杨通树/72] [杨时域/杨良祖/43] [杨思田/姚水娇/80] [姚佳璨/吴婄戌/95] [姚现恒/吴方满/47]

桐木村[杨红保/吴举章/29] [杨孝月/姚真又/51]

三盘村 [吴永娥/伍凤琴/19]

新寨村 [石宁乐/石玉燕/8] [石润革/李全章/42] [吴鸽/杨天最/83] [吴杭贵/吴金兆/85][吴明慧/吴宝田/91] [吴师彩/石念戌/12] [吴师航/姚义春/13] [吴师科/杨圣贤/28] [杨兴旺/杨浓开/84]

茶坪村 [杨圣忠/金兵卫/64]

横溪村 [吴军好/同村吴氏/2]

东江村 [陆小旅/石俊/18]

孟龙村 [吴赵/杨世门/37]

老寨村 [荣永阳/白猪/32] [吴农古/双江丙/52] [吴望专/吴明才/96] [吴显标/石太秀/53]

陇城镇竹塘村 [石军/石俊/17] [吴万峰/欧桥端/88] [杨鸿满/风水先生/96][杨庆红/杨贵酉/87] [杨秀意/姚秀意/26] [杨旭日/石万杰/89]

梓坛村 [吴钱忠/姚全茂/65]

杉木桥乡小水村 [吴书贵(化名)/龙连生/6]

马龙乡竹坪寨[杨日春/杨品锤/99]

甘溪乡江里村 [杨梦/石成良/30]

坪坦乡高步村 [吴克/吴家修/59] [杨思/高步黄牛/35] [吴全军/高步黑牛/36]

广西 龙胜县乐江乡

地灵村

[粟腰/吴艳芳/10] [韦秀琼/粟娄树/68] [吴彩媛/荣原/24] [吴昌善/林惠/54] [吴凤銮/包氏女孩/70] [吴会凤/姑柳/23] [吴李纯/吴人口/92 [吴慕云/吴绩娥/60] [吴妮斯/吴树枝/58] [吴琪琪/吴佳文/25] [吴嵘涛/何能军/90] [吴万里/粟正杨/75] [吴王艳/同村吴氏/55] [吴雄民/梁婄红/19] [吴喻媛/吴素言/14] [吴忠日/日兵/98] [伍乐佳/吴胜/56] [伍雄锋/哥哥/69]

西腰村 [丁生谋/杨秘/45] [蒙昌贵/蒙云开/67] [蒙永合/杨通文/39] [阳兴婷/蒙秀岭/9] [杨通能/吴权利/66]

弄南村[黄秀英/光明村少女/33]

三江县林溪乡亮寨 [杨玉纯/吴奄兰/1]

三江县某寨[三江花脸女/受害者/100]

防城港企沙镇 [痴呆儿/退休教师/105]

甘肃省

[华先生/吴明义/101]

海南省

[唐江山/陈明道/102]

河南省

[李先生/不明/103]